



斯特洛夫斯基著

益出版
新華書店

MG
I 57245
101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梅

益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3 1761 1975 2

關於授予列寧獎章的作家

N · A · 奧斯特洛夫斯基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以列寧獎章授予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積極團員、內戰的英勇參加者，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喪失了健康之後，又復自我犧牲地拿起藝術語言的武器，繼續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作家，天才作品『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的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賽維齊·奧斯特洛夫斯基。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G · 彼得洛夫斯基

祕書 I · 阿庫洛夫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目 次

彼得洛夫斯基序	1
奧斯特洛夫斯基自傳	7
我怎樣寫『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9
關於奧斯特洛夫斯基	13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全部）	1
再版後記	378—379

彼得洛夫斯基序

我應了『少年先鋒隊』出版局的請求，懷着極大的熱情，給得獎的青年作家N·A·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寫一篇序，因為這本書對蘇聯青年的英勇的共產主義的教育，有着重大的意義。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這小說裏表明了：在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裏，在反對資本家、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者、地主、彼得留拉匪徒、以及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者的戰鬥中，怎樣產生了和鞏固了工人與貧農的階級意識，怎樣產生了工農的英雄。

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把千百萬的勞動大眾，集合到戰鬥旗幟之下，他們都是在光榮的軍事領袖伏洛希羅夫、佛隆茲、布瓊尼、科多夫斯基、夏伯陽以及類似傳奇人物的蕭爾斯（奧斯特洛夫斯基曾在他的師團裏作戰過）等領導之下而叛變崛起的。偉大的列寧——斯大林的黨，率領着他們為社會主義的理想、為蘇維埃的政權、為世界革命的實現而鬥爭，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正明朗地反映出這一鬥爭的偉大。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對烏克蘭千百萬工廠的和集體農場的青年，有着特殊的意義。因為烏克蘭在與中央會議派、彼得留拉匪徒、德國和波蘭的佔領軍、以及白俄匪徒的戰鬥中，在極復

雜和緊張的戰鬥環境之下，會鍛鍊出幾千幾百出衆的柯察金型的英雄。在烏克蘭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戰鬥隊伍裏，會培養了我們的英雄和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

專制的沙皇、地主和資本家越來越發加強了他們對勞苦大眾的壓迫和奴役，他們希望永久的統治。他們用種種的懲罰、民族仇恨、和種種的蹂躪與殘殺來消滅一切向上的、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力量，來造成獨裁的暴君。但是沙皇的專制和資本主義的奴役，已成爲一種不能忍受的壓迫，於是四處響起了轟隆的雷聲。烏拉底密爾·伊里奇在革命的最決定的日子裏，曾作如下的號召：『把我們「突擊者」中最堅決的份子，工人青年和最優秀的水手選拔出來，組成細小的隊伍，讓他們去佔據所有最重要的據點，使他們在各處參加一切重要的戰鬥。』於是這些重要的據點，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便由幾百幾千個『柯察金』佔據了。

奧斯特洛夫斯基用朱赫來這一個典型人物，表現出熱烈的布爾什維克，老布爾什維克的近衛軍，是怎樣懷着愛護的心，用那種爲工人階級及其偉大政黨的事業而鬥爭的精神，去教育在成長中的後代。

這部小說很有趣地表現了：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怎樣喚醒了烏克蘭最邊僻的地方的被壓迫大眾，以及怎樣加強了他們的階級仇恨。

作者在本書中，很有趣地勾畫出無產階級和貧農的生活與鬥爭，並暴露了富農、資產階級和小市民。他對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作用、社會地位、和不能了解革命的動力等，都有着顯明而特徵的表現。

作者會描寫保爾與李士真斯基家的中學生的決鬥。那中學生的自大、傲慢、一知半解和空洞無聊的思想，以及卑鄙、輕信、無恥與叛變等等——都是那些沉溺於內地市儈生活的虛榮與勞碌的，由小市民窩巢裏飛出來的雛鳥的特徵。就像在鯊魚周圍的小

魚，專靠鯊魚的排洩物生活一樣，這種小市民也是專靠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排洩物而生活的。他們還準備把他們的子孫，在一切可能的所謂『社會事業』的場合裏，充當地主資產階級的走狗和間諜。

在歷史上，階級鬥爭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還有另一樁事業，那就是為本階級的利益，為全人類的事業而奮鬥。無產階級青年，在十月革命的時日裏，就曾站在布爾什維克的旗下，赤誠地獻身於社會主義的鬥爭。

青春是偉大的力量。生命在青春時代沸騰着。青年們為保護蘇聯而自我犧牲地站在光榮的、無畏的紅軍的行列裏。青年們，以共產主義青年團為首，在黨與一切勞動者的領袖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不同的部門裏，在科學、技術、藝術、文學各方面中，各各履行了最偉大的任務。青共及其所領導的青年，曾無數次地在工業、交通、農業、民族文化的建設各方面，以及在蘇維埃國家的整個日常生活中，接二連三的獲得了勝利。

無論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競賽中，或是在目下強大的史察哈諾夫運動中，青共——幾百幾千的青年工人和集體農民——都表現出英勇而果敢的模範，在突擊的社會主義勞動中，培養出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

在過去的偉績中，以及在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社會主義勞動的典型中，全世界的勞動大眾都已相信：在我們的民族中，是蘊蓄着何等用之不竭的革命與勞動創作的泉源啊。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一書的作者本人，是忠於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祖國的，而且顯出了非凡的英勇。他雖然瀕着重病，纏綿床席，還是不倦地工作、創作，生活在我們偉大時代的最沸騰的生活裏，又從生活中擷取了用之不竭的氣力、精力、勇敢、狂熱

以及布爾什維克的熱情。他的形象對於正在生長中的後代，是一個明確的模範，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和工作；他用本書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的寓說：「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與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鬥爭。』」

爲着爭取「十月」的勝利，無產階級青年及其神勇的先鋒隊——青共——在偉大的戰鬥中，對社會主義是具有這樣的犧牲一切的忠誠的。現在蘇維埃青年對於社會主義勞動也是如此；而將來，他們在爭取全世界的「十月」的戰鬥中，也是如此的。

保爾是本書的主人公，他首先參加反對彼得留拉匪徒、格特曼匪徒、德國佔領軍、白俄匪徒、以及波蘭白匪的戰鬥，後來又担負青共的重要工作，始終與階級敵人鬥爭，始終打擊屢陪屢起的階級敵人的反革命行動。

但是保爾還很年輕。在他一生的戰鬥道路上，也纏繞着戀愛衝動和經歷。讀者可以從小說中，找出許多爲人類最高理想的鬥爭而團結起來的人們的真實的友情的典型。現代青年可以從本書裏擷取不少生活的經驗，以避免錯誤，對抗墮落，肅清舊生活的渣滓，而重新革命地建設起新的家庭。

保爾會犯過錯誤，愛上一個小姐，一個沒有斬斷她與非無產階級社會相聯繫的血脈的小姐。保爾熱烈愛着她，但他終於拋棄了這熱情，仍把全心全身獻給社會主義的鬥爭。

不論是血戰中所受的致命創傷，或是威脅他的生命重病，都不會挫折過保爾。他不憐惜自己的力量，在剛能夠站立的時候，便跑進風暴似的生活，勇敢地忍受着再建設時期和內戰、撲滅匪賊、怠工、破壞等可怕的困難；然後又像巨人似的，在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中，担負起黨和國委託給他的最偉大艱苦的事業的

重担。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他遇到，他便揭穿和暴露公開的和隱藏的敵人，不倦地在黨內和團內為反對孟什維克派和托洛茨基派而鬥爭，為反對一切錯誤傾向——為黨的列甯總路線而鬥爭。

保爾·柯察金對自己是不關心的。列甯同志是對的，他號召我們與蒙昧和官僚主義鬥爭！而現在，官僚主義的例子已經漸漸少見了。斯大林同志是對的，他大聲疾呼：應當關心了，因為『在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決定的資本是人，是幹部，幹部決定一切。』（見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在克里姆林宮對紅軍學院畢業生的演講詞。）蘇聯文化的異常的發揚，大天才的誕生，作家和科學家藝術家的成長，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人物，在我們這興旺發達的國家裏，正有着發展他們的材能的一切可能。

醫藥還無力恢復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肢體，但是他並沒有戰鬥下去。他剛強地戰勝了宿疾，他生活着，創作者，他還將長久的為社會主義的利益而創作。奧斯特洛夫斯基用他的寶貴的共產黨年頭的歷史，留下了許多勇敢和英雄的豐碑。為了他的戰鬥的偉績，為了他的材能的作品，文學的創作，為了他拿着這文學的銳利武器，繼續為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鬥爭，所以黨和工農政府，特別授予他以最高的獎賞——列甯獎章。

我們光榮的青共——奧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便是從那裏教育出來的——正教育着幾千、幾萬、幾百萬的人，這些人正用着自己的心血使我國的生產力發展和興旺，他們在鬥爭着，並且要繼續活到列甯、斯大林黨的事業在全世界完全勝利的日子。

G·彼得洛夫斯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奧斯特洛夫斯基自傳

戈寶權 譯

我，尼古拉·阿力克賽也維齊·奧斯特洛夫斯基，生於一九〇四年。母親在『大戶人家』做廚娘，哥哥在伏林斯克省西甯鐵道秀彼多夫卡站的車廠裏當鐵工。我在初級小學裏讀過書。從一九一五年十二歲起，就在車站飯廳的廚房中做小茶房。

一九一八年在車站的材料棧房裏，為機關車鋸木材，後來又到市發電站裏當小伙快。

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成為聯共（布）黨黨員，黨證為〇二八五九七三號。

參加過國內戰爭，當一個士兵。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我做過了下列的各種工作：任青年團區委員會的祕書，繼而在邊疆的青年團府委員會中，任普遍軍訓營的軍事委員，繼而任秀彼多夫卡青年團府委員會的委員，繼而任伊夏斯拉夫青年團區委員會的祕書。被選為伏林斯克省委員會的委員。

自一九二六年起，重病把我趕出了隊伍了。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未曾領導組織工作。躺在床上。眼睛瞎了。僅僅從事宣傳工作。領導黨的學習小組。在這幾年中，讀完共產主義函授大學。

一九三〇年成爲一個作家。在文學陣線上繼續一直工作到現在。

著有『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和『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

我怎樣寫「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 戈寶權 譯

在講到我怎樣寫小說之前，我先稍微講一講自己。

在國內戰爭動亂的年代裏和此後的幾年中，發生了這樣的情形，就是我的健康壞到了極點。近幾年來，床榻成了我經常起居的地方，我不能走路，在床上躺着不動，在兩年之前我又失去了我唯一能夠看見東西的左眼。這一切前提都好像在說：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工作是不行的，是不可能的。

我個人想道，盲目在我的工作上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不知道能不能借其他人的手，寫下那想在紙上寫出的一切多樣的和時常是難於捉摸的思想來呢。

但是我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就用口述的方法來開始自己的工作，並且非常不安心地期待着，能得出什麼樣的東西來呢。現在，當小說已經寫好了的時候，我可以確信地用領袖的話來講道：『世上是沒有布爾什維克所不能克服的堡壘的。』

是的，同志們，在最困難和艱苦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工作的。不僅可能，並且還必須這樣，假如是沒有其它辦法的話。

爲了這樣，就必須有對於工作的毫不动摇的志向，大的耐心和……安靜。

我早已就有一個願望，想寫出各種事情來，我會經是這些事

情的見證人，有時候我還是這些事情的參加者。但是因為負起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工作，我找不到做這個工作的時間。我的嘗試，——這不是文學性質的，而是單純的事實的敘述，——就是應烏克蘭青年團史料委員會的要求和同志們共寫的集體作品。我以前從來沒有寫過東西，寫小說，這還是我第一次的勞作。但是在工作之前我準備了好幾年。疾病給了我許多空閒的時間。這是我從前所完全沒有的。我就如饑如渴地和永不滿足地寢臥文藝書籍之中。俗語說得好：病有病福。在生病的期間，我不間斷讀完了共產主義函授大學第一年的課程，閱讀文藝書籍來充實了自己可憐的行囊。

沒有這個大而深遠的準備，是沒有可能從事寫作的。

我當時計劃寫一羣工人的孩子們的歷史，從他們的童年起直寫到現在，當這些主人公們成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時為止。因此，這本小說包括了從一九一五年一直到目前的這個時期。

黨和青年團的青年衛軍，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中，給了烏克蘭的優秀的人物，這些人是忠誠地獻身於黨和自己的階級的。在內戰時代他們在紅軍旗幟下的鬥爭，和經濟破壞的鬥爭，和在復興時期的創造工作，以及後來各年中為在我們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提供給無產階級的文學以無盡藏的資料。

應該寫這樣的東西，給那些剛剛加入青年團的人們看，給那些沒有和他們的父親肩並肩為共和國的生命而鬥爭、見過和認識過工人青年英勇鬥爭的人們看。

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犯了第一個錯誤：我抓住了一個點就描寫它。開頭是沒有計劃性的。這個最初的記述就這樣被拋一邊去了。

阿克伏台拜希（Akvotepesh），這是烏克蘭舊伏林斯京的一個大的城市。是一個龐大的火車聯絡點。在動亂的年代裏這裏聚集了革命的和反動的力量。當地曾經有過激烈的鬥爭。

我們只要提起秀彼多夫卡（Sheepetovka，反過來讀是阿克伏台拜希）曾來回爭奪了三十次這一點就可想而知了，在書中所寫的大部份的插話，都是事實。

◎ 我特別記得高魯布上校所組織的對於猶太人的屠殺。我覺得，我不能寫出這些無助的猶太人民大批遭受殺戮的一切可怕的情形。我只能說：我的記述比當時所發生的事情要減色很多。

德國哨兵為機關車駕駛者的隊伍所殺和將運送征伐的軍隊的火車在途中停駛的情形，是我根據參加過這個插話的人們的敘述而寫出來的。這三個工人，現在都是布爾什維克，都是同一車廠的突擊隊員。當我口述時，我先講一講這一個或那一個人物，我想像地在我自己的想像中表現出這個人物來。我的好的記憶能力在這一方面很幫助了我。我緊記着許多人，就是過了十多年我還能記起他們。因此，我在自己的想像中描寫出我所要口述的情景，我從沒有忘却了我所要描寫的圖畫。當圖畫中斷的時候，記述也就中斷了。

我認為，開始寫作的人沒有這種想像的描寫，是不能明顯的寫出人物和圖畫來的。也許這是種奇蹟，當我聽到和諧的幽靜的音樂，特別是提琴時，我自己的想像中，就特別明顯地呈現出所引起的圖畫來。

薛爾基的死是我親筆所寫的，當時我正從無線電裏聽到伊波立托夫——伊凡諾夫的『高加索的素描』。

可惜的是幫助青年作家的雜誌中，大作家們雖然講了書的結局和章的結構等，但他們不寫起草時的實際工作。他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瑣事，而用了很多地方來專講理論。但是開始寫作的人，正必須知道寫作的技術。

在開始寫作的人發現到文學家早已知道的事情時，他們是白費了多少精力呀！

所有的作家都無例外地，講到筆記本的重要性——這無疑地

是正確的。多少好的思想在漂浮着，而沒有立即寫到筆記本裏。
。例如我自己是很困難寫字的，但我自己『有』這樣的本子，
對於我是有很大幫助的。

我的小說中的大多數人物，都是用的假想的姓名。朱赫來
有小名，他並不是省非常委員會的主席，而是特務部的長官。
不知道，我怎樣能描繪出這個由整個鋼鐵所鑄成的波羅的海的
兵、革命家、『乞卡』（非常委員會的工作者——譯者註）的
情形。我們的黨有這樣的同志，沒有什麼吹雪，沒有什麼大風，
把他們從站得堅固的、稍微彎曲的腿的姿態吹倒。從外表看來
這些人是粗魯的，但是他們充滿了力量，這些優秀的人物……
（文章至此處中斷）。

關於奧斯特洛夫斯基

戈寶權

這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一個冬日的黃昏，天空裏滿佈了陰霾的灰色雲層，好像一塊鉛板似的；房屋的屋脊上和馬路的行人道上，堆積着皚皚的白雪；商店的櫺窗裏面，早已就透射出淡黃色的燈光。就在這時候，我從莫斯科的工人住宅區紅普勒斯尼亞乘電車到城中心去。三輛長蛇似的電車，先蜿蜒過城郊，經過了動物園，到了起義廣場的時候，它的速度就逐漸地減慢了。在廣場的四週，是黑層層的人羣和一排一排長長的行列。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行列中有人這樣講道：

『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了。』

的確，這是一個驚人的不幸的消息。誰不知道盲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呢？誰沒有讀過他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本小說呢？本來乘客是擠滿了車廂，好像車廂都容納不了似的，自從聽了這個消息後，車廂裏頓然地空了一半。我也不由自主地，隨着人的浪潮排在行列中間，慢慢地擠進了伏羅夫斯基街口的『蘇聯作家協會』。在協會的一間小廳屋裏，安置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遺體。我看到了這位作家了，這是位經過多少艱苦和病魔磨練過的人呀！寬大的額骨，瘦削的兩頰和深陷的眼眶……他雖然

並不巍巍，但是他的心，他的思想却是無限的偉大的。

一九三七年的深秋，我又在莫斯科近郊的新處女修道院的墓地中，看見了他的碑石。這是塊一尺見方的黑色大理石，嵌在新處女修道院的古老的白石牆壁上。比起其他許多作家的墓石，這顯然是太素樸了，但是他上面刻劃出的金字：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這樣光輝奪目，它好像是永遠地銘刻在你的心之深處！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正像他的兩本小說的題名一樣，是『鋼鐵所鍊成的』，是『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這兩本小說的題名和內容，就正象徵了他整個的一生。

一九〇四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這位作家在烏克蘭和波蘭交界的秀彼多夫省的秀彼多夫卡地方誕生了。這是家貧寒的鐵路工入的家庭，他的父親早就逝世，母親在『大戶人家』當廚娘，哥哥在火車站的車廂裏當鐵工，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靠了他們微薄的工資來維持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六歲的時候，進了初級小學校，十二歲的時候就自己去謀生活。他牧過馬，在秀彼多夫卡車站的飯廳中做過小茶房、洗碗碟和跑雜的事務，繼而在車站的材料棧房裏做過工，後來又在市發電站當過小伙伕和發電工人。秀彼多夫卡的小車站，是和他的生活的開始密切相聯繫着的。他在小說中這樣寫道：『這是鐵道的交岔點，集合着六條路線的。……車站上聚集着幾百輛列車，又向四面八方散開去了。……在這兩年之間他長大了，規矩了。他在這些年月裏，嘗試過種種工作，……他不知道疲倦，他做的事情比誰都要多些。』的確，奧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這種情形和主人及師父的打罵責罰之下成長的，在現在蘇聯沙溪(Sochi)地方的奧氏博物館中，還陳列了一張當時服務過的車站飯廳的照片。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性格，正像他著作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所說的一樣：『他真是像火一樣的人，他怎樣的頑固呀！』當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他正是十三歲，就投身進革命的烈火；在一九一九年十五歲的時候，加入了青年團和參加國內戰爭作戰。他做過秀彼多夫卡革命委員會的信差，參加過科托夫斯基的師團，在布瓊尼的第一紅騎軍的宣傳列車上做過工作，在司令營裏當過聯絡員……在每一個地方，他都表現出一位英勇的戰士和天才的煽動家。當他作戰時，他經歷過無數次的與敵人的生死肉搏，在有一次戰鬥中，一顆巨彈在他面前爆炸，使他受了重傷。他在赤衛軍的醫院裏休養了幾個月，『青年的身體總是不能死亡的，所以力氣也漸漸恢復起來，他又第二次地誕生了。』當他病癒之後，他就又投身於革命工作的漩渦，一直到國內戰爭結束時為止。

一九二一年從戰地歸來之後，他還是走進了工廠，參加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他先在基輔鐵道機械修理廠當電氣修理師，翌年參加修築一條運輸木柴的鐵道支路線的工作。他們是在饑餓，嚴寒和冰凍的條件之下工作的，他們很多人都得了傷寒症，但他又掙扎出死神的手，這正像他在小說中所寫的：『傷寒症並沒有殺死保爾。他第四次衝破了死的防線。』在恢復了健康之後，他就到邊防軍中去做政治工作，一九二四年加入了聯共黨，此後參加過許多黨的和青年團的組織與教育的工作。

到了一九二七年初，他的健康完全衰弱了，得了半身不遂症，手足都不能動作，繼而他的眼睛也瞎了。這是他一生中最苦痛的事情！他曾這樣寫給他哥哥道：『在這個世界上，對於我沒有比從戰線上落伍更可怕的事情了，那簡直是不能想像的。』身體上的奧斯特洛夫斯基雖然是死亡了，但是他的心並沒有死。他抱着這樣的信心：『在最困難和艱苦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工作的。不僅可能，並且還必須這樣，假如沒有其他的辦法的話。』他抱着很大的信心，『爲了對於黨，對於自己的階級多少有些貢獻』，

就想『用文學的語言把過去的情形描寫出來』，這樣在一九二八年他就開始寫作了。

他本人既然是殘廢，同時又是盲目，所以他的作品都是口授由人筆錄或是由收音機收音而製成留聲機片的。他第一部作品就是『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是一本自傳式的小說，主人翁保爾·柯察金就正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化身。他從他在小學校，在秀彼多夫卡小車站的生活寫起，怎樣參加了英勇的國內戰爭，一直到戰後的建設工作和政治工作為止，差不多在這本小說的每一頁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面影來。這本書的主人翁保爾（也正是奧斯特洛夫斯基自己），就是『從鋼鐵所鍊成的』，這本小說表現出一個青年布爾什維克的光榮鬥爭之路來。

當他把第一本小說寫好之後，他先將原稿寄給別人批評，但郵政局在途中把它失落了。奧斯特洛夫斯基並沒有因此灰心，他又重寫這一本作品，它的第一部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了。這本書立即震撼了整個蘇聯文壇，在七年之中曾再版過一百次，印成二百五十萬冊和譯成各種文字。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一日，奧斯特洛夫斯基得到政府所獎的列甯勳章。

在第一部小說完成之後，奧斯特洛夫斯基又開始他的第二本小說：『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他想在這本小說中，描繪出烏克蘭人民反對波蘭統治者的侵犯和武裝干涉，可惜他並沒有寫完這本小說，在第一部分完成的幾天之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就逝世了。（此書已由王語今譯出，讀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也正像『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一樣，受到蘇聯讀者的熱烈歡迎，僅在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後的兩三年中，這本書就印了四十版和一百五十萬冊的這一事實，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妻子拉伊莎在一篇回憶的文字中，曾告訴我們他著作『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這本小說的情形。在十一月初時，他從沙溪到了莫斯科，遙遠的旅途雖然使得他很疲倦，但是期望這本小

說完成的心，却使得他更加興奮。十一月十五日，『蘇聯作家協會』的主席團，在他的家裏舉行了一個集會，討論他這部新著。奧斯特洛夫斯基非常興奮地作了一個開會詞，要求作家們對他加以嚴格的批評，不要因為是個殘廢的人而多少加以寬恕。他還這樣講道：

『你們開火吧！這將給我以更多的力量和期望來迅速從事工作。』

綏拉非摩維奇、蓋拉希胃娃、法捷也夫等許多人都先後發表了意見，大家以為修改這部作品，至少要三四個月的功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帶着微笑地講道：『再過一個月，青年團就可以得到「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這本小說的第一卷了。……我將一天作三班的工作，一個月就給修改完。』他繼續又講道：『恰好我有失眠症，……有的人用休息來治療這個病，有的人則用工作，』他就是用工作來治療這個病的。『沒有人能阻止我這樣做，我覺得，我只有當工作的時候，我纔健康。』從這個時候起，他每天從朝至夕毫不間斷地在工作着，很多人勸他多休息一會兒，他這樣堅決地回答道：『同志們，愛護是很好的東西。我慣於珍視它。但在目前的這樣情形下，這種愛護的出現會妨礙我的治療的。』在工作的時候，他的書記也許會疲倦了，奧斯特洛夫斯基故意地笑他們『弱』，並且鼓勵他們：『前進，朋友們前進吧！』

當有人要幫助他完成他的初稿時，他這樣答道：『我是需要幫助的，非常需要的。但並不是那樣形式，像一些個同志所表現的一樣。大家都知道，作家愛自己的書，決不能把它交給另一個作家，甚至是最敬愛的人來幫他「寫完」。你們想吧，假如你們當收穫糖蘿蔔最忙的時候對瑪利亞·丹青科（蘇聯著名的女斯泰漢諾夫工作者）說：「我幫你來完成吧。」我可以確信地告訴你們，瑪利亞·丹青科一定要把你們趕開，並且這樣說道：「我要用自己的手完成一切。」』奧斯特洛夫斯基就是抱了這種果決的

精神，而完成他自己的著作。

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這樣一位英勇的戰士和作家，任何一切痛苦和艱難，是不能阻止他前進和把他毀滅的。他在『我的一日』這篇短文中，會這樣寫道：

『……我醒來了，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我被束縛和上了鍊銜的身體的極大的痛苦。這意思就是說，我剛剛夢見我年青而力強，我騎在無比的駿馬上去迎接上升的太陽。……我不張開我的眼睛。這是不必要的，因為在片刻之間，一切事情就會湧現到我前面來。在八年之前，這個可怕的疾病使得我身體衰弱，困於病榻，瞎了眼睛和把我投進了漫漫的長夜。……』

『……幸福是無限的。在我們國家裏，黑夜會變成爲太陽光輝照耀着的清晨。我深深地感覺到幸福。我個人的悲劇，已爲創造和知識的奇蹟的愉快所消滅了，因為我們的手放下了我們所建築的美麗建築物的磚石，這個建築物的名字就是社會主義。』

因此，奧斯特洛夫斯基非常重視生活。他曾借用『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主人公保爾的話說道：『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與精力，都已獻給世界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鬥爭。』』

奧斯特洛夫斯基就正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把他『整個的生命與精力，都已獻給世界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鬥爭。』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全部)

『在復活節前到我家裏來覆考的人，站起來！』

一個身上穿着法衣，頸子上掛着一隻笨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氣勢洶洶地看着全班的學生。他那對兇惡的小眼睛，好像要穿透那從座位上站起來的六個小孩子——四個男的，兩個女的。他們全都惶恐地注視着他。牧師向那兩個女孩子揮一揮手，說：

『你們坐下。』

女孩們舒了一口氣，快活地坐下去。瓦西里神父那對又小又亮的眼睛，便傾注在其餘四個小孩身上。

『小鬼們，到這兒來！』

瓦西里神父從座位上站起來，推開椅子，走到緊緊地擠在一起的四個小孩旁邊。

『你們這些小無賴，誰是抽煙的？』

四個人都小聲回答：

『神父，我們全不抽煙。』

牧師滿臉通紅，大聲叱道：

『混賬東西，你們不抽煙，那麼麴餅裏的煙絲是誰撒的？你們真的不抽煙嗎？好，讓我們來瞧！把口袋裏的東西全掏出來！快！我和你們說什麼來的？趕快掏出來！』

他們中有三個，把各自袋子裏的東西全掏出來，放在桌子上面。牧師小心地檢查他們口袋裏的每一條線縫，想找出一點煙草，但什麼也沒找到，於是他轉向第四個，那個黑眼睛的，穿着灰襯衫和藍褲子，膝蓋上打着補釘的孩子。

『你幹什麼像木頭一樣的站在那兒？』

那黑眼睛的小孩心裏恨透那牧師，瞪着他粗聲回答道：

『我一隻口袋也沒有，』他一邊說一邊伸手摸着那縫上了的口袋。

『哼，沒有口袋，是嗎？你想這樣我就不曉得誰會做出那下賤的惡作劇，把復活節的麵酵糟塌了嗎？你想此後還能夠做這裏的學生嗎？哼，你這小鬼，這回可不會那樣便宜。上次只爲了你的母親懇求，我才沒有把你開除，這回怎麼也不能饒你了。你給我滾出去！』他使勁地擰着那小孩的一隻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隨手就把門碰上。

教室裏死寂無聲，大家緊緊地擠在一起。誰也不曉得保爾·柯察金爲什麼要這樣子給開除出去。只有保爾的好朋友薛爾基·布魯克才知道這事情。當他們六個功課不及格的人，在牧師家裏等着覆試時，他親眼看見保爾拿了一撮煙絲，撒在牧師廚房裏預備做復活節糕的麵酵上。

保爾走出去，在直通學校大門的台階的下面，坐了下來。他想，他要怎樣子回家去呢？他對在消費稅監督家裏當娘姨，每天由早忙到晚，對大小各事都挺認真的母親，又要怎樣說呢？想到這裏，他給眼淚哽住了，『現在我要怎麼辦呢？一切都爲了這該死的老牧師。我當時幹什麼要把煙絲撒在麵酵上呢？那是薛爾基慫恿我幹的。他這樣說：「喂，讓我們給這討厭的老畜牲撒一把吧。」這樣，我們就把煙絲撒下去。現在薛爾基倒逃過去，我呢大概是準要給開除了。』

保爾和瓦西里神父是老早就有了惡感的。有一天，保爾和米

士加·列夫楚訶夫打架，給先生罰了『不准回家吃飯』。先生爲着不使他獨個在空教室裏洩氣，就叫他和高年級的學生在一起。他坐在教室裏後面的凳子上。

那教師是一個瘦個子，穿着黑色的短褂，正跟學生講着地球和天體。保爾驚奇地張大嘴巴，聽着他講什麼地球已經存在好幾百萬年了，什麼星星跟地球也差不多。他聽了覺得很奇怪，幾乎想站起來說：『先生，這跟『聖經』上所說的完全兩樣呢？』但他怕人家笑話他，所以沒有站起來。

保爾的『聖經』課教師總是給他一百分的。『祈禱書』『新舊約』他都背得爛熟；也清楚地知道上帝那一天創造了那一種東西。因此他決心把這件事問問神父。到了下一次的『聖經』課，神父剛坐下去，保爾馬上就舉起手來，等到得到了允許時，他便站起來說：

『神父，爲什麼四年級的先生說地球已存在了幾百萬年，不像『聖經』上所說，五千……』

他突然給瓦西里神父那沙嘎的喊聲阻止了：

『混賬東西，你邪說八道些什麼？這是你從『聖經』上唸來的嗎？』保爾還沒有開口回答的機會，教師已經攥住他的兩隻耳朵，開始往牆壁上猛撞。一分鐘後，給撞傷了和嚇昏了的他，已給推到走廊上去了。

隔天，他的母親到學校裏，請求瓦西里神父准她的孩子復學。從那天起，保爾便恨死了教師，又恨他又怕他。他從來不忘記稍微侮辱過他的人，他更不會忘記教師給他的這頓不當的敲打，因此他變得惱怒和陰沉。然而他以後還得受瓦西里教師無數次較小的侮辱。爲着極小的事情，教師便罰他幾個禮拜天天在教室的角落裏站立，而且從來不會問過他一次問題，因此不得不在復活節前跟別的不及格的人，到教師家裏去覆試。就當他們等在廚房裏的時候，他便把煙絲撒在預備蒸復活節糕用的麵粉上。雖然誰

也沒有看見，但牧師馬上就猜出這是誰幹的。

下課後，孩子們成羣的湧到院子裏來，圍住了保爾，但保爾一句話也不說。薛爾基·布魯克留在課堂裏；他覺得自己是有罪的，但無法幫助他的朋友。接着校長埃弗林·瓦西里耶維齊在教職員室的窗口出現了，他那低沉的聲音，使保爾吃了一驚。他喊道：

『叫柯察金馬上到我這裏來！』

保爾懷着一顆猛跳的心，朝教職員室走去。

車站食堂的老闆，一個面色蒼白，眼睛無神的中年人，向站在一邊的保爾看了一眼。

『他幾歲了？』

『十二歲。』保爾的母親回答。

『好的，讓他留在這兒試試看。條件是這樣：現在我每月給他八盧布，值班的時候管飯，每天從早上七點做到隔天早上七點，兩天有一天休息，可是不許偷東西。』

保爾的母親驚慌地說：『呵，不會的，老闆，決不會的，保爾不會偷東西，我可以担保。』

『好吧，那麼讓他今天馬上開始。』他轉過去，向他旁邊那個站在櫃台後面的女店員說：『姬娜，帶這小孩到盤碟洗滌室，叫佛露諾亞安頓他，頂替格里斯加的工作。』

女店員放下切火腿的刀子，向保爾點了點頭，就走過膳廳朝通到盤碟洗滌室的邊門走去。保爾跟在她後面。他的母親一面急急地和他並着走，一面小聲對他說：

『保爾，親愛的，你現在要盡力做活，別叫自己丟臉呵，親愛的。』

母親說了之後，就用着憂鬱的目光送着他，並向出口走過去。

盤碟洗滌室裏的工作非常緊張：在一張桌子上，堆着好大的一堆盤碟和刀叉，有幾個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裏揩拭。一個年紀比保爾大一點點的小伙子，有着一頭金黃色的蓬亂的頭髮，正在對付兩個大茶壺。一大鍋洗盤碟用的開水，正冒着水汽，把整個洗滌室裏弄得白茫茫的，所以保爾初時看不清那些女工們的臉。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中央，不曉得他應當做什麼，也不曉得應站在什麼地方才好。這時候姬娜走到一個正在洗盤碟的女人旁邊，拍着她的肩膀，說道：

『佛露茜亞，這是剛給你僱來的小崽，預備頂替格里斯加的。你告訴他做些什麼吧。』接着她轉向保爾，指着那個叫做佛露茜亞的女人說：『她是這裏的工頭。她告訴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隨後就轉身走回食堂去。

保爾點了點頭，疑惑地注視着站在他前面的佛露茜亞，佛露茜亞正拭去前額的汗水，好像在估量他稱職不稱職似的，從上到下的端詳他；接着，她便捲起一隻滑到肘節下面的袖子，用一陣非常愉快的深沉的聲音說：

『小弟弟，你的工作是挺簡單的：你看見那座大的銅鍋子嗎？好，看到了，你每天早上準時的燒熱牠，把整鍋的水燒開。自然，木頭要你自己劈，那兩個大茶壺也要你對付。另外要你幫忙的時候，你就幫着揩拭刀叉，把髒水提出去。』

『不過，我現在要做些什麼呢？嬌嬌？』保爾說。他剛剛說完，洗滌室裏的女工們，因為他臨末那稱呼，發出了哄然的笑聲，特別是佛露茜亞笑得更厲害。保爾因為蒸氣的關係，看不清她的臉龐，其實她只有十八歲。

保爾覺得有點難為情，這時候他聽見一個年紀不小的女工說：『到這裏來吧，你好幫着我揩刀叉。』她給他一條毛巾。『看好，拿住這東西，一頭用牙咬住，一頭用手攔住牠，再把叉子在這上面來回的揩，每個叉尖都要揩得乾乾淨淨。我們這裏對這件

事是挺認真的。紳士們時常要看看他們的叉子，要是他們找到一點點的鏽蝕，那就麻煩了，你會莫名其妙的給老闆娘趕出去。」

『什麼？老闆娘？』保爾不明白。『剛才僱我的人是我老闆呀。』

女工們又發笑了。『呵，你說的不對，小朋友，這兒的老闆只是一件傢具，一個傀儡，這裏真正的老闆是老闆娘。不過她今天出去罷了，等會你就會看到的。』

通洗藏室的門開了，三個堂倌捧着一大疊髒盤子進來。其中有一個闊肩、鬥雞眼和三角臉的傢伙說：

『要上緊些呵。十二點鐘馬上就到了，可是你們還在尋開心呢。』他說着看見了保爾，便問道：

『這小傢伙是誰？』

佛露茜亞回答：『這是我們新來的小學徒。』

『呵，』他說，『這是你們新來的小學徒。那麼——』他那粗大的手按在保爾的肩膀上，把他推到大茶壺那邊，『這兩個大茶壺你得時刻準備妥貼，可是，你看，現在一個已經滅了，一個只有一點兒火光。今天我們饒了你，明天要是這樣，你就得吃耳光。明白嗎？』

一句話也沒說，保爾預備燒水壺去了。

他的勞動生活就這樣開始了。保爾從沒有一天像他第一天那樣的賣力氣。他曉得這跟在家的時候完全兩樣；家裏母親的話是可以不聽的。那個鬥雞眼的堂倌已說得很明白，要是不聽話，就得吃耳光。於是保爾脫下長靴，把牠放在煙囪旁邊。木炭吹紅了，十加侖的大肚茶壺，開始迸射出點點的火星。接着他提走了一桶髒水，把牠倒在垃圾堆裏，還把溼木柴堆在銅鍋下面的火旁邊，讓溼的衣裳披在滾開的茶壺上面，叫他做的事情一切全都做了。到了那天深夜走進廚房裏的時候，他已累極了。那個年紀最大的洗盤碟傭婦，名字叫安妮莎的，望着他走後關上了的門說：

『這小鬼的頭腦準有點兒毛病，可不是嗎？他的舉動就像瘋子似的。他的形跡有點可疑，我看，他大概是被迫到這裏來的。』

『呵，他倒的確是一個能幹的工人，用不着老挑剔他的。』佛露茜亞說。任妮亞也表示同情：

『他們做了一會就累死了，開頭全是這樣子的……』

隔天早上七點鐘，保爾已給通宵不息的勞動弄得精疲力竭，終於把兩個滾開的茶壺交給那個替班的，圓臉兇眼的小孩。當他看一切弄停當，茶壺的水也已滾開之後，隨即把雙手插進口袋裏，從咬得緊緊的牙縫，吐出一口唾沫來，又翻着白眼看一看保爾，然後用一種決不容許任何反抗的聲調說：

『喂，窩三，聽好，明天早上準六點接班。』

『爲什麼六點？換班是在七點。』保爾說。

『誰要七點接班，讓他七點接班好了，但是你可要在六點到這兒來。要是你噲噲，我立刻叫你吃生活。我說的話一句就是一句，你要當心，今天剛到就搭架子。』

剛換了班的洗盤碟的傭婦們，滿有興趣地聽着他們的對話。那孩子的挑戰的聲音和態度，把保爾激怒了，他走近一步，正想揍他，只因恐怕在頭一天便給開除，方才沒有動手。他滿臉氣得通紅，說道：

『火氣別太大，當心點，別給火燒死啦！明天早上七點鐘我才來，論起打架，我們兩個是半斤八兩。要是你想試一下，我等着你。』

那小孩吃了一驚，往大鍋子那邊倒退一步，眼睛瞪着怒氣冲冲地站在那兒的保爾。他全沒有料到會碰上這樣大的釘子，現在他有點手足無措了，只好低聲的說：

『呵，好的，咱們等着瞧吧。』

保爾跟女傭們一道走出車站，慌忙跑回家去。第一天便這麼

滿意地過去了，當他在路上行走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是一個得到他的休息的人了，現在他也是一個工人，誰也不能說他不是一個自立的人了。早晨的陽光爬上了火鋸工場的屋脊。過一會，只要走過了李士真斯基家的別墅，他的家，那小小的村屋，便會現在他的眼前。

他的母親正在院子裏弄着茶壺。一看見她的兒子，她便關切地問道：『事情統統不錯吧？』

『還不錯。』

他猜想他的母親一定有什麼事情要告訴他；從那敞開的房窗望進去，他可以看見他的哥哥阿爾青那闊大的肩膀。這使他的心情煩亂起來，他問他母親：

『什麼，阿爾青哥哥回家了嗎？』

『是的，昨天晚上剛到，往後他就住在家裏。他就要在火車工場裏作事情的。』

保爾有點躊躇的推開門，走進房裏去。那個身材高大，背朝着他坐在桌畔的人，就回過頭來，從他那濃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兩股銳厲的目光。

『呵，你就是那撒煙絲的小孩嗎？呵，算了，算了，你好嗎？小弟弟。』

保爾知道，跟這位突然回家來的哥哥再說下去，是不會聽到好話的。他心裏想，看樣子這回的事情他已完全曉得了，要是阿爾青不接他的話，也免不了要罵他一頓；保爾是有點怕阿爾青的。

但是阿爾青顯然不想敲他，他還是肘子靠着桌面的坐在條凳上，用着不是嘲弄便是輕蔑的專注的目光注視着他。接着就說：

『我曉得你已經唸完了學校裏的功課，要學的事情統統學到了，所以才做了洗盤碟的小廝，是不是？』

保爾的眼睛注視着地板上破爛的地方，仔細地研究那個突出

的釘頭。突然，阿爾青站起身來，走到廚房裏去。保爾舒了一口氣，對自己說：『看樣子，這回倒用不着挨打便可以過去啦。』

在吃茶的時候，阿爾青平和地叫保爾把開除的經過告訴他，保爾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他的母親憂鬱地說：

『自從你變成了這麼樣一個小流氓之後，你往後的事情真是不堪設想呵。』她停了停，又說：『唉，我不曉得他往後要成個什麼樣的人。說句實話，一切的麻煩都是這小無賴給我惹來的。』

阿爾青移開喝乾了的茶杯，轉向保爾說：

『算了，過去的事情不用再提，小兄弟，牛乳既然潑了，哭也沒用。不過從現在起，你可要當心，做事別耍鬼把戲，應該做的你就統統得做。你已經叫母親受盡麻煩了。等到你目下這事情做了一年之後，我將設法把你薦到車廠裏當個學徒，因為你不應當一輩子老給人家洗盤碟。你必須做一個人，學會一種本事。目下你歲數還輕，再過一年，我一定設法，也許能夠把你帶進廠去。我已給調到此地來了，往後就在此地作活。母親現在已不能再做工了。她在任何混蛋面前彎腰已經彎够了。所以，保爾，我的好弟弟，你要認真的，好好的做一個人呵！』

他直站起來，又高又大，把掛在椅子上的短褂穿上，對他母親說：『我有一件事要辦，出去一會兒。』他彎腰掠過門楣，走了出去。當他穿過天井，走到窗口時，他大聲的說：

『我給你帶來了一雙靴子和一柄小刀，等會母親會拿給你的。』

車站食堂是日夜營業，從不打烊的。

有五條鐵路線在秀彼多夫卡交軌站會合。總站裏，人的潮流不停地洶湧着，只有在夜裏兩班車間隔的時候，才有二三個鐘頭稍為清靜點兒。車站上時常有幾百隊的兵士集合或是散開，由這

個戰線調到那個戰線。無數受傷的兵士，由前線載回來，而穿着單調的灰色軍用外套的新兵，就像一股洪流，不斷地向各戰線流去。

保爾在食堂裏做了兩年，每天看到的只是廚房和洗滌室。在那巨大的地下室裏，廚房的工作異常緊張——二十幾個掌廚和十個堂倌無時不在來往走動着。在這兩年間，保爾的工錢由八盧布增到十盧布，人也已長得又壯又高。他經過了許多的事情，曾經在廚房裏當廚子的助手，過了六個骯髒的月份，後來又給調到洗滌室來，因為那權力極大的掌廚長，不喜歡這陰沉的、不聲不響的青年人，生怕他真會為了一點點事情暗害他。要不是他有着無窮的精力，比任何人都能耐勞吃苦，他老早就為了他的沉默失業了。

在最忙的時候，他就像狂人一樣的工作着，不是搬着盤碟由食堂跳下廚房來，就是捧着茶盤，由廚房躍上樓梯走上去。入夜，當食堂這兩部份的工作稍為輕鬆的時候，堂倌們便集合在樓下廚房的堆棧裏，開始玩着『么』『九』，有許多次，保爾看見賭臺上攤着許多的鈔票，但他一點也不驚訝，因為他曉得他們每個人做了二十四小時的工作之後，就可以撈進三四十個盧布的小賬，然後把這些錢喝光或是玩光。保爾很憎惡他們。『這些都是該死的混蛋，』他時常對自己說。『就像阿爾青，一個頭等的旋盤匠，每月才掙四十八盧布，我呢，只掙十盧布，然而他們只一天功夫就掙了這麼多——怎樣掙來的呢？來回的捧着菜盤子。回頭就把這些錢喝掉或是賭光。』保爾認為他們跟他老闆一樣，是另一個世界上的人物。他也曉得洗盤碟的女傭們和女招待們，要是不答應以幾盧布的代價，把她們出賣給在食堂裏有權有勢的人們，她們就會給鞭出去。

這樣，保爾已窺見了人生最深的底層，和牠的沉澱的渣滓了。也聞到了腐爛的臭味，熱烈地渴求着一切新的和鮮的東西。阿。

爾青會設法把他薦到車站工廠裏去當個學徒，但沒有成功，因為他們一向不僱用十五歲以下的孩童。於是保爾唯有夢想着能夠擺脫這地方的那一天，因此，他覺得他好像已給石頭被熏黑了的大建築物吸住了一樣。他時常跑去看阿爾青，同他一道去視察路軌，竭力幫他的忙。

當佛露茜亞離開食堂之後，情形更加慘淡了。保爾已見不到這個嘻笑的愉快的少女了，他覺得這少女曾經使得他對她那麼的親近呵，現在呢，當他早上到洗藏室來，聽到傭婦們的刻薄的爭吵時，他的生活正是一片空虛，他感到迷惘和寂寞。

入夜，添了銅鍋下面的火，保爾便蹲在敞開的爐門外邊，凝視那閃動的火光，溫暖是多麼的舒適呵。洗藏室空無一人。不知不覺地，他的思想轉到最近的一些事情，他想起了佛露茜亞，於是種種的景象便生動地湧現在他的眼前。

是星期六，天剛黑透，保爾走到樓下的廚房來。在樓梯轉彎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看看那些時常聚在棧房裏玩紙牌的人們。他們正賭得很起勁，查里瓦諾夫是莊家，險孔與霍得血紅的。

接着保爾聽見了樓梯上的步聲；那是蒲羅霍士克在走下來。保爾躲到樓梯的下面，等蒲羅霍士克走下廚房去。樓梯下是陰黑的，蒲羅霍士克看不見他，當他轉彎走下去時，保爾看見他那巨大的頭和寬闊的肩膀。接着又有人腳步輕輕地匆忙走下樓梯，保爾聽見一個聽慣的聲音說：

『蒲羅霍士克，等一下子。』

蒲羅霍士克停了步，轉過身來，朝上面的樓梯望去。

『什麼事呀？』他不高興地問。

上面的人走下樓梯來，保爾看出她是佛露茜亞。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口，用一種哽咽而微弱的聲音說：

『蒲羅霍爾，親愛的，那中尉給你的錢呢？』

蒲羅霍爾粗暴地摔開他的手臂，聲音深沉而嚴厲：

『什麼？錢？難道我沒有給了你嗎？』

『但是，蒲羅霍爾，他給你三百。……』保爾聽見佛露茜亞的聲音中，帶着強自抑制的嗚咽。

『三百盧布？』蒲羅霍爾譏笑她。『你想全數都拿去嗎？好太太，難道你想一個洗盤碟的女工能值這麼大一筆錢？我可以說，給你五十盧布就儘够了。這還算是你的好運道，那些比你更乾淨一點的貴婦人，還拿不到這麼多。你拿了這麼些，照理是應當感謝的。只隔一天晚上，就有乾乾淨淨的五十盧布拿到手。這世界的人們並非都是傻子，你要曉得，現在我再給你十盧布，不，給你二十吧，我是很慷慨的，可是再多就不行。要是你不再胡纏，你往後還會有這樣的機會，我會代你找主顧的。』說完了最後一句話，蒲羅霍爾便轉身走進廚房去。

『你這豬蠟，你這骯髒的豬蠟！』佛露茜亞在他後面大聲的咒罵，接着便靠着柴堆，開始哭泣了，她的身子因啜泣而戰顫。

當保爾站在樓梯下面陰暗處，聽到了這對話，眼看着佛露茜亞在那兒因哭泣而抖顫，還用頭碰那柴堆的時候，他的感情實在是無法形容的。但他並沒有跑出來，只一聲不響地使勁掙住那扶梯的鐵柱，同時，有一個念頭在他的腦海裏突然出現了，而且不斷地在燃燒着。

『就是佛露茜亞，就是佛露茜亞，也給他們出賣了……佛露茜亞呵，佛露茜亞！』

在他的胸懷中，他對蒲羅霍爾的憎恨，是更加強烈了，這憎恨咬啣了他，而他周圍的一切也顯得更加陰森和嫌惡。

『呵，要是我有力氣，』他想，『我一定打死這流氓！』他希望他能跟他的哥哥阿爾青一樣強大和有力。

爐裏的火在閃動，小小的火舌滅了後，又顫顫地昇上來，合

成爲一股長長的藍色的旋捲的火燄，在保爾看來，牠好像正在譏笑他，對他吐着舌頭，向他挑戰。房裏異常靜寂，只有爐裏時時發出的爆裂聲，和水龍頭那均勻的水滴的響聲。

克林加跑了進來，把擦得晃亮的炒鍋擱在架上之後，不住搓着雙手。廚房裏再沒有別的人了，值班的廚師們和女助手們都在外套間裏睡覺。夜裏三點鐘，廚房裏是靜寂的，克林加一向就在這時候跟保爾一道消磨過這時間。這廚房小廝現在跟保爾是要好的朋友。他一上來，看見保爾蹲在敞開的爐門前面，便說：

『你究竟在幹什麼呀？在向老火爐施展魔法嗎？』

保爾好不容易地才停止對火燄舌頭的注視，他那閃亮的眼睛直視着克林加，克林加看出他的眼睛正蘊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憂鬱。從他這好同伴的眼睛裏，看到這麼一種表情，這在克林加還是第一次，他呆了幾分鐘，然後驚愕地問道：

『保爾，今天你有點古怪。有了什麼事情嗎？』

保爾站起身來，走近克林加，坐在他的旁邊，用一種陰鬱的聲音說：

『沒有什麼事情，只是覺得不痛快，克林加。』他把雙手放在膝頭上，使勁地緊掙着。

克林加用肘節支起身來，說：『今天遇到了什麼事情不是？』

『你說今天碰到什麼事情嗎？不，從我到這兒做事情之後，我就碰到了。只要你看看這裏的情形吧。我們就是做到死了，結果得到了什麼呢？挨打！誰高興，就揍你一頓，而且不准回手。老闆們僱我們替他們做事情，但是誰力氣大，誰就可以隨便敲倒你。不是嗎？不管你怎樣賣力氣，你不能統統討好他們，這樣，你就得受罪。不管你怎樣起勁做事，應做的事情就統統做了，使得別人無從責備你，儘管你三頭六臂，結果還是討好不了人家，畢竟你活該要倒臺。……』

克林加吃了一驚，阻止他說：『別那樣高聲，要是誰進來，一定聽到你說的話。』

保爾跳了起來。

『就讓他們聽見吧，橫豎我是不願再幹了。當個清道夫比在這裏做事還要強些。這兒是一座活墳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無賴。他們把我們當作廢料，對女人們要怎麼就怎麼，要是有一個人恰好長得漂亮一點，又不願意答應他們，那麼，她馬上就給滾蛋。他們搜羅了一大批無家的、飢餓的、急急想掙一口飯吃的女人們，她們呢，爲了害怕飢餓，只好什麼事情都做。』

他說的時候是這樣的憤恨，克林加真的害怕有人會聽到這些話，所以他跳起來，把廚房的門關上。保爾還是不斷的把心裏要說的話傾瀉出來。『就像你自己，克林加，當你挨了一頓打，你一聲也不響。我問你，你幹什麼不作聲？』

保爾坐在桌畔的條凳上，雙手托着他那倦乏了的頭。克林加把一些木頭添進爐裏之後，也在桌邊坐下來。接着，他便問保爾道：

『今天讀書嗎？』

『我們沒有東西讀了，書店已經關門了。』

克林加吃了一驚。

『什麼，今天牠不是開着門嗎？』

『憲兵把賣書的人捉去了。他們在裏面搜到一些東西。』保爾回答。

『爲什麼呢？』

『他們告訴我，說是政事。』

克林加現出迷惑的樣子。

『什麼叫政事呢？』

保爾聳一聳肩膀。

『老實說，我也不曉得。就我所聽到的說來，政事的意思就

是反對沙皇。」

這話使克林加着驚，他倒退了一步，問道：『不過，真的有這樣的人嗎？』

『那倒說不定。』保爾回答。

接着門開了，有一個女傭睡意朦朧地跑進洗藏室來，她看見他們，便說：

『你們幹什麼不睡覺呢，孩子們？現在沒有火車，你們可以歇歇一個鐘頭。走吧，保爾，我代你照顧那鍋子。』

保爾的事情比他所預期的了結得快，而且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正月裏很冷的一天早上，保爾已到了換班準備回家的時候，但是沒有人來接他的班，他跑到老闆娘那裏，說他要回家去，老闆娘不答應。因此他雖然疲倦，還是不能不再做另外二十四個鐘頭的工，到了當天晚上，他實在已經精疲力竭了。天快破曉的時候，他還得灌滿銅鍋的水，把牠燒開，給三點鐘的火車到時應用。他開了水龍頭，沒有水，顯然是唧筒壞了。所以他讓水龍頭開着，自己倒在柴堆上睡了起來，這時候疲勞已戰勝了他。

幾分鐘後，水龍頭驟然咯咯地流出水來，頃刻水槽便注滿了。水已昇到了邊緣，接着就開始流到洗藏室的磚地上。一向，洗藏室夜裏是一個人也沒有的。緩緩地，流出的水越來越多，磚地上已積滿了，水便從門底下流進了餐廳。小股的水流流過了在那兒熟睡的旅客們的包袱和提箱，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只有到了水浸醒了一個在地板上睡覺的旅客，他跳了起來，大聲呼喊，才使所有的旅客們慌忙搶着他的或她的行李。這樣，餐廳裏便混亂起來了。

但同時水還是在增漲着。在隔鄰房間裏擋着桌子的蒲羅魯士克，聽到了喊聲，連忙跑了出來。他一步一步的躍過了那水池，衝到門邊，使勁把門推開。這一來，給門阻住了的水便濺進了僻

廳，鬧聲也越來越大了。這堂倌走進了洗滌室，朝酣睡的保爾撲去，立刻像雨點的拳頭落在這少年人的頭上，直到他痛得周身完全麻木，動彈不得。

他還沒有完全清醒，始終糊裏糊塗；他覺得眼睛冒着火星，周身痛得難受。因為給打得太厲害了，他幾乎回不了家。

隔天早上，臉色異常陰沉的阿爾青，叫保爾把經過告訴他。他用一種深沉的聲音問：

『誰敲你呢？』

『蒲羅霍士克。』

『好的，你再躺下去。』

阿爾青披上他的皮短褂，一聲不響的跑出去。

一個陌生的工人問着格拉莎：

『我要見見走堂蒲羅霍爾。』

那女人回答：『請等一息，他過一會就會來的。』

那高大的陌生人靠着門柱。『好的，我就等他。』

蒲羅霍爾踢開門，捧着一大疊盤子走進洗滌室來，那女人便指着他說：『那就是他。』

阿爾青掠進一步，一隻重重的手放在那侍者的肩膀上，眼睛直視着他，說：

『你幹什麼打我的小弟弟保爾？』

蒲羅霍爾想避開他，但一記可怕的拳頭已把他打下去。他想爬起身來，但第二記拳頭，比第一記更有力，把他釘在磚地下，怎也爬不起來。別的侍者們都嚇呆了，擠在一邊，阿爾青却轉過身跑出洗滌室去。臉孔給打坍了和淌着血的蒲羅霍爾，正在磚地上抽搐着。

那天晚上，阿爾青散工後並沒有回家，瑪麗亞·柯察金曉得他已給關在意兵站裏。六天後，他方才回家來，那是在晚上，他

的母親已經睡覺了。保爾正坐在床上，阿爾青跑過去，坐在他旁邊，問他道：

『小弟弟，覺得好了一點嗎？』

經過幾分鐘的沉默之後，他接着又說：

『弟弟，你別着急，你可以到電力站裏做事，我已給你找到了一個位置。你可以在那裏學會一點本事的。』

保爾兩手捉住阿爾青一隻巨大的手掌，緊緊地緊緊地握着。

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衝破了小鎮上的沉寂：

『人們把沙皇推翻了！』

秀彼多夫卡的人覺得這消息是難以相信的。

有一天，一列火車在暴風雪中爬進車站，接着兩個大衣外面背着步槍的學生，和一隊纏着紅臂章的革命兵士，走下車來，拘捕了站上的憲兵，和那個指揮當地防軍的年老的陸軍上校。鎮上的人現在相信這個消息了。幾千的住民經過雪蓋的大街，走到廣場，貪婪地聽着那些新的名詞——自由、平等、博愛。

好幾天過去了，這幾天是騷動的日子，充滿着興奮和喜悅。沉寂接着到來，一切都恢復了前時的景象，只有一面紅旗，在孟什維克和叛變者的代表們所住的鎮公署上面，高高飄揚着。

到了冬季快結束的時候，一隊騎衛團開到鎮上駐紮，每天早上派出隊伍到車站，逮捕由西南前線開小差的逃兵。騎衛兵們的氣色挺不錯，面孔紅潤，軍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肩章是金色的，褲子的滾邊是銀色的，跟沙皇時代的並沒有兩樣，——彷彿沒有經過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緩緩溜過去了，保爾，克林加，和薛爾基的生活都毫無改變，各自的主人仍然是前時的老主人，到了雨雪連綿的

十一月裏，怪異的事情出現了，許多陌生人開始在車站上忙碌着，——逃離戰壕而來的兵士是越來越多了，他們都有着一個奇特的名稱：『布爾什維克』。但鎮上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粗濁而生硬的稱呼究竟是什麼意思。

騎衛團要捕捉開進來的逃兵，已是格外困難了，車站上的窗子，給子彈打破的越來越多，由前線來的兵士都成羣結隊，要是有誰想阻撓他們，他們便用刺刀對付。到了十二月初，他們已經是一車一車的開到鎮上了。

騎衛團在車站上築起障礙物，想阻止這類事情的出現，但他們反而吃了機關槍的子彈，那些不怕死的人，從車上傾瀉下來，把騎衛團趕回鎮上。擊退他們之後，這些穿灰制服的人，重又回到車站，而載着逃兵的車輛，便一列車一列車的開了過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某一天，那三位好朋友在薛爾基家裏玩完了『六十六』以後，跑了出來，順路走進柯察金的園子裏，躺在草地上休息休息。他們都覺得無聊，那些慣常的玩藝已給他們弄膩了，所以大家開始絞着腦筋，想想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消磨過這日子。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後面傳來一陣馬蹄的聲音，一個騎馬的人正在路上出現。那馬一躍便跳過了分開道路和籬笆的小溝，馬背上的人用馬鞭指着保爾和克林加說：

『喂，你們這兩位小朋友，到這兒來。』

保爾和克林加跳起來，跑到籬笆那邊去。那陌生人渾身蒙着一層灰土，他那便帽、茶色的制服和短褲上，都沾上一層厚厚的灰色的塵埃。在他那緊束着的士兵皮帶上，繫着一支盒子槍和兩顆德國式的手榴彈。

『對不起，小朋友們，給我一點水喝吧！』他這樣喊。當保爾跑去倒水時，他轉向正在瞪視着他的薛爾基說：『告訴我，小弟弟，這鎮上現在是歸誰管轄的？』

薛爾基慌忙把鎮上所有的消息告訴他：『這裏兩禮拜來已沒有人管了，只有本地的自衛團，老百姓每晚輪流守夜。你是屬於那一方面的？』

那陌生人微笑着說：『呵，往後就會曉得的，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易老啊。』

保爾帶着一大杯水跑出來，那陌生人一口氣喝完牠，把杯子還給保爾。接着他便拉着馬韁，朝斜坡上的矮松林緩馳過去。

保爾迷惑地問着克林加：『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啊？』

『我那能曉得呢？』克林加聳着肩膀回答。

薛爾基接着徹底而肯定地解決了這個政治問題，他說：『這一定是說，本地的政府要來一次新的變動，所以李士真斯基他們才在昨天逃走了啦。要是有人有錢有勢的人們開始逃命，那一定是革命者要到鎮上來。』這推論是這樣的合理，保爾和克林加立刻接受牠。

孩子們的討論還沒有完了，馬蹄的聲音又再度傳來了，這三個人馬上跑到籬笆去。

在他們剛剛看得見的地方，在樹林那邊，在林務官的房子後面，許多的人以及車子出現了。在很近的路上，有十五個人背着槍騎在馬上。兩個領頭的人，一個是中年人，穿着茶色的緊身制服，佩着軍官的皮帶，胸上掛着一隻望遠鏡，另一個就是他們剛才看見的人，那中年人臂上有着紅色的臂章。

『哦！我剛才和你說什麼來的？』薛爾基用肘節推着保爾說。『你瞧，他帶着紅色的臂章，他們是赤黨啊！』他歡喜地呼喝着，像小鳥一樣的躍過籬笆，跑到路上去。

兩個朋友也跟着他，三個人一起站在路邊，注視着這些朝鎮上開去的人。不一會，他們已離得很近，那個剛才他們看見過的人，向他們點了點頭，用馬鞭指着李士真斯基的房子問道：

『那家是誰住的？』

保爾竭力跟上那騎兵，邊走邊說：

『那是律師李士真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已經逃了，好像害怕你們似的……』

『你怎會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說。

保爾指着那紅色的臂章，說道：

『這是什麼呢？誰都可以看出來的……』

住民們從各自的屋子裏跑出來，和這開進市鎮的隊伍說說笑笑。那三個小孩站在路邊，注視着渾身塵土的疲倦的紅軍士兵開過去。而當隊伍裏唯一的一架大炮，和那些架着機關槍的馬車轟轟地輾過石子路之後，他們便跟在紅軍隊伍的後邊，直到他們停在市鎮的中心，分散到各駐紮場所之後，方才各自回家。

當天晚上，在改為指揮部的李士真斯基家的大客廳裏，四個人圍着一隻四脚刻着花紋的大餐桌坐着：一個是指揮官，頭髮已經斑白，名字叫布加可夫，其他三個是他的參謀人員。

布加可夫在桌子上打開一張本省的地圖，用着指甲在上面劃着線路，向那個坐在他對面的顴骨高高的，有着一口堅固的牙齒的人說：

『耶馬琴科同志，你說我們應該在這地方打牠一仗，但照我的意思說，我們倒應該退却。我甚至提議就在今天晚上撤退，因為士兵們還不怎樣疲乏。我們的目的應該是在德軍還不能到達之前開回喀查丁。以我們現在這樣的力量：一架炮，三十發炮彈，二百支步槍和六十把刺刀，要和德軍打仗，那是笑話。……德國兵現在正像一股鐵流一樣的開過來。只有在和其他撤退的紅軍取得聯絡之後，我們方才能够作戰。何況除開德軍之外，此地還有着許多反革命的武裝部隊呢。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放棄這個市鎮，明早第一樁事，就是在我們開拔以前，先把車站對過那架小橋炸燬。這將使德國軍隊費去三兩天架造起臨時的橋樑，並將阻止他們沿鐵道的前進。來吧，讓我們決定吧。』

坐在布加可夫斜對過的史特羅茲可夫，正咬着嘴唇在研究地圖，接着，他抬起頭來看看布加可夫，費勁地用力使哽在他喉嚨裏的話語說出來：

『我……我……贊……贊成布加可夫的意見。』

那年青的穿着工人罩衫的人也說：

『布加可夫的意見很合理，我也同意。』

只有耶馬琴科，那個白天跟小孩們說過話的人，仍然搖頭表示不贊成。他說：

『那末，鬼曉得我們組織這隊伍是幹什麼用的？爲着在德國人面前不打一仗便撤退嗎？依我說，這裏正是我們應該抵抗他們的地方。我已跑得厭倦了。……要是照我的決定，我一定毫不躊躇地說：「我們就在這兒抵抗他們」……』他用力地把椅子推開，開始在房間裏來回地踱着。

布加可夫不贊成地望着他。

『亂打一通是沒有用處的，耶馬琴科同志。明知打敗仗，而叫士兵們去犧牲，這是決不許可的。我們的敵手是一整師團，而且附有重炮和裝甲車等配備。……耶馬琴科同志，我們不能那樣做。』接着他便轉問他們全體說：『就這樣決定——我們明天早上退出本鎮。』

『第二個問題是聯絡的問題，』布加可夫繼續的說：『因爲我們是最後撤退的，我們就負有在敵人後方，在德軍的陣線後面進行組織工作的任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鐵道交軌點，而且這可憐的小鎮，居然還有着兩個車站。我們應該委派一個負責的同志在這交軌站上工作。讓我們決定誰留在這兒，你們有什麼提議？』

耶馬琴科走近桌子說：『我想我們應該留下能幹的水手朱赫來在這兒。第一，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是一個機械匠和旋盤工，所以可以在車站裏找到事情；第三，他並不在我們的隊伍裏，』

人們沒有看到他，他非得在今天晚上，不能到這裏來。而且他是很機靈的，做這事情很能稱職。依我的意見，他是頂合適的。』

布加可夫點頭表示同意。他說：

『很對，耶馬琴科，我贊成你的意見。』接着他轉問別的兩位：『你們有不同的意見嗎？沒有？那麼，就這樣決定。我們要留下一筆錢和工作的指示給他。』

『現在是最後的一個問題了，同志們，』布加可夫繼續說下去。『這是關於處置本鎮所有的軍械的問題。鎮上藏有沙皇戰爭時遺留下來的二萬枝步槍，藏在一個農民的倉庫裏，他們把這完全忘了。那倉庫的主人告訴我這消息，他很想儘快把這些東西弄出來。……自然，這些槍枝不應留給德國人，這是不用說的。我的意思是把這些燒掉，而且應該立刻就做，要在早上把一切都弄妥。不過這是一樁相當冒險的事情，因為這倉房是在市鎮的旁邊，周圍都是窮人的房子，恐怕火要延燒到別的房屋上去。』

史特羅茲可夫，一個強壯的人，滿臉長着鬍鬚，好像很久沒有剃過似的，他說：

『爲……爲……爲什麼燒掉牠們？我想……想我們應該把……把牠們分給市……市民們。』

布加可夫立刻朝向他，問道：『你的意思是說，把槍械分給民衆嗎？』

『一點也不錯！』耶馬琴科非常熱烈地喊起來。『把槍械分發給工人和其他的民衆，誰要就給誰，要是德軍真的到了這兒，至少可以給他們一些麻煩。而且到了環境忍無可忍的時候，人們就會用起這些東西來。史特羅茲可夫的意見很對，我們應當把那些東西分發出去。即使把牠們弄到鄰近的鄉村裏去，農民們也會好好地把它們藏起來的；到了德國人開始殘酷地壓迫民衆的時候，這些東西將有多麼大的用場呵！』

布加可夫笑了。『你們說的滿對，不過要是德軍發出命令徵

『一切槍械，他們會交出來的。』

耶馬琴科完全不同意他的話。他說：

『不，不會全都繳出來的。』

那年青的工人也贊同耶馬琴科和史特羅茲可夫的意見，我們把那些步槍發出去吧，只有這樣辦。』

『好的，我們就把牠們分發吧，我們就這樣決定。』
夫說。他站起身來。『我們可以休息到明天早上，朱赫來時候，請他來看我，我有話要對他說。請你查查哨兵去吧，琴科同志。』

大家都散了。只留下布加可夫一人，他走進客廳旁邊裏，把外套鋪在褥子上，便躺了下去。



天亮的時候，保爾下班，由電力廠回家。他在廠裏當助手，已經一整年了。

這時候小鎮上的景象非常活躍激動，只要你一張眼，就看得出來。他在路上看見許多人手裏帶着來福槍，有的人兩支或三支。他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趕緊地跑回家，在真斯基別墅的外面，他看見昨天見過的那個人，正跨上馬。

他跑回家，慌忙洗了臉。他的母親說阿爾青還沒有回來，是他立刻跑到鎮上盡頭的地方去找薛爾基。薛爾基的父親是副司機，家裏有點積蓄，自己也有一間小房子。

薛爾基並不在家。他的母親：一個肥胖的白臉婦人，驕的瞪着保爾，說道：

『他究竟在什麼地方，你用不着問我，只有鬼曉得。』
着魔了。天還沒有亮，他就起身出去。他聽見人家說什麼分發槍支，我想他一定到那地方去。你這鼻涕將軍，最好站起來吧，像二尺高的瓶子似的，也想着來福槍哩。你告訴流氓，要是他帶同一點彈藥跑進我家裏來，我一定把他

碎……』

但保爾早已聽不見這發怒的婦人的罵聲，急急地跑到街上來了。在路上，他遇見一個兩邊肩膀上各各托着一支槍的人，他跑過去問他：

『叔叔，告訴我，你從那裏得到這些槍的？』

『他們在維爾霍維那大街分發的。』

保爾拚命朝他說的那地方跑去。當他走過了兩條街的時候，他碰見一個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插着刺刀的步槍。保爾攔住他問：

『你從那裏得到牠的？』

『赤黨在學校前面分發的呵。現在統統發光了，一支也沒剩。我連這拿到了兩支。』那小孩得意地說。

保爾想了一會，就轉過身，掠上三步，捉住那個比他小得多的小孩子，把他手裏那支步槍強搶過來。他用一種不許反對的聲調說：

『你已拿到一支，够了，這支讓我拿走！』

那小孩給這白晝的搶劫激怒了，向保爾撲了過去，但保爾馬上後退一步，橫擺着那支帶刺刀的槍，瞪着他喊道：

『你不走開，我就戳死你！』

那小孩氣得大哭，轉身跑開，一邊走一邊絕望地咀咒着，但保爾却心滿意足地跑回家。他跳過籬笆，直衝到木棚裏，把那支槍擱在屋頂下面的木椽上，然後吹着愉快的口哨跑進屋裏去。

烏克蘭夏天的夜晚是可愛的，美麗的。像秀彼多夫卡這樣的小鎮，繞的中央窩在像一個小小的集鎮，但四周却全是鄉村；一到夏季幽靜的夜晚，年青的人們，全都跑到街上。女孩們有的倚着門廊，靠着籬笆，有的站在她們的庭園中，有的則成對或成羣的走到路邊，坐在造房子用的木堆上，笑聲和歌聲不停地震響

着。

抖盪的空氣充溢着那麼濃馥的花香；星星，就像螢火蟲，永遠是那麼幽微地在天空的深處閃爍着；而人聲呵，又是傳得那麼遙遠。……

保爾挺愛他的手風琴。把他那雙鍵的、聲音動聽的『真維也納』，放在膝頭，讓靈活的手指在鍵盤上移動，由上面按到下面，由這邊跳到那邊，時而發出低沉的歎息，時而疾轉，發出愉快的清音，那是多麼的愉悅呵。……隨着手風琴這樣的顫動，誰能不想跳舞？你的腳將不禁舞蹈起來，而手風琴的聲音也越來越顯得熱情，因為生命是優美的呵！

這特殊的夜晚特別暢快。一羣年青人聚坐在保爾家外面的木頭上，他們都很開心，而笑聲最響的是保爾的鄰人嘉莉亞。她是石匠的女兒，喜歡跟男孩們一道跳舞歌唱，她唱的是中音，聲音嘹亮又柔潤。保爾有點怕她，她的口舌非常伶俐，她坐在木板上，靠着保爾，雙手緊緊地摟着他，大聲的說笑着：

『呵，你和你的手風琴，都挺不錯。真可惜，你為什麼這樣年輕，要不然，你是我多麼喜愛的小丈夫呵！我挺喜歡玩手風琴的人，他們把我的心都溶化了。』

保爾滿臉通紅，他高興的是幸虧在夜晚，誰也看不見。他稍稍離開這神經質的女孩，她却緊緊地抱住他，不讓他避開。

『呵，我的心肝，你往那去，往那去呢？你想逃開麼！呵，多麼叫人疼愛的寶貝呵！』

保爾覺得她那結實的胸脯正緊擠着他的肩膀，這使他戰慄，使他昏亂，而他周圍的笑聲也衝破了夜晚那慣常的靜寂。保爾用手按着她的肩膀，把她推開，說：

『你鬧得我不能玩了，坐開一點吧。』

這又引起一陣笑聲，嘲弄和玩笑。

接着瑪洛茜亞對保爾說：

『保爾，給我們拉一隻憂鬱一點的，真正動情的歌吧。』

於是風琴拉長了，他的手指在鍵盤上爬動着。他們都曉得這是烏克蘭的民歌，是他們本地的民歌。嘉莉亞最先唱，瑪洛茜亞他們馬上附和她：

Zibralissia vsi bourlaki

流浪的人們集合起來……

青年們的嘹亮的歌聲，傳到遙遠的森林裏去。

『保爾！』

那是阿爾青的聲音。保爾慌忙摺起手風琴，扎緊皮帶。

『他們在叫我。我要走了。』

『不，再停一會兒，給我們再玩一會，用不着急急忙忙的。』

瑪洛茜亞請求他。

『不，』保爾匆忙地說。『要是你高興，明天再玩。現在我非走不行，是阿爾青叫我呀。』

他跑過馬路，走進屋裏去。

當他推開門，他看見阿爾青的同志羅曼正坐在桌旁，另外還有一個他不認識的。

『你叫我嗎？』他問。

阿爾青點點頭，對那陌生人說：『這就是我的弟弟。』

那陌生人伸出一隻結繭的手。

『聽好，保爾，』阿爾青對他說，『你說過廠裏有一個機匠病倒了。明天你去看看他們要不要僱一個內行的人來代替他。要是他們要的話，你就回來告訴我。』

那陌生人插嘴說：

『呵，不，我跟他一道去，我有幾句話跟那個工頭說說。』

『自然，他們是要僱人的。今天機器是停了，因為斯丹科維齊害了病。那工頭來過兩次，看看有沒有人可以代替他，但一個也找不到，他們不願意單靠伙伙一個人來做這事情。我們的機匠

是害傷寒病的。』

『要是這樣，那就這麼辦吧，』那陌生人說。『明天我到這裏來找你，咱們一一起去。』

『好的，』保爾說。他自己那雙灰色的凝定的眼睛，正和陌生人那對留神地考察着他的眼睛碰在一起。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短褲，從上到下扣着鈕扣，緊緊地纏住他的雙肩。牠實在是太緊了，在頭和肩膀中間，現出一股很粗大的頸子。這個人就像結實的樺樹一樣的有力和堅定。

當他臨走的時候，阿爾青對他說：

『好吧，再見，朱赫來，明天我弟弟跟你一道去，你就把這事情定下來吧。』

紅軍別動隊離開這小鎮三天之後，德軍開到鎮上來了。在荒涼了三天的車站裏，鳴着汽笛的列車，報告了他們的到達。這消息立刻傳遍了全鎮，雖然所有的人早已曉得德軍遲早總要來的，可是鎮上却像攪亂了的蟻穴一樣的紛亂，而且還有一些人不大相信牠。現在，那些可怕的德國軍隊並不是快要開來，他們已經開到鎮上了。

人們只沿着花園的籬笆，傍着大門站着，沒有一個敢走到街上。德軍沿着馬路的兩邊走，留着中間的石鋪路。他們穿着暗綠色的制服，提着插上寬邊刺刀的步槍，頭上戴的是沉重的鋼盔，背上挽的是巨大的襁褓，像一條無盡的長帶。他們由車站開進鎮上來，行動非常小心，準備隨時應付抵抗，雖然實際上並沒有一個人準備加以抵抗。在他們的隊伍前頭，是兩個手裏拿着盒子炮的軍官；負翻譯之責的哥薩克軍官，則走在路的中間，他們都穿着藍色的烏克蘭外套，戴着高高的皮帽。

德國軍隊在鎮中央的大市場上，列成方陣，鼓手開始敲起號鼓，集聚了一小羣大胆的市民。穿着藍色大衣的哥薩克軍官的代

表，站在藥房入口的高
夫少校所發出的佈告。

- 第一條：本鎮所有居民
他各項武器繳交
- 第二條：本鎮實施戒嚴令

那個前時曾作過鎮公署，革命
工人委員蘇公
公處的建築物，現在成了德軍的司令部。在入口的台階上，站
一個哨兵，頭上戴的已不是鋼盔，而是綴着鷄章的軍帽。天井上
劃出一個地方，專用來堆積繳交的武器。

人們爲了怕被槍斃，整天不斷的把武器繳給他們。成年的人
不敢露面。把槍械送出去的大都是些小孩，同時誰也沒有被拘留
過。另一些人，因爲不願意給人看見，夜裏偷偷把槍丟到街上，
所以早上就有一個德國巡兵把這些檢起來，裝在軍用卡車上送到
司令部。在晚上一點鐘的時候，規定的二十四小時已經完了，德
國兵士數一數他們的戰利品，統共是一萬四千支步槍，這就是說
還有六千支槍在民衆的手裏。他們搜索每一家人家，但一點痕
跡也沒有。隔天黎明，在鎮外靠近老猶太墓地的地方，有兩個鐵
路工人給他們槍斃了。因爲在他們屋裏搜出了來福槍。

阿爾青一聽到那命令，慌忙回家。在天井裏，他遇到了保爾
，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聲地但又鄭重地問他：

『當他們分發的時候，你帶過東西回家沒有？』

保爾開頭打算把步槍的事情瞞住，但不知怎的，他無法對他
哥哥撒謊，所以把經過說了一遍。

他們一道跑到倉房裏去。阿爾青把木椽上的槍拿下來，卸下
刺刀，抽出槍機，接着就提着槍筒，用盡全力往籬笆的柱子上猛
碰，把槍柄碰個粉碎，其餘的部份便丟到花園外遠遠的荒地上。
阿爾青還把刺刀和槍機丟在糞坑裏。

『火器不是好玩的。我是
西帶回家來。你要曉得，
不要瞞着我，要是你帶這樣
一個捉去槍斃就是我，你倒不
周小孩。要曉得現在正是風險的

保爾答應往後不帶這樣的東西回家。

當他們穿過天井回到屋裏的時候，一輛四輪馬車停在李士賓斯基家的大門口，律師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孩子——妮莉和維多——正走下車來。阿爾青狠狠地說：

『呵，這好人兒現在又回來了，好戲又要開場了，他媽的。』他說完就走進屋裏去。

保爾整天爲了他的步槍而傷心。就在這時候，他的好朋友薛爾基，正在一座荒廢的披屋裏，用着鋤頭使勁挖牆根，最後，他終於挖好了一個土窖，把他得到的三支新槍放下去。他不願意把這三支槍交給德國人；在前一天晚上，他整夜的心緒非常不甯；因爲他準備和這些心愛的東西分別，在埋藏之前，他早已用破布好好把牠們包紮了。現在他用泥土填滿土窖，用力把牠壓下去，然後用一堆垃圾和一些舊的用具蓋住牠。當他嚴格地把他的工作檢查了一番之後，他自己覺得十分滿意，開心地摘下帽子，揩去頭上的汗珠。『好吧，現在就讓他們來查好了，』他自己這樣想。『要是他們當真查了出來，誰能夠指出這是誰家的房子呢！』

保爾不知不覺地已和沉默的、在電力廠裏做了一個月的機匠朱赫來，結成好朋友了。機匠把發電機的構造教給這下手的伙伙，叫他緩緩懂得這一行。他很喜歡這伶俐的小孩；得空的時候，

時常到他們家裏閒談朱赫來是一個頭腦冷靜的，態度莊重的退職水手，他時常傾聽着柯察金家各種小事情的嘮嘮叨叨的敘述，甚至她老人家關於保爾小時種種惡作劇的訴說，也耐心聽下去。每逢瑪麗亞惱怒的時候，他總有法子叫她平靜下來，這樣她也就漸漸忘掉了她的不幸，使大家顯得格外愉快。

有一天，朱赫來當保爾走過電力廠裏的天井時，微笑着攔住他說：

『你的母親告訴過我，說你喜歡打架，像小鬥鷄一樣的好鬥。』他笑着，好像有什麼開心的事情似的。接着他又說：『打架倒不是壞事情，不過只要你曉得為什麼打和跟誰打。』

保爾不曉得朱赫來是不是在開他的玩笑，所以他說：

『我不是平白無故就打架的，我只有在有道理的時候才打架。』

接着，朱赫來完全出其不意的問他道。

『你願意我把打架的正當的方法教給你嗎？』

保爾驚異地注視着他：

『你說「正當」——是什麼意思？』

『哦，你聽聽吧。』於是他把拳鬥的方法簡略地告訴他。

保爾不是容易地就學會這本事的，但他倒也學得不錯。有好幾次朱赫來的拳擊把他摔開去，他還是不斷地耐心的學下去。

有一次，天氣很熱，他由克林加家裏回來，在屋子裏來回地閒躑着，找不出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決定到他自己最喜愛的地方，就是房子後頭的披屋的屋頂上去。他穿過天井，走進小花園，到了披屋的跟前，便從牆壁上爬到屋頂。他用力撥開籠住披屋的櫻桃樹的枝椏，一直爬到正中的地方，方才面向着可愛的陽光橫躺下去。

這披屋的一面朝着李士真斯基的花園，要是你爬到屋頂的頂上，便可以望見整個花園，和他們的房子的一面。保爾把頭伸

過屋脊，看見了院子的一角，和一部停在那兒的四輪馬車。那個住在李士真斯基家裏的德國上尉的馬弁，正在刷着他的主人的衣服。保爾時常在他們的大門傍邊，看見這位德國上尉。他是一個矮子，臉色紅潤，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口鬚，夾鼻眼鏡，戴着漆皮帽遮的便帽。保爾也曉得這上尉是住在廂房裏的。牠的窗子正朝着花園，這些可以由屋頂上看得清清楚楚。

現在上尉正坐在桌旁寫着東西，接着他就拿着他寫好的東西跑出去，他把那信交給他的馬弁之後就沿着花園的小徑走到通馬路的邊門去。當他走到那涼亭時，他停了下來，顯然正在跟誰說話。李士真斯基的女孩妮莉跑了出來，上尉拉着她的手，兩人就一同走出花園到馬路上。

這些保爾全看見了。當他正打算睡一會的時候，他看見那馬弁走進上尉的房間裏，把脫下的軍服掛上，推開窗子，將屋子收拾一遍。接着他又走出去，隨手把門關上。一分鐘後，保爾看見他已在滿繫着馬的馬廄裏。

保爾向那敞開的窗戶望進去，整個房間都看得很清楚。傍窗的桌子上放着皮帶和一件發亮的東西。他給好奇心引誘着，悄悄地攀上櫻桃樹，跳到李士真斯基的花園裏。他彎着身子，急急走了幾步，便到了那敞開的窗前，他看見房間裏的一切。在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條帶着箱子 and 槍套的皮帶，槍套裏面，正裝着一支可愛的十二響的滿利赫爾牌手槍。

保爾屏住氣息。有幾秒鐘，他的內心發生劇烈的戰鬥，但隨即給不顧死活的大胆激動了。他彎着身子，握住那槍套，抽出那支嶄新的手槍，隨即就跳進花園裏。他匆忙回身一望，小心地把那支手槍插進口袋，然後衝過花園，像猴子一樣的攀上櫻桃樹，爬到了屋頂。這時候他又回頭看一看，那馬弁正無事地跟着馬夫在閒談，花園還是靜悄悄地。……他馬上溜下披屋回家裏。

他的母親正在廚房裏做飯，沒有注意到他。他把箱子後面的

破布塞進口袋裏，悄悄地溜出房門，穿過花園，越過籬笆，沿着森林裏的大道奔去。他一面握住那時時碰着他的大腿的沉重的手槍，一面飛一樣的跑向荒廢了的磚窖去；他的雙腳簡直沒有觸着地面，風在他的耳畔不停呼嘯。

老磚窖裏死寂無聲，屋頂有幾處已經倒塌下來，堆積的碎磚和毀了的爐灶，現出悽慘的景象；遍地滿長着荒草。只有他們三朋友時常到這裏來玩兒，所以保爾曉得有許多既安全又祕密的地方，可以藏着偷來的寶貝。

他從一個破洞鑽進灶裏去，隨後就伸出頭來，小心地向四週注視；路上空無一人。松樹颯颯地在低訴，微風蕩起了路畔的灰塵。四處充溢着濃烈的松脂的氣息。

保爾把那支用破布包紮好的手槍放在灶底，再用一堆小磚塊蓋住牠。他鑽出灶洞後，還用磚塊塞住灶門，做個記號，然後悄悄地沿路回家，他的膝蓋一路不斷的戰抖。

爲着早點兒離開家，還不到上班的時候，他就上廠裏去。他從看門人那裏拿了鑰匙，打開大門，走進了機器間。當他扳着風箱，抽水入鍋，和生起火來的時候，他不斷想着李士真斯基家裏的情形不曉得是什麼樣子。

在午夜，快近十一點鐘的時候，朱赫來跑來找保爾，叫 he 到外面，小聲地問道：

『今天軍警爲什麼到你們家裏搜查呢？』

保爾嚇得渾身發抖：『搜查什麼呢？』

朱赫來沉默了一會，說：

『他們在搜查着，事情並不好。你真的不曉得他們搜查什麼嗎？』

自然，保爾知道得很清楚，但他覺得最好不要把偷手槍的事情告訴朱赫來，因此他雖然渾身戰顫，只這樣問道：

『他們捉了阿爾青嗎？』

『誰也沒有捉去，但已把你們家翻得一塌糊塗了！』

聽到沒有人給捉去，他稍為感到寬慰，但仍然非常害怕。有幾分鐘，他們兩人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一個心裏害怕，因為曉得他們要搜索的是什麼東西——一個心裏害怕，却因為他不曉得。

朱赫來心想：『也許他們正在搜索我吧？我的事情，阿爾青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但他們幹什麼掙他的家來搜查呢？』於是他決定將來應該格外小心一點。

三

冬妮亞站在敞開的窗戶跟前，憂鬱地望着她那熟識的家園，和那些繞着花園的正在輕風下微微顫動着的楊樹。她真不相信她離開故鄉已經整整一年了；看起來，好像離開這從幼年時候就熟識的園景，只是昨天的事情，而她就在今天趁着早班車回來似的。一切沒有一點兒改變。還是那整潔的花卉的行列，還是那幾何線條一樣的，兩旁植着她母親喜愛的三色堇的花徑。花園裏一切都是整潔的，連一根野草也沒有，到處可以看見那老練的林務官——冬妮亞的父親——那勤勉的手的勞績，然而這却引起冬妮亞的厭煩。

她拿着她正在閱讀的小說，打開了通走廊的門，踏下台階走進花園裏。她又推開花園的邊門，走向秀彼多夫卡交軌站的小塔傍邊的水池。

她踏過小橋，緩緩地走到路上。這路像公園裏的林蔭道：右邊是池塘，沿着池塘種着白楊和垂柳；左面過去，是一片森林。她正想走到池邊古石堆砌的地方，但她看見一支釣竿在水面上飛動着，於是她站住了。

她彎着腰，站在彎曲的柳樹下面，用手分開楊柳的枝條，於是她看見一個黝黑的赤足的孩子，褲筒捲到膝蓋上，一隻生鏽的

，盛滿蟲子的馬口鐵聽子，放在他傍邊。這少年正聚精會神做着他的事情，沒有注意到冬妮亞的注視。

『這裏難道可以釣到魚嗎？』

保爾生氣地回頭一望，他看見一個不認得的女孩挽着柳條，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她穿着白色的水手裝，領子上滾着藍邊，短短的裙子是灰色的。一雙腳踝上纏着花朵的短襪，緊緊地套在她那晒黑了的健壯的腳上，下面着的是茶色的皮鞋。她那栗色的頭髮編成一股粗大的辮子。

拿着釣竿的手輕輕地放下去，鵝毛的浮子沉進了水裏，在平靜的水面上蕩起了一層層的波紋。他聽見在他後面的柔潤的聲音說：

『咬鉤了，你瞧，咬鉤了。……』

保爾的心情紊亂了，他迅速地拉起繩子，把插着蚯蚓的釣鉤提上來，濺起了一大陣水花。

『多討厭呵，』他對自己說。『滿以為釣到了一條大魚，原來却釣到了這妖精。』

爲着掩蓋他自己的笨拙，他用力把釣鉤向遠遠的水中拋去，結果落在兩個牛蒡中間，這恰恰是他不應當拋到的地方，因爲這樣魚鉤就會搭到牛蒡的根上。一看出了這一點，他便頭也不回的向坐在後面上邊的女孩咕嚕說道：

『你別吵了吧！這樣把魚都嚇跑了。』

立刻，他聽到上面傳來了一陣嘲笑和挑戰的聲音：

『呵，牠們一看見你那醜臉孔，早就逃了。再說，誰在下午釣魚呢？你是個多出色的漁夫呵！』

保爾雖竭力保持他的禮貌，但已經忍不住了。他站起身來，把帽子扯到前額——這是他氣憤的表示——然後選着他最文雅的語句說：

『呵，小姐，還是請你走開一點吧！』

冬妮亞的眼睛眯成一條線，接着便含笑的張開來，說道：

『我真的打擾了你嗎？』

她的聲音裏已沒有嘲笑的成份，只帶着友誼和誠懇，所以真要馬上動火的保爾終給解除了武裝，他說：

『呵，要是你喜歡這樣，那也無妨。你坐在那地方，我是不會介意的。』於是他重新坐下去，小心注視着他的浮子。這一次釣鉤又落在牛蒡旁邊，而且顯然已掛在牠的根上了。保爾不想把牠拉出來，他對自己說：『要是掛住了，便無法叫牠掉開來。那女孩一定要笑我的。她幹什麼不走開呢？』

冬妮亞却更加愉快地坐在搖動着的垂楊下面，把書放在膝頭，不再注視着那黑眼睛的和晒得黝黑的小流氓，他曾經給她這麼個粗暴的歡迎，現在他却理也不理她。

保爾呢，他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水上那女孩的倒影。她正在讀書，因此他緩緩地，開始輕輕拉着他的繩子，浮子沉下去了，繩子也給拉得緊緊的。『掛住了，媽的，』他心裏這樣想，同時，他一斜視，便看見水上現出一對笑着的眼睛。

就在這時候，水塔旁邊的小橋上，有二個年青人走下來，他們是公立學校裏大概快要畢業的學生。其中有一個是站長兼機師蘇哈爾科的孩子。他是一個道地的蠢材，年紀十七歲，白頭髮，麻子，滿臉雀斑；手裏拿着一付漂亮的釣竿，嘴唇上放蕩地刁着一支香煙。同他一道的是維多·李士真斯基，一個高身的柔弱的青年。

蘇哈爾科彎着身子，向維多眨着眼睛說：

『你瞧，那是一個桃花樣的少女，本地沒有一個比得上她，她是十足浪漫的。她在基輔上學——現在已經六年級；是回家來消夏的。她的父親是本地的林務長。我的妹妹麗莎認得她。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她，這樣的事情你是曉得的，其中盡是些美麗的字句，我說我不顧一切的狂愛着她，我戰慄地期待着她的回信。』

……」

『哦，她回信怎麼說呢？』維多滿有興趣地問。

蘇哈爾科很有點狼狽。他說：『你曉得，是一大套女性的撒嬌胡鬧。真的，你不能討厭這些，這種麻煩的騷擾是需要的。要方便還是在夜裏到鐵路修理廠附近，只消三個盧布，你就可以弄到一個你一想就要吊口水的美人。一點也用不着這些浪漫的戀愛的把戲。我曾經和瓦里亞——你認得他嗎？他是鐵路上的工頭。——一道去過。』

維多·李士真斯基輕視地皺着眉頭。

蘇哈爾科變唇咬着紙烟，吐了一口痰。他正想說別的什麼，維多却阻住他說：『那麼，你可以把這朵桃花介紹給我嗎？』

『當然可以。讓我們快點去，別給她溜跑了，昨天早上，她正在這兒釣魚呢。』

這兩個人走近冬妮亞，蘇哈爾科扔掉唇上的紙烟，非常恭敬地鞠了一鞠躬。

『您好嗎，杜曼納夫小姐。您在釣魚嗎？』

『不，我在看別人釣魚。』冬妮亞回答。

接着，蘇哈爾科拉着維多·李士真斯基的手臂：『你們兩位都不認識嗎？這位是我的朋友，維多·李士真斯基。』在手足無措的情形下，李士真斯基把他的手伸給冬妮亞。

蘇哈爾科想引起話題來，於是問道：

『今天，您自己為什麼不釣魚呢？』

『我忘記帶釣竿來。』

『我給您去拿一支來，』蘇哈爾科慌忙說，『暫時用我的好了。我馬上給您拿來。』他已經照李士真斯基的意思給他介紹了，現在他急想離開，好讓他們兩人在一起。

但冬妮亞却阻住他說：

『不，那樣我會打攪別人的，已經有人在釣魚了。』

『打攪誰？呵，那傢伙嗎？』現在他方才看到保爾坐在茂密的樹林下面。『讓我馬上叫那傢伙滾蛋。』

冬妮亞來不及阻止他，他已跳了下去，走到保爾跟前，對他說：

『喂，把釣竿收起來，趕快滾開，聽見嗎？』他說完了，看見保爾還是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於是接着喊：『快點，滾蛋！』

這時候，保爾抬起頭來，用着充滿惡意的眼色，斜睨着蘇哈爾科：

『你別搞亂；你那厚嘴唇曬哩咕嚕什麼？』

『什——什麼！』蘇哈爾科動火了。『你這可憐的惡棍，還敢回嘴！我叫你——馬上滾蛋！』他狠狠地用腳踢開那裝滿蟲子的鐵罐，鐵罐子飛了起來，在空中翻了幾轉，隨即就掉落水裏，激起了一大陣浪花，把冬妮亞全身濺溼了。

『蘇哈爾科，你怎麼不害羞呀！』她叫喊着。

保爾跳起來了。他知道蘇哈爾科是機車庫主任的兒子，而阿爾青又在機車庫裏做工，要是他現在打了這面色像老鼠的麻子，蘇哈爾科準定要告訴他的父親，那麼一切的麻煩都要堆在阿爾青身上。就是爲了這唯一的理由，他才沒有馬上懲戒他。至於蘇哈爾科呢，當他覺得保爾正要打他時，他立刻撲過去，用雙手推着站在池邊的保爾。保爾揚着雙手，向前彎一彎腰，但畢竟無法恢復身子的平衡，終於掉到水裏去。無論如何，蘇哈爾科比保爾要大兩歲，而且是一個出名的打架好手和莽漢。這打擊已把保爾激怒了。

『呵，正好，正好，』保爾喊起來，『來罷！』

他揮起小拳頭，橫裏就給蘇哈爾科臉上一拳，正當蘇哈爾科還來不及加以招架的時候，他已掙住他的短褂，猛力拖着 he 跌進水裏去；這時候，蘇哈爾科已站在深達膝蓋的水中，把發亮的

皮靴和褲子都浸溼了。

蘇哈爾科竭力想掙脫保爾的鐵手，但保爾已把他拖進水裏去了。一分鐘後，保爾已跳到岸上。掉進水裏的蘇哈爾科，發狂似的追着他，好像要把他撕成碎片似的。當保爾一站在岸上，回轉頭看着他時，他馬上想起：『左腳頂住全身，右腳稍彎，使之易於伸屈。不僅用手及臂，且須運用全身，猛擊對方下巴，打時先用足踢，然後用手。』於是他依着這方法做去了。

隨即，是一陣牙齒咬咬作響的聲音。蘇哈爾科因為舌頭咬破了，下巴挨了可怕的打擊，一面哀叫着，一面舉起雙手，在空中亂抓，最後終於倒到水裏去。

在岸上的冬妮亞正嘻嘻哈哈地在大笑：

『好啊，好啊！』她拍着手喊。『打得真好啊！』

保爾拿住釣竿，拉斷了釣線，朝路上跑去。當他走的時候，他聽見李士眞斯基對冬妮亞說：

『這是最兇狠的惡棍，他的名字叫保爾·柯察金。』

交軌站上開始不安起來了。

沿線傳來消息，說鐵路工人快要開始大罷工。隣近某大車站車廠裏的工人們，已經實行了。德國人捉了兩列司機，因為他們有傳送叛變命令的嫌疑。同時，德軍的徵發和地主們的返回農村，在那些與農村有直接關係的工人們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憤怒。哥薩克衛兵團的馬鞭，已在農民的背上刻上了傷痕。本省的革命運動正在不斷增長中，有十隊以上的游擊隊在活動着，其中一部份是由布爾什維克組織的。

在這些日子裏，朱赫來簡直全無休息。自從他到鎮上來了之後，他已完成了大規模的組織工作。他認識了許多鐵路工人，做了許多青年人的晚會的客人，而且在交軌站的鐵路工人和本地的鋸木工人中，建立了一個巨大的組織。他竭力想叫阿爾青參加，

當他問阿爾青對布爾什維克黨和牠的主義有什麼意見時，這健壯的鐵路工人却這樣回答：

『哦，非奧多，你曉得，我對於黨的認識是很淺薄的。但是如果需要我，我隨時都準備盡力，你是可以信賴我的。』

這回答使朱赫來很滿意。他知道他可以信賴阿爾青，只要他把工作分給他，他沒有不做的。至於參加黨呢，他覺得阿爾青還不是一個很合格的人。『不要緊的，』他對自己說，『只要有機會，他可以馬上把起碼的ABC唸會的。』

同時，朱赫來已離開電力廠，開始在鐵路工廠裏做事了。這是比較有利的，他以前可說跟鐵路方面完全沒有連絡。現在，交軌站上的運輸已來得格外繁忙，德國人正急急把由烏克蘭徵發來的東西運回德國，幾千輛的車子上滿裝着裸麥、小麥，和牲畜。……

有一天，哥薩克的軍官們突然逮捕了車站上的電報員巴諾馬連科，他們把他解到司令部裏，並且施用了駭人的酷刑。顯然，他已把羅曼的煽動工作告訴他們。（羅曼是阿爾青在火車工廠裏的知心同志。）因此兩個德國兵和一個哥薩克官員——車站司令部的副官，在羅曼上工的時間內來捉他。他們走到他作活的長桌前面，一句話也不說，那副官舉起馬鞭抽他的臉。

『畜牲，一道走！有話要跟你說。』他隨後便做了個可怕的鬼臉，使勁拖着他的臂膀。『到我們那兒去煽動吧。』

這時候阿爾青正在鄰近的鉗砧上工作；他看見這光景，立刻放下挫刀，走到那副官跟前，雙眼直視着他，竭力抑止胸中沸騰的憤怒，用一種吵的聲音說：

『你怎敢打他呢，你還豬猡！』

那副官倒退一步，伸手解開他的槍套，同時一個矮矮的短腿的德國人，立刻拿下掛在肩上的插着寬邊刺刀的步槍，扳着槍機

，大聲叱道：

『站住！』他站定，準備阿爾青一動就開槍。

這巨大的鐵路工人，絕望地站在這可憐的小兵面前，失去了一切活動的力量。

兩個人都給捉去了。過了半點鐘，阿爾青已被釋放，但羅曼却給他們關在行李間裏。十分鐘後，機車庫裏的全體工人開始罷工，大家聚集在車站的公園裏，別的許多人，如司機、岔道夫和行李房的工人也一齊參加。所有的人都極度興奮，當場擬就了要求釋放羅曼和巴諾馬達科的請求書。但副官和他的一隊兵士，已在小公園外面出現，那副官搖着他的手槍，高聲喊道：

『馬上散開，要不，我就把你們每一個都捉起來，有的還得槍斃！』

羣衆至此更加憤激了。工人們兇猛的叫喊，迫得他退回車站去。這時候奉車站司令部的召喚而來的德國兵車，已經出動了。工人們這才分頭回家。他們全體都離開車站，就是那些值班的也一齊退出。朱赫來的工作已收到實效，這是車站裏第一次的羣衆示威。

德國兵在月台上架起機關槍來了。牠看起來很像一隻套着皮帶的站着的狗。一個德國伍長蹲在牠旁邊，手指正扳着機槍的槍機。

車站上立刻空無人影。

夜間的逮捕開始了，阿爾青也在裏面。朱赫來那天晚上沒有回家，他們也找不到他。被捕的人全拘留在大貨倉裏，德軍向他們提出哀的美頓書：——開始工作呢？還是受軍事法庭的審判？

實際上全線的鐵路工人都已罷工，那天晚上，一輛車子也沒有到，同時七十五哩外的沿線正有激戰，一部份革命游擊隊已切斷了鐵路線，還炸毀了幾座鐵橋。當晚有一隊德軍開到車站，但機師、助手和伙伕都跑了，只留下空的軍用列車，所以他們無法

開出。除這一隊之外，還有兩隊也在車站裏等候開拔。

貨倉的鐵門開了，車站司令，他的助手德軍上尉，和一隊德國兵走了進來。

那副官喊道：

『柯察金、波力道夫斯基、布魯克，（註）你們三個人馬上隨車出發。如果拒絕，立刻槍斃！你們去不去？』

那三個工人悄然地點點頭表示允諾，在監視之下走上列車；接着副官又唸起另三個人——機師，副機師，和伙伕——的名字，把他們派到另一列車去。

機車憤怒地噴出一陣陣發光的火星，沉重地喘息着，在夜的濃黑中，飛速地沿着鐵路線開去。阿爾青添好了煤炭，用腳把爐門碰上，從箱子上面那矮鼻的茶壺裏呷了一口茶，然後轉身對着那上了歲數的機師波力道夫斯基說：

『老伯伯，我們就這樣地運送他們嗎？』

老機師憤怒地眨着濃眉下面的眼睛。

『誰也沒有法子的，拿刺刀的人在後面搬送着呀！』

『我們冒險跳出機車去怎樣呢？』布魯克說，偷偷地看着那個坐在煤水車上的德國兵。

『我也這樣想呵，』阿爾青咕嚕着。『就是這個傢伙在背後監視着呢。』

『是——呵，』布魯克說，猶豫地憑着車窗往外看。

老波力道夫斯基移近阿爾青，在他耳邊低聲的說：

『我們不能運送他們的。那邊正在激戰呢。我們那些暴動了的夥伴們已把橋樑炸壞了，我們却運送這些豬倖；使他們在一轉。

註：這裏的柯察金，是保爾的哥哥阿爾青，布魯克是薛爾基的父親。柯察金和布魯克都是他們的姓。——譯者

眼間，有結果我們的同伴的機會。別忘記，孩子，就是在沙皇時代，我也從不會在罷工的時候開過車子的。現在更加不願意。如果我是幫別人打敗自家人中間的一個，這實在太丟臉，比死還要難受。不是嗎？開車的人們都逃光了。他們雖然拚着性命，但達到了目的。我們決計不應把這一系列車子開到目的地去，你們說對不對？』

『我同意，但我們怎樣對付他呢？』他看一看後面那個兵士。

老機師皺着眉頭，用一撮棉屑揩去前額的汗水，還用他那雙充血的眼睛，看一看氣壓表，好像他希望從那裏得到這難題的解答似的。過一會，他又帶着失望的怒容，惡狠狠地咀咒着。

阿爾青又從茶壺裏呷了一口茶。兩個人都想着同樣的事情，但誰也不肯首先說出來。突然，阿爾青記起了朱赫來的問話：『老兄弟，你對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有什麼意見？』他又記起他當時是這樣回答的：『我隨時都準備盡力，你是可以信賴我的。』好出色的盡力——運送着討伐自家弟兄的敵兵！……

波力道夫斯基彎腰伏在工具箱上，手裏拿着一件東西。他緊靠着阿爾青，苦痛地對他說：

『我們只有用這東西結果他，看見嗎？』

阿爾青大吃一驚，但波力道夫斯基咬緊的牙齒吱吱地在響，繼續說道：

『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用這東西使勁敲他的頭，然後把調節器和槓桿投進爐裏去，再把蒸汽阻住，大家馬上跳下車去。』

阿爾青感到好像把肩膀上的重負放了下來似的，他說：

『好的。』

他走近布魯克，彎着身子，把他們的決定告訴他。

布魯克並沒有馬上答覆他。他們都在冒着可怕的危險。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家庭，尤其是波力道夫斯基，家裏有九個人靠他

活命。然而每個人又都曉得他們不能把這列火車開到目的地。布魯克終於說：

『好吧，我完全同意，除此以外，沒有旁的法子；只不過誰做……』他沒有說完，阿爾青已懂得他的意思。

阿爾青轉身對着正在轉着調節器的老頭子，點了點頭，表示布魯克也同意這意見。但他給另一個苦痛的還未解決的難題所激動，終於轉身靠近波力道夫斯基，對他說：

『但是，我們要怎樣動手呢？』

他注視着阿爾青。

『由你動手呀，你比我們都有力氣。只消用鐵桿狠命敲他一下，就行了。』這老頭子說時現出非常昏亂的樣子。

阿爾青緊皺着眉頭。

『這個我是不成的。無論如何，我不能幹這事情。只要你想一想，他畢竟是個小兵，並沒有罪過。他也跟我們一樣是刺刀追着他到這兒來的啊！』

『什麼，沒有罪過？這話是你說的？』波力道夫斯基張大眼睛瞪着他。『難道我們也有罪過嗎？你別忘記，我們是在運送一隊去討伐我們自家人的敵兵，這些傢伙是會無情地射死我們的革命兄弟的。他們沒有罪，難道我們的弟兄是有罪的？……嗚，你這傻瓜，力氣像一頭牛，但性子却像……』

『好吧，』阿爾青沙沙地低語着，一面提起了那鐵桿，波力道夫斯基接着低聲說：

『算了，讓我拿吧，我比你靠得住些。需要的話，你再用鐵鎚幹他一下。我裝做用鐵桿去敲碎煤塊。』

『你說的對，老伯伯。』布魯克聽見了他說的話，點了點頭說，一面坐到調節器旁邊的坐位上。

那個德國兵士，戴着一頂無遮的鑲紅邊的布帽，兩腿夾着步槍，坐在煤水車的邊沿上，抽着方頭的雪茄煙。他只是偶而抬起

頭來，望一望機車裏的工人們。

當阿爾青爬到煤水車上面去抓取煤塊的時候，那兵士並沒有特別注意他。而當波力道夫斯基好像要把旁邊一些較大的煤塊抓下來，作着手勢，請他走開一點的時候，那德國兵倒十分順從地溜下身子，走到機車的門邊去。

驟然，阿爾青和波力道夫斯基已聽到鐵棒猛擊着德國兵的頭蓋骨的短促而沉重的聲音，這使他們像給火燒着了一樣的惶懼。德國兵的身子無力地滾到煤水車和機車中間的走道上去。

無遮的帆布帽立刻滲出血漬，他的步槍在鐵站台上噠噠地震響着。

『完了，』波力道夫斯基低聲地說，把鐵棒丟在一旁。他聳一聳肩膀，然後戰顫地彎低身子，繼續說道：『現在，生米已煮成熟飯，只能進不能退了！』

他的聲音突然停住，三個人都悄然無語，但他接着又喊起來：

『來吧，趕快把調節器擰掉！』

十分鐘後，一切都做完了，沒有人駕駛的列車，緩緩地開動着。

沿路樹木那黯黑的輪廓，在機車的火光籠照下顯現，接着又消失在無邊的濃黑裏。車頭的亮光想透過夜的黑暗，但只能射到前面十二碼的地方。現在火車好像已經精疲力竭了似的，牠的呼吸逐漸的緩下來。

『跳下去，孩子！』阿爾青聽見背後的波力道夫斯基的聲音，於是他鬆開那緊握着槓棒的手。惰性使他笨重的身子翻下，直到他的雙足觸着急速往後移動的地面。他顛了兩步，便直栽下去，翻了一個筋斗。就在這時候，另外兩個人已各各從機車的一邊跳下車去。

布魯克家裏是非常陰鬱的，安東妮娜·娃西里耶夫娜——薛

爾基的母親——這四天來的心神非常錯亂。她完全得不到她丈夫的消息。她只知道德國人會叫他和柯察金、波力道夫斯基兩人一道去開一列軍用的專車。昨天晚上，三個哥薩克的憲兵會到她家裏，粗暴地訊問她，想知道她的丈夫的消息。

她從那些問話裏，隱約猜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所以當憲兵們走了的時候，這個一肚子驚駭的可憐的婦人，便結着頭巾，決定到柯察金的母親那裏，打聽她的丈夫的消息。

她的大女兒娃蓮，正在廚房裏洗掃，一看見她的母親要出門去，便問道：

『媽媽，您要到遠的地方去嗎？』

安東妮娜雙眼滿含着淚水，看着她的女兒說：

『我到柯察金家裏去，也許可以在他們那裏聽到你父親的一點消息。要是薛爾基回家來，你告訴他到車站上波力道夫斯基家裏去一趟。』

娃蓮感動地擁抱着她的母親，送她到門口，竭力的安慰她說：

『媽媽，您用不着焦急啊。』

保爾的母親跟平常一樣熱烈地招待安東妮娜。這兩個婦人都希望從對方聽到新的消息，但剛一交談，她們各自的希望便消失了。柯察金家裏昨夜也給搜查過。他們是要捉阿爾青的，臨走時還告訴保爾的母親說，她的兒子一回家來，她就應當馬上向司令部報告。

憲兵夜裏的搜查，使保爾的母親非常驚駭，因為屋裏只有她一個人，保爾夜間一向是在電力廠裏做工的。

保爾在天亮的時候回家。當他聽到母親說憲兵昨夜到家裏檢查和搜索阿爾青之後，他整個的心，都爲了擔心他的哥哥的命運而絞痛。不管他們性格的不同和阿爾青外表的粗魯，兄弟兩人相互間的友愛，還是十分親密的。這是一種粗莽的愛，並不表現在

外表上，保爾十分清楚地知道，只要他的兄弟需要他時，他什麼都可以犧牲，而且毫不躊躇。

他一刻也不停，馬上走到車站上去找朱赫來。但他找不到他，他認得的人也都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就是波力道夫斯基家裏的人也什麼都不知道。在他們家的天井裏，保爾碰見了波力道夫斯基的幼子波力斯，曉得憲兵昨天晚上也到他們家裏搜查，想捉他的父親。

保爾並沒有給他母親帶來什麼新鮮的消息；他疲乏地倒在床上，沉溺在惱亂不甯的噩夢中。

娃蓮聽到敲門的聲音。

『誰呀？』她轉過身來，一邊問一邊把門門拉開。

在做開的門外出現的，是金黃色的頭髮蓬亂的克林加。他顯然是跑着來的，滿臉通紅，不斷在呼呼地喘氣。他問娃蓮：

『您媽在家嗎？』

『不，她出去了。』

『到那兒去了？』

『我想，大概是到柯察金家裏去。』克林加正想跑開，娃蓮却一把掙住他的領子，把他拉回來。他呆呆地望着她說：

『有緊要的事情，我得馬上找她去。』

『什麼事情呢？』娃蓮還是拉住他不放，而且用命令的口氣說。『趕快告訴我，你這黃毛小熊，趕快說，我忍不住了。』

克林加忘記了預先的一切警告，忘記了朱赫來會嚴格地命令他只能把條子交給安東妮娜本人。他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張污穢的紙條，把牠交給娃蓮。他是不能不理睬薛爾基的姊姊的，因為每當他接觸到她時，他的態度總是侷促不安。自然，這老實的廚房小廝，無論如何，是決不承認他正愛着她的。

現在她急忙地讀着那張紙條：

『親愛的東妮娜！請你不要憂慮。諸事平安。我們全都活著，而且過得很舒服。詳細情形，你馬上就可以曉得。請你轉告其餘的兩家說，他們也都安好，用不着掛念。把這條子燒掉。查冷爾』。

娃蓮一唸完這張條子，便跳着衝到克林加跟前：

『黃毛熊子，親愛的，你這條子是從那裏拿來的？告訴我，你這結舌的小熊！』她用盡全力搖着克林加，但克林加以爲他又做錯了事情，心裏莫明其妙，只回答說：

『這是朱赫來在車站上交給我的。』接着他想起了他不應該說出這句話，因此又補添一句：『不過他告訴我，不要把牠交給別人家。』

『呵，好的，我不告訴別人家，』娃蓮笑了。『現在，小熊，請你送到保爾家去，我的媽媽就在那兒。』她輕輕地往他的背上一推，於是克林加那金黃色的頭，又在門外消失了。

他們三個人沒有一個回家。當天晚上，朱赫來到柯察金家裏，把他們在車上的經過告訴保爾的母親，而且盡力安慰那嚇壞了的老婦人，說他們三個都很平安，住在僻遠的鄉村裏的布魯克的一位叔伯家中，只是此刻不便露面，不過德國兵的處境很窘迫，變動是隨時都會發生的。

所有這些，使這三家的關係更加親密。他們讀着那寶貴的紙條，接受了極大的喜悅，因爲他們的家庭是非常慘淡和寂寞的。

有一天，朱赫來裝着順便的樣子，去看看波力道夫斯基老太婆，把兩張克倫斯基鈔票交給她，說道：

『老太太，這是你丈夫寄來家用的，不過你要當心，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家。』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呵，謝謝你。我們近來真是窮得要命，連小孩們都沒有東西吃了。』

這錢是從布加科夫留下的經費中提出來的。當朱赫來離開了那老婦人之後，他一路走一路想：

『哦，哦，將來的事情讓我們等着瞧吧。大罷工雖然被破壞了，工人們却仍然在死刑威脅之下，繼續工作，大火正在悶燒，他們是永遠不能把牠撲滅的。至於這三個人，正是所謂英雄，和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戰士。』

在瓦洛比奧·巴爾加村村外大路上，一家簡陋頹敗，四壁熏得烏黑的老鐵工場裏，波力道夫斯基站在融融的火爐旁邊，對着旺燒的煤火，微微地眯着眼睛，用一隻鐵鉗翻着一段燒得通紅的鐵棒。阿爾青則彎着身子，伏在由橫柱子吊下來的風箱上面，用力地在吹火。

那火車司機的滿頭鬚鬚的臉上，閃出衷心的微笑，他對阿爾青說：

『我想，在這村子裏，我們這工場的生意決計不會差，活計已多到我們做也做不過來。再過一兩個星期，我們要設法寄點醃肉和一兩袋麵粉回家去。孩子，你別小覷這樁行當，農民們對鐵匠一向是很尊敬的。這麼着，我們在這裏倒要像道地的資產階級一樣得法啦，』——他又笑了起來。『說到查哈爾呢，他的情形是特別的。他跟本地的生活十分接近，現在正同他的叔父一道在種地。自然，我不是在非難他。阿爾青，你我兩個，沒有車子也沒有穀倉，全靠額上的汗水過活，你可以說，我們是道道地地的無產階級。但老查哈爾却腳踏兩板橋，你可以說，他一腳踏在火車上頭，一脚却站在牛欄裏面。……』他又轉動那段鐵棒，隨後十分認真地說下去：『不過，孩子，我們可不能太過放心。要是德國兵不能很快的給趕出去，咱們還得逃到耶卡特林諾斯拉夫或是托斯托夫去，不然的話，他們就會揚着我們的鬚巴，用繩子穿起來，像鷹魚一樣的把我們吊在半空上。』

阿爾青咕嚕地回答：『是的，你說得對。』

『我們家裏的人又怎樣呢？他們怎能對付那些警察的壓迫呢？』

『老伯伯？要是提起這樁事情，咱們還是攤開被窩，上床睡覺去。』

那老工人從火爐裏拈出那段燒成藍灰色的鐵棒，馬上把牠放在鐵砧上面。

『來，好孩子，使勁捶吧！』

阿爾青掙起那隻斜靠着鐵砧的錘子，用力地把牠舉過頭頂，向下猛捶，發光的鐵棒發出嘶嘶的響聲，向鐵工場的四面飛濺，於是一剎那間，照亮了各個黯黑的角落。波力道夫斯基不斷地在每一捶擊之後，轉動着那火熱的鐵條，而牠也就像蠟一樣服貼地漸漸給打平了。

溫暖的夜晚的風，由敞開的門口一陣陣的吹了進去。



冬妮亞坐在花崗石的岸邊，在牠下面是一片池塘，闊大而且深沉；環池的松樹搖點着牠們那高聳的頭。她正一心一意地讀着李士真斯基借給她的書本，沒有注意到有人已爬過那隔開松林和池岸的短牆。當那個闖入的人擲出一塊小石頭，落在她的書本上之後，她才驚訝地抬起頭來，看見保爾遙站在她的前面。這偶然的邂逅也使他感到驚異和狼狽，他一面轉身走開，一面說：

『呵，我驚動了你嗎？我不曉得你在這兒。我不是有意到這兒來的。』

『你並沒有打攪我。要是你高興，我們還可以談談一會兒。』

保爾驚疑地望着冬妮亞。

『你跟我有什麼話可以一道談談呢？』

冬妮亞笑了起來。

『嗯，你爲什麼老站着呢？瞧，你可以坐在這兒，』——她用手指着一塊石頭——『請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保爾·柯察金。』

『我叫冬妮亞。唔，現在我們已經互相介紹了。』

保爾很害羞，不自然地弄着他的帽子。

『這樣我可以叫你做保爾了。』冬妮亞打破了剎那間的沉默。『你時常到這裏來，……』她本來想說『洗澡嗎？』因爲不願意對方曉得她看過他洗澡，於是就改着說——『散步嗎？』

『不，不常來，只是偶然在有功夫的時候才來的。』

『那麼，你在什麼地方做事嗎？』

『我在電力廠裏當火伕。』

保爾就這樣一句一句地回答那女郎的問話，直到她說：『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多唸幾年書呢？』

『我給學校開除的。』

『爲什麼呢？』

保爾的臉紅赧起來。

『因爲我在神父的麵酵上撒了煙絲——因此他們把我趕了出來。他是一個性情極壞的老畜牲，我們全都吃過他的苦頭。』保爾把整個的經過都告訴她，她也好奇地傾聽着。

漸漸地保爾已不覺得害羞，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她，好像他們是老相識的朋友似的。他還把他的哥哥阿爾青怎樣沒有回家來的經過說給她聽。他們兩個一心一意地談着，誰也沒有注意到已經談了幾個鐘頭。後來，保爾驟然想起了，立刻跳起身來，說道：

『哎呀，已經到了我上工的時候了。我們談了多少話呵，我全沒有顧到時間，我應該立刻去生火了。說不定達尼羅此刻正在動氣哩。』他非常興奮地對她說道：『哦，再見吧，小姐，現在我不得不跑到城裏去了。』

冬妮亞立刻也站起身來，穿起外衣。

『我也應當走了；我們一道走吧。』

『哦，不，我是要快跑的，你趕不上我。』

『跟不上嗎？我們可以一道賽跑，看誰跑得快？』

保爾輕視地看着她問：

『賽跑？你跟我賽跑？』

『是的，讓我們看看吧，現在先走出這兒再說。』

保爾跳過那面石牆，又幫着冬妮亞過去，於是他們走到松林裏那條通到車站的寬坦的大路上。冬妮亞站在大路中央，喊道：

『現在起跑：一，二，三……』

他們一起向前飛跑。她那雙小靴子的後跟，像電一樣迅速地閃亮，她那外套的衣帶在風中飄舞。

保爾跟在她的後邊，他對自己說：

『再過兩秒鐘，我就可以追上她。』他拚命追着她那飄動的大衣，但只有到了樹林裏的大路的盡頭處，快要到車站的地方，他才追上了她。他猛衝過去，雙手緊緊地圈住她的肩膀，勝利地高喊道：

『捉住了，小鳥給捉住了！』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歇一息吧，你已跑累了。』她說。

兩個人停步了，全都懷着一顆急跳的心，呼呼的喘着。冬妮亞因為瘋狂地跑，乏得厲害，因此無意間稍稍挨着保爾，這麼一來，使他們成了更親密的朋友。雖然只是一剎那間，但已深深地刻在保爾的記憶裏。

接着冬妮亞解開保爾的雙臂，對他說：

『你是第一個趕得上我的人。』

現在他們分手了。保爾一面對她搖着帽子告別，一面向城裏跑去。

當保爾走進汽鍋房時，老火快達尼羅氣忿地轉過身來，狠狠

地說道：

『你用不着這麼早就來的！你以為這樣一來，我就會代你生火嗎？』

但保爾却愉快地拍着他的肩膀，和氣地說：

『別着急，老頭子，火一下子就昇起來了。』他說着馬上朝柴堆走去。

到了午夜，當達尼羅躺在床上，像豬一樣地打鼾時，保爾已把整個發動機注上了油，隨後使用拭布揩好雙手，從口袋裏把第六十二卷的『求斯璧·加里波的』（註）拿出來，這那不列斯『紅衫黨』的傳奇式的領袖的冒險故事，馬上使他入迷了。『她用舉世無雙的藍色的眼睛，瞞了公爵一眼……』——於是保爾便對自己說：『是的，她也有一對藍眼睛。她還有着特別的東西，不跟別的富家女孩一樣。而且她不是跑得像魔鬼一樣快嗎！』

保爾沉醉在深思裏，他追憶着當天下午的邂逅的每一情景，完全沒有注意到發電機因緊張而發出了越來越大的鬧聲；那巨大的飛輪正在狂速地旋轉，他踏着的石台，也在激烈地震顫。過了一會，他無意中看一看那汽壓計——指針已越過了危險信號的紅綫好幾度了！

『哎喲，糟了！』保爾從箱子上跳下來，扳開放汽的龍頭，把牠轉了兩圈；從汽鍋房裏，他已可以聽到由放汽管排出去的水汽，正嘶嘶地流到河裏去。於是他把龍頭關住，又把皮帶套在抽動唧筒的輪子上面。

到這時候，保爾方才看一看達尼羅，他正裂開大嘴的酣睡着，鼻子裏不斷哼出可怕的鼾聲。半分鐘後，汽壓表的指針已回到原處了。

註：這是一本記述義大利法西斯領袖求斯璧·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一生事蹟的傳記小說。——譯者

一種初度的、和仍然是不自覺的愛情，已偷偷地竄進了青年火伙的生活裏，他是極端新鮮的，又那樣富於難以說明的激動；這頑強的野孩子的心神，已給弄得非常不甯靜了。

冬妮亞是林務官的女兒，在保爾看來，林務官跟律師李士真斯基是同樣的人物。保爾是在貧窮和飢餓中長大起來的，他對每一個被他叫做『闊人』的人，都十分仇視。因此，他對目下這種感情，就懷着警戒和疑懼，他曉得冬妮亞跟石匠的女兒嘉莉亞完全不同，不能把她當作他認得的、自己一樣的人看待。這心理使他防備她，準備隨時加以報復，因為像她這樣漂亮和受過教育的少女，對一個可憐相的火伙，也許會有嘲弄和侮蔑的舉動。

保爾已有一個星期沒有看見她了，現在他決心再到湖邊去一趟。他故意穿過她家前面的小路，希望能夠碰見她。就當他緩緩沿着屋外籬笆走去的時候，他已窺見花園盡頭處那熟識的水手服裝了。他拾起籬笆旁邊的一顆松子，朝那白色的衣服投過去。

冬妮亞慌忙轉過身來。一看見他，她馬上帶笑的跑到籬笆跟前，把她的一隻手伸給他：

『畢竟你終於來了。這些時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曾經到池濱去，把書忘掉在那兒。我想你是會來的。進來，到花園裏來。』

保爾搖着頭。

『不，我不進去。』

『爲什麼不進來呢？』她驚疑地皺着眉頭。

『沒有別的，我想你的爸爸會爲這事大發脾氣，給你惹來許多麻煩。他們會問你，幹什麼要把這小無賴帶進花園裏來。』

冬妮亞生氣了。她說：

『保爾，你別瞎說。馬上進來吧。我的爸爸決不會說半句閒話，等下你自己就曉得了。進來吧。』

她走過去開了園門，保爾躊躇地跟在她後面。當他們兩個坐在花園裏的圓桌旁邊的時候，她問保爾道：

『你喜歡看書嗎？』

『非常喜歡。』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書呢？』

保爾想了一會，接着就說：

『「求斯巴·加里波的」。』

『是「求斯堡·加里波的」，』冬妮亞矯正他——『你很喜欢他嗎？』

『是的，我現在已唸完了六十二卷。每次領到工錢，我就買牠五卷。呵，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他非常熱情地說。『他真是一個英雄。這是我頂喜歡的。他雖然同他的敵人們鬥了許多次，但他終究是勝利的。他遊歷了世界上的各個國家。我願意告訴你——要是他還活着，我一定要跟着他。他是一個手工業工人，他把工人們組織起來，爲着窮人們而戰鬥。』

『你願意看看我們的小圖書館嗎？』冬妮亞問他，一邊拉住他的手。

『哦，不，我不想到屋裏去。』保爾縮回手，拒絕她誘。

『你爲什麼這樣個強呢？你真的害怕嗎？』

保爾俯視着他那赤裸的雙腳，牠實在太髒了，他搔着後腦袋，對她說道：

『你的媽媽或是你的爸爸不會把我趕出來嗎？』

這使她動怒了。『哦，你別瞎說吧，我真要生氣了。』

『唔。不是我在胡說。李士真斯基就不答應我們這樣的人走進他屋裏去，頂多只讓我們到他的廚房裏。他就在廚房裏跟我們這樣的人說話。有一次，我爲了一件事到他家裏去一遊，他的女孩妮莉，死也不許我走進她的屋裏。我想，她大概怕我弄髒他們的地氈，這鬼東西。』保爾笑着這樣說。

『走，走吧！』她雙手按住他的肩膀，很友愛地推着他走上陽台去。

她領着他穿過飯廳，走進一間擺着一隻很大的橡木櫥子的房間。冬妮亞拉開了櫥門，裏面有幾百本書整齊地排列着。這豐富的藏書使他吃了一驚。

『讓我們一道找出你頂喜歡看的書吧。往後，你還可以按時到這裏來，把你喜歡看的書帶走。你願意嗎？』

保爾非常高興地點了點頭說：『我是最愛唸書的。』

他們在一起過了好幾個鐘頭，全都十分快樂、十分滿足。她還介紹他同她的母親見面，這在他已不是怎樣害怕的事情了，保爾倒喜歡她的母親。冬妮亞又領着他去看看她的房間，以及她的書箱和學校裏的課本。在她房間裏，有着一隻鏡子不很大的梳妝台，冬妮亞帶他走到鏡子跟前，笑着對他說：

『你爲什麼把頭髮弄得這樣亂呢？你從來就沒有剪過梳過嗎？』

這問話使他窘住了，但他還裝着鎮定的樣子回答道：

『當牠長得長了的時候，我就用剪子把牠剪短；除此之外，叫我怎樣辦呢？』

冬妮亞只是笑着，從梳妝台上拿起一隻木梳，很老練地把他那糾亂的頭髮梳個整齊。

『哦，現在你完全是另一個人了。』她看了看，覺得梳得很滿意。『頭髮是應當梳剪整齊的。你呢，就像個野孩子似的。』

接着冬妮亞又用批評的眼光，看一看他那褪色的發黃的襯衫和破了褲子。她對這些沒有說什麼，保爾已注意到她的眼睛，所以心裏覺得有點慚愧。

臨走時，冬妮亞反覆叮嚀他要時常來，而且要他守約，別忘了過兩天一起去釣魚。

保爾不願意穿過屋裏，再碰到她的母親，所以從窗口一躍跳

到花園裏去。

因為阿爾青離了家，柯察金家漸漸難以支持了。保爾的工資是不夠家用的。

瑪麗亞最後決定同她的兒子商量，是否可以讓她自己再找一點工做做，因為她恰巧聽到李士真斯基家裏要僱一個娘姨，但是保爾不答應她。

『不，媽媽，還是讓我再找額外的工做吧。火鋸工廠裏正要僱人搬運木板，我可以到那裏做牠半天，這樣我們倆就可以過下去。我不願意你再到外面做活，要不然，阿爾青準要生我的氣，罵我不想法子，反而叫母親去做活。』

瑪麗亞竭力說明她為什麼應當去做工的理由，但是保爾完全不聽她的話，臨末她終於放棄了她的主張。

第二天，保爾已經在火鋸工廠裏做工了。他把剛鋸開的木板搬到曬木場去。在那裏，他遇到學校裏的老同學米士加和伊凡。他們三個人都講定論塊算錢，收入倒也不壞。保爾每天早上到木廠裏上工，晚上則上電力廠。十天之後，他把初次在木廠掙到的工錢帶回家來，交給他的母親。當他交錢的時候，他紅着臉孔，躊躇了一會，終於說：

『媽媽，你要給我買一件藍布襯衫，就像你去年買給我的那樣。這還化不到一半的工錢呢，而且，往後我還可以多掙，你別怕，媽媽，你看我這一件多麼舊了。』

『呵，親愛的，自然，自然，我今天馬上就給你買去，』她親切地看着她的孩子說。『你說的很對，這一件實在太不像樣了。』

保爾在理髮館的前面停住了，他摸一摸口袋裏的一個盧布，走了進去。

理髮匠助手是一個活潑的青年，一看見客人進來，照例總是

恭敬地點點頭讓到椅子上。

『請坐吧！』

保爾坐在一隻闊大舒適的安樂椅上，剛抬起頭，就看見鏡子裏那狼狽的、有點驚慌的臉孔。

『平剪嗎？』理髮匠這樣問。

『是的。不，是這樣。我是說：要剪齊一些。你們叫這做什麼呢？』他用手指做出一個姿勢，幫着說明。

『我明白了，少爺。』理髮匠笑着說。

一刻鐘後，保爾帶着滿臉的汗珠和惶亂的心情走出了理髮館，頭髮總算梳剪得整齊了。他那頭糾亂的頭髮，着實叫理髮匠化了好大的功夫，但熱水、刷子和梳子終於把他制服了。一走到外面，他不覺呼了一口大氣，把帽子往下一拉，心裏想着，當他母親見到他的時候，她會說什麼嗎？

保爾沒有如約去釣魚，冬妮亞心裏不高興了。

『這骯髒的小火快，好不客氣呵。』她有點氣憤，但是一連幾天沒有看到他，她漸漸感到難受。

有一天，她正想出門，她的母親半拉開房門說：

『冬妮亞，有個客人來會你，讓他進來嗎？』

在大門跟前站着的，就是保爾。冬妮亞開頭認不出他，他穿着一件簇新的襯衫，一條黑色的褲子，鞋子也揩得乾淨，閃閃地發着亮光。他的頭髮——冬妮亞一開頭就注意到——也已剪過了，不像早先那樣蓬亂。這黑黝的火快的樣子，完全改變了。

冬妮亞差一點洩露出她的驚訝，但她不願意叫他難堪，這年青人一向總是十分敏感的。她對這驚人的變動，故意裝出不注意的樣子，只是責難他說：

『你不害羞嗎？爲什麼你不來釣魚？你是這樣守約的嗎？』

『我這幾天到火鋸工廠裏去做工，沒有閒工夫。』

他不能向她說明爲着要給自己買這件襯衫和褲子，他這幾天已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冬妮亞已猜到這一點，所以她的怨惱完全拋到九霄雲外。

『我們到花園裏去吧。』他們兩人一道走進花園裏，又從花園轉到外面的路上去。

就在這時候，保爾已把她當作一個知心朋友，而把他那極大的祕密——他怎樣偷了那上尉的手槍的經過，統統告訴了她，並且約好她再過一些天到樹林裏去放槍去。

『你要當心，別把這祕密洩漏了。』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當他說的時候，已把『您』字改做『你』字了。

冬妮亞很得意的回答道：『我決計不對別人提起這件事。』



階級與階級間的猛烈而殘酷的戰鬥，已漸漸在全烏克蘭展開了。武裝的人們一天比一天多，而每一次戰鬥都產生了許多新的戰士。恬靜的日子及其停滯的生活，早已成爲過去，而且離得非常遙遠了。

暴風雪在瘋狂地飛舞着。舒適的人們所住的顏屋，已在暴風中震顛；他們全都緊貼着地窖的牆根，或是躲在室內的防洞裏面。

像崩雪一樣傾瀉入整個省份的，是彼得留拉(Petlioura)將軍屬下的各色各樣的匪幫；他們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領袖，有種種的派別，如高魯布，奧山吉爾，安吉爾和果底斯，以及別的無數的名目。其中有些是道地的綠林強盜，有的是退伍軍官，有的則是左翼的或右翼的烏克蘭社會革命黨員——一句話，就是所有一切的冒險家。他們招集一批惡棍，展開黃藍大旗，宣言自己是真正的哥薩克將軍，是『擁護彼得留拉』的隊伍，因此他們就獲得了他們的才能與黨徒所能獲得的權力。事實上，就是由於這些雜色隊伍，以及富農，柯諾瓦里茲將軍佔領軍中的加里西亞部隊等的協助，才使『大頭目彼得留拉』得以創建他的『旅團』和『師團』。在社會革命黨與富農的騷亂的洶湧海洋中，由赤熱與鋼鐵

結成的布爾什維克的游擊隊，正在不斷的戰鬥着，萬千的馬蹄以及輜重車與砲車，使烏克蘭的大地，起了顫動的戰慄。

在一九一九年這狂亂的年頭的四月裏，那些給嚇得半死，因而變得癡呆的舒適的人們，睜開惺忪的眼睛，打開自家的小窗，長縮地問着那些比他稍為早起的鄰居：

『阿夫托諾，今天本城是在那一派手裏的？』

那個阿夫托諾，就提着褲子，怯怯地望着他說：

『我還沒有確實知道啊，阿法那。昨天夜裏，有一些兵士開進城裏來。我們等一會看看，要是他們搶掠猶太人，我們就可以曉得牠是彼得留拉的隊伍，要是他們是「同志們」的，那麼馬上就可以從他們的說話中聽出來。我正在留心觀察，不曉得今天應該掛起誰的肖像，弄錯了可就糟糕。你聽過澤拉辛的經過沒有？這笨傢伙眼睛還沒睜開，就糊裏糊塗地掛起列甯的肖像，恰巧有三個人——後來曉得他們是彼得留拉的人——跑了進來，一看見那肖像，澤拉辛可就倒霉了。他們在他身上抽了二十鞭子，對他說：「你這狗養的，我們立刻把你這張紅色的共產主義者的皮剝下來。」不管他怎樣哭喊分辯，他還是吃足苦頭。』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一隊武裝的人，在石子路上行走，他馬上關上窗門，躲了起來。

多麼騷動的日子啊。……

至於工人們呢，他們看見彼得留拉匪幫，那黃藍色的旗子就痛恨，但又無力反抗沙文主義的（Chauvinistic）『烏克蘭獨立』運動的狂潮，只有當在城廂一帶活動的赤色游擊隊，像禾稈似的突進城裏，與那些由四面八方圍攻他們的彼得留拉匪幫，進行猛烈戰鬥的時候，他們方才活躍起來。每隔幾天，他們自己那面工人階級的紅旗，就在市政公署上飄盪着，但游擊也有再度退却的時候，於是黑暗又返回來了。

目前本城的主人，是汎第尼泊師團的『華麗與榮耀』的高魯

布上校。昨天傍晚，他那二千多惡漢，舉行了勝利的入城式。上校老爺騎着一匹碩大的黑色馬，走在隊伍的前頭，在四月天炎熱的陽光下，他還穿着一件由脖子罩到足跟的高加索式的厚外套，戴一頂鑲紅邊的查波羅茲哥薩克式羊皮小帽，一身捷加沙的軍服，腰上束着皮帶，並攜帶全副的武裝——一柄彎的短劍，一柄長的柄上鑲銀的指揮刀。高魯布上校老爺是一位美男子；眉毛漆黑，臉孔雪白，只因經過無數次的飲宴，白中稍微帶黃。上校老爺一向研究着查波羅茲人的風俗習慣，對當地的查波羅茲人的一切風尚，全都懂得得清楚，現在他扮起真正的查波羅茲人來，就跟流動戲班裏的戲子一樣逼真，口裏也一樣咬着一支煙斗。在革命前，上校老爺是一家煉糖廠的甜菜農場的經理，但這種生活有點無聊，不能跟哥薩克將軍的地位相比，因此這甜菜種植場的經理先生，就在泛濫全國的混流中，捨身一變，成為高魯布上校老爺了。

在城裏唯一的劇場裏，為着慶賀這新來的部隊，正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彼得留拉派的智識階級的『名角』，全都聚在這兒——烏克蘭的教師們，牧師的兩個女兒——大的是個美人叫安娜，小的叫金娜，許多卑賤的貴婦，波多斯基伯爵前時的用人，和自稱為『自由的哥薩克』的一大羣中等階級，最後就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的渣滓。

劇場裏擠得水洩不通。娘兒們——女教員和別的各種女人——的打扮，全照烏克蘭特有的風尚，穿着色彩鮮麗的繡滿花朵的衣服，戴着雜色的真珠綴成的項圈，圍住她們的，是一大羣高潑的軍官，他們的馬刺得得地在響，裝束完全模倣古代的圖畫，而且酷似『查波羅茲的哥薩克人』。

部隊裏的樂隊像響雷一樣的奏起樂聲，舞台上正狂熱地準備着上演『民族』戲劇『諾查爾·斯托多里』。但沒有電燈，因為沒有電流。這事馬上報告給在總司令部裏的上校老爺。上校今晚本來

親自出席，使宴會錦上添花，現在聽到他的副官——烏克蘭驍騎兵少尉巴里揚，其實是陸軍少尉波里揚——的報告，就傲慢地但又堅決地說道：

『電燈無論如何是要亮的！要是想留你這條命，那麼找機匠去，把發電機開動！』

巴里揚少尉並沒有死，他畢竟把機匠找到了。

一點鐘後，他的兩個兵士領了保爾到發電所來，同樣，他們也找到了機匠和機師。巴里揚冷冷地對他們說：

『要是到今晚七點鐘燈還沒有亮，我就把你們三個統統吊死。』他用手指着一根鐵樑。

這簡短的命令已經奏效，到了指定的時間，電燈果然亮了。

那天晚上，當上校老爺和他的女人出現的時候，晚會熱鬧得如醉如迷。他的女人是他所住的酒館老闆的女兒，有着豐滿的胸部和麥色的頭髮。那酒館的老闆，曾經化錢使他的女兒，在省裏最大的高級學校裏唸書。

他們坐在台前的榮譽席位上。接着上校老爺表示好戲已可以開場，於是帷幕立刻揭開，觀眾們看見那慌忙走進後台去的舞台監督的背影。

在演戲的時候，高級長官和他們的『太太們』，高傲地喝着酒。不憚奔走的巴里揚，早已用徵收的方法，預備好大批的好酒和精美的食物。到了戲快終場的時候，他們全都喝得酩酊大醉。

這時候，巴里揚就擺着踏肖演戲的姿勢，躍上舞台，揮着雙手，用烏克蘭語喊道：

『諸位老爺，跳舞立刻就開始了。』

在座的人們一齊鼓掌，並且起身走到天井裏去，以便調動士兵們保護晚會，和搬開座椅騰出劇場來。

半點鐘後，劇場裏開始響起了嘈雜的聲音。醉得一塌糊塗的

彼得留拉的軍官們，正瘋狂地跟那些熱得滿臉通紅的當地美人，跳着『哈巴』舞。他們那笨重的腳步，把老戲院的牆壁都震動了。

就在這時候，一隊武裝的騎兵，正從風車磨坊那邊向城裏馳來。

城外一個配有機關槍的彼得留拉哨崗，注意到了前進的騎隊，兵士們慌忙跑到槍位的後面，咯咯地扳動槍機，尖銳的喊聲衝破了深夜的靜寂：

『站住！來人是誰？』

兩個烏黑的人影，從黑暗中走上前來，其中有一個走近哨位，用着沉醉的沙啞的聲音吼喊道：

『我是頭目巴夫力和我的隊伍——你們是高魯布的队伍嗎？』

『是的，』走在前頭的軍官回答。

『我的部隊駐紮在那兒好呢？』巴夫力問。

『我立刻用電話問總部去，』哨崗當值的軍官這樣回答，便隱入路旁那狹小的瞭望室去。

一分鐘後，他跑出來，喊道：

『弟兄們，把路上的機關槍拉開，讓頭目巴夫力進城去。』

巴夫力一直拉着馬韁，走到燈光輝煌，外面有許多人在來往走動的戲院門口。

『啊嚨，』巴夫力說，『這裏倒滿舒服哩，呃，』他轉身向着同他並騎的副官說。『下馬吧，老兄弟。讓我們也進去喝一杯，再找一兩個女人玩玩，這裏有的是，讓我們隨便挑揀吧。喂，斯太科，你照料兄弟們好好駐下來。我們全停在這裏，衛兵跟着我。』於是他用力地跳到地上。

在戲院的入口處，兩個武裝的衛兵問他說：

『票子？』

他輕蔑地看他們一眼，用肩膀把一個查票員推開，他隨身的十二個衛兵也這樣跟着擠進了劇場，他們把馬都繫在場外的獨欄上。

這些新到的人們，馬上被人注意了，尤其是巴夫力更加矚目——他身材高大，穿着頭等布料的緊身軍服，青色的近衛軍制褲，戴一頂毛茸茸的高皮帽，肩上斜掛着一支毛瑟槍，一顆手榴彈結在他的腰帶上。

『這些人是誰？』那些跟跳舞者站在一邊的人中，有誰這樣問。這時候高魯布的副司令正在跳着瘋狂的舞蹈，他的對手是校長的大女兒，因為她旋轉得太快，裙子像扇子一樣的展開，把她的絲襪褲完全顯露了，這使周圍的武士們非常快意。

巴夫力用肩膀擠過人叢，走到圓圈子的中央，一面翹起舌尖舐着乾燥的嘴唇，一面不住用陰沉的眼睛注視校長女兒的大腿。過了一會，他直走到樂隊那裏，靠着欄杆，揮動他那支編成的馬鞭，粗聲喊道：

『奏「哈巴舞」曲啊，再鬧猛一些！』

樂隊的指揮並不注意他。於是巴夫力伸着手，在那指揮員的後背抽了一鞭。指揮員像被針刺了似的，吃驚地跳了起來。

音樂立刻驟然停止了，大廳裏像死一樣靜寂。

『多麼莽撞呵，這個人！』酒館老闆的女兒激憤地說，一面神經質地掙住坐在地旁邊的高魯布的胳膊。『你不應該寬容他！』

高魯布憤憤地站起身來，踢開他前面的椅子，跨了三大步，走近巴夫力。他緊站在他的面前。他馬上就認出他，這就是和他爭奪本地政權的敵手，高魯布有好一筆舊賬還沒有和他清算呢。

僅僅在一個星期前，巴夫力曾經用最卑鄙的方法暗算了高魯布。當高的所部，正和屢次阻遏了他們的紅軍游擊隊酣戰時，巴夫力不翼擊布爾什維克的後背，反而把他的部隊開進本城，肅清

了少數的紅軍，在周圍築起堅強的防禦工事，從事空前未有的劫掠。自然，被犧牲的都是猶太人，這是很合彼得留拉部下的胃口的。就在他們肆行搶殺的時候，紅軍把高魯布的右翼殺得個落花流水，隨後才全師撤退。

現在，這無恥而傲慢的騎兵上尉，竟闖進這裏來，還動手鞭打上校老爺的樂隊指揮。這自然是高魯布不能容忍的。高魯布心裏非常明白，如果他不能很乾脆的了結這件事，往後他在部隊裏的聲威就不值一文錢。

這兩個人呆站了幾秒鐘，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互相虎虎地注視着。

接着，高魯布一手緊緊地握住他的指揮刀的刀柄，一隻手捉住袋裏的手槍，大聲喊道：

『混蛋，你怎敢動手鞭打我的部下？』

巴夫力的手，緩緩地移動到毛瑟槍的後柄上：

『站穩些呵，高魯布上校閣下，請你站穩些，要不然，你會摔跤的。我告訴你，你別賭氣傷了感情啊！』

這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了。

『捉住他們，扔到外面去，每人給他五粒衛生丸！』高魯布高聲的喊。

他的部下立刻像獵犬似的，從四面八方圍捕巴夫力那一羣人。

有人拍的一聲放射了一槍——恍惚像電燈泡摔破似的——於是廝打的人們開始像狗咬架一樣，在地面上翻滾着，他們用軍刀胡亂對砍，這個揪着那個的頭髮，那個扼着這個的喉嚨，婦女們像豬一樣吱吱地嘶叫着，朝各方面奔跑。

幾分鐘後，他們踢着敲着，把解除了武裝的巴夫力和他的衛兵，由劇院拖到天井，再由天井拖到大街。在格鬥的時候巴夫力失掉了高皮帽，鼻子也給打塌，武裝也給解除，他簡直氣得發狂

，他和他的部下一到外面，便跨上馬，向着街上疾馳而去。

晚會停止了。在這樣的事件之後，誰都沒有作樂的興頭。婦女們堅決拒絕跳舞，要求陪送她們回家，但高魯布現在非常固執，他下了命令：

『不准任何人離開劇場。加強門口警衛！』

巴里揚慌忙執行了他的命令。高魯布呢，他對許多人的抗議只給予一個回答：

『諸位，我們一直跳到天亮，現在由我開頭跳一次華爾茲舞。』

音樂又開始演奏了，然而快樂已不能返回。當上校和酒館老闆的女兒合跳的華爾茲舞，還沒有跳完一闋，哨兵們已跑了進來，高聲喊道：

『巴夫力的兵士把劇場包圍了！』

就在這時候，戲台旁邊那些朝着街道的玻璃窗，已克拉克拉地碎落在地上，機關槍的鋼鐵的鼻子，已從這空洞的窗臺上伸了進來。牠呆笨地左右轉動，像在選擇散落的人羣，而所有的人都亡魂喪胆地避開牠，恍惚牠是吃人的惡魔似的。巴里揚突然朝屋頂那一千支燭光的大電燈泡，開了一槍，牠像炸彈一樣的爆開，碎了的玻璃屑細雨一樣的落在各人的頭上。

劇場裏完全黑暗了。外面有人喊道：

『大家全到天井裏去呀！』接着是一陣醜惡的可怕的罵聲。

女人們昏狂的歇斯特里的叫喊，黑暗中來回的奔突；竭力想召集散亂的部屬的高魯布的狂亂的命令，以及場外那喊聲和罵聲，匯成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混亂。誰也沒有注意到巴里揚已像泥鐵似的，從劇場後面的窗口跳到靜悄悄的後街上，直奔向高魯布的總司令部去。

半點鐘後，城內便發生了正式的戰鬥。連珠的槍聲和機關槍的連響聲震破了深夜的靜寂。驚呆了的舒適的人們，全跳出溫暖

的被窩，潛伏在他們的窗子底下。最後，槍聲漸漸寂滅了，只有一架機關槍像衰乞的狗一樣固執地斷續地在城外遙吠着。

戰爭已經完結了。晨光正朦朧……

❖ ❖ ❖

大屠殺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小城。

這風聲爬進了河畔斜坡上的猶太人住區。在那些擠在一起，湊湊、簡陋、帶着歪斜的窗戶的，也稱為住屋的箱子裏面，像罐頭裏的沙丁魚一般，密密地住着許多貧窮的猶太人。

在薛爾基做了兩年工的那家印刷所裏，所有的排字工人和別的工人都是猶太人。薛爾基跟他們非常熟識；大家像一家人似的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那名叫布倫斯丁的大腹便便的自私的廠主。在這印刷廠裏，工人們與廠主時常不斷的發生鬥爭。布倫斯丁唯一的目的是儘量榨取勞力，少付工資，因此有許多次，印刷所一停就是兩三個禮拜。廠裏一共有十四個人，薛爾基年紀最輕，但他搖起印刷機來，一次就是十二小時。

在最近這幾個騷動的月份裏，印刷所已失了常態，事先全不曉得牠要印的是什麼東西；這一向牠印的是哥薩克『領袖』們的告示。

今天，在這特殊的日子裏，薛爾基已注意到工人們的不安。患肺病的排字工人孟德爾，把他拉到旁邊，用憂鬱的眼光注視着他，說：

『我想你已經聽到城裏將發生大屠殺的消息了，是不是？』

薛爾基驚駭地瞪着他：

『不，我沒有聽到。』

孟德爾把他那乾瘦的黃手，按在薛爾基的肩上，像父親似的信任地說：

『沒有錯的，屠殺一定要來，一定的。他們要虐殺我們猶太人。我想問你，你究竟願不願意在這不幸的時候，幫忙你的同志。

們？」

『自然，我很願意，只要我辦得到。要我怎麼辦呢，孟德爾，你說吧。』

非字工人們都在傾聽他們倆的談話。

『薛爾基，你是個好青年，我們都信任你。』孟德爾說。『畢竟，你的爸爸也是一個工人。現在你馬上回家去問你爸爸，看他是否答應讓幾個老人和老太婆到你們家裏避一避；至於誰到你們家裏，讓我們大家再商量。此外，你找找看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們躲一躲。這些強盜到底還不騷擾俄國人。快跑吧，薛爾基，時不宜遲了。』

『好的，孟德爾，別怕，我馬上到保爾和克林加家裏去——我相信他們也一定答應收留幾個人。』

但孟德爾顯然不很放心。他慌忙阻住薛爾基，問道：

『等一下。你說的這兩個人是誰？你真的知道他們靠得住嗎？』

『自然，我曉得的，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薛爾基自信地點點頭說。『保爾的哥哥阿爾青是一個機械匠呀。』

這使孟德爾放心了。

『呵，阿爾青，我認得阿爾青的。我們曾經住在一起過。好的，你馬上就去，趕快帶信給我們。』

於是薛爾基風也似的朝大街奔去。



在巴夫力和高魯布雙方部隊交戰後的第三天，虐猶的大掠奪和大屠殺便開始了。

巴夫力的部隊結果吃了敗仗。他後來另外佔據一處較小的市鎮。當那天混亂的時候，他損失了二十幾個人，高魯布方面的損失也與這相等。死者當天匆忙地給帶到墓地去，毫未舉行葬禮便加以掩埋——因為實際上並沒有足以誇耀的地方。兩個哥薩克

『領袖』一見到了就像野狗一樣對咬起來，這不是體面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這衝突在高魯布的聯隊裏，引起了某種的不滿，特別是他的衛兵中隊，因為牠的損失比別的部隊來得多。爲着消除這種不滿和『鼓舞士氣』起見，巴里揚向高魯布建議給士兵們一點『消遣』——這就是大掠奪和大屠殺的冷酷的暗示。他方言當士兵們心裏不滿的時候，這『消遣』是十分必要的。上校老爺本來不願在他剛要和酒館老闆的女兒舉行婚禮之前，擾亂了本城的治安，但在巴里揚這威脅的言辭之下，他只好答應了。

騷動在很早的晨間便開始，城裏還蒙着一層拂曉的灰色的薄霧。荒涼的街道，繞着破落的猶太人的住區，像一條條溼透的帆布，死沉沉地沒有半個人影。所有的窗戶都掛上窗簾，百葉窗也緊閉着，不見一點亮光。在表面上看來，這些人家好像都在做着甜蜜的朝夢，但在可憐的屋子裏面，人們却徹夜未眠。家家的人們都穿好衣服，擠在一間房子裏面，準備着不幸事件的到來，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們，在他們的母親懷裏，靜靜地酣睡着。

那天早上，高魯布的衛隊長沙羅美，一個黑臉孔、樣子很像吉卜賽人、額巴上有一塊紫色的軍刀疤痕的傢伙，爲着喊醒巴里揚，化了很大的功夫。他一時還不能夠從最癡呆的夢中醒轉過來，因爲一個咬牙露齒的駝背惡鬼，整夜都在搔着他的喉嚨，直到現在，他還是無法把牠打退。

『醒醒呵，瘟神爺！』沙羅美邊喊邊搖他的肩膀。『時候不早了，再緩就來不及啦！你昨晚不該喝的那麼多！』

現在巴里揚完全清醒了，他坐了起來，疲乏地歪着腰，吐了一口苦痰。

『什麼來不及了？』他用無神的眼睛瞪着沙羅美。

『你問的「什麼」是什麼意思？幹猶太人去呀！怎麼，你忘了？』

這回巴里揚想起來了。是的，他的確完全忘了。昨天晚上上校和他的未婚妻，以及許多好夥伴們會一同到郊外的別墅去，他們喝了許許多多的酒。

在進行掠奪和屠殺的時候，高魯布最好是到城外去，往後他就可以說，這完全是因為他離開的時候引起的誤會，而巴里揚也就可以徹底的大幹一下。呵，巴里揚倒真是『消遣』的專家啊！

此刻，他把一桶冷水倒在他的頭上，思想的能力是恢復了，於是他大踏步走到總司令部，發出種種的命令。

衛兵中隊早已騎在馬上，辦事精明週到的巴里揚，爲着避免引起一切糾紛，他發下命令，在工人階級住區，鐵路工人住區和猶太人住區之間插一面旗，以作記號。同時在李士真斯基的花園裏，又架設一支機關槍，把大路控住，這樣，如果工人們出來干涉，就可以用鉛丸迎接他們。

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沙羅美和副官兩人便跨上馬背。當他們剛剛出發的時候，巴里揚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等一會，我忘記了。要準備兩部車子呀！我們應當給老高魯布找一些嫁妝才對。哈……哈……哈……首先獲得的戰利品，照例是歸我們的司令官。其次——哈，哈，哈——第一個美人呢，是屬我副官份下的。你明白嗎？木頭。』——這最末的稱呼，是沙羅美的綽號。

沙羅美用黃色的眼睛怒視着他，說

『讓你說吧，往後再算帳！』

於是他們沿着石鋪路出發了。在隊伍前頭的，是副官和沙羅美，後面就是紛亂的豺狼似的隊伍。

天已透亮，晨霧消散了。當他們走到一家兩層樓的，外面招牌上寫着『爾克斯——布疋服飾雜貨號』的店舖門口，巴里揚便拉住馬韁，他那細腿的灰色牡馬，不安地踩着路面的石頭。

『上帝保佑，我們就在此處開始吧！』巴里揚跳下馬來。接着他轉對後面的士兵們，喊道：『喂，你們下馬吧！好戲就在此地開場。夥計們，別敲碎人家的腦袋，要幹這事情的時候多着呢，至於娘兒們，你們忍到今天晚上再說吧。』

兵士們中有一個露着牙齒，抗議道：

『哦，閣下，要是他們自己要幹一下呢，那又怎麼辦？』

這話在周圍引起了一陣哄笑聲。巴里揚對那個說話的人，投過一個衷心贊成的眼色：

『自然，要是兩方同意，儘管幹好了，誰也沒有權利禁止這樣的事情。』

接着他就走近那緊鎖着的店門，使勁地踢了一陣，但門是用橡木做成的，牠連動也不動一動。

他又轉過一個拐角，到福克斯的住宅那面去，開始用刀劈門。沙羅美也跟着他做。

屋子裏面的人驟然聽到馬蹄的聲音，而從這聲音在店外消失之後，又聽到一陣號喊的人聲，他們的心，似乎快從體內迸裂出來了，他們的肉體彷彿也要死去一樣。屋裏一共有三個人。大財主福克斯本人，昨天已同他的妻子和女孩們離開本城，只留下女僕李娃看顧家產。李娃是一個忠實的不喜說笑的十九歲的女人，福克斯恐怕她一個人不敢住在這大房子裏，就叫她把她的雙親接來同住，直到他們回家。這狡猾的老商人用種種話語欺騙這懦弱的女僕，叫她放心，還說回來的時候會帶衣服送給她。

現在，他們三個人都滿懷痛楚的希望，傾聽着店外的每一動靜。也許他們已走過去了，也許他們聽見的這些人，並不是停在他們的店前，也許這只是一樁尋常的事。接着，好像一下子整個打消了他們的希望，外面傳來了一陣轟打店門的聲音。

白髮蒼蒼的老頭子畢沙，瞪着小孩樣的驚懼的眼睛，站在通店鋪的門邊，開始喃喃地做他的禱告。他以一個最虔誠的信徒

的熱情，訴求萬能的耶和華將不幸引離他這屋子。站在他旁邊的老太婆，因為他在祈禱，不能立刻辨出漸來漸近的脚步聲。李娃早已藏匿在最裏面的房間裏的一隻橡木櫥子後面。

接着，住宅的門上響起了激烈而粗猛的撞門聲，這使兩個老人的身子起了一陣痙攣的戰顫。

『開門！』撞門的聲更厲害了，外面激怒的人們正在厲聲咒罵。

但這兩個老人，此刻連抬起手來抽開門的氣力也沒有。外面的槍托像雨點一樣不斷打在門上，給門抵住的門板，開始暴跳起來，最後門終於嘩啦一聲的崩裂開了。

屋子裏立刻擠滿了武裝的人們，紛紛朝各方面跑去。由住宅通店舖的一爿小門，給槍托一撞就擊碎，他們一窩風衝進店裏，把大門的門門拉開。掠奪至此便開始了。

最後，兩部車子已裝滿了布匹、靴子以及別的各种贓物，沙羅美馬上把牠送到高魯布的公館裏去。在他剛回到福克斯家來的時候，他聽到了一聲尖厲的叫聲。

巴里揚讓他的部下洗劫店子，獨自回到住家這邊來。他用綠色的野貓似的眼睛，兇惡地向他們三個看了一眼，接着對兩個老人說：

『你們滾出去！』

但那老頭子和老太婆一動也不動。

巴里揚向前掠上一步，緩緩地開始拔劍出鞘。

『媽呀！』那女兒發出了一聲悽厲的叫聲，這就是沙羅美所聽到的。

巴里揚轉過身，對那些聽到喊聲而進來的同伴，揮着手說：

『把他們拖出去！』他指着那兩個老人。他們連拖帶打把兩個老人拉出去之後，他告訴剛剛進來正站在門口的沙羅美道：

『我有幾句話要跟這娘兒說說。』

當那老頭子，重新喊了一聲，衝到房門去的當兒，一個沉重的拳頭打中他胸口，把他擲到牆上去。他雖然痛得昏暈，但當託依巴婆婆，這向來是溫柔沉默的老婦人，像隻牝狼一樣，緊緊地抱住沙羅美的時候，老畢沙馬上衝過去幫助她。

『讓她走呀，讓她走呀，呵，我的女兒啊！』

他們兩個把沙羅美從門口推開去。沙羅美皺着眉頭拔出了手槍，用槍柄在老畢沙的頭上死命的槌一下，這樣，那老頭子便一聲不響的癱倒下去。

就在這時候，房裏的李娃，發出了慘厲的哀叫。

他們把昏狂了的託依巴老婆婆拖到街上去。慘厲的哀叫和求助的祈禱，在荒涼的街心震盪着。

房裏的叫聲現在是停息了。巴里揚由房間裏走出來。他看也不看沙羅美一眼——他的一隻手正按住門的把手，預備推門進去——說道：

『別進去，她已經完結了；我用枕頭把她悶死了。』他說着跨過老頭子的屍首，踏進那面紫色的濃濁的血泊裏。

『一開頭就倒臺。』他咬緊牙齒嘟囔着，朝街上走去。

其餘的人們默默地跟着他，在他們走過的地方，在地板和樓梯上，留下了腥紅的血的足印。

城裏已陷入絕望的混亂中。匪幫與匪幫間，爲分贓不均而起的殘忍的衝突，隨處開始了，到處有徒手的格鬥；到處有軍刀在飛舞。

他們又從酒廠裏滾出一桶桶的啤酒。隨後再洗劫猶太人的住家。這洗劫絲毫沒有遭到反抗。在那些瀕餓矮小的房子裏，他們找遍每個陰暗的角落，奪得了無數的物品，遺留下來的是一堆堆破舊的衣裳，撕裂的枕頭，和赤裸的睡床。第一天只有兩個死者——李娃和她的父親，但即將到來的黑夜，却帶來慘重的犧牲。

在天黑之前，這一羣惡漢已喝得酩酊大醉。在酒性發作之後

，他們變得格外殘忍，而現在就在等着黑暗的到來。夜使他們的手更易伸展，越是黑暗越易殺死同類的人。就是胡狼也喜歡黑夜，但畢竟胡狼侵襲的不是同類，而是死屍。

許多人永遠不能忘記這可怕的兩個夜晚和三個白天。無數的生命已遭殺戮，已成殘廢；無數的眼淚為牠流灑；無數青年的頭髮，在這血污的時日裏，已由黃色變成蒼灰；而那些倖存的人們，受了無可洗刷的羞辱與侮辱，留下被蹂躪了的靈魂，忍着難以形容的心痛和失去了親人的悲哀，他們是否比死者更為快樂，也大成疑問。被侮辱和傷害的少女的屍體，歪扭地躺在小衞衞裏，也成為習見的事。

只有在城角小河旁邊，當這些匪賊走進鐵匠納安的小屋裏，企圖搶奪他的妻子莎拉時，他們才遇到猛烈的抵抗。這身體健強的鐵匠，充溢着二十四歲的壯年的體力，以他那雙揮動鐵錘的鋼鐵的臂膀，誓死衛護着他的妻子。在他那矮小的屋子裏，立刻發生一場兇猛而短促的格鬥，有兩個惡漢的頭顱，就像爛西瓜一樣的飛濺在地上。怒火燃燒的納安，顯得格外可怖，他明知可怖的命運已經到來，但仍然兇暴地保衛他們倆的生命。因此在河岸附近，久久地響着尖脆的槍聲，聞到了危險的氣味的彼得留拉匪徒們，統統躲到那面去。當納安的子彈用完了的時候，他先殺了妻子莎拉，然後拿着刺刀，預備衝出去作決死的廝鬥，但他剛剛走下屋外的第一級石階，一陣雨樣的槍彈已把他射倒，連地面都給他那沉重的軀體壓碎了。

鄰近四鄉那些愚昧的農民們，騎着養得肥胖的馬匹，挽着一車車他們心愛的東西，由高魯布部隊裏自己的兒子或親屬們護送着，兩三次地帶着贖物返回他們的老家去。

薛爾基和他的父親，早把一半的印刷工人藏在他們的柵欄上和地窖裏。有一次他正經過菜園回家，看見一個人沿着石鋪路在跑。這是一個老猶太人，穿着一件滿是補釘的長裙的外衣，一邊

跑，一邊絕望地揮舞雙手。在他後面的，是一個騎在灰色馬上，立刻就可以追到，正彎着身子準備加以痛打的彼得留拉的士兵。那老人一聽到蹄聲已經迫近，就翻過身來，高舉着雙手，彷彿在防衛自己似的。薛爾基隨即衝到路上，直走到馬的前面，用自己的身體掩護那老頭子，大聲叱道：

『豬猡，強盜，你敢動他！』

騎在馬上的彼得留拉匪徒，並沒有放棄用刀殺他的念頭，於是他對着這美麗的少年人的額子，順勢的削了一刀。

五

紅軍已開始猛烈壓迫哥薩克大頭目彼得留拉的各個部隊了，因此高魯布的聯隊也被調上火線，只有司令部和少數的後方警備隊仍然留在城裏。

人們開始活動了。猶太人住區那些矮小的屋子裏，已現出難生的景象。有許多人利用這暫時的安靜，來掩埋死者的屍骸。但每天一到夜靜的時候，便可以聽到一陣陣由遠處傳來的模糊的槍炮聲——戰事正在什麼地方進行着。

鐵路工人成羣離開車站，到各鄉村裏找尋工作。中等學校已經關門。城裏已實施戒嚴令了。

✧ ✧ ✧

是黑漆一團的憂鬱之夜。

在這樣的夜裏，不管你怎樣張大眼睛，依然無法克服當前的黑暗。人們都是盲目地摸索着走路，隨時都會跌入壕溝，把頭碰破。舒適的人們都知道在這樣的夜晚，只好在家裏靜坐，而且不要點燈；屋子裏最好是黑洞洞，愈黑愈加安全，因為燈光將招來一些不速之客。

就在這樣的一個暗夜裏，有一個人正在墨黑的路上，獨自向前走着。

他走到柯察金家的外面，小心敲着玻璃窗。聽不見應聲，他再敲了一下，比前一下更響更堅決。

這時候保爾正夢見一個完全不像人的怪物，拿着一柄機關槍，向他瞄準，他很想逃，但四處無路，那支機關槍已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音。

窗上的玻璃，在堅決的敲擊之下，咯咯地震響着。

保爾跳下床來，走到窗邊，竭力想辨認出敲的人是誰，但也只能看見一個模糊的陰黑的影子。

家裏只有他一個人。他的母親已到她姊姊——姊夫是製糖工廠裏的一個機匠——的家裏去。阿爾青則在鄰近一個鄉村裏當鐵匠，揮着鐵錘過活。在窗外的一定是阿爾青。保爾已決定打開窗子。

『誰呀？』他向着黑暗問道。

於是窗外那個暗影開始晃動，用沙啞而低沉的聲音回答：

『是我呀，我是朱赫來。』

他把兩手放在窗檯上，這樣，朱赫來的臉便高高地出現在保爾的前面。

『我是到你這裏借宿一夜的，小弟弟，你答應我進來嗎？』

『當然可以的，還用着這樣問嗎。』保爾十分親切地回答。

『就請你由窗口爬進來吧。』

朱赫來的笨重的身子，從窗口擠了進來，隨後就順手把窗門關上。他在窗畔站了好幾分鐘，靜聽外面的動靜。這時候月亮恰好掠過雲層，把路上照亮了。他小心地注視着沿路的情形，然後轉過身來，對保爾說：

『我們不會擾醒你的母親吧？我想她是睡了吧？』

保爾告訴他說，家裏只有他一個人。這使朱赫來更加放心，說話的聲音也稍稍提高一些。

『那些豬獠都在追捕我，追得好兇。他們在火車站最近發生

的事件。本來，要是大家在排猶屠掠的時候，能够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準可以幹他們一下，但是你曉得，壞就壞在民衆還沒有戰鬥的決心，所以事情完全失敗了。現在他們四處在兜捕我。有兩次，他們已經佈置妥貼，差點把我捉去。今天早上，我又幾乎遭了他們的毒手。那時候我正回家，自然打後門走，在披屋的旁邊站了一會——你猜我看到什麼，一個傢伙正在花園裏等候我，他緊貼着樹身，可是刺刀露在外頭。不用說，我馬上翻身就跑。現在我就帶着這雙泥足到你這兒來。我想最好還是在你這裏逗留幾天。你反對嗎？……呵，那好極了。』

這裏，朱赫來就坐下去，一邊喘氣，一邊脫下那雙滿是污泥的長統靴。

保爾看見朱赫來是十分高興的。最近發電廠已經停工，保爾在這冷清清的屋子裏，覺得非常無聊。

這兩個人上床睡覺了。保爾馬上入睡，朱赫來却躺了好久，不斷的在抽煙。接着他又下來，赤脚用趾尖走到窗邊，朝街上窺視了好一會，然後方才上床。因為十分疲乏，他馬上睡熟了。他的一隻手擱在枕下，按住那支沉重的科爾特手槍，使槍柄老是溫暖的。

朱赫來意外的夜訪以及兩人八天來的共同生活，給與保爾極大的影響。青年火快初次從水手口中聽到了許多新鮮的，重要的和激動的話語，這幾天對他的一生有着決定的意義。

像鐵籠裏的老鼠一樣地被關在那兒的水手，利用了這強迫休息的時間，把他對壓迫他們的烏克蘭的『黃藍色軍隊』的火樣的憤怒和灼熱的嫉恨，完全傳給了保爾，保爾也如飢似渴地把他的每一句話吞嚥下去。朱赫來用簡短的字句，說得非常生動易懂。一切都明白，他對他所要走的道路也十分明瞭，而保爾也開始懂得那一大堆名字很好聽的黨派——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

波蘭社會民主黨——全都是勞動階級的死敵，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才是不屈不撓的，跟富人作着頑強鬥爭的政黨。以前，保爾就給這些名字弄得胡裏胡塗。

就這樣地，這波羅的海艦隊的壯健的水兵，這壯大、堅定、久經海洋風霜的，自一九一五年即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布)的老布爾什維克非奧多·朱赫來，對着這青年火快，講述着殘酷的生活的真理，這青年火快，也用迷醉的眼睛，緊緊地對他凝視着：

『啊，小弟弟，當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跟你一式一樣。』他開始說。『我充滿着反叛的熱情，但不曉得把渾身的生命力向何處施展。我是在貧窮中長大起來的，當我一看到城裏闊人們那些養得肥白的小孩，我曉得我爲什麼對他們那樣仇視。我時常同他們鬥毆，但除了挨我父親一頓毒打之外，毫無結果。用那種簡單的鬥爭，你是絲毫不能改變現狀的。保爾，我親愛的小弟弟，你可以成爲一個獻身無產階級事業的優秀的戰士，一切你都具備，只是年紀還輕，而且對階級鬥爭的意義不大明瞭。現在，小弟弟，我願意引你走上正路，因爲我曉得你富有革命的和反抗的精神。眼前的情形我實在看不下去，現在整個世界都已燃起熊熊的大火了，奴隸們都已起來，他們快要把舊生活完全推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有一個團結被壓迫者的組織。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見到戰鬥就像螞蟻見到陽光一樣逃匿起來的人們，而是堅決作戰的勇士。』

他用握緊的拳頭，使勁敲着桌子。接着，他站起身來，雙手插進口袋裏，皺着眉頭在屋裏來回地踱着。

這幽囚的生活對他的壓迫實在太重了。他很後悔停在這瀟瀟的小城裏。當他想到再停留下去，還是沒有好處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決定穿過戰線，加入紅軍的部隊。

他決定把九個黨員組成的小組留在城裏，讓他們負起繼續進

行工作的任務。當他來回踱着的時候，他心裏這樣想：『你們沒有我可以繼續工作，但我無論如何不能無所事事的停在這兒。我已這樣地浪費了九個月了。』

有一天，保爾突然問他道：

『非奧多，你究竟是什麼？』

朱赫來一時不明白這問話的意思，便反問他：

『你還不知道嗎？』

『我想你是個布爾什維克，也許就是共產黨。』保爾沉靜地說。

朱赫來撲赤大笑起來，用手拍着他那結實的胸脯，對他說道：

『小弟弟，這是很明顯的。這個事實，正如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員是同樣東西的事實一樣的明顯。』接着，他突然非常認真地說：『你既然懂了這許多，記住——除非你想割破我的肚皮，要不然，這事千萬不要向旁人提起。知道嗎？』

『我知道的。』保爾堅決地回答。

就在這時候，他們驟然聽到外面一陣入聲，還沒有聽見敲門，門已呀的一聲開了。朱赫來慌忙把手伸到袋裏，但立刻又抽了出來。進來的是薛爾基，他非常瘦削蒼白，頭上纏着綳帶。跟着進來的是娃蓮和克林加。

『小傢伙，你好嗎？』薛爾基握着保爾的手，作着鬼臉的說。『我們三個一道來看你。娃蓮不讓我獨自來，她担心我；克林加又不讓娃蓮獨自來，因為他担心她。他雖然是個金色頭髮的人，他至少還懂得一個人獨自出門是危險的。』

娃蓮笑着，用手掩住嘴巴的說：

『你真會饒舌呵。他今天一直的捉弄着克林加。』

克林加也和藹地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

『我們應當原諒他。這可憐蟲的腦蓋挨了一刀，所以才這麼可憐相啊。』說着，大家都笑了。

薛爾基因為傷口沒有十分復原，所以躺在保爾的床上，這樣

朋友們間馬上活潑地交談起來。薛爾基以前不論在什麼時候，總是很愉快的，現在他却非常沉默和悵鬱。他把彼得留拉兵士砍他的經過告訴了朱赫來。

朱赫來全認得他們。他時常到薛爾基家裏去。他很喜歡這些少年人，他們雖然還沒有在鬥爭的漩渦中發見他們的道路，但對於自己階級的一般的號召，却是十分同情的。他入神地傾聽着他們每個人怎樣幫助猶太人，把他們的家人窩藏在自己家裏，救活了他們的性命。那天傍晚，他給他們講了許多關於布爾什維克和列甯的話，並幫助他們進一步認識當前發生的事情。當這些小客人回家時，天已經很晚了。

朱赫來每天總是黃昏出去，直到深夜方才回來；他在忙着和那些留在本城的黨員佈置他們應做的工作。就在這天晚上，他一去就沒有回來。

當隔天早上保爾醒來的時候，他看到的是一隻空床。他驟然懷着模糊的預感，慌忙穿衣出門。他把房子反鎖，將鑰匙藏在平常的地方，立刻去找克林加，希望從他處聽到一點關於朱赫來的消息。克林加的母親是一個矮胖寬臉的婦人，滿臉麻子，正在洗滌衣服。當保爾問她是否曉得朱赫來在什麼地方的時候，她緊接着回答說：

『你的頭腦發昏了啦，好像我別的事情不用做，只管看顧你們的朱赫來似的？佐朱里卡的屋子給人翻個一場糊塗，活該，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且問你，你找他幹什麼？你們糾纏在一起，究竟是什麼意思？真是一隊好夥伴呵，克林加跟你們這些小鬼。……』她說着狠狠地把她的衣服浸入水裏。克林加的母親一向就是這樣子的。

保爾接着到薛爾基家裏，把他心頭的煩惱告訴他。娃蓮也參加他們的談話，她說：

『煩惱什麼呢？說不定他在朋友們處過夜呢。』她雖然這麼

說，語氣可沒有那樣確定。

保爾心裏非常煩躁，再也不能停在薛爾基家裏，不管他們怎樣留他吃中飯，他還是走了。快到家的時候，他滿望能夠看到朱赫來，但門還是反鎖着。他呆呆地站在那兒，心裏十分陰沉；他不想走進那靜悄悄的屋子裏。

他在庭前躊躇了好幾分鐘，接着在一種捉摸不定的衝動驅使之下，他走向披屋裏去。他爬到屋頂下面現在藏着滿利赫爾手槍的地方，撥開蜘蛛網，把那支沉重的，用破布包紮的手槍拿下來。當他離開披屋，感到袋裏的手槍的重量時，他已朝着車站走去了。

他依然得不到關於朱赫來的消息。在回來的路上，當他走過那熟識的林務官的家園時，他放緩脚步，懷着一種自己也不甚了然的希望，凝視着那屋子的各個窗門。然而，不論是屋裏或是園裏，絲毫沒有人的蹤影。已經走過之後，他還回頭望一望那花園裏的小徑，牠們仍然深深地掩沒在去年的枯葉之下，現出荒涼失修的景象。顯然，那位關心花草的主人的手，已好久沒有動過牠們了。這高大的老屋的冷落悄寂，更使他感到淒涼。

他與冬妮亞最末一次的會見，是他們認識之後最難忘的一次。這是大約一個月以前偶然發生的。

當保爾雙手深深地插進口袋裏，向城裏走去的時候，他回想起他們爭吵的經過。

有一天，他們兩個偶然在街上見到了，冬妮亞請他上她家玩去。她對他說：

「爸和媽都上波山斯基家參加命名禮去了，只留下我一個人在家。保爾，親愛的，到我家裏來吧。我們可以一同讀讀安特烈夫那非常有趣的小說「沙士卡·徐古利夫」。我已經唸了一遍，但我很想同你再讀一遍。我們將有着一個最愉快的夜晚。你願意

來嗎？」

在束住密密的栗色頭髮的小白帽下面，她那對大眼睛，現出期待的神色，專注地凝視着保爾。於是，他回答道：

『我一定來的。』

這樣他們兩人就分手了。他慌忙回到機器房來，一想到他可以跟冬妮亞一塊兒過着一整個傍晚，爐火便格外炫耀，木頭也發出了更愉快的爆裂的響聲。

那天黃昏，他敲着那寬大的正門，應聲而開的是冬妮亞。她稍稍現出狼狽，對他說：

『我有幾個客人。保爾，親愛的，我不曉得他們今天晚上會來的，但你用不着走。』

他翻轉身想走，但她拉住他的手臂，說：

『來吧，保爾，讓他們認識你，這對他們是有好處的。』她用一支手臂鉤住他，走過膳廳到她的房裏去。一踏進房裏，她便笑着對那些青年人說：

『你們會見過面嗎？這位是我的朋友保爾·柯察金。』

有三個人正坐在房子中央的小桌子傍邊。他們是麗莎·蘇哈爾科，一個膚色淺黑的少女，有着古怪的小嘴，頭髮的妝扮——雖然她是一個女學生——非常賣弄風情；一個是保爾從未見過的長臉的小夥子，有可憎的樣相和灰色的眼睛，穿着整齊的黑上衣，頭髮十分考究，服服貼貼地閃着生髮油的亮光；在這兩個人中間的，是穿着非常時髦的中學制服的維多·李士真斯基。當冬妮亞把門推開的時候，保爾一眼就看見他。李士真斯基也馬上識出保爾，驚詫地聳起他那對稀疏的矢形的眉毛。

保爾一聲不響，在門口靜靜地站了好幾秒鐘，用着蔑視的眼色燒着李士真斯基。冬妮亞急急想打破這沉悶的靜默，因此請保爾進來，又轉身對麗莎說：

『給你介紹吧……』

麗莎本來正奇怪地注視着保爾，現在就站起身來。

保爾疾速翻轉身子，大步走開，經過半暗的廳廊，走向大廳的門口。當他到了走廊的時候，冬妮亞趕上了他，一手掙住他的肩膀，非常驚訝地說：

『你幹什麼走呢？我的確要他們同你認識認識。』

但他把她的手由肩膀上擲下來，粗率地回答：

『毫無理由，爲什麼我非得在這些傢伙面前展覽一下不可？他們不是我能够結交的人。你儘管喜歡他們，我却憎厭他們。我從沒有想到你是他們的朋友，要不然，我決不願上你這兒來。』

冬妮亞抑住氣忿，截斷他的話頭說：

『你憑什麼權力跟我這樣子說話？我從來就沒會問過你，誰是你的朋友，或者是誰到你家裏去。』

保爾走下花園裏的石階，邊走邊說：

『他們上這兒來，跟我毫無關係，只是我可不再來了。』說着他就走出大門去。

從此之後，他們倆一直沒有會過面。在虐猶的大屠殺中，他和廠裏的鐵匠，正忙着收容電燈廠裏的猶太人，把這次的口角完全忘掉了。但是現在他又覺得很想再看一看她。

朱赫來的失蹤，以及他今後在家準定要感到的孤獨，使他此刻感到悵惘。在春雨之後到處泥濘的，低窪和車轍裏尚積滿着褐色泥漿的公路，像一條狹長的灰色的帶，朝右邊轉了過去。那裏有一座頹毀的房子，座落在路轉角處，牆壁已經剝落，像長着癬疥一般，大路就在牠這拐角的地方分岔。

就在大路分岔處那座門窗敗壞，寫着『出售礦泉』的招牌倒豎着的涼亭旁邊，維多·李士真斯基正和麗莎告別。他緊握住她的手，滿懷情意地凝視着她的眼睛說：

『你一定要來呵，你沒有聽我嗎？』

『我一定來的，一定。請你等我。』麗莎風騷地回答。臨走時候，她還對他媚笑，那雙出神的紅褐色的眼睛蘊含着允諾的表情。

當她走了十幾步，她看見由路的拐角處走出兩個人來。在前面走的是一個強壯寬胸的工人，上衣解開，內面穿一件有條紋的緊身襯衫，黑色的帽子低低地罩住前額，但她還可以看出他的一隻眼睛已經黑腫。這工人穿着一雙黃皮靴，沉着地邁着步子，腳腿稍微有點彎曲。

在他後面三步的，是一個彼得留拉士兵。穿着灰色軍服，兩排子彈帶又在胸前，手裏握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槍，刀尖幾幾乎刺着那工人的後背。在他那毛茸茸的羊皮帽下面，一對陰視的警戒的眼睛，直視着那被捕者的後腦。他的黃色的，給香煙熏得褐黑的小鬍子，朝兩邊分開。

麗莎稍微縮緩脚步，走到路的那一邊，在她後面的保爾現在已走到大路上來。當他向右轉彎朝家走去的時候，他也就看到那兩個人，他的雙腿馬上軟癱，因為他認出那個被捕的人正是朱赫來。原來他是因為這樣才沒有回家啊！

朱赫來緩緩走近，一股可怖的力量在保爾心裏猛撞着。各種思想像電一樣驟然掠上心頭，以致一時茫無頭緒。但是他再也不能稍有躊躇了。只有一點是已經明白的：朱赫來是被捕了。

保爾注視着他和那個士兵，在混亂的心境中，他已失却控制的能力，他不斷想着：『應當怎樣辦呢？』

最後，他驟然想起了他衣袋的手槍。……當他們走過他的時候，他可以用槍射擊那兵士的後背，這麼朱赫來便可以得到自由！這剎那間的決定，立刻止住了他混亂的思潮。他緊緊地咬緊牙根，直到隱隱作痛，因為朱赫來上一天曾告訴他說：『我們應當把倔強的人們組織起來。……』

保爾立刻回頭看看後面，往城裏去的路上靜悄悄地空無行人

，前面雖有一個穿着短的春外套的女人獨自在走，她大概不會阻攔他們。在十字路側面的那一條路，他不能看見，只有遠處通至總站的那條路上，才有幾個人影在走動。

保爾走到石鋪路的一旁。當他們相離幾步的時候，朱赫來已看到他，用一隻眼睛斜視他一眼。他那濃密的眉毛剎那間顫動一下。他一認出保爾，忽然下意識地停住腳步，因此他的後背觸到後面的刺刀的尖鋒。那個護送的兵士用激怒的喉音叱道：

『走呀，走呀，別叫老子用槍柄揍你！』

朱赫來又邁開腳步。他本來想跟保爾說幾句，但他強自抑住，只用一隻手做着告別的姿勢。保爾生怕引起那個衛兵的注意，轉身躲到一旁，讓朱赫來走過去，好像他對這兩個人一點也不關心似的。

但是，恐怖的思潮現在又衝擊着他——要是他的槍開得不準，子彈也許要射中朱赫來。……但當那彼得留拉士兵走到他旁邊與他並列的時候，他還能夠考慮嗎？

於是，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了：那有着赭色小鬍子的護送兵已跟保爾並列，就在這一剎那間，保爾衝到那人跟前，抓住他的步槍，死命往地面猛按下去。刺刀括着地面的石頭，鏗鏘地響着。那彼得留拉士兵給這猝不及防的暗襲嚇呆了一會，但立刻就竭盡他的力量把槍拉回。槍『啪』的一聲響了，彈丸打中石頭。喬的一聲跳入壕溝裏。

朱赫來聽見槍聲，躲到旁邊，回過頭來，看見那兵士扳着槍支轉了個半圓，絞扭那少年的雙手，但保爾還是握住不放。這氣昏了的兵士便猛力一推，把保爾摔到地上，但他還是不能把槍奪回，而保爾一倒下去，也就乘勢把他拖下，壓在他自己的身上。臥倒的人是沒有力氣的，因此那兵士還是無法把他的槍在這瞬間奪回去。

朱赫來掠進兩步，躡到他的近旁，揮着兩隻鐵拳，朝那兵士

的臉上打去。一秒鐘後，這臉上挨了兩記鉛樣沉重的打擊的護送兵，已放開保爾，顛顛地像笨重的袋子似的，滾到路邊的壕溝裏去。

也就是這雙強有力的手臂，把保爾從地上扶起來。

維多·李士真斯基離開岔路口已有一百多步。他用口哨低聲吹着流行的歌曲——『自古紅顏多薄倖』。他心裏一直迷醉在這次與麗莎的會晤，和她答應明天到荒廢的工場裏會他的諾言中。

中學校裏那些喜歡吊膀子的學生們一向認為麗莎是個富有風情的女人。那傲慢不要臉的西美安，有一次曾告訴李士真斯基說，她早就屬於他了。李士真斯基雖然不十分相信，但麗莎無論如何倒是個狡猾的和有誘惑性的『騷貨』，因此李士真斯基的目的就是在明天看看西美安的話是否是假的。他自己心裏想：『要是她果然來了，那麼我就一點也不躊躇。畢竟她讓你吻她。而且要是西美安撒謊……』

他的默想被阻斷了，他閃到路旁，讓兩個彼得留拉兵士走過去。其中一個騎一匹截尾的小馬。搖着一隻帆布做的厚斗——果然是引着馬去飲水的。另一個穿着一件農民的無袖的短褂和非常寬大的藍褲，一隻手放在那騎馬的人的膝頭上，正在敘說着什麼有趣的事情。

李士真斯基讓他們過後，正要往前走，忽然聽到後面什麼地方響起了步槍的槍聲。他回身一看，那個騎着小馬的人恰正挽起馬韁，朝發出槍聲的地方馳去，另一個則舞着刀子跑在他後頭。李士真斯基也在後面跟着他們跑，當他快跑到大路時，他又聽到一聲槍聲。接着那個騎馬的人已閃過拐角，遂用足踢邊用厚斗敲着小馬，瘋狂地向他直馳過來，當他剛走進兵營第一道門，便高聲對營裏的夥伴喊道：

『兄弟們，快拿槍去，他們殺死我們一個弟兄了！』

一分鐘後，一隊兵士已跑了出來，槍枝在他們走的時候咕咯咕咯地響着，他們把李士真斯基逮住了。

這時候大路上已聚攏了一羣人，李士真斯基站在他們的中央，麗莎也是一樣，給他們留做見證。

當朱赫來和保爾從麗莎身旁跑過的時候，她看了不覺大吃一驚，以致呆呆地站在那兒。她看出那個襲擊彼得留拉士兵的青年，不是別人，正是冬妮亞介紹給她的那個生客。他們一個接一個的越過一堵花園的圍牆。就在這當兒，那個騎馬的人已馳到公路上，恰好看見朱赫來拿着步槍逃走和那個護送兵正用力由地上爬上來。已跑到圍牆旁邊的朱赫來便回轉身，朝他開了一槍，那個騎馬的人聽見槍聲，連忙掉頭就跑。

護送兵微微地動着打破了的嘴唇，把他的遭遇敘說一遍。

『你這木頭，你曉得把近在眼前的犯人放走了該當何罪？你的背上該抽二十五下鞭子！』

護送兵惡狠狠地嘟囔着：

『得了，只有你懂得。把近在眼前的犯人放走！誰曉得有一個小混蛋，像瘋子一樣驟然向我撲過來？』

麗莎被審訊了。她說的跟那個護送兵一樣，但故意不說出她認得那個襲擊護送兵的少年。他們接着被解到衛戍司令部，直到晚間衛戍司令發令之後，方才釋放。那司令提議親自陪送麗莎回家，但她加以拒絕。他滿嘴是伏特加酒的氣味，這提議是不懷好意的。

最後是李士真斯基陪她回家。由司令部到車站去是很遠的，他勾着麗莎的手腕，心裏十分感激這偶然的遭遇。

『你曉得誰放走那個犯人嗎？』麗莎在快到家的時候，這樣問他。

『我怎樣會曉得呢？』

『你記得有一天晚上，冬妮亞要給我們介紹的那個少年人』

嗎？」

李士真斯基站住了。

『你是說保爾·柯察金嗎？』他吃驚地問。

『是的，他的名字彷彿是這樣。你記得那天晚上他走的時候多麼古怪嗎？是的，這就是他。』

李士真斯基給這話嚇住了。他追問麗莎：

『真的嗎，你的確沒有認錯？』

『一點也沒錯，他的臉相我記得很清楚。』

『那你幹什麼不告訴衛戍司令呢？』

麗莎心裏生氣，憤憤地說：

『你以為我會做出這種卑鄙的勾當嗎？』

『你說的卑鄙是什麼意思？你以為把襲擊護送兵的人告訴衛戍司令是卑鄙的嗎？』

『哦，那麼在你看來，這是光榮的？你把他們幹的那些事情忘記了。你真的不曉得學校裏有那麼些猶太人的孤兒，而你還想把保爾·柯察金的事告訴他們？老實說，我從來還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人。』

李士真斯基沒有想到她會給與這樣的回答。然而他不想跟麗莎吵嘴，所以竭力把話題岔開。

『別生氣，麗莎，』他說。『我只是在跟你開玩笑。我不曉得你是這樣富於高貴的節操的。』

『嗯，你開的這玩笑倒很不到家。』她簡略地回答。

當他們走到她家的門口，正要分別的時候，李士真斯基說：

『麗莎，你一定來嗎？』

他聽到的是個不肯定的回答：

『還沒有一定。』

在回到城裏的路上，他心裏這樣考量着：『哦，要是怨小姐說這是不光榮的，我可不贊成。自然，誰放走誰，在我全是一

樣。……』

在他，這出身波蘭名門的貴族，兩方面都是討厭的。波蘭軍隊不久一定可以開來，那時候將成立一個真正的政府、一個真正的貴族的政府，一個真正的列茲波士波利達（Rzeczpospolita 大法典）的政府。但現在他之所以這樣關心，爲的是他有絕對地結果小流氓保爾·柯察金的機會。他們——彼得留拉的部隊——馬上就會絞死他。

李士真斯基是一個人留在城裏的，他住在他的姑母家中，姑父是一家砂糖工廠的副經理。他的父親母親和妮莉都在華沙，果蒙·李士真斯基（他的父親）正在那裏佔有很重要的職位。

他到了城裏的衛戍司令總部，由大門口走進去。過了一會，他便帶着四個彼得留拉士兵到保爾家裏去。

『這就是了，』他指着那有亮光的窗子說，隨後便問那個站在他旁邊的騎兵少尉：『我想，現在我可以走開了吧？』

『哦，請便，』那少尉回答，『別的事情由我們辦理好了，謝謝你的幫忙。』

李士真斯基立刻大踏步走了開去。

當保爾背上挨了最後的一拳時，他伸開兩臂，朝那暗黑的房間的牆壁撲倒下去。他摸到一隻板牀一樣的東西，在毆打的痛楚和極度的難堪之下，他坐了上去。

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被逮捕了。他們怎麼會曉得他呢？這是什麼道理，壓根兒就沒有人看到他！現在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呢？朱赫來又在那兒呢？他在克林加家裏和朱赫來分手，隨後就到薛爾基家，讓他在那裏等到天黑的時候出城去。『哦，好得！我早就把手槍放在老鴉的窠裏去，』他心裏這樣想。『要是他們找出牠來，那就什麼都完了。但他們怎麼會知道是我呢？』這問題使他感到苦楚和迷惑。

彼得留拉兵士從他家裏得不到什麼東西。阿爾青早把他的衣服和手風琴帶到鄉下去，他的母親也把他的箱子帶走，不管他們怎樣搜索，結果還是拿不到什麼東西。可是保爾沒有忘記他從家裏到司令部去一路的經過。夜是那麼黑漆一片，天空裏着雲層，他盲目地昏迷地沿路顛躓，而左右和後面的拳頭腳尖，不住踢打着他。

一陣陣的聲音由門縫送進來。守衛的兵士都在隔壁的房間裏。門的下面透出一條亮光。保爾站起來，順着牆壁摸索。他走了一圈，在板牀的對面，摸着一面窗子，嵌着牢固的齒形的鐵欄。他用手試推一下——那東西很結實，一動也不動。顯然這房子是曾經做過倉庫的。

他走到門邊，站在那兒傾聽一會。接着他輕輕地轉着門的把手。把手討厭地吱吱響起來。

『媽的，沒有上過油。』他這樣咀咒着。

當他推開的時候，他從門縫裏看見一隻長着硬繭的腳，五個足趾分開，在床沿擺動着。他再握住把手輕輕一推，門又是無顧忌地發出吱吱的響聲。於是一個頭髮蓬鬆睡眼惺忪的人從板床上坐起來，一邊不住用五個指頭搔着多蝨的頭，一邊破口大罵。當那單調和有節奏的罵聲停止之後，他伸伸手去拿步槍，遲鈍地叱道：

『把門關上，下次你再把狗鼻頭伸進這房子來，老子就揍死你。……』

保爾把門關上，從那房間裏傳來了一陣嗤笑聲。

他在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的想起了許多事情。參加鬥爭的第一次的嘗試，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剛一開頭，就像老鼠一樣，給人家捉住了，關在鐵籠裏。

當他坐着，沉在迷亂的半睡眠狀態下時，他的母親的臉孔——那瘦瘦的皺紋滿面的臉，和那雙這麼熟識和可愛的眼睛——

便浮現上來。他心裏想。『好得她老早就離開家，無論如何，她已少吃好些苦頭。』

現在，一片灰色的有稜角的光芒，由窗口射到地板上。黑暗正漸漸退却，而曙光已開始到來。

六

在那幢巨大的老屋子裏，只有一間房子亮着燈光。鎖在院子裏的狗兒托列左爾，驟然用低沉的聲音吠起來。

冬妮亞從半睡中聽到她母親的低低的話聲：

『不，她還沒有睡啊。請進來吧，麗莎。』

她聽見一陣輕輕的步聲，接着，那友愛而熱烈的擁抱，把她的朦朧的睡意完全趕走了。

冬妮亞現着疲倦的笑容，對她說：

『麗莎，你來得正好，我們家裏的人都十分開心——爸爸昨夜已過了危險期，今天整天平平安安地睡着。媽媽和我這幾天夜裏都忙個通宵，剛剛才歇了一會。呵，麗莎，新近外面有什麼事情嗎？』冬妮亞說着拉她的朋友坐到身邊的長椅子上。

『呵，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你，不過有些只能對你一個人說。』麗莎笑着，狡猾地看一看冬妮亞的母親。

她的母親雖然已經三十六歲了，還是一個很標緻的婦人；她的舉動像小女孩一樣活潑，有一雙賢慧的灰色眼睛和雖不算美麗，却叫人喜歡的和精力豐滿的面龐。她聽了笑着說：

『自然，再過幾分鐘我就會走開。不過你還是先講一些我們大家全可以聽的消息吧。』她這樣揶揄着麗莎，一面把坐椅移近

長椅子。

『第一樁事情就是學校放假了。校務會議決定把等於入學證的修業證書發給七年級生。這真叫我開心死了，我頂討厭那些代數和幾何。我們要唸這些嘮什子幹什麼？男生們還有繼續求學的可能，雖然他們還不曉得要進那兒的學校。現在到處都在打仗。真是可怕。……我們將來是要出獄的，那個男人要他的妻子懂得代數呢？』麗莎說到這裏，大聲的笑起來。

冬妮亞的母親跟她們坐了幾分鐘，便回到她自己的房裏去。接着麗莎靠近冬妮亞，雙手擁抱着她，把她在岔路上遇到的事情從頭到尾的敘說一遍。

『呵，親愛的冬妮亞，請想想當我認出那個逃跑的人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驚訝……你猜猜，那個人究竟是誰？』

聽得出神的冬妮亞，只是十分迷惑地聳一聳她的肩膀。

『他就是保爾·柯察金！』麗莎突然的說。

冬妮亞吃了一驚，像受傷了一樣的縮着身子：

『保爾·柯察金？』

麗莎對她所喚起的印象，感到滿意，於是她接着敘說她與李士真斯基吵嘴的情形。她只顧說話，沒有注意到冬妮亞臉色的蒼白，和她那拉扯着藍色單衫的手指的戰顫。麗莎完全不曉得可怕的壓擊正絞痛着冬妮亞的心，也不曉得她那可愛的睫毛，為什麼那樣地在顫動。冬妮亞呢，她完全不理會那喝醉的彼得留拉軍官的故事，她只想着——『維多·李士真斯基知道了。……為什麼麗莎要告訴他呢？』於是她不知不覺地把這句話說了出來。

『你說什麼呢？』麗莎不明白她的話意，這樣問她。

『你為什麼把他的事情，我是說，把保爾的事情告訴李士真斯基呢？因為他一定會出賣他。……』

麗莎有點不服氣，反駁道：

『呵，不，他不會的！我不同意你的話。到底他爲什麼要出賣他？』

冬妮亞驟然坐下，雙手使勁地抓住膝頭，直到牠隱隱作痛。

『麗莎，你恰恰不曉得這裏頭的底細！你要明白，這跟別的情形是不同的，柯察金和李士眞斯基正是死仇。……你把他的事情告訴維多·李士眞斯基，已經鑄成大錯了。』

麗莎現在才注意到冬妮亞是那樣的煩亂，而且因爲她無意間說到『他』字，使她看出了一向從沒有料想到的事情。她也好像認出自己的過錯，羞怯地一聲不響。

『呵，原來是這樣，這樣，』她心裏想。『多麼奇怪，冬妮亞竟會這樣——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她心裏巴不得和她談論這一樁事情，但慎重的念頭阻住她。她想設法矯正自己的過錯，便握住冬妮亞的雙手說：

『冬妮亞，親愛的，你很難過吧？』

冬妮亞心神恍惚地回答道：

『不，也許維多·李士眞斯基比我所想的還要墮落得多。』

幾分鐘後，粗笨而誠實的同學底米耶諾夫，走了進來，但在她進來之前，她們間還是默默不說一句話。

最後，當她的兩個同學走了之後，冬妮亞獨自靠着便門，遙望着那暗黑的通鎮上去的道路，呆呆地站了許久。風，永遠不息的風，帶着春晚的霧氣和潮溼的冷氣，向她吹拂。在遠處，鎮上許多人家的窗戶，正閃着黯淡的慘紅的燈光。她所憎恨的可憐的市鎮，就在那兒，而在那鎮上，在某一座屋脊之下，爲不可知的危險威脅着的，正是她那難以控御的心愛的人兒。也許他早已忘記了她。從他們倆最末一次的會見到現在，已有那麼多天過去了！那時候，他是錯的，但她對這些早已完全遺忘，假如明天她再看到他，那舊的友誼，那如此可愛又如此激動的友誼，就會恢復過來，冬妮亞是深信這一點的。但願這黑夜不會出賣他。然而

，這淒清的黑夜，好像正在蹲伏着等待跳躍一樣，……而且，牠又是寒冷的。冬妮亞向大路作了最後的一瞥，然後走進屋子裏。在床上，裹着被子，她竭力以這樣的思念使她入睡——這黑夜不會出賣他。

隔天清早，家裏的人還在睡夢裏，冬妮亞已經醒來了。她急忙起身穿好衣服，然後不想驚醒別人的悄悄地走到外邊，解開了特列左爾，拉着牠走向鎮上去。在柯察金家的外面，她猶豫不決地站了一分鐘，接着她就推開門，走了進去。特列左爾搖着尾巴，走在她的前頭。……

在這同一個早晨，阿爾青也從鄉下回鎮上來。他是跟他的鐵匠師傅坐着車子一道到來的，他用肩膀頂着他賺得來的一袋麵粉走進院子裏，那個鐵匠則拿着餘下的東西，跟在他後邊。當他走到洞開的門口，他把麵粉袋從肩上卸下來，喊道：

『保爾！』

但是沒有人答應。

那鐵匠走了上來，對他說：

『拿進屋裏去吧，等在這兒做什麼呢？』

阿爾青把東西放在廚房裏，然後走進房間去。他嚇得眼睛凸出來；房子裏一場湖塗，破舊的衣服凌亂地扔在地板上。

『怎麼回事呀！』他對着鐵匠驚訝地喊。

『嗯，實在亂得可以，』那鐵匠附和着說。

『那小傢伙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阿爾青開始動氣了。

但家裏空空洞洞，沒有一個人回答他。他跑到院子裏，朝四周看了看。結果他還是看不出道理來。這是什麼意思——大門洞開，保爾又不在。

隔了一會，他聽到後面有着足步聲，他轉過身，看見一隻毛茸茸的大牝狗，豎着耳朵站在他前面，還有一個陌生的少女，正從便門朝屋裏走來。

那少女上下的打量着他，很文靜地對他說：

『我要見見保爾·柯察金。』

『我也是來看他的。鬼曉得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還是剛到，進來一看，房門洞開，他却連影子也沒有。你是來看看他的嗎？』

他聽到代替答語的問話：

『你是他的哥哥阿爾青嗎？』

『是的，有什麼事情不是？』

那少女並沒有回答他，只恐懼地張望着洞開的房門。她心裏想着：『爲什麼我昨天晚上不來呢？難道，難道真的會那樣麼？』她心頭的重壓越來越發沉重了。她詢問一直瞪視着她的阿爾青：

『你說你回來的時候，房門開着，看不見保爾嗎？』

『請緩一會兒，』阿爾青說。『你究竟有什麼事情找我的弟弟？』

『我不大知道。不過要是保爾不在家，他一定是被捕了。』

『爲什麼呢？』阿爾青吃了一驚。

『到屋子裏來吧，』冬妮亞說。

阿爾青一聲不響地跟着她，當她把她所曉得的統統告訴了他之後，他感到萬分的失望。

『啊，作孽，真是作孽！』他傷心地喃喃着。『好像不這樣，事情就不算糟似的。……現在我明白房子裏爲什麼這樣一場糊塗，這孩子是給鬼迷住了，才會弄出這樣的事情來。現在，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不過，小姐，你到底是誰？』

『我是林務官杜曼諾夫的女兒。保爾是我的朋友。』

『啊——啊——』阿爾青拉長着聲音，語氣非常曖昧。『這孩子從小就在疏煩裏長大，現在，又得到這樣的結果。……』

冬妮亞和阿爾青默默地互相對視着。

『我走了，說不定你會找到他。』冬妮亞低聲地說。『晚間我再到此地來，聽你的消息。』

阿爾青一聲不響地點一點頭。

隻由冬眠裏醒轉來的呆笨的蒼蠅，在窗角營營地攪着。在城防司令部的辦公屋裏，一個年青的農婦，坐在破舊的沙發邊沿，雙手支着膝蓋，茫然地望着那骯髒的地板出神。

城防司令官嘴角刁着一支香烟，剛以花式的字體結束他的書寫，隨後就在『秀彼多夫卡城防司令官』的印章下面，非常得意地加上一個花體的、在字尾任意地揮了一個勾兒的簽名。接着，門口傳來了馬刺的響聲，他抬起頭來。

沙洛美加，一隻手繫着綳帶，站在他的前面。

『什麼風吹得你來呀？』司令官歡迎着他說。

『是好風吹得來的，連臂膀都給吹斷了啦。』

沙洛美加一點也不管旁邊坐着一個婦人，龔龔地臭罵了一頓。

『哦，那麼你是到這兒來醫治的，是不是？』

『下輩子才有功夫醫治哩。他們在前線上緊緊地壓迫我們，簡直連烟斗也要給壓碎啦。』

司令官朝那婦人點一點頭，對沙洛美加說：

『這些等會再談吧。』

沙洛美加一屁股坐在條凳上，摘下有着帽徽的制帽，那帽徽是三支交叉的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國徽。

『高魯布派我來的。』他開始低聲的說。『有一師近衛狙擊師團快要開過這兒。此地應辦的事情，我得向你說一說。大頭目自己那時說不定也會來，因此這裏的人，最好都不要提起那次小規模的排猶事件。你在寫什麼呢？』

司令官把嘴角刁着的香烟，抹到嘴角的另一邊。說道：

『我捉到了一個小傢伙。你記得我們在車站上兜捕到的那個惡棍朱赫來——那個煽動鐵路工人起來反抗我們的傢伙嗎？』

『哦，哦，怎麼樣呢？』沙洛美加興奮地移近前去。

『咳，車站上的指揮官奧美琴科那混蛋只派一個哥薩克兵押解他到這兒來。我剛捉到的這個小鬼就公然在大白天裏攔截他，兩個人解除了他的武裝，打落了他的門牙，一道逃跑了。現在我們尋不到朱赫來，却捉到了這小惡棍。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你看吧——』他把寫好的一束文件推到他面前。

沙洛美加用完好的左手翻着紙張，急忙地看下去。隨後就直視着司令官的臉孔，說道：

『這不是說你不能從他那裏得到什麼口供嗎？』

司令官神經質地扯着他的帽遮。

『一直到現在，我已拷問他五天了。他始終不肯招供，只說：「我一點也不曉得，我沒有放走他。」真是一個道地的惡棍。你曉得，那哥薩克兵是認得他的，他差一點把那小豬獯絞死。後來經我制止，方才把他拉開。又因為奧美琴科在那哥薩克兵回車站之後，打了他二十五下鞭子，所以那兵士對這件事十分留神。現在已用不着再繼續把他關下去，所以我正呈請總司令部准許我結果他。』

沙洛美加輕蔑地啐了一口，說：

『要是他在我手裏，包準他什麼都說出來。老實說，你還不曉得怎樣去拷問。誰聽說過一個道學先生當了城防司令官呢？你用棒子敲過他嗎？』

司令官發火了。

『別太放肆，還是嘲笑你自己吧。我是本地的司令官，所以還有資格請你只管你本份的事情。』

沙洛美加看一看鸚鵡一樣的司令官，撲赤一聲大笑起來。『得，用不着這樣煞臭架子。管你媽的真事情，還是告訴我到那兒

弄點瓦特加酒喝喝哩。』

『這倒是可以的。』司令官笑着說。

『至於那小傢伙呢，』沙洛美加指着保爾的名字，『要是你真的想結果他，應該把十六歲改成十八歲，你瞧，只消把六字上面那一劃拖下來就行，要不然，他們說不定不肯批准牠。』

庫房裏一共有三個人。一個是留着長鬍子，穿着襤褸的外套和寬大的帆布褲子的老頭兒，他正蜷着雙腿斜騎在板床上。他被捕的原因是住在他的家裏的一個彼得留拉士兵的馬匹，在他的馬廄裏不見了。蹲在地板上的，是一個中年的婦人，有一雙細小狡猾的賊眼和尖細的下巴。她是一個私釀瓦特加酒的女人，因為偷竊時錶和別種貴重東西而被捕。在窗子底下的角落裏，戴着一頂折疊的小帽，昏昏沉沉地躺着的，是保爾·柯察金。

一個包着農婦式樣的花頭巾的少婦，睜着一雙驚呆的大眼睛，被引進這倉庫裏來，她站着朝四面看了看，然後在那婦人的旁邊坐下去。

釀私酒的婦人仔細地從上到下的打量她一番，隨後就用輕快油滑的語氣問她道：

『阿姐，你是——』

因為沒有得到回答，她就追問下去：

『你為什麼給捉進來？是不是私造瓦特加酒呢？』

那農婦站起身來，注視着這固執的老婦人，低聲回答道：

『不，我是因為我弟弟被捕的。』

老婦人又問下去：『你弟弟幹了什麼事呢？』

睡在床上的老頭子就干涉她：

『你幹什麼儘是糾纏她呢？也許她心裏正很難過，你却一味騷煩人。』

那老婦人立刻轉向板床那邊：

『誰指派你來教訓我？我是同你說話嗎？』

老頭子當她啐了一口。

『聽我說，別再糾纏她！』

倉房裏靜寂無聲。那少婦把她的大頭巾鋪在地板上，枕着手臂躺下去。釀私酒的婦人開始吃東西了。老頭兒把腳垂到地板上，不慌不忙地捲了一支煙吸了起來。濃臭的烟圈子，在房子裏盤繞着。

老婦人吞下滿口的食物之後，惡狠狠地嚷道：

『別噴出那些臭氣，讓我安靜地吃頓飯吧。一天到晚，不幹別的，只管抽煙。』

老頭子暗笑的說：

『怕給熏瘦了嗎？哦，再過些時，你恐怕連那座門也擠不過去了。你也應該讓那小孩子吃一點，只一味塞滿自己的肚皮。』

老婦人：『了？』反駁道：

『我要他吃，是他自己不要吃。還是閉上你那張老嘴罷。我不是吃你份下的東西。』

年青的農婦轉對着老婦人，指着保爾·柯察金問道：

『你曉得他爲什麼被捉進來嗎？』

那老婦人一聽到有人對她說話，心裏樂了起來，她高高興興地回答說：

『他是姑娘瑪麗亞·柯察金的小兒子。』接着彎低身子耳語道：『他放走了一個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水手。這個人寄住在我的鄰居馬沙·左朱里卡家裏。』

那少婦隨即想起司令官所說的話來——『因此我正呈請總司令部，准許我結果他。』

兵車一列接一列的開進車站，近衛狙擊軍（哥薩克）的戰隊三五成羣地由站外擁進來。裝甲列車查波羅日支號——由四輛包着鋼皮的客車組成——緩緩地沿着鐵軌上下行駛。大炮由敞開的

貨車卸下，馬匹由運馬車上拉下，騎兵們就在當場墊鞍上馬，擠過雜亂的步兵之羣，開進車站的庭院裏，在那兒集合整隊。班長們到處奔走，喊着各自的部隊的番號。

車站上像一窩胡蜂那樣嗡嗡地在嚷。從混雜紛亂的人羣裏，許多長方形的戰隊逐漸組成了。隨即，一股武裝的人們的洪流，就朝着城裏瀉去。從白天到黃昏，輜重馬車一直不斷地沿街震響，還有一大股狙擊軍的隨軍人員跟着車隊一道行進。

最後，就是司令部衛隊連的密集隊伍，差不多有一百二十隻喉嚨，一邊走一邊歌唱：

爲什麼騷動？
爲什麼吶喊？
是首領彼得留拉
已到了烏克蘭……

保爾站起身，走到小窗跟前，透過黃昏的薄暗，他聽到沿街的車輪的嚙嚙聲，無數沉重的前進的脚步聲，以及接續不斷的歌唱聲。

在他後面，有一個人正在說：

『哦，這樣看來，軍隊已經進城了。』

保爾轉過身來。說這話的是昨天帶進來的那個女人。

她把她的事情全行告訴他們，私造瓦特加酒的老婦人已經達到目的了。這少婦是由離城五里的鄉村裏來的。她的哥哥格里柯是一個赤色游擊隊員和貧農委員會的領袖。當紅軍撤退的時候，格里柯也束起機關槍彈帶跟着退走。因此現在全家一刻也不安甯，他們僅有的一匹馬被牽走了；她的爸爸給捉到城裏去，在牢裏吃盡了苦頭。村長是一個吃過格里柯的虧的人，現在就故意領着各種的人們住到他們家裏，結果全家弄得一貧如洗。上幾天，秀彼多夫卡的司令官到村裏來招集兵員，村長又帶着他到他們家裏

來。他在飽看了她一頓之後，便帶她到城裏來『審問』。

保爾不能入睡。他一刻也不安甯。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一個無法擺脫的念頭：『往後他自己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呢？』

他的被毆傷的身體到處疼痛。那哥薩克護送兵會帶着酷暑的憤恨痛打了他。爲着忘却這些難堪的想念，他開始傾聽監房裏的同伴們的談話。那少婦十分低聲地敘說司令官怎樣看中她，怎樣威逼和企圖說服她，後來，當她還是不答應的時候，他又怎樣氣得像瘋狂一樣。『我要把你關進地牢裏，』他說，『你一輩子也別想出來。』

黑夜開始籠罩牢房裏的每個角落。窒息的不甯靜的夜向他們襲來了。保爾的想念又再轉到不可知的明天。這是他入獄的第七夜，看來彷彿已過了好幾個月似的；疼痛始終不停，使他難於安睡。現在地牢裏又只有他們三個人了。那老頭子正在床板上呼呼打鼾，好像睡在家裏的爐旁一樣。釀私酒的老婦人，已被軍官放出去，代他們去找些瓦特加。克麗絲娜和保爾都睡在地板上，幾乎是並排地躺着。前天保爾會看見薛爾基在街上站了好些時候，悲憫地眺望着地牢的小窗。顯然他們已曉得他是在那兒了。

一連三天送來了好些酸的裸麥麵包。究竟是誰送來的，他們不知道。司令官曾經一連兩天的拷問他。他在被拷問的時候，一味否認，從不會供出什麼來。他爲什麼老是一句話也不肯說呢，這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要做得勇敢，做得倔強，像他在書本中看到的那些人一樣。但當他們捫解他，領他走過黑暗的地方，或是當他們在龐然出現於黑暗中的風車旁邊，有一個護送兵說道：『老爺，幹什麼老是捫解他，惹這麻煩。還是從後面給他一顆子彈，一乾兩淨。』這時候，倒是很可怖的。不錯，十六歲就夭死，那真是可怕的事情。因爲死亡就是一切生活的終結啊！

克麗絲娜也一樣爲各種思念所煩擾，她知道的事情，比她旁邊的那少年來得多。顯然的，他還沒有知道。……但她却早已

聽見過了。

他沒有入睡，終夜老是翻來覆去。克麗絲娜很憐惜他，但她又有她自己的憂愁——她腦海裏老想着司令官那可怖的話語：『明天我要和你解決這件事。要是你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給衛兵們，他們決不會說不要。現在由你自己決定吧。』

呵，想起了這種事情，是多麼的難熬，而且決不會得到憐憫的饒恕。格里柯跟了紅軍，為什麼是她的過錯呢？生活是多麼的悲慘啊！沉默的痛苦扼住她的喉嚨，無助的絕望抓緊她，恐懼鞭撻她，克麗絲娜嗚嗚地哀泣起來了。她那青春的身子，因瘋狂的悲憤和失望而戰顫。

一個黯淡的影子，在牆壁的一個角落裏蠕動着。

『你為什麼這樣哭泣呢？』

從克麗絲娜處流過來一股熱烈的低訴，好像她正把她的悲慘，傾瀉給那獄中的同命運的少年。他沉默地傾聽着，同時把他的手放在克麗絲娜的手上。

『那些該死的畜牲，他們想污辱我！』她咽着淚水，懷着幾乎使她昏迷了的恐懼低語說。『我現在已落在他們手中，我要給毀了呵！』

保爾能對這位少女說些什麼呢？他找不到適當的話語。他有什麼話可說呢？生命正緊緊地壓住他們。明兒早上，將阻住她走出這囚牢，爲了這而爭鬥嗎？那麼，他們一定把他打得死去活來，或者用軍刀砍他的頭，至此一切全都完結。但是，他至少已稍稍撫慰了這個被囚的可憐的女人。他溫柔地撫着她的臂膀，直到她停止哭泣。門口的哨兵，時時向走過的人們吶喊：『誰在走動？』隨後又是靜寂。老頭兒睡得正香。不可捉摸的幾分鐘緩緩地溜過去了。當她的雙臂緊緊地摟住他，把他拖過去的時候，他開頭對這舉動，還是莫明其所以然。

『聽呀，親愛的，』她那熱烈的嘴唇在低訴着，『我無論如

何是要失身了。假如不是那軍官，那麼別的那些人也將污辱我。我給你吧，親愛的夥伴，我給你吧，這樣，那畜牲才得不到我的處女寶。』

『克麗絲娜，』他喊道，『你說什麼呀？』

但她那雙有力的臂膀緊抱住他。她的雙唇熱烈而且豐滿，實在難於逃避。那少女的話語是簡單而溫柔的，到底，他終於明白她為什麼說這話了。

眼前所有的苦痛全消失了，他忘却門上的鎖，黃色頭髮的哥薩克人，殘酷的司令官，獸性的鞭撻，和七個窒息的無限的夜晚，而且一時有的只是溫暖的雙唇和淚水浸溼的雙頰——但接着，他突然間想起了冬妮亞。他不明白他怎能一直忘記她和她那雙奇麗的可愛的眼睛。

於是他已有了擺脫克麗絲娜的力量。他像喝醉了一樣的站起身來，一直掙住窗子的鐵條。克麗絲娜伸手摸索着他，一面對他說：

『爲什麼不來呢，你爲什麼不來呢？』

這問話是有着多麼深沉的感情呵！他彎腰對着她，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

『克麗絲娜，我不能夠。你是多美好啊……』他還說了別的話，但他立刻就忘記了。

他站起身來，爲着打破那難堪的靜寂，他走到板床旁邊，坐在床沿上，搖着那老頭兒說：

『我說，老伯伯，請你給我抽口煙吧！』

那少女縮着身子，坐在角落裏悲泣。

黎明時候，司令官走進倉房裏來，幾個哥薩克兵把克麗絲娜帶了出去。她用眼睛向保爾告別，雙眼現出羞怨的神情。倉門在她走後轟然關上，於是世界對他更是空前地慘淡和可憎。老頭子整天無法從他嘴裏引出一句話來。

衛兵換班了，當值的官員也已更換。傍晚時候，又帶來一個新的犯人，保爾認出他是砂糖工廠的木匠杜林尼克。他是一個結實矮胖的人，穿着褪色了的黃襯衫和極破的短外套，進來的時候，用着清查存貨的神情環視地窖一遍。

保爾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裏認識他的，那時候革命剛初次波到城裏來。在那許多次喧擾的示威中，他只聽到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演說——那就是杜林尼克。他爬到沿馬路的牆頭，向士兵們發表演說。保爾還沒有忘記他當時的結語：

『弟兄們，請始終信賴布爾什維克，他們決不會出賣你們』

自從那時候以來，保爾一直沒有見過他。

老頭兒見到了生人十分高興；顯然，他覺得整天老是坐着一聲不響是很難過的。杜林尼克坐在他的板床的邊沿，跟他一道抽煙，詢問他各種事情。接着他又坐到保爾旁邊。

『有什麼好消息告訴我嗎？』他問。『你為什麼關進來的？』

因為他只得到非常簡單的應答，杜林尼克感覺到保爾是在懷疑他，但當他曉得保爾的罪名之後，他驚訝地瞪着眼睛看他，問道：

『那麼，是你放走朱赫來的，是不是？哦，我真該死，我還不曉得他們已捉了你呢。』

保爾十分驚訝，他靠着肘節撐起身子來，說：

『你說那一個朱赫來呀？我不認得叫這名字的人。你用不着把這罪名加在我身上。』

但杜林尼克笑了，更加靠近他。

『不錯的，孩子，』他說。『你用不着老隱瞞我。這事情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

他把聲音放得更低，這樣那老頭子才不會聽見。他接着說：

『是我親眼送走朱赫來的。現在，他已通過各條戰線到別地方去了。他把所有的事情全告訴我。』

經過一分鐘的靜默，他想了又想，繼續說道：

『看來你是一個滿好的孩子。但你要曉得，既然被捕了，他們又曉得這事的始末。這決不是好事情。老實說，這事真他媽的纏透了。』

他脫下外套，鋪在地板上，靠着牆根坐下，開始捲另一支紙煙。他末了所說的那些話，已把所有的事情告訴了保爾。顯然杜林尼克是可以信任的。既然他送走了朱赫來，這就表示……

黃昏時候，他得知杜林尼克是在彼得留拉兵士中間進行煽動時被捕的，當時他正在散發地方革命委員會號召兵士反正和加入紅軍的傳單。杜林尼克很機警，他告訴保爾的僅有一點點。『誰說得準，』他心裏想，『他們說不定會用槍桿子毆打他，他年紀還輕呢。』

晚間，當他們準備睡覺的時候，他用了簡短的話語表現出他的不安來。他說：

『柯察金，你我的處境都是一樣危險的，結果如何，我們等死就是了。』

隔天，地窖裏又添了一個犯人，是全城聞名的理髮匠梭羅門·西吉爾，一個大耳朵瘦脖子的傢伙。他十分興奮地指手劃腳的對杜林尼克說：

『你瞧，福克斯，布魯夫什金，特拉赫金堡那些傢伙都準備客氣地歡迎他。我對他們說，要是你們願意這樣，儘管做好了，但誰會答應援助所有的猶太人呢？對不起，一個也沒有。得到好處的是他們。福克斯得到他的店舖，特拉赫金堡得到他的磨坊，但我得到了什麼呢？別的猶太窮光蛋得到什麼呢？那些窮光蛋什麼也得不到。我至少有一根長舌頭。今天，我正給一個軍官修臉，他是剛到不久的新傢伙。「告訴我」，我問他道，「大頭目彼

城罕見的新奇事情：近衛狙擊軍的許多戰隊，帶着全副武裝，排成跟方場一樣大小的四方的空陣。前面由教堂的台階起，後面直到學校的籬笆，有三個步兵大隊列成棋盤式的四方陣形。戰鬥力最強大的彼得留拉『執政』師團的士兵，是一羣骯髒的灰色人羣，步槍挨着大腿，頭上戴着粗劣的像是切成兩半的南瓜似的俄羅斯鋼盔。

這師團穿的是前沙皇軍餘下的很好的制服和靴子，其中大半是有意反對蘇維埃的富農，現在調到秀彼多夫卡來，保護這非常重要的鐵路交軌站。閃耀的鐵軌由這城鎮向五處伸去，如果彼得留拉失去這地方，就無異失去了一切。老實說，餘留給『執政者』的地盤是很狹小的，也就因此，除了溼陋的小城溫尼薩之外，再沒有一個更好的地方可做都城了。

大頭目決定了親自檢閱他所有的部隊。爲着接待他，城裏一切都已準備妥當了。

新編的部隊被安排在廣場最遠的一個角落裏。那些不是巡夜隊裏從爐火旁拉來，就是從街上捉來的年青新兵們，全都光腳，穿着各樣的服裝。他們沒有一個願意作戰，全都異口同聲的說：『我們是沒有敵人的。』大部份彼得留拉軍官的成就，就是押送他們到鎮裏來，分成了中隊和大隊，並把槍械分給他們。

但是，就在第二天，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經不見了，以後新兵的人數一天少過一天。

要是發靴子給他們，那是再蠢不過的事，無論如何，餘下的靴子也沒有那樣多。一道命令頒發了，要他們帶各自的靴子赴檢閱。結果是驚人的。天曉得他們從什麼地方收集了那麼些破靴子，全都用鉛線或藤繩把牠縛在腳上。因此，他們只好光腳來參加這閱兵典禮了。

在步隊的後面，橫列着高魯布的騎兵。騎隊不住阻退張着嘴巴的密集的人羣，因爲所有的人都想看看閱兵典禮，而且大頭目

本人要親自出場，這樣的事情在秀彼多夫卡是少有的，誰都願意參觀這免費的表演。

在教堂的台階上，站着一羣軍官和參謀將校，牧師的兩個女兒，一羣烏克蘭的學校教師，一隊『自由的』哥薩克人，和稍微有點駝背的市長——總之，是秀彼多夫卡所有的頭兒尖兒，是秀彼多夫卡『社會』的構成者，而在他們中間，穿着捷爾啓沙外套的，是步兵總監，閱兵典禮的指揮官。

在教堂裏，瓦西里神父穿起復活節的法衣。大家都準備好給彼得留拉一個真正盛大的歡迎。藍黃色的旗幟昇起了，因為新兵要舉行效忠的宣誓。

師團長乘着一輛殘破的生肺病的福特車，到車站上去迎接彼得留拉。同時，步兵總監傳召了捷涅克上校——一個身軀健美，有兩撥熱得很考究的鬍子的人——對他說：

『隨便帶一個人同你一道去檢查司令部和後防部隊，看看一切是否都清潔整齊。假如有囚犯的話，就查問一下把那些無賴全都趕出去。』

捷涅克扣着腳後跟敬禮後，就拉着身邊一個哥薩克副官，匆忙地跑出去。

步兵總監接着就非常溫雅地轉對牧師的大女兒說：

『宴席怎麼樣，是不是已弄妥貼了？』

『哦，是的，』她回答，『城防司令官正在監督這件事呢。』她向美男子的總監映了一眼。

驟然間，人們撥動起來了。一個騎兵伏在馬背上，沿着石鋪路飛馳而來。他揮着手臂呼喊道：

『他們來了呀！』

總監大聲喊道：『各回原位！』

所有的軍官慌忙跑回各自的部隊裏去。

當福特汽車在教堂的正門口喘息的時候，軍樂隊開始奏起烏

克蘭的國歌。

大頭目彼得留拉本人走下車來，蠢頭蠢腦地跟在師團長的後頭走上去。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大塊頭方方正正地栽在紫紅脖子的上面。他穿一件近衛兵藍絨的烏克蘭外衣，上面束着黃色的皮帶，佩着一支精巧的、藏在軟皮袋裏的勃朗甯手槍，頭上戴的鋼盔嵌着一隻三叉槍的帽徽。

西蒙·彼得留拉的風度完全不像軍人，倒很像個道地的老百姓。當他傾聽步兵總監那簡短的報告時，他因某一事而現出不滿的神情。市長接着便對他致歡迎詞，他邊聽邊望過他的頭，眺望着排列的兵士。

『讓我們開始吧。』他對總監點着頭說。

他走上旗幟旁邊的小檢閱台，做了十分鐘的演說，大意是說他們應當與布爾什維克奮戰到底，因為布爾什維克毀壞了自由的烏克蘭，而他，彼得留拉，是烏克蘭唯一的防衛者——自然，連同他們，他的士兵們。這演說並不動人，他演說時沒有一點特殊的熱情。顯然他因長途的旅行而感到疲倦。

士兵們在他的演說結束時，高聲喊着——不用說，這是依照官長的命令的——『萬歲！萬歲！』隨後他就走下檢閱台，用手巾揩去前額的汗水，並在總監與師團長陪伴之下，開始檢閱各個隊伍。當他走過新兵的隊伍的時候，他氣忿地咬着嘴唇，眼睛輕蔑地眨視着。

檢閱快結束的時候，新兵一隊接一隊地打旗子旁邊走過，牧師瓦西里就站在這旗子的旁邊，手裏拿着一本『新約聖經』，他先吻着『新約』，接着又吻着旗子的一角，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樁意外的事情。一隊代表團在當場出現了，並且走近彼得留拉，誰也不曉得他們是怎樣來的。富有的木材商人布魯夫什金走在代表團的前頭，按着慣例，雙手捧着一盤麵包和食鹽——這些是款待的象徵——跟在他後面的，是雜貨商人福克斯和別的三个大

商賈。

布魯夫什金像僕役一樣的彎着腰，把麵包和食鹽獻給彼得留拉。站在彼得留拉旁邊的一個軍官，代他收起了這些獻物，於是布魯夫什金說：

『做鎮的猶太民衆，對閣下，國家的元首，敬表深切的感激和敬意。不曉得閣下願意接受猶太人簽名的祝賀書嗎？』

『好的。』彼得留拉哼着說，彎腰對祝賀書投了一瞥。

接着福克斯說話了。

『我們極端質樸地央求閣下，讓我們有開店營業的可能，並保護我們免受排猶的掠奪。』——福克斯艱痛地擠出這難以說出口的話來。

彼得留拉狠狠地皺着眉頭，回答道：

『我的部下從不進行排猶的掠奪。這一點你要好好記住。』

福克斯雙手做出絕望的姿勢。

彼得留拉激動地聳一聳肩膀。他對代表團恰在他不快的時候出場，很感到氣忿。他轉過身子，高魯布正站在他的後面咬着他的小黑鬍子。

『上校，這些人正在控訴你的哥薩克兵。請你調查一下，加以適當的處置。』接着他又轉向總監，『讓我們開始舉行閱兵式吧。』

倒鑼的代表團全沒有料到會碰上高魯布，因此他們趕快的溜開去。

現在每個人的全副精神都貫注在準備檢閱巡行上面。尖銳的號聲到處震響着。高魯布趕到布魯夫什金面前，面色非常安靜，很清楚地低聲的說：

『給我滾出去，你們這些該死的異教徒，要不然，我就把你們砍成肉塊。』

軍樂隊演奏了，部隊的行進開始了。士兵們一走過彼得留拉站

着的地方，就一齊機械地高喊『萬歲！』然後由石子路轉到旁邊的小道去。在各個隊伍的前頭，是昂視闊步，穿着嶄新的茶色軍服，裝模做樣地揮着指揮棍的軍官們。這種揮着指揮短棍的派頭，跟用棍子毆打士兵一樣，都是近衛狙擊軍的部隊首先採行的。

接着，是新兵們的赤足發出的那柔軟而沙沙的步聲。軍官們出盡死力使他們保持秩序，但是完全失敗。當第二隊走近來的時候，右邊一個穿蘆布襯衫的傢伙，竟那麼入神地張着嘴巴獸視大頭目；猛不提防踩進泥坑，就歪着身子摔倒下去。槍枝摔在石頭上克拉克拉的響着。他拚命想爬上來，但後面的人又把他推倒。旁觀的人羣起了一陣陣嘩啦的笑聲。隊伍混亂了，兵士們好不容易才通過廣場，那倒臺的傢伙也已拾起步槍，慌忙趕上自己的隊伍去。

彼得留拉轉過身子，不願看這不快意的景象。他沒有等到隊伍過完，逕自向汽車走去。總監跟在他後頭，謹慎地問道：

『長官閣下，不留在這兒吃午飯嗎？』

『不！』彼得留拉憤憤地說。

在高高的教堂圍牆後面，薛爾基，娃蓮和克林加雜在旁觀的人羣中。薛爾基緊緊地握着鐵欄杆，用充滿着憎恨的眼睛眺望下邊的兵士們。

過了一會他離開欄杆，轉向娃蓮，用故意的挑釁的語調高聲喊道：

『走吧，娃蓮，這雜貨店快要關門了！』

別的人們呆視着他，他毫不打理他們，只管帶着娃蓮和克林加朝便門走去。

捷涅克上校和哥薩克上尉副官跑到城防司令部門前，就從馬上跳下來。他們把馬勒交給一個勤務兵後，大踏步走了進去。捷涅克嚴厲地問着勤務兵道：

『司令官在那兒？』

『不知道，老爺，他走出去了，老爺。』

捷涅克看一看骯髒的衛兵室，這地方從未洗掃過。床上一塌糊塗，守衛的哨兵隨便躺在上面，連長官進去也不想站起。

『你們叫這做什麼呀？這兒簡直是豬圈！』捷涅克咆哮着說。『你們這樣翻來覆去，是什麼意思呢？跟一羣豬糞一模一樣。』他說着就朝那些躺着的人走去。

有一個衛兵坐了起來，很舒適地打了一口噎氣，然後用簡慢的聲音對他說道：

『誰叫你到這裏來搭臭架子的？』

『你說什麼？』捷涅克掠近前去。『你曉得你在跟誰說話嗎？我是捷涅克上校，聽見過沒有？你這混——蛋。馬上給我站起來，要不，我就打死你。』發脾氣的捷涅克，在衛兵室兜了個圈子。『這盪毬屋子馬上給我打掃乾淨，床舖也要整理好，還要把你們那醜臉孔收拾得像人一樣。你們說你們像什麼樣子？你們不是哥薩克人，是叫化子。』

他的脾氣是發不完的，他用腳踢翻擺在走道上的一隻髒水桶。那副官寸步不離地跟着他，還附和他臭罵他們一頓，同時又不停地揮舞着他那支帶着三根皮帶的馬鞭，把那些懶蟲趕下床來。

『大頭目正在行閱兵禮，他也許要上這兒來。趕緊做起來呵！』

那些哥薩克兵看出事情是很嚴重的，說不定要挨鞭子——他們全都曉得捷涅克這名字——於是像發狂一樣東衝西撞的拚命打掃。工作沸騰起來了。

『我們最好去看一看囚犯們，』副官提議道。『誰知道他們這裏禁着一些什麼人呢？要是大頭目看見了，那是很糟糕的。』

捷涅克對管鑰匙的哨兵說：『馬上把門打開。』

班長急忙走上去，把門打開。

『司令官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你以為我會成天在這兒等他嗎？馬上去找他，叫他到這兒來。叫衛兵在院子裏站隊。……槍上幹什麼不上刺刀？』

『我們是昨天才換班的。』班長解釋着，隨後就衝出門外找司令官去了。

副官踢開地窖的門。有幾個站起身來，有些仍然躺着。

『把那些門打開，』捷涅克命令着說。『這兒太黑了。』

他熟視着囚徒們的臉孔，然後嚴厲地問那個坐在板床上的老頭子道：

『你幹什麼給捉來的？』

老頭兒扯着褲子半站起來，因為給嚴厲的叱問嚇昏了，訥訥地說：

『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啊。我只曉得，他們捉了我。有一隻馬在我的院子裏失掉了，但這不是我的過錯。』

『誰的馬呢？』副官插問道。

『是公家的馬呀。借住在我家裏的人，把牠趕了走，却把罪名加在我頭上。』

捷涅克迅速地由頭到腳的打量那老頭子一番，輕輕地聳一聳肩膀，喊道：

『收拾你的東西，趕快給我滾出去！』

接着他轉向釀私酒的老太婆，但那老頭子還不相信他真的是被開釋了，因此轉向副官，眯着那對半瞎的眼睛，問道：

『我真的可以走嗎？』

副官點了點頭：『是的，趕快滾出去，越快越好。』

老頭子慌忙由板床上收起他的袋子和酒瓶，打從邊門溜了出去。

現在捷涅克審問那老婦人了：『你為什麼被捕呢？』

那老婦人剛吃着肉包子，於是咕咯咕咯的說：

『老爺，真不公平啊，聽我說，老爺，我是一個寡婦，他們喝了我家釀的瓦特加，隨後又把我押到這兒來。』

『哦，你是賣私酒的吧？』捷涅克問。

『老爺，你說賣？』那老太婆憤慨了。『老爺，你不能叫這做買賣。他們拿了我四瓶酒，却不給我半個銅板。你說這是什麼買賣？他們全都這樣，吃了我的酒不付錢。你叫這是什麼買賣呀？』

捷涅克阻住她說：『够了，够了，滾出去吧。』

老太婆不再訴說，搶起籃子，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後一邊倒退一邊說：

『好老爺，祝你長壽百歲！』

杜林尼克張着嘴巴呆呆地看着這齣喜劇。囚徒們誰都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只明白這些陌生人大概都是擁有實權的高官。

捷涅克接着便問杜林尼克：

『你犯的是什麼罪名呢？』

『上校對你說話，你應該站起來。』副官叱責他。

杜林尼克慢條斯理地由地板上爬起來。

『我問你，你犯的是什麼罪名？』上校再說一遍。

杜林尼克有好幾分鐘呆呆地注視着上校光滑的臉上那摻得很考究的口鬚，隨後又凝視他那新帽子的遮陽和交叉槍的帽徽，突然間，一個茫亂的思念閃進他的腦海——『要是能够放出去呢？』

『我是因為夜裏八點鐘以後在鎮上走動被捕的。』他把他首先想到的這樣說。

他在苦痛的緊張中期待着。

『你為什麼要在深夜裏走動呢？』

『不是深夜呀，那時候還不到十一點呢。』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簡直不相信他會有天大的幸運。他的膝蓋不住打顫，當他聽到這簡短的判決：

『滾出去！』

他甚至沒有想到拿回他的短套，逕自大踏步地走了出去。這時候副官已在審問另一個犯人了。

保爾是在最後。他仍然坐在地板上，對眼前發生的事情完全茫然，甚至連杜林尼克已被釋放也沒有看清楚。他們都被釋放了。但是杜林尼克，杜林尼克……他竟說是在戒嚴之後出外被捕的。……最後，保爾明白了。

上校開始用老套審問枯瘦的西吉爾：『你為什麼被捕的？』蒼白而激亂的理髮匠放聲直說道：

『他們說我進行煽動工作，但我不明白我做了什麼煽動工作。……』

捷涅克立刻小心起來：『什麼？煽動？煽動什麼呢？』

西吉爾用雙手做出失望的姿勢，說：

『我不知道。我只說有人正招集猶太人，在給大頭目的請願書上簽名。』

捷涅克和副官全都走近西吉爾。

『你說的是什麼請願書呢？』

『是懇求停止排猶屠掠的請願書。你曉得這兒有過驚人的排猶屠掠。鎮上的人全很害怕。』

『我明白了，』捷涅克截斷他的話說，『我們會代你們，你們這些骯髒的猶太人，起草請願書的。』於是，他轉向那哥薩克副官說：『這傢伙最好關到最安全的地方。把他帶至總司令部。我自己有話同他說，看看誰想招集猶太人簽名。』

西吉爾想要分辯，但副官憤怒地揚着手，用馬鞭在他背上插了一鞭。

『住口，你這畜牲！』

西吉爾痛得扭着身子，倒在後面的角落裏；他的雙唇不住戰顫，好不容易才抑住歇司特里的潑泣。

就在這時候，保爾站起身來。現在只留着他和西吉爾。捷涅克站在他前面，他那雙黑眼睛上下的打量他。

『喂，你爲什麼關進來的？』

上校的發問得到迅捷的回答：

『我把馬鞍的一邊割下來做鞋底。』

『誰的馬鞍呢？』

『有兩個哥薩克人住在我們家裏，我把他們的一隻老馬鞍的皮子割下來，做我的鞋底，那哥薩克人便把我帶到這兒來。』因爲滿懷着可能釋放的狂熱的希望，於是他添着說：『要是我知道這是不許可的，我就不會……』

上校輕蔑地看了看他。他心裏想：『我真不明白這個秀彼多夫卡的城防司令官做的是什麼事情，關了這麼許多犯人，真是天曉得！』於是他轉向門口，喊道：『你走吧。告訴你父親好好地管教你，趕快走吧！』

保爾簡直不相信他的運氣，但却懷着幾乎要迸出胸口的一顆心，掙起了放在地板上的杜林尼克的外套，直朝門口走去。他穿過衛兵室，從剛走出來的捷涅克後面溜進天井裏，再由此跑出便門走到大街。

現在只剩下不幸的西吉爾留在地牢裏。他懷着難堪的苦痛環顧四周，不經心地朝門口走了幾步，但是就在這時候，一個哨兵走進衛兵室裏，關上了門，橫了鐵栓，坐在他旁邊的條凳上。

捷涅克很得意地轉對哥薩克副官說：

『我們在這兒看到了多少古怪事情啊。你瞧，他們竟關了那麼多的廢料……我們應該把這司令官關兩個星期。得了，我們走吧？』

班長已在院子裏把他的隊伍站好了。一看見上校出來，慌忙

跑到他跟前報告道：

『上校老爺，什麼都就緒了。』

捷涅克把他的一隻脚踩上馬蹬，輕快地跳上馬鞍去。副官在跨上他自己那匹踞傲的馬時，却多少有點麻煩。捷涅克緊緊地拉住馬韁，對班長說：

『告訴司令官，說我已把那一羣無所謂的流氓放走了。並且對他說，他在這兒做了這些事情，他本人得關上兩個禮拜。把方才扣留着的那個傢伙，馬上給我送到總部來。注意步哨。』

『是的，上校老爺。』班長向他敬禮。

上校和副官用馬刺驅着馬，猛馳到廣場上來，但那兒的閱兵禮早已完結了。



當保爾爬過庭院裏的第七道柵欄時，他停步了，因為他已沒有氣力再往前跑了。在那叫人窒息的地窖裏，飢餓的日子已消蝕了他所有的力量。

他不能回家；但要是到薛爾基家裏，而又被誰知道的話，那麼薛爾基全家就要遭殃。他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他不曉得怎麼辦才好，於是他茫然地走過秀彼多夫卡——這是一個鄉村風味十足的市鎮——邊界各個菓樹園、花園與別墅的後院，直到他走近一面熟識的圍牆，他的心神方才清醒過來。

他曉得在這高高的圍牆後面，就是林務官的花園。這就是他那疲乏的雙腿帶他到來的地方！是他自覺地跑到這兒來的嗎？不。但怎麼不到別處，恰恰到了這兒呢？他可不知道。

現在，他最需要的是到什麼地方休息，然後再想想以後的事情。他知道花園裏有一座消夏的草亭；誰也不會看見他。

他縱身一跳，隻手抓住圍牆的牆頭攀緣上去，再跳進花園裏。他望一望那隱現在樹林外的房子，隨後就朝草亭走去。草亭周圍差不多是空曠的。夏天還有攀緣在他上面的山葡萄掩住牠，現

在却一無東西遮攔。

他正要轉回圍牆去，但已經遲了：他聽到後面有着激烈的吠聲，在通至屋子的樹葉遮掩的小徑那邊，一隻大狗正迎面衝過來。

保爾準備防禦了。

第一次的進攻被他一脚踢回去。但那隻狗準備作第二次的猛撲。誰曉得這戰鬥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假如沒有保爾非常熟識的鈴樣的聲音：

『回來，特列左爾，回來！』

這時候，冬妮亞由小徑上跑過來。她拉住特列左爾頸上的皮帶，面對着背靠圍牆站立的保爾：

『你怎麼到這裏來呢？這狗也許會咬你，好得我——』

她突然站住，她的眼睛睜大了。這個由荒徑跑進花園裏來的少年，跟她熟識的保爾，是那樣的酷肖呵！

那個靠着圍牆的少年人動了動，低聲地說道：

『你……你認出我嗎？』

冬妮亞喊了起來，衝動地朝保爾走去。

『保爾，親愛的，是你嗎？』

特列左爾把她的叫聲當作襲擊的信號，狠狠地跳上前去。

『回去！』冬妮亞踢了牠幾腳，那狗不高興地挾着尾巴，向屋子裏走去。

冬妮亞緊握住保爾的雙手，問道：

『你自由了嗎？』

『你莫非已經知道了嗎？』

一點也沒有理會她自己的激動，冬妮亞繼續說：

『我全都知道。麗莎告訴我的。但是你怎麼跑到這兒來呢？是他們放你出來的嗎？』

保爾懶洋洋地回答：

『只因他們錯放我，我就逃走了。我相信他們已在尋覓我了。我無意間跑到這兒來，心想我可以在草亭裏歇一息。』接着，像是在辯解似的說：『我着實累極了。』

她注視了他好一會，接着就傾瀉出對他的無限的憐憫與溫暖的柔情。喜悅已征服了她，她緊緊地握住他的手：

『保爾，我親愛的保爾，我親愛的，我親愛的……我愛你。……你聽見嗎？……你這頑強的孩子，那天你為什麼要逃開呢？現在你跟我們，跟我住在—道吧。我決不讓你跑開。這兒很清靜，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保爾搖了搖頭。

『要是他們在這兒找到我呢。我不應該住在這兒。』

她把他的手指兒握得更緊，她的眉毛在戰顫，她的雙眼在閃亮。她堅決地說：

『要是你不來，你永遠別再見我。阿爾青已不在這兒，你曉得，他已被押去開車了。所有的鐵路工人都已被徵調。你要上那兒去？』

保爾了解她的煩惱，但阻止他的，無非是他害怕牽累及他所愛的這個姑娘。連日的遭遇已使他無法支持，飢餓又在折磨他，結果他終於答應了。

當他坐在冬妮亞房間裏沙發上的時候，冬妮亞和她的母親正在廚房裏開始如下的談話：

『聽我說，媽媽。保爾·柯察金現在在我房間裏。你記得他嗎？我一點也不想瞞你。他因為放走了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水手，被捕了。現在他逃了出來，沒有可休息和躲藏的地方。』她的聲音戰顫了。『媽媽，我求你，讓他在我們家裏歇一會兒。』她的眼睛在懇求着。

她的母親却想探出她孩子的心思，說道：

『很好，我一點也不反對。不過你打算怎樣安頓他？』

冬妮亞滿臉緋紅，非常狠狠地回答：

『在我房裏長沙發上。不過，我們暫時不必告訴爸爸。』

母親凝視着冬妮亞的眼睛：

『哦，這就是你哭得那麼厲害的原因嗎？』

『是的。』

『但他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呢。』

冬妮亞怯怯地扯着她的罩衫的衣袖：

『是的，但要是他沒有逃出來，他們會跟對付成人一樣的槍斃他。』

保爾出現在他們家裏，使冬妮亞的母親很憂煩。保爾的被捕和冬妮亞對他的確定的情愛，都使她煩惱；况且，她的確一點也不曉得他。

冬妮亞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她對母親說：

『媽媽，他無論如何應該洗個澡。我馬上去辦這事情吧。他實在跟道地的火伕一樣的骯髒。他長久沒有機會洗澡了。』

她跑出去收拾浴室，準備衣服和燒水去了。接着，就跑進她的房間裏，說也不說地握着保爾的手，把他拉到洗澡間去。

『你把身上的衣服都換下來，這套是給你穿的。你的衣服都得洗過，穿這一套吧。』她指着椅子上那摺得很考究的白領的水手罩衫和褲子。

保爾迷惑地望望四週。冬妮亞笑嘻嘻地說：

『那是我化裝的衣服，你穿起來剛好合式。你就洗吧，我走了，給你準備吃的東西去。』

她隨手帶上了門。這時候保爾只好脫去衣服，走進澡盆。一點鐘後，三個人——母親、保爾和冬妮亞——開始在廚房裏吃午飯了。

保爾因為飢餓，毫不留神地吃完了第三盤。開頭，他對冬妮亞的母親很覺得難為情，但看到她對他的態度十分親熱之後，他

才自在一些。吃過了午飯，他們一齊到冬妮亞的房間裏。經了她母親的詢問，他把經過的情形源源本本的敘說一遍。

『那麼，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杜曼諾夫太太問。

保爾思索了一會，這樣回答道：

『我想見見我的哥哥阿爾青，然後離開這兒。』

『你決定到那兒去呢？』

『我想到烏曼或是基輔去。這個我自己還難於知道，只有一點是定了的，我必須離開秀彼多夫卡。』

保爾簡直不相信他的環境變化得這樣快——早上他還在地窖裏，而現在，他卻與冬妮亞同坐，穿着潔淨的衣裳，特別是，他現在已經自由了。生活就是如此——開頭是滿天雲霧，轉眼間又現出了鮮麗的太陽。要是他沒有再度被捕的威脅，（甚至在這寬大而和平的家宅裏，他還很有被逮的可能。）這時候他真是萬分快樂的。

他不能停在這兒，他必須離開。可是他又覺得，他自己一點也不願意離開這兒！以前，讀到英雄加里波的傳記，那是多麼的有趣呵，他是那樣的羨慕他，然而加里波的生活是艱苦的，他在全世界各處流浪着。而他，保爾，僅僅經過了一星期的可怖的痛苦，就好像過了一年似的。顯然他自己是不會成爲一個非常偉大的英雄的。

『你在想什麼呢？』冬妮亞彎着身子問他。她的眼睛似乎是無底的，他是那樣的碧藍呵！

『冬妮亞，讓我把克麗絲娜的事情告訴你嗎？』

『告訴我，一定要告訴我。』她說。

他很難過地講完那故事，臨末這樣結束：『這樣，我們再也見不到她了。』

屋子裏的時鐘響亮地滴嗒滴嗒的響着。冬妮亞低着頭，緊緊咬住雙唇，幾乎哭了出來。保爾注視着她，說道：

『我應當馬上離開，就在今天。』

『不，不，今天你無論如何不能走，什麼地方都不許去。』

她那溫情的纖手靜靜地抓着他的糾亂的頭髮，梳着牠，撫摸牠。.....

『冬妮亞，你應該幫助我。』他說。『我要找找阿爾青，並送一張條子給薛爾基，我有一支手槍藏在一隻老鷹的巢裏，我不能把牠拿下來，薛爾基倒可以去拿牠。這些你能代我做嗎？』

冬妮亞立刻站起身來，說：『我馬上就去；我要找麗莎，跟她一道到車站去。你就寫送給薛爾基的條子吧。他住在那兒呢？要是他要見你，我可以告訴他你住在那兒嗎？』

『讓他今天晚上到花園裏來吧。』保爾想了一會這樣說。

冬妮亞回來時天已很晚了。保爾睡得正香。她的手一觸到他，他立刻就醒了。她快樂地微笑着說：

『阿爾青隨時都可以到這兒來。他剛剛回來呢。麗莎的父親正代他說情，所以他們讓他出來一個鐘頭。車頭正停在車庫裏。我不能告訴他說你是在這兒。我只說我有非常重要的東西給他。你瞧，他就在這兒！』

冬妮亞跑到門外去。阿爾青驚愕地站在門邊，簡直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冬妮亞走出去，隨手把門關上，這樣，她的患傷寒病剛好，正躺在房間裏休養的父親，才不會聽到他們的談話。

當阿爾青的雙手緊抱着他的弟弟保爾時，保爾的骨節咯咯地響起來。他茫然地喊道：

『弟弟！保爾呵！』

最後，他們決定了：保爾就在明天動身，阿爾青代他設法，讓他跟着薛爾基爸爸開的車子到喀查丁去。生性那麼剛強的阿爾青，現在也失去了常態；他曾經爲着他的弟弟吃了那麼些苦頭，老是担心着他的命運，此刻他實在說不出多麼的快樂。

『就這樣，』他說，『明天早上五點鐘你到堆棧那裏，當他們把木柴搬上煤水車的時候，你就走上去。我還要跟你長談一番，但是現在我必須走了。明日早上我送你上車。他們正把我們編成一個鐵路員工大隊，跟在德軍佔領下時候一樣，我們是始終在武裝警衛兵監視之下工作的。』

他向保爾告別後就走了。

天色迅速黑透了，這正是薛爾基到花園來的時候。保爾一面等他，一面在花園裏上下的踱着。冬妮亞和她的母親，一同伴陪着她的爸爸。

在黑暗裏，他同薛爾基會見了，互相緊緊地握着手。他們低聲地談着。薛爾基說：

『我沒有把手槍帶來。你們院子裏盡是彼得留拉的士兵，他們把馬車停在你們那兒，而且還點着燈火。要爬到樹上去是不可能的，真倒霉啊！』

『算了吧，』保爾說，『說不定這反而好些哩。在路上，他們可能查出牠來，這樣我就完了。不過，往後你自己要把牠找出來。』

『你什麼時候動身呢？』娃蓮問。

『明兒早上天亮的時候。』

『你是怎樣逃出來的？告訴我們吧。』

保爾低聲地把經過告訴他們。

他們互相親切地告別。薛爾基不能處之淡然，惟心裏十分難過。娃蓮苦痛地說道：

『保爾，祝你一路平安，並且不要忘了我們啊！』

他們轉身走了，黑暗立刻吞沒了他們。

屋裏悄靜無聲。只有時鐘繼續在進行，他們的步伐清切地記錄着時間的運動。兩個年青人此刻都沒有睡眠的心思，因為六個鐘頭後，他們就要分離，說不定將永遠不能相見。在這短短的時

間中，他們兩個人這般的萬千思念和話語，難道能夠說完麼？

呵，青春，無限美麗的青春啊！當情慾還未被知曉，只有從心房迅速的跳動而漠然地感到的時候，當無意觸及對方的胸脯而使手兒戰顫和迅速移開，同時青春的友情又阻住了最後的一着的時候！還有什麼能比摸着頸項的愛人的手臂，和像觸着電流一樣的熱吻更爲可親可愛的呢！

在他們整個的友情中，這是第二次的親吻。誰也沒有撫愛過保爾；除開他的母親，別人給予他的，乃是毆打。但冬妮亞的愛撫却更加愉快。在他那殘酷的被壓迫的生活中，他從不曉得人世竟有這樣的歡愉。這個在人生的途上遇到的姑娘，乃是個無限的幸福呵！

在黑暗中，他可以聞到她的髮香，又似乎看見她的雙眼。他說：

『冬妮亞，我是這樣愛你。我說不出我多麼愛你——我不曉得要怎樣告訴你。』

他的思念散亂了……她那柔軟的肉體是多麼的誘惑呵……但青春的友情却比別的一切更貴更高。他對她說：

『冬妮亞，當眼前所有的騷亂結束了的時候，我自信可以成爲一個裝配師。如果你不拒絕我，如果你對我的愛是真誠的，不是兒戲的話，我願意做你的好丈夫。要是我做了傷害你的事情，我就死掉。』

他們不敢擁抱着睡覺，恐怕她的母親看見了不高興。因此他們分了開來。當他們臨睡前互相發出莊嚴的兩勿相忘的誓言時，天已經漸漸透亮了。

大清早，冬妮亞的母親叫醒了保爾。他跳了起來，當他在浴室裏換上他自己的衣服和杜林尼克的外套時，冬妮亞的母親也喚醒了冬妮亞。

他們急忙冒着潮溼的朝霧走到車站，又繞過車站走到木堆旁

透，阿爾青在裝滿着木材的煤水車附近，正等候得不耐煩。巨大的車頭已給吐出的蒸氣蒙住，正緩緩地朝他們開了過來。

老布魯克在車頭的窗子上張望。阿爾青和保爾慌忙互相告別。保爾緊握住車頭的扶梯，由旁邊的鐵欄杆爬了過去。他回頭一望，看見站在岔道上那兩個熟識的人影。晨風猛捲着冬妮亞的罩衫的領襟，搖着她那栗色的捲髮。她在向他揮手。

阿爾青轉身注視着好容易地抑住了淚的冬妮亞，心裏想：『除非我是個十足的傻瓜，那麼，這兩個年青人倒有點變態。保爾，保爾，你這不安分的小流氓呵。……』

當列車已轉了彎的時候，他轉對冬妮亞：

『嗯，我想我們兩個可以做朋友了，是嗎？』冬妮亞的小手，接着便消失在他的大手掌中。

這時候，從遙遠的彼方，傳來了增加了速率的火車的轟隆聲。

七

整整有一個星期，這個給壕溝和蛛網樣的鐵蒺藜圍繞着的小鎮；總在隆隆的野炮聲和尖脆的步槍聲中醒覺或入睡。只有在夜深時候，牠是靜寂的，不過有時一方爲着窺探對方的祕密，仍然響起幾響驚動的槍聲，衝破了黑夜的死寂。每天天一透亮，兵士們就麇聚在各架大炮的周圍，大炮的黑鼻子開始忿忿地激烈地咳嗽起來，隨後，新的炮彈又慌忙給裝上去。每當炮手把繩子一拉，大地便渾身震顫；炮彈嘶嘶地飛過村莊，落在離小鎮二哩外被紅軍佔領的村莊上，轟隆地爆炸開來，把無數的泥塊往空中拋去。

紅軍的炮隊設在一座老波蘭修道院的院子裏，這修道院恰在高崗上的村落的中央。

炮兵隊軍事委員查莫斯丁同志，驟然從睡夢中跳起來——他睡的時候是用炮身做枕頭的。他把結着沉重的毛瑟槍的皮帶束得更緊，然後側着耳朵傾聽炮彈的飛馳，等候牠的爆炸。接着他那銳厲的呼喊聲在院子裏震響着：

『同志們，起來，明天我們再好好睡覺吧。是時候了，起來吧！』

炮兵們都在大炮周圍睡覺。大炮全像軍事委員一樣立刻跳起

來。只有西道爾察克懶懶地不願抬起他那昏沉的腦袋。

『你們這些混蛋，天剛透亮，就亂七八糟吵起來——真是一羣畜牲啊！』

奎莫斯丁哈哈大笑起來，說。

『是的，西道爾察克，弟兄們還不大懂得睡覺，他們對你這樣的人，那會佩服呢？』

西道爾察克起身了，但仍然咕噥了半天。

幾分鐘後，修道院院子裏的大炮開始怒吼，炮彈在鎮上爆炸了。白軍在鎮上糖廠裏那極高的烟突上，用木板搭了一隻瞭望台，一個軍官和一個電話傳達員，由烟突內面的鐵梯爬了上去。全鎮都在他們眼底，他們已可以由這裏指揮炮隊的炮火了，因為圍城的紅軍的每一動作，他們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今天，紅軍方面表現得特別活躍。他們可以由雙眼望遠鏡看到紅軍部隊的移動。一排裝甲列車，緩緩地沿着鐵路，朝波多爾斯基車站開去，不停地發出炮火，成隊的步兵則跟在牠的後頭。紅軍一連作了幾次進攻，想在風暴樣的衝擊之下攻下這個市鎮。但白軍却掩蔽在近郊斜坡上的戰壕裏。各個戰壕噴出了猛烈的炮火，空氣中充滿着密集的槍聲。當進攻迫近了的時分，這聲音更變為不斷的怒吼。在這彈雨之下，紅軍敵不過這非人所能忍受的緊張，戰線又撤退了，留下了許多死屍在他們的後面。

今天直接加之本鎮的轟擊，比先前兇猛得多，而且更加頻繁，更加堅決。空氣因大炮不斷的轟擊而震顫。從糖廠的烟突上頭，可以看見布爾什維克的戰線正在向前推進，兵士們雖然顛撲摔倒，仍然執拗地上前。他們已差不多佔據中央車站了。近衛兵把所有的後備隊掃數調去，還是無法堵塞戰線的裂口。因此，那些抱着必死的決心的布爾什維克，已經衝進車站周圍的各條馬路上了。守衛車站的彼得留拉近衛狙擊軍的第三大隊，終於被迫退出他們最後的障地——近郊的各個花園與菓園——狼狽地三五成羣

的逃到鎮上來。紅軍的先頭部隊不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堅決地繼續挺進，用槍刺的尖端佔奪白軍後衛的防寨，像崩雪一樣地衝到鎮上那部份的街道上。

薛爾基和他全家以及他們的近鄰們，一道躲在地窖裏；但是現在，世上的任何力量，都已不能阻止薛爾基跑出地窖了。這時他不理他母親的責罵，逕自跑出那陰森森的地下室。一隻鐵甲車正轟轟地從他們門口開過，向四方八面掃射，還有許多彼得留拉的殘餘部隊，慌亂地跟在牠的後頭。其中有一個跑進薛爾基的天井裏，慌忙拋下鋼盔、步槍和子彈帶，然後爬過籬笆，跳到外面的菜園裏。

薛爾基決心窺看馬路上的情形。許多彼得留拉士兵，正沿着通西南站的大道奔去；有一隻鐵甲車在掩護他們退却。直通本鎮的大道上，空無一人。驟然，一個紅軍的士兵出現了。他迅速地臥倒，向大路的彼方射擊。接着又一個出現了，第三個又……薛爾基看見他們一邊跑一邊彎身追擊。其中有一個面皮晒得黝黑的紅眼睛的中國人，胸口交束着機關槍的子彈帶，雙手緊握住手榴彈，一點也不迴避地直追過來。跑在他們最前頭的紅軍，年紀很輕，手裏握着一架手機關槍。這是衝進鎮上的紅軍的先鋒隊。一種愉快的感情控制了薛爾基，他直跑到大路上，盡力高聲呼喊道：

『萬歲！同志們，萬歲！』

他的出現是這樣突然，弄得那個中國人差點把他撞倒，那中國人開頭瘋狂地想向薛爾基撲去，但後者那激烈的表情終於阻住他。

『彼得留拉的士兵，向那裏去？』呼呼地在喘着的中國人這樣問。

薛爾基沒有聽到他的發問。他早已迅疾地跑進了天井裏，掙起那白軍丟下來的步槍和子彈，飛一樣地跑去追趕散兵去了。紅軍士兵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直到大夥進了西南站，方才發覺

。他們截斷了一部份白軍和他們的槍械與彈藥，把殘敵趕進樹林裏，然後才停下來休息，整理隊伍。這時候一個機關槍手跑到薛爾基面前，現出驚訝的神氣問道：

『同志，你是從那兒來的？』

『我是本地人，住在這小鎮上。』薛爾基回答。『我一直等候着你們開來。』

紅軍的士兵們圍攏着他。

『我認得他，』那個中國人高興地笑嘻嘻的說。『在我們進城的時候，他高聲喊着，「同志們，萬歲！」他是布爾什維克——是我們年青的好朋友呀！』他拍着薛爾基的肩膀補充着說。

驕傲使薛爾基的心猛跳着，因為他們已立刻接受了他，把他當作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是會同他們一道參加車站的肉搏戰的。

小鎮現在活躍起來了。苦惱的市民們爬出地下室與地窖，成羣結隊的跑到城門去看進城的紅軍。薛爾基的母親和娃蓮，看到光頭的薛爾基，挽着步槍，束着子彈帶的走在紅軍中間。這使他的母親火了起來，她狠狠地搖着雙手，心裏想，薛爾基，她疼愛的兒子薛爾基，竟公然參加打仗啦！唉，這還了得！試想一想，他竟在全鎮的人面前，挽着步槍，大搖大擺的走，以後將怎麼辦呢？這樣想着，她實在忍抑不住了，於是大聲喊道：

『薛爾基，馬上回家去！現在就回去！我告訴你，你這小鬼，你要打仗，先跟我來打吧！』她跑到她兒子跟前，心裏把他拉出來。

但薛爾基，曾吃過她許多記耳光的她的小薛爾基，滿臉給羞愧和憤怒弄得血紅，只冷冷地瞪她一眼，乾脆地回答說：

『別吵，我不管你那一套。』

這可叫他母親受不住了，她高聲嚷道：

『哦，你對你母親說話是這樣子的嗎？好，你以後別再回家

來。」

薛爾基頭也不回地答道：

「你放心，我不回去的！」

這可憐的婦人呆呆地站在路上，這時候，大隊臉色黝黑的滿身灰塵的戰士們，正打她身旁走過。一個嘹亮的嘲笑的声音響了起來：

「別哭呀，老太太，我們要選你的兒子做軍事委員的。」

隊伍裏發出了一陣笑聲。應和着前面的中隊的雄壯的歌唱，他們開始唱道：

同志們，邁起你的腳步
抖擻你的精神上戰傷，
踏上自由的大路，
挺起你自己的胸膛……

從這合唱的歌聲中，可以聽出薛爾基那尖銳的高音。他已找到一個新的家庭了，而在這家庭所有的刺刀中，有一支正是他的呢。

在李士真斯基的大門口，貼着一張紙頭，上面寫着一個縮短的名稱：「革委會」（Revcom）。

在它旁邊，又貼着一張用火樣的彩色繪成的標貼。一個紅軍的眼睛和指頭直指着你，上面寫道：

「你加入了紅軍嗎？」

昨天夜裏，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已把那些無聲的煽動者貼了出來。同時，革命委員會對全秀彼多夫卡的勞動者們的第一次的告示，也貼在那兒：

「同志們：

無產階級的軍隊已佔領秀彼多夫卡了。蘇維埃的政權已經建立起來，我們切望所有的市民保持鎮靜，那些組織排猶

運動的吸血的匪徒們，雖已被逐，但爲着保證他們不再捲土重來，必須把他們全數殲滅，因此請你們加入紅軍。用你們所有的力量來維護這勞動者的政權吧，秀彼多夫卡的軍權，歸於衛戍司令官，政權則隸屬於革命委員會。

革命主席杜林尼克】

李士眞斯基家已被一種新的人們佔領了。『同志』這字眼——這是昨天用許多人的性命換來的——到處可以聽到。這字眼實在是萬分動人的。

杜林尼克忘記了什麼叫做睡眠和休息；這木匠正忙碌地組織着本城的革命政府。在屋裏一間小房子的門口，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黨委會』的字樣。這一部份的負責人是伊娜茜夫同志，一個安靜而謹嚴的女人。政治部已委派杜林尼克和伊娜茜夫進行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各個必需的機關。

僅僅過了一天，已有許多合作的人員，坐在桌子旁邊，噹噹噹噹在打字了，同時，一個糧食委員會也已建立了起來，主其事的就是機警而神經質的德瑞茲基同志。德瑞茲基以前是糖工廠的助理機師。在秀彼多夫卡的蘇維埃政府剛剛建立的時候，他的最初的工作，就是以一個波蘭人所有的頑強，去摧毀工廠管理處那些貴族的上層人員，因爲他們背地裏都痛恨布爾什維克政權，偷偷摸摸地企圖乘機而動。

在工廠裏的工人全體大會上，德瑞茲基激昂地猛打着講壇的欄杆，對他周圍的工人們，發出像瀑流一樣的激烈而堅決的話語：

『多少年來，』他喊道，『波多斯基伯爵和桑古茲基子爵不是老騎在我們的父親，和騎在我們自己身上嗎？我們爲他們造了宮殿，然而伯爵大人給我們的是什麼呢？是餓肚皮，迫我們半生不死的給他們做下去。請想一想，波多斯基伯爵們騎在我們身上，已經多少年了？難道在我們波蘭人中，在我們烏克蘭人和俄羅

斯人中，被他們奴役的只有很少的幾個？然而現在，那些拍伯爵大老爺們的馬屁的人，却散播謠言，說是蘇維埃政權要用鐵拳擊死工人們！同志們，這是頂無恥的中傷，因為各民族的工作人們，就從不會得到過像現在這樣的自由。

『所有的無產階級，都是兄弟，』他說着用手在空中描了一個弧形，然後又放在講台的欄杆上。『然而誰能講我們各民族呢？誰使我們的弟兄們流血呢？在幾世紀以前，國王和貴族就已唆使波蘭的農民們和土耳其人做對頭。不論那一個時候，總是這一個民族侵略和掠奪別一個民族。已經有多少的民族被消滅了！已經發生過多少的不幸了！這是誰造成的呢？這是我們無產階級造成的嗎？可是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已完結了。這些爬行的畜牲們，都已到了他們的死期了。布爾什維克向全世界喊出了資產階級最可怕的話語：「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是我們的救星，這是我們對幸福的生活的希望。打倒資本家，同志們，加入共產黨去！』

『現在，波蘭已成了共和國。只有蘇維埃共和國，才能把波多斯基們的根拔出來。在波蘭共和國裏，我們自己是主人了。有那一個不曉得布洛尼克·普達申斯基的嗎？革命委員會已派他當我們的工廠委員了。誰是被壓迫的窮人，誰就有一切。我們必定有快樂幸福的一天，只要我們不聽信那些狡猾的毒蛇們的鬼話。要是我們工人們相互間能有充分的信任，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全世界所有各民族的工作人們，完全組織起來！』

瓦茲拉夫從他的心底裏，從一個坦白的勞動階級的心底裏，發出這新的熱烈的呼聲。當他走下講壇的時候，年青的夥伴們贊成地高聲喝彩。只有老頭子們是怕說話的。誰說得定——也許布爾什維克明天就退出去，那時候，每一句話都得付出代價來，假如不是上斷頭台，那麼也會被趕出工廠去。

伊娜茜夫同志正到革命委員會去，在門口，她看到一個年紀很輕的紅軍。

『同志，你今年幾歲？』

『快十七歲了。』

『你是本地人嗎？』

『是的，』他笑嘻嘻地說。『我剛在昨天的戰鬥中加入紅軍的。』

伊娜茜夫緊盯着他。

『你爸爸做什麼的？』

『火車上的副司機。』

杜林尼克跟一個紅軍由便門走進來，伊娜茜夫轉對着他說：

『你瞧，我化了許多功夫，想給區委會找一個青年團員，現在終於找着了，他是本地人。』

杜林尼克用靈敏的眼睛打量薛爾基：『你是……』

『哦，是查哈爾的孩子。那末，你走吧，盡你的力量去招集團員。』

薛爾基十分困惑地望着他們兩個。

『可是，我中隊裏的事情怎麼辦呢？』

走上門廊的階梯的杜林尼克回過頭來說：

『這個我們會代你辦的。』

兩天之後，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委員會便已建立起來了。

新的生活已意外地迅速地衝到小鎮上來，牠擁抱着一切的活動，又在牠那急湍的漩渦裏顛覆了一切。薛爾基已把他的家庭完全丟在腦後了，雖然牠是離得那麼近。

薛爾基現在已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了——他不只十次地，由他的衣袋裏掏出那張蓋着烏克蘭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印章的白紙條，在牠上面寫着：薛爾基·布魯克，共產黨青年團團員，區委員會書記。要是誰懷疑這一點，那麼在他的緊身制服外面，結

在斜皮帶上，藏在手製帆布槍袋裏的，正是一支滿利赫爾手槍——他的好朋友保爾送給他的禮物。這是最權威的證據。哦，保爾沒有跟他一道，他是多麼的難過啊！

薛爾基整天都在執行革命委員會的訓令。現在伊娜諾夫正在等候他，因為他們要一道上車站裏的政治部去，領取發給革命委員會的文件和報紙。他急忙跑到街上，政治部的一個工作人員，正備好汽車在那裏等候他們，因為到車站去的路是很遠的。

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師團的參謀部和政治部，是在車站的一列車子上。伊娜諾夫利用乘車的時間，詢問薛爾基許多問題：

『你那一部門已做完了些什麼工作呢？你已經把他們組織在一起了嗎？你應當在你的朋友們中間——在那些工人階級的兒童們中間，進行煽動工作。我們需要一個結實的共產主義青年團，而且越快越好。我們明天應當起草一張青年團的宣言，把牠印出來，然後在戲院裏召開一個巨大的青年大會，我得介紹你同烏斯金認識。我惹她正在你們青年人中間進行工作。』

烏斯金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一頭烏黑的短髮，穿一件新的茶色的緊身制服，腰上緊緊地束着一條皮帶。薛爾基從她那裏曉得了許多新的東西，而她還答應幫助他進行工作。當他們分手的時候，她拿了一束文件給他，其中特別是包括青年團的綱領和章程的小冊子。

他們到了很晚才回到革命委員會來。娃蓮一直在花園裏等待他。她十分抱怨地跑到他面前，說道：

『你自己應當害羞呀！你究竟怎麼打算呢，你完全脫離了家庭嗎？媽媽天天爲着你哭泣，爸也十分生氣。家裏亂得一塌糊塗。』

『不，娃蓮，』他說，『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不過沒有功夫回家罷了。說真話，實在沒有功夫。無論如何，今天我不能回

去。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到我房間裏來吧。』

娃蓮認不出她的弟弟來，就像給通上了電流似的，他已經完全變了，他叫他姊姊坐在一張椅子上，接着就直入本題的說：

『我要向你說的就是：加入青共團吧。你曉得嗎？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我就是團的主席。你不相信嗎？那麼，你自己看一看吧。』

娃蓮看完他的證書，羞怯地注視着他，說：

『我加入青共團有什麼用呢？』

薛爾基興奮地搖動着雙手：

『什麼用？我的好姊姊，你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嗎？呵，我甚至晚上也沒有功夫睡覺呢。我們應當繼續進行宣傳。伊娜茜夫說我們應當招集所有的青年，到戲院裏開個大會，正確地給他們解釋什麼叫做蘇維埃政府。他們說我必須作個演說。我想了想，覺得不成，因為我顯然不曉得怎樣說法。這樣只給人家笑話。現在，你說，你的意思怎樣？』

『我說不出來。要是我這樣做，母親一定要氣瘋的。』

『你別想媽媽吧，娃蓮，』薛爾基說。『她完全不懂這些。她只曉得叫她的孩子們坐在她身邊。她是不會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恰恰相反，她倒同情牠。但她要別人到前線打仗，却不答應她的兒子們參加。你說這是對的嗎？請想想朱赫來一向告訴我們的是什麼？請看看保爾，他的母親也阻不了他。現在輪到我們頭上了，我們也有了生活的和過着真正的生活的權利了。那麼娃蓮，你會說個不字嗎？呵，你想想，這是多麼有味道的事情，你在女孩子們中間，我在少年們中間工作。黃頭髮的克林加現在也轉變了。娃蓮，你參加不參加我們呢？我這裏有着關於所有這事情的小冊子。』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本來交給她。娃蓮目不轉睛地盯着她弟弟，低聲地問道：

『要是彼得留拉士兵們再打回來了呢？』

薛爾基初次感到困惑。接着他就說：

『自然，我要跟別的人們一道走。但是，那時候，你怎麼辦好呢？你說的不錯，媽媽那時候一定是很痛苦的。』他停止了，沉默起來。

『薛爾基，你把我的名字祕密填下來吧，』娃蓮說。『這樣，除了你我之外，母親和別的人們都不會知道。我要盡力幫着做一切的事情，這就是頂好的辦法了。』

『很對，娃蓮。』

伊娜茜夫走了進來。薛爾基對她說：

『同志，這是我的姊姊娃蓮。我剛剛和她談着青年運動的問題。她是一個很適當的人，但是，你曉得，我們的母親是個不馬虎的人。我們可以讓她祕密參加嗎？要是我們不得不撤退的話，不用說，我將拿起槍來一同離開，然而她將叫我們的母親十分難過。』

伊娜茜夫坐在桌子的一頭，入神地傾聽薛爾基的話。接着她說道

『是的，這辦法最妥當。』

劇場裏擠滿吱吱喳喳地談說着的青年們，他們都是被貼在鎮上各處的開會佈告招引來的。糖廠工人的樂隊演奏了。正廳裏大部份都是學生——男女的中學生和高初級小學校的小學生們。他們之參加大會，與其說是來開會，不如說是來看戲。

幕終於開了，剛到秀彼多夫卡來的縣委員會的書記長拉金同志，出現在舞台上。這個有尖鼻子的瘦小的人，立刻吸誘了全場的目光，大家非常有興趣地傾聽着他的演說。他說到全國各地的鬥爭，號召青年們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當他結束的時候，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現在輪到薛爾基講話了。拉金因為有事

情先走。

薛爾基心裏十分焦急，他覺得沒有什麼好說。『說些什麼呢？拿什麼事情來說呢？』爲着找尋話頭，他忍受了難堪的痛苦。伊娜茜夫在講台後邊解救了他，小聲地說道：

『你就說關於組織支部的工作吧。』

薛爾基立刻跳到實際方法的問題。

『同志們，你們什麼都已經聽到了，現在讓我們組織起支部來吧。誰贊成這提議呢？』

劇場的大廳裏死寂無聲。

烏斯金跑過來幫忙薛爾基，她把莫斯科的少年們怎樣組織起來的情形告訴會衆們。薛爾基獨自狼狽地站在一旁，他看到大會對他的組織支部的提議如此冷淡，心裏很覺氣忿。他憎惡地眺望着下面的會衆們，他可以看到查里凡諾夫一邊輕蔑地斜視着烏斯金，一邊正跟麗莎在咬耳朵說話。全場的前排，是那些小鼻梁上搽着白粉的中學高級班的女生，她們那狡猾的小眼睛東張西望，不停地互相低聲說話。在劇場入口的角落裏，却坐着一排年輕的紅軍士兵，薛爾基看見那少年機關槍手也在那兒。他坐在劇台的旁邊，臉上現出焦燥和憤慨的神情，憎恨地注視着穿着挺時髦的服裝的麗莎和安娜，她們正毫不羞慚地同她們的愛人在竊竊說情話。

烏斯金同樣也感到人們並沒有傾聽她的演講，於是她就趕快結束，讓伊娜茜夫說話。伊娜茜夫說得非常安詳，會場上的喧笑聲終於寂靜下去了。

『同志們！青年們！』她說，『現在，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想一想你們在這裏聽到的話。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從你們中間，找到不是僅然旁觀，而是積極參加革命的同志來。只要你們下決心。革命的門是洞開的，我們希望大家對這事情發表自己的意見。有誰要說話的，請跑上來。』

劇場裏又是死寂無聲。接着，有一個聲音突然從後排發出來：

『讓我說幾句話吧。』

說這話的，是米士加·列夫楚訶夫，一個眼睛微微斜楞着，樣子很像小熊的人，他擠過人叢走到舞台上來：

『如果事情是這樣的，如果布爾什維克需要我們幫忙，我決不會說個不字。薛爾基知道我。我要加入青共團。』

薛爾基臉上現出笑容了。他立刻走到舞台的中央，高興地喊道：

『同志們，你們瞧吧。你們看看米士加，他是咱們中間的一個，因為他的爸爸是鐵路的岔道夫，他給火車軋死了，因此米士加沒有機會進學校。然而他雖然不像你們一樣進過中學，却立刻就認識了我們的事業。』

劇場裏這時候起了一陣嘩聲，有些人則裝着貓叫。接着一個名叫奧古什夫的中學生，藥鋪老闆的兒子，是個頭髮考究地梳成鷄冠形的小傢伙，他走上前來，拉直了緊身衣後，就開始說：

『抱歉得很，同志們，我不大懂得究竟要我們幹些什麼。他們要我們幹政治嗎？那麼，我們什麼時候才會畢業呢？我們是必須唸完我們學校裏的課程的。要是他們提議組織一個體育會，或是一個俱樂部，讓我們年青人一塊兒讀書，那是另一件事情。但政治呢——結果你會給縊死的。不，同志們，謝謝你們。我不相信會有一個人贊成這件事的。』

大廳裏發出了一陣笑聲。奧古什夫跳下舞台走向原處去。現在年青的機關槍手上來說話了。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額上，用憤怒的眼睛掃射下面座位上的人們，高聲喊叫着說：

『你們哄笑，笑什麼呢，你們這些豬猡。』

他的雙眼像兩顆燒紅的煤球。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氣，遍身因憤怒而震顫，接着又說下去：

『我的名字叫查基，伊凡·查基，我從未看見過我的爸和媽。我是一個流浪的孤兒；求乞過活，睡在人家圍牆的旁邊。我挨餓，無家可歸，地獄一樣的生活，這全不是你們這些有媽媽寵愛的人過着的生活。接着蘇維埃政府建立了，我加入了紅軍。全隊接納我，給我飯吃，給我衣穿，教我讀書寫字，而特別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義。這樣，我就成了一個布爾什維克，這個我到死也不會改變的。我十分明白我是爲什麼而戰——是爲着我們，爲着窮人們，爲着工人階級的政府！你們這些坐在那兒，像驢子一樣哼着叫着的人們，不會曉得在這城鎮的外面，我們已損失了兩百個人，已有兩百個人被殺了。……』他的聲音就像樂器上綑緊的弦線。『不用說，他們是爲着我們的幸福，和我們的事業而犧牲的……而且全俄羅斯都是如此，當全國各戰線在進行生死的鬥爭的當兒，你們却在這裏尋開心。現在，同志們，』他轉過身對着幹部的席位說，『你們跟他們說話，詢問他們——你以爲他們都懂得這些嗎？不。像我們的老話所說：肚飽不交肚餓人。他們裏面，只有一個人跑上來，因爲他是一個窮人，是一個孤兒。』於是他憤怒地對着大會喊：『我們用不着他們，我們不要再作請求了。我賭咒，我們決不需要你們這些混蛋，你們只用機關槍掃一掃。』這是他最後的一擊；他簡直喘不過氣來，立刻他頭也不回地下了舞台走出戲院去。

幹部席上沒有一個人留下來參加音樂會。在回到革命委員會的路上，薛爾基苦惱地說：

『真是糟糕。查基說得對，以那些中學生作對象，是做不出什麼成績來的，反而不討好。』

『這沒有什麼驚奇的，』伊那茜夫對他說。『那裏面簡直沒有無產階級的青年，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我們應當在工人階級的青年中進行工作，把目標移向火鋸工廠和砂糖工廠去。不過這大會也一樣地有意義。在中等階級中也一樣有着很好的同志

的。」

烏斯金贊成伊娜諾夫的意見，說道：

『薛爾基，我們的任務，就是不倦地把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口號灌注到每個人的心坎裏去。黨要使所有的勞動者們，注意每一種新發生的事情。我們應當組織許多大會，會議和代表會議。車站上的政治部正着手開辦一個夏天劇場。幾天後，一列特別的宣傳列車也會開來，那時候，我們應當好好認真展開我們的工作。別忘記列甯說的話：如果我們不能吸引千萬的工人大眾參加鬥爭，我們是不會勝利的。』

當天夜晚，薛爾基送烏斯金回車站去。當他們分別的時候，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好久不放。烏斯金變昏現出了薄薄的笑容。

薛爾基在回來的時候，順便到他家裏看一看親人們。

他一聲不響地靜聽着他母親的怨罵。當他父親開始罵他，他就立刻加以進攻，完全把他窘住了：

『爸爸，聽我說，當德國兵駐在這兒，你們進行罷工，並打死鐵車上的守兵的時候，你想起家中的我們嗎？你想過的，但你却依着工人階級的良心做去。同樣，我也想到你們，想到要是我們不得不撤退的時候，你們要爲了我吃苦頭。但是反過來，要是我們贏了，我們却佔了上風。無論如何，我不能坐在家裏，我不能放棄工作。爸爸，你一定看到這一點。我們爲什麼要囉叨地說這些無意義的話呢。我做着正經的事情。你應該贊成我，幫助我，然而你却和我吵鬧。爸爸，讓我們和解吧，那麼媽媽也就不會瞎吵了。』他那雙深藍的眼睛直視着他父親，臉上現出親切的笑容，因爲他相信他自己是對的。

他父親偏促不安的坐在條凳上，接着他微笑了，兩排黃牙透過密密的口髭露出來：

『你就用階級的良心來責備我嗎？你這小流氓。你以爲你一

帶起手槍來，就不會再吃我的皮鞭了嗎？』

但他的口氣一點也沒有威脅的成份。他躊躇了一會，似乎不曉得怎麼辦才好，接着，他突然拉住他兒子的粗糙的手，繼續說道：

『就繼續幹你的吧，薛爾基，我的孩子。我不願意在你上坡的時候絆住你。不過你要常常回家來，讓我們多多看到你。』他懷着果決的心情，搖着他兒子那起繭的手。

夜。由開着的房門口，透出一幅長方形的亮光，橫在入口的台階上。在一間很大的房間裏，革命委員會的五個委員，正圍着那律師用的寬大的寫字檯，坐在柔軟的天鵝絨沙發上開會。他們是杜林尼克，伊娜茵夫，鄧摩臣科，——地方特務委員會（反革命肅清委員會）的主席，穿着哥薩克的服裝，像是啓爾基茲人（註）一樣。別的兩個是瘦弱的鐵路工人蘇狄克和機車廠工人，有着矮而大的鼻子的奧斯達楚克。

杜林尼克憑着檯子，現出倔強的神情，直視着伊娜茵夫，他那沙啞的聲音一句一句的擠着說：

『前線急需給養。工人們需要食糧。我們剛開到這裏來，那些小商人和攤販便把他們的價格提高。他們不收蘇維埃紙幣，賣買都用尼古拉票或是凱急格票。今天我們應當規定物價。我們十分明白，他們誰也不會按平價出售。他們要把貨物藏起來。那時候，我們就應當進行搜查，徵發這些奸商的貨品。我們不能讓工人們餓肚皮的。伊娜茵夫同志警告我說，我們不要太過激烈，我告訴她，她還帶着智識份子的怯懦性。要注意，問題不僅僅是在小商人身上。例如，我今天得到一個消息，旅館老闆波里司。

註： 一種說土耳其語的蒙古族，大半居於中央亞細亞草原。
——譯者。

鍾恩就有着祕密的地下室的堆棧。而且所有較大的商家，甚至在彼得留拉佔領秀彼麥夫卡以前，早已有了大量的囤積。』他浮着冷冷的笑容，特別注意地望着鄧摩臣科。

『你怎樣曉得的呢？』鄧摩臣科不假思索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感到羞惱，因為偵查出這一類的事情，原是他的責任，但杜林尼克却比他早得到這消息。

杜林尼克冷冷地笑着說：

『別焦急吧，你這老傢伙，我的眼睛什麼都看得到。我不僅知道那些地窖，我還曉得你和師團長的汽車夫，昨天拿着一個瓦特加酒瓶。』

鄧摩臣科坐着偏促不安，蒼黃的兩頰泛紅了。

『而且瓶裏面還有好些酒！』他自己添着說。

『這地窖的事情，』杜林尼克接着說，『是薛爾基告訴我的。他顯然有一個朋友，在那車站飯店裏當夥計，他從那些廚司口裏，知道他們店裏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以前一向是鍾恩大批供給的。昨天，薛爾基又得到確實的報告：的確有這麼一個地窖，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找到牠。鄧摩臣科，請你就在今天夜裏，帶着弟兄們和薛爾基，把牠找出來吧。要是找着，我們就夠供給工人們和師團的給養委員會了。』

半點鐘後，八個武裝兵士走進旅館老闆的家裏，留下兩個人守住大門。

老闆是一個矮肥的人，樣子很像酒桶，臉上長着幾天未剃的紅毛，他一面踏着木腿出來迎接這些陌生人，一面堆着諛媚的笑容，用帶喘的聲音問道：

『同志們，有什麼事情呀？幹什麼這麼晚才光臨呢？』

站在鍾恩後面的，是他的女孩子們，身上穿着慌忙披上去的睡衣，給鄧摩臣科的手電筒的亮光射得張不開眼。同時在隔壁的房間裏，肥胖的老闆娘一面穿衣一面在唧噥着。

鄧摩臣科只作簡單的解釋：

『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吋，都檢查過了，但我不到祕密地窖的痕跡。在廚房旁邊的小房間裏，睡着一個大姐，她睡得很香，連他們進去都不知道。薛爾基仔細地叫醒她，問道：

『你是誰？是做女工的嗎？』

她拉着被頭蓋住肩膀，臉孔避開手電筒的亮光——她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驚疑地回答道：

『是的，我在此地做工。你們是誰呀？』

薛爾基向她解釋，叫她穿上衣服走開去。

鄧摩臣科在那寬大的食堂裏審問老闆。老闆氣得發昏，濺着唾沫激動地回答說：

『你們要我怎樣呢？我就只有一個地窖。你們是在浪費時間啦。從前我開過旅館，現在已成窮人了。彼得留拉的兵士早把我搶個精光，幾乎連性命也跟着丟掉。我是十分喜歡蘇維埃的，但是你瞧，我還有什麼東西呢？』他擺着兩隻滾圓的短手，用漲血的眼睛望了望薛爾基和鄧摩臣科，再看看一個角落和天花板。

鄧摩臣科憤憤地咬着嘴唇：

『你還想瞞我們嗎！我最後一次勸告你，請你把地窖的所在說出來。』

『哎，你怎麼啦，武裝同志，』老闆娘現在插嘴了，『我們自己還挨餓呢。他們已把我們的東西搶個精光。』她很想破聲大哭，但眼淚老擠不出來。

『挨餓，你們還養着大姐哩！』薛爾基說。

『唉，那怎麼能說是了頭呢？只是收留一個窮女孩子罷了。叫克麗絲娜把她的身世告訴你們吧。』

『讓我們自己動手吧。』鄧摩臣科已忍不住了。

外面天已透亮，他們還繼續在老闆的旅館裏和住宅裏搜查。

連醫院的通訊處都沒有告訴她。

薛爾基開始經常到車站裏那門上寫着『政治部宣傳股』字樣的綠色客車上來。烏斯金和另一個女同志梅惠傑夫的辦公處，就在那小車廂裏面。梅惠傑夫雙脣上從沒有一個時候不銜着一支香煙，嘴角上從沒有一個時候不現出古怪的微笑。

青共團區委員會的書記，不知不覺間跟烏斯金十分親熱起來了。在每一次簡短的會見中，除開一捲捲的文件和報紙之外，他還從車站上帶着一種模糊的愉快的感情返回鎮上去。

政治部的公開劇場每天都擠滿着工人和紅軍的士兵。第十二軍的宣傳列車停在側線上，車身遍處貼着色彩奪目的畫片。這列車從早到晚無時不在活動中。牠有一個印刷部，成天忙着排印報紙，傳單和告示。前線是近在咫尺的。有一天晚上，薛爾基覺得他自己沒有什麼事情，順便走進劇場裏，就在那兒的兵士羣中，他遇見了烏斯金。

夜已深了，當他送她回車站去——政治部的工作人員都是住在那兒的——的時候，薛爾基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對她說道：

『麗達同志，爲什麼我老想跟你在一道呢？』他接着又說下去：『跟你一道是愉快的。我覺得受到鼓勵，我覺得我可以不停地工作下去。』

烏斯金攔住他的話頭，說道：

『你要注意，薛爾基同志，讓我們來個約定吧，從此以後，你不要再耽溺於感情，我不喜歡這樣子的。』

他像個被斥責的小學生似的，滿臉緋紅，說：

『我對你說的，就像一個同志對別個同志說的一樣，你却這樣對待我……難道我說的話是反革命的嗎？自然，我往後不再提起這樁事情了，烏斯金同志。』

他急促地握一握她的手，轉身快步向城裏去。此後一連幾天

，他都沒有到車站上去。後來伊娜茜夫邀請了他，但他找到一個藉口，說他工作很忙。事實上，他的確是很忙的。

有一天晚上，當蘇狄克回家，路過糖廠多數高級職員的住宅附近時，有人對了他開槍。實行住宅搜查的結果，發見了一個名叫『狙擊隊』的法西斯團體的槍械和文件。

革命委員會開會了，烏斯金也出席。她拉薛爾基到一旁，從容地問道：

『你怎麼回事呀，你在發揮小資產階級的自尊心嗎？你打算把個人的事情轉移到工作上去嗎？同志，你不應該有這一類的舉動。』

這樣，薛爾基又時常找個機會到綠色客車上去。

接着縣代表聯席會議開會了。他們舉行了兩天激烈的討論。在第三天，他跟全體代表一同帶着武裝，在河岸的樹林裏，一連二十四小時的追擊着查魯德尼所率領的彼得留拉匪幫的殘餘部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看見烏斯金正在伊娜茜夫那裏。他陪着她回到車站去。當他們分別的時候，他熱烈地握住她的手，但烏斯金却氣憤地把她的手抽回去。

自此之後，他又長遠不到宣傳列車上去。他忍痛地避開烏斯金，甚至在工作上需要和她接觸的時候。最後，當她固執地要求解釋他這種行爲時，他氣忿地喊道：

『我跟你討論這種事情有什麼用呢？你又要來那一套，不是說那是布爾喬亞的行爲，就說那是背叛工人階級的。』

高加索紅旗師團派遣隊的列車，開進車站來了。三個臉色黢黑的指揮官，訪問了革命委員會。其中有一個高身材的瘦子，身上緊緊地束着一條華麗的鑲銀的武裝帶，他走近杜林尼克，說道：

『閒話少說。要一百車乾草。馬快餓死了。』

他們派薛爾基和兩個紅軍去徵發乾草。在一個村莊上，他們遇到了富農匪幫的襲擊。匪徒們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把他們打個半死。薛爾基比別兩個受傷較輕，因為他年紀輕，稍為得到他們的寬恕。貧農委員會的會員把他們運到鎮上來。

一隊兵士被派到村裏去，隔天，他們便把乾草徵發來了。

薛爾基不願意麻煩他的家人，所以在伊娜諾夫的房間裏休養。當天晚上，烏斯金來看他，他初次感到了她的握手的緊牢和撫愛，是他以前所沒有想到的。

❖ ❖ ❖
在酷熱的正午，薛爾基跑到車站上去，把保爾的來信唸給烏斯金聽，還把這同志的事情告訴她。當他臨走時，他無意間對她說：

『我要到樹林裏的湖裏洗澡去。』

烏斯金放下她的工作，說道：

『等一下，我們一同去。』

兩個人站在明鏡一樣的靜穆的湖邊，透明而微溫的湖水是誘人的。她對他說：

『你到大路的入口那兒等一會，讓我洗個澡。』

他坐在小橋旁邊的石頭上，臉兒朝着太陽。他聽到他後面的水濺的聲音。

透過叢林，薛爾基看見冬妮亞和軍事委員會宣傳列車的指揮官楚亞甯，正沿路走來。楚亞甯穿着時髦的英國式的軍官制服，束着佩劍的武裝帶，登着吱吱作響的發亮的長筒馬靴，顯得十分漂亮。他挽着冬妮亞的手一邊沿路走來，一邊和她說着什麼。

薛爾基認出她是會給保爾帶信的少女。冬妮亞也盯着薛爾基，顯然也認出他。當她走近他的時候，他由袋裏掏出信來，阻住她說：

『請稍停一會吧，同志。我這裏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份是提到你的。』

他把信交給她。冬妮亞由那個男人的手裏抽回手來，接讀了保爾的信。信紙在她手中輕輕抖顫。接着，她把信交回薛爾基，問道：

『關於他的事情，你還聽到別的什麼嗎？』

『沒有。』薛爾基回答。

這時候，他聽見烏斯金在他後面踏着碎石走來的步聲。楚亞甯看到她，便低聲對冬妮亞說：

『咱們走吧。』

但烏斯金的輕蔑而譏諷的聲音，攔住了他：

『楚亞甯同志，列車上整天的在找你呢。』

楚亞甯厭惡地盯着她，說：

『不礙事，他們沒有我也行的。』

當他們兩個走開後，烏斯金目送着他們說：

『我想這懶蟲馬上就會給開除出去。』

樹林在低語，高大的橡樹的巨葉頻頻點頭。小湖是誘人地新鮮。薛爾基想洗澡了。

當他由水裏出來之後，他在離小徑不遠的地方，找到了烏斯金，她正坐在一顆倒下的橡樹上。

他們一道向樹林的遠處走去。他們走到了野草蕪蔓的小徑，決定在草上歇一會兒。林裏寂然無聲，只有橡樹依然低聲在說着什麼。麗達躺在嫩草上，枕着她那彎曲的臂膀。她那健美的雙腿和破爛的皮鞋，都沒在長長的野草中。薛爾基偶然望一望她的雙腳，看見那雙補得很整齊的鞋子，他又看了看他自己的靴子，腳趾正從那個大洞裏露出來。於是他笑了。

『你笑什麼呀？』麗達問。

薛爾基指着靴子說：

『這麼樣的韃子，叫我們怎樣打仗呢？』

她沒有回答。她輕咬着草葉，正想着別的事情。

『楚亞甯是一個很壞的共產黨員，』她最後終於說。『所有別的政治工作人員都很極端，但他却只曉得怎樣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他是我們黨裏的投機份子。……可是前線的情形實在是很嚴重的，我們應當忍耐長期而且殘酷的鬥爭。』她靜默了一會，接着說：『照我看來，薛爾基，我們不僅應當用語言，而且應該用刺刀去戰鬥。你聽過中央委員會決議動員四分之一的青年團員上前線嗎？我想我們在這兒決不會長久的，薛爾基。』

薛爾基傾聽着她說的每一個字。他從她的聲音裏辨出一種不平常的音調來。他覺得有點驚訝。烏斯金那雙黑黝黝的水汪汪的眼睛，正緊盯着他。他幾乎忘却了自己，想告訴她說：她的眼睛就像一對明鏡，他可以從那裏看見一切。但他終於抑制了自己。

麗薩用手腕支起身子，站了起來。

『你的手槍在那兒呢？』

薛爾基摸着他的空槍袋，陰鬱地說：

『在徵發乾草的時候，給富農的匪幫搶去了。』

她一隻手插進制服的口袋裏，摸出一支發亮的白朗甯手槍。

『薛爾基，看那橡樹！』她用槍口指着二十五步開外那有着深的裂痕的樹幹，然後就舉平右手，讓牠和眼睛成一直線，簡直不加瞄準就開槍。被打碎的樹皮，向四面飛散。

『看見嗎？』她非常得意地喊，接着又放第二槍，樹皮又散落在草地上。

她把手槍遞給薛爾基，帶着譏弄的說：

『你來吧，看你射得怎樣？』

他射了三槍，只有一槍不中的。她微笑着說：

『我以爲你沒有我本事呢。』

她把手槍放在地上，躺了下去。她那發現的胸脯像波浪一樣

起伏着。她柔聲的說：

『來呵，薛爾基。』

他的身子移近她去。

『看那天空，牠是碧藍的。你的眼睛跟天空一樣碧藍。這是不好的。你的眼睛應該是灰色，像鋼鐵一樣。藍的顏色太過溫柔……』

突然，她拖住他那美麗的頭，縱情地在他的雙唇上吻着。

兩個月過去了，秋天就要來臨。

黑暗的帷幕掩住了樹林，夜突然到來了。師團本部的電報生，在打着電碼的電信機旁邊，彎着身子收着機上溜出來的狹長的紙條，一面迅疾地把那些點和短線譯成了如下的文字：

『師團部指揮官並抄送秀彼多夫卡革委會主席，在收到本電報後十小時以內，將鎮上所有機關一律撤退。鎮上留住一個大隊，歸指揮作戰部隊之N聯隊隊長統轄指揮。師團本部、政治部、及所有各軍事機關，一律撤至巴朗捷夫車站。執行結果，即向師團長報告，簽名。』

十分鐘後，一架機器腳踏車，射出乙炔（Acetsslene）的頭燈的亮光，在鎮上靜寂的街道上奔馳着。牠在革委會的入口噠噠地停了下來，把電報交給主席杜林尼克。別的人們聚攏了來。一張特別的單子開出來了。一點鐘後，滿載着革命委員會的案卷和其他文件的車子，已開過鎮上的市街，朝波多爾斯基車站開去。

薛爾基聽完了電報之後，情不自禁地跟着傳令員走到外邊。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車子到車站去嗎？』

『坐在後邊，不過，要把牢。』

在離綠色車廂十碼左右的地方，他伸着雙手，勾住麗達的肩膀，感到好像快要失掉他痛愛的無價的東西似的，他低語道：

『再見呵，麗達，我親愛的同志！我們會再見的：只要你別忘記我。』他感到戰慄，幾乎放聲哭出來。但他不得不馬上走了，他不能再說話，只有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直到她喊痛方才鬆開。

隔天早晨，被遺棄的小鎮和車站，都顯得空虛。最後列車的車頭，在動輪時嘶嘶的拉了氣笛，彷彿在告別似的；同時在車站外面的鐵道兩旁，正分列着留守本鎮的大隊的警戒線。

黃葉都凋零了，樹木都光禿了。西風捲着殘葉，靜悄悄地在路上旋轉着。

薛爾基穿着紅軍的外套，束着帆布做的子彈帶，跟着別的十幾個紅軍士兵，守住糖廠外面十字街頭上的一個陣地，靜候着波蘭人的到來。

阿夫托諾輕輕敲着他的鄰居澤拉辛的門。澤拉辛開了門，還沒有穿好衣裳，就由半開的大門向外張望一下，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阿夫托諾指着那執槍走着的紅軍部隊，向他的朋友點了點頭，丟個眼風，說道：

『走了啦。』

澤拉辛焦急地瞪着阿夫托諾說：

『我想你還不曉得波蘭人用的旗子吧？』

『就我所知，牠是一個頭的鷹鳥。』

『那兒可以找到這種旗子呢？』

阿夫托諾搔着頭皮，這是他無法解答的問題。他想了一想，接着說道：

『這在紅軍倒也沒有什麼；他們是可以退走的，只丟下我們留在本地，絞着腦汁，叫自己去適合另一個新政府。』

一架機關槍放射了，槍聲衝破了周遭的死寂。驟然，車站上傳來了列車的汽笛聲。接着就是大炮轟隆的放射。大炮噼噼地掠過高空，落在糖廠旁邊的大路上。路旁的叢林立刻隱沒在深藍色的炮煙中。這時候，沿着大街走去，不斷回頭眺望的，就是那些頑強的紅軍。

一粒細小的淚珠，冷冷地流下薛爾基的面頰。他慌忙揩掉牠，又向四周望一望；並沒有人注意他。

走在他旁邊的，是高瘦的火鋸工人安提克·克羅柯托夫。他的手指扳住步槍的鎗機，一路緘默而且陰鬱。他的眼睛碰着薛爾基的視線，於是他把內心的憂慮盡情對他傾訴：

『現在，我們家裏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別是我家的。他們會說：「他是一個波蘭人，可是他竟對抗同種族的部隊。」他們會把我的爸爸趕出木廠來，而且一定要打他。我本來叫他跟我們一道走，但這老頭子自己却離不開家庭。噯，他媽的，仗越是快打越好！』安提克憤憤地把溜到前額來的紅軍鋼盔，往頭頂推了上去。

『……………哦，再見吧，我的故鄉，這如此質樸又如此骯髒的，有着這些些醜陋的小屋和腐臭的市街的，我的鎮與故鄉。再見吧，親愛的人們，再見吧，我的娃蓮，再見吧，現在不得不秘密地進行地下工作的同志們……異族的、憎恨的、殘忍的白色波蘭軍團正在開來了！』

穿着骯髒的油垢的外衫的機車廠的工人們，用悲測的目光送着紅軍的士兵。薛爾基興奮地向他們喊道：

『我們要回來的，同志們。』

八

在拂曉前的薄霧中，第尼伯河現着暗淡的微光，河水激盪着岸邊的石子，嘩啦地在響着。

在河邊一條狹隘的壕塹裏，他們五個，躲藏在裏面，緊緊地挨着，躺在一支圓鼻子的馬克沁機關槍的旁邊。他們是第七狙擊師團的先鋒突擊哨。薛爾基正朝着河斜躺着。

昨天，在波蘭人那旋風似的炮火之下，他們已給不停的戰鬥弄得精疲力盡，終於退出了基輔，渡到他們現在扼守着的左岸來。顯然，他們再不能讓波蘭人再進一步，渡過第尼伯河來。

這次的退却與慘重的損失，以及最後的失去基輔，對戰士們的精神，有着嚴重的影響。第七師團曾經是那麼英勇地衝破重圍，通過森林，進抵馬林車站附近的鐵路，並且在猛烈的進擊之下，逐走了佔據車站的波蘭兵，把他們趕入森林，打通了到基輔去的道路。但是，現在，這可愛的有如少女般美麗的大城，又被迫放棄了。紅軍士兵們的臉色都陰鬱了。

波蘭白軍已驅逐了達尼薩城的紅軍，佔領了左岸鐵橋附近一個小的優越的據點。然而不管他們如何死力進擊，還是無法前進，每次都遭到紅軍的猛烈的反攻。

薛爾基凝視着流動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在晌午時候，被大夥的憤怒所激動，他跟着向波蘭白軍反攻，他第一次地遭遇了一個波蘭兵——他頂多只及那白軍的上層那樣高——同他作了面對面的格鬥。那傢伙舉着步槍，槍尖插着跟指揮刀一樣的法國式的長刺刀，一邊莫明其妙地亂喊，一邊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撲過來。在這一剎那間，薛爾基看見他有一對兇猛的大眼睛，同時他的刺刀的刀尖，已把白軍的刺刀擊落在地上。

那波蘭白軍倒下了。……

薛爾基的手沒有抖顫。他曉得他以後還要殺人——他，薛爾基，能有那樣溫柔的愛情，又能保持那麼親密的友誼。他不是一個狠毒的青年，他的心地也決非殘酷，然而他却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階級所欺騙、所教唆、所驅使的士兵們，都是要像野獸一樣蹂躪他們自己的共和國的。

因此，他，薛爾基，爲着使人類不再互相殘殺的日子快點到來而殺人了。

保爾·柯察金坐在炮架上，御着那割去一隻耳朵的灰色馬，周行故國各處，到現在已經一年了。他已是一個長成的和強壯的人；他已在災難和苦痛中長大了。給沉重的彈藥盒擦得出血的皮膚已經復原，挽着槍帶的肩膀，已長着一條厚厚的硬繭了。

在這一年中，他經歷了許多可怖的事情。伴隨着幾千個同他一樣，襤褸而且破裂——簡直和裸體一樣——但爲着樹立自己階級的政權，始終燃燒着不滅的鬥爭火焰的戰士們，他的足跡踏遍了全國，只有兩次，他才離開過這革命的風暴。第一次是因爲他腰上受傷；第二次是在酷寒的一九二〇年的二月，他染了熱度極高的傷寒。第十二師團的士兵們，被跳蚤所傳播的傷寒所害的，比死於波蘭軍的機關槍下的來得多。這師團當時正竭力堵擋波蘭白軍的任何進展，分佈的區域非常廣大，簡直包括了整個北部的

烏克蘭。保爾還沒有完全痊癒，便已加入了這部隊。

那時候，聯隊已佔領了喀查丁——烏曼支線上的弗朗多夫卡車站，大戰又再度在醞釀中。正當受了極大的損失，又有一部份業已瓦解的第十二軍各師，在進攻基輔的波蘭白軍壓迫之下陸續退却的時候，無產階級共和國，已準備着在勝利的一擊中，徹底摧毀酩酊大醉的波蘭白衛軍。

身經百戰的騎兵第一軍團的各師，正迅速地由遙遠的北高加索調來，這是軍事歷史上空前偉大的行軍。第二、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等騎兵師已接續地開近烏曼，在前線的後面集中了——在由高加索出發赴決戰的途中，他們還清除了瑪哈納的游擊匪黨。呵，這一萬六千五百把軍刀，這一萬六千五百個在酷熱的草原上曝着的勇士！

紅軍最高司令部和西南前線司令部，都集中全副精神，務使這決戰的佈置不為畢蘇斯基——波蘭白軍的將軍——的部下所知曉。共和國及前線的司令部，非常謹慎地隱蔽着這些騎兵師團的集中。

當局禁止在烏曼區進行積極的戰鬥。由莫斯科至哈科夫的前線司令部的電線，不斷營營地響着——再由此發至第十四軍團的和第十二軍團的司令部。狹長的受訊紙條上印着密碼的命令：『切勿使波蘭人注意到大部騎兵的集中。』只有在波蘭軍隊的運動，結果可能把布瓊尼各騎兵師團捲入戰爭的危險時，才能進行積極的戰鬥。

篝火火燄，像破碎的紅布一樣，在空中抖動着，黃褐色的大股的煙柱，不住盤旋上昇。蚊子是不喜歡火煙的。牠們密集成羣地東西飛散。戰士們稍離火堆，列成扇形坐着，面孔映着火光，現出古銅的顏色。

幾個小壺放在火堆周圍的藍色炭灰中，壺裏的水開始冒泡了

○狡猾的火舌從下面吐了上來，舐了那一個俯伏着的人的頭，那個人慌忙向後一躲，咕嚕着說：

『哎，他媽的！』

周圍跟着揚起了一陣笑聲。

一個穿着舊制服的，有着短短的口髭的中年人，剛順着火光，檢查了他的槍筒，用深沉的發音說：

『這學生是多麼的用功呀，連給火燒着了都不覺得呢。』

『柯察金，你應當把看過的告訴我們呀。』另一個人說。

那年青人搔着燒焦了的頭髮，笑着說：

『呵，牠的確也是一本好書，剛看下去，就不願意放手。』

坐在保爾旁邊的那一個獅子鼻的青年，正在忙着修理背囊的皮帶，他一面用牙咬着一條粗線，一面好奇地問道：

『喂，書裏說的什麼呀？』他又用剩下的線在軍帽上縫了幾針，補充着說：『要是談戀愛的，我倒很喜歡聽聽他說的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哄笑起來了。瑪特維克，抬起他的剪平的頭，用一隻狡猾的眼睛斜視着那青年人，說道：

『不錯，謝利達，我的孩子，戀愛完全不是壞事情。你又是這麼漂亮，跟油畫裏的美男子一式一樣。你到了一個地方，女孩子們就成羣的跟在你屁股後頭。你唯一的一點小毛病，請原諒我，就是你那扁鼻子。不過，這個也不礙事，只要你把一顆十磅重的諾維茲基手榴彈，掛在鼻子尖上，包準明天早上就會變成了高鼻子的。』

突發的笑聲，使拴在機關槍架上的馬匹，嚇得發出噴鼻的聲音。

謝利達緩緩地轉過身來：

『漂亮是不賣眼的，頭腦才值錢。』他拍着自己的前額暗示着說。『比方，拿你說吧，你的舌頭挺能挖苦人，但你是一個

傻蛋，事情是半懂不懂的。」

達他里諾夫接着站起身來，阻止了他們的吵架，說道，

『別吵，孩子們，別吵呵，孩子們，幹什麼吵得這樣起勁？還是讓柯察金把他看過的告訴我們吧。』

『保爾，你就讀下去吧。』周圍一齊這樣喊着。

保爾把馬鞍移近火堆，坐了上去，然後掀開那本小而厚的書，放在膝蓋上。

『同志們，這本書叫『牛虻』。我從大隊部軍事委員那裏借來的。這本書給我的印象很深刻。要是你們能靜靜的坐聽，我就讀下去。』

『讀下去吧，保爾，閒話少說，誰也不會打攪你的。』

過了一會，當聯隊長普守列夫斯基和軍事委員一道悄悄地策馬走來的時候，他看見十一對動也不動的眼睛，正瞪着那個唸書的人。普守列夫斯基回過頭來，指着那一羣兵士，對軍事委員說：

『我們的偵察兵，一半就在那兒，其中有四個，都是年紀極輕的青年團員，每一個都是挺好的戰士。你瞧，那一個在唸書的，還有那邊的一個，看見了嗎？那一個眼睛像小狼的叫柯察金，那一個是查基，他們兩個都是好朋友，雖然暗地裏互相在爭雄。柯察金一向是我頂好的偵察兵，現在他可遇到了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了。你看，他們雖然暗暗地在進行着政治工作，但影響是很大的。有人甚至給他們起個綽號——青年親衛隊。……』

『那個在唸書的人，是不是偵察兵的政治指導員呢？』

『不，政治指導員是克拉馬爾。』

普守列夫斯基驅馬上前。

『哈囉，兄弟們，』他大聲喊着。

所有的人都轉過頭來。聯隊長輕輕地跳下馬，走到圍坐的士兵們跟前。

『烤得舒服嗎？同志們。』他臉上浮起了親切的微笑。那有點像蒙古人的面孔和細長的眼睛，已暫時失去了嚴厲的神情。他們把他當作一個朋友、一個好同志那樣的熱烈歡迎他。軍事委員還騎在馬上，因為他是急想趕路的。

普守列夫斯基把毛瑟槍推到背後，蹲在保爾旁邊的馬鞍上，問保爾道：

『抽口煙嗎？我已弄到一些好的香煙。』

他點好了香煙之後，對軍事委員說：

『你先走吧，杜洛甯，我要停在這兒，如果總部裏要我的話，請通知我。』

杜洛甯走了之後，普守列夫斯基就對保爾說

『繼續唸下去吧，我也要聽一會兒。』

保爾讀完了最後幾頁之後，把書放在膝蓋上，深思地凝視着那火堆。他有幾分鐘不說一句話。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所感動。普守列夫斯基正狂抽着香煙，等着聽他們的意見。

『這個故事太悲慘了，』謝利達衝破了周圍的沉默。『世界上的確有着這樣的人。本來這是一個人所不能忍受的，但當他獲得了什麼主義的支持時，他真的就能忍受了。』他現得非常感動，這故事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安得列夫·富美捷夫，這個由貝里亞·捷克爾夫來的鞋匠的助手，忿激地叫起來。

『這個在他嘴裏插着十字架的該死牧師，要是給我碰到，我一定馬上揍死他，這畜牲！』

安得路斯從火堆上拿起一個水壺，把牠放在兩膝中間，再解開放着麵包的口袋，然後發表長篇的議論。……當騎兵偵察隊員入睡的時候，夜已很深。謝利達高聲作駢。普守列夫斯基也在那兒就着馬鞍睡覺，政治指導員克拉馬爾還在他的筆記簿上寫着扎記呢。

❖ ❖ ❖
隔天，保爾幹完了偵察之後，把馬拴在樹上，叫剛吃完茶的克拉馬爾過來，對他說：

『同志，要是我轉到第一騎兵隊去，你認為怎樣呢？他們當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我看他們集在一起不像是專為着練習騎馬的。你說是不是？但是我們呢，好像要永遠駐在這兒。』

克拉馬爾張着嘴巴呆視着他

『怎麼能轉過去呢？你把紅軍看成什麼東西，看成電影院嗎？你到底是在想什麼呢？要是我們大夥都轉到別處，這裏的事情還成什麼樣子！』

保爾阻住他，說道：

『難道有這麼嚴重？我在這一個部隊或那一個部隊打仗，不是一樣嗎？我又不是逃到後方去幹省力的事情。』

但克拉馬爾堅決反對他：

『嘿，你把紀律看成了什麼？保爾，你很不錯，不過你帶着過厚的無政府主義的毒素。你想怎麼樣，就非得那麼樣做不可。但我們的黨和青年團，却建立在鐵的紀律上面，黨是高於一切的。每個同志不是想到那兒就到那兒，而是什麼地方需要他，就到什麼地方去。普守列夫斯基反對你轉到別處去嗎？那麼，得了，什麼話都不用說了。』

面色蒼白而孱瘦的克拉馬爾因為十分激動，終於咳嗽起來了。印刷工廠的鉛的灰塵，早已侵入他的肺部，他的雙頰時常現出病態的緋紅。

當他發作的咳嗽過了後，保爾低聲地但堅決地對他說：

『這是很對的，不過我還是要轉到布瓊尼的騎兵隊裏去，我已決定了。』

第二天的晚上，在篝火旁邊，已再也看不到保爾的蹤影了。

❖ ❖ ❖

在鄰近的小村裏的學校附近，許多騎兵聚集在一個小丘上，圍成一個巨大的圓形。一個健壯的布瓊尼騎兵隊的士兵，小帽推到腦後勺，坐在輕機關槍的槍架上，正在撫奏手風琴。手風琴不斷發出嘎啞的聲音，奏琴人也時常不合拍子，但另一個穿着紅色闊褲子的人，正繞着圈子跳着狂熱的『哈巴』舞。

村裏的男女青年們都跑過來，靠着炮架或是籬笆，圍看這剛開到村裏來的騎兵旅團的大胆的舞蹈者。

『跳舞的老鄉，使點勁吧，喂，那個拉手風琴的，加油呀！』有許多人這樣喊。但那位音樂家的粗大手指，叫牠扳彎一隻馬蹄鐵倒好辦，要叫牠靈活地按着琴鍵，可真做不來。一個臉色黝黑的騎兵隊員，這時候就說道：

『唉，可惜，阿芳西在瑪哈納死了，他能拉一手很好的手風琴。他是担任騎兵中隊的右翼的。可惜他已過世了。他是一個很好的戰士，一個更好的手風琴家。』

保爾也在那兒，當他聽到最後這句話，他就擠到炮架前面，把手放在蛇腹一樣的手風琴的風箱上。手風琴喘了一下就靜默了。

『幹什麼呀？』那個奏手風琴的青年人瞪着他。舞蹈的人立刻停住了，周圍發出了憤怒的叫聲：

『你是幹什麼來的？爲什麼搞亂？』

保爾伸手握住手風琴的皮帶，對他說：

『拿給我，讓我拉一會兒。』

拉手風琴的人不信任地注視着這紅軍士兵，緩緩地從肩上把皮帶脫下來。

保爾照例把手風琴放在膝蓋上，使牠平衡。風琴像扇一樣展開了，從一伸一縮中，鼓着整個風箱的氣，奏出了或高或低的詭異的聲音。

喂，小小的蘋果，

你滾到那兒去？

特別警察，

還沒有來呢？

舞蹈者在琴聲中間，趕着那熟悉的節拍舞起來了；他的手臂像鳥的翅膀一樣飛舞，一面用各種奇怪的花樣旋轉着，他的兩手在上下勾成兩個圓形，使勁地拍着屁股、膝蓋、後腦和前額，接着又拍着靴底和張開的嘴巴，同時，手風琴的琴聲不停地鞭策着他，用急驟而熱狂的旋律激勵着他。舞蹈者這時候就像一隻陀螺那樣團團地轉，伸長的飛舞的雙腿，不住向四面描着圓圈，直到他完全透不過氣來，『噓，嘿，噓，嘿！』的喘着。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經過幾次猛烈的小接觸之後，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團，就在波蘭第三和第四軍團的接合點上，衝破了波軍的陣線，把企圖堵截牠的沙維茲基將軍的騎兵旅團，打個落花流水，然後一直向羅賓迫進。

波蘭總司令部，爲着彌縫戰線的缺口，正昏狂地急忙組織突擊軍，並把剛從波格勃齊車站的貨車上卸下來的五輛坦克，開到作戰的地點去。但布瓊尼軍團，已經繞過了查魯尼薩——波軍組織着反攻的根據地——向敵軍的後方猛襲了。

這時候，他們急派康尼茨基統率的波蘭騎兵師，去進攻布瓊尼軍團的後方。因爲波軍總司令部，認爲紅軍的目的一定是在喀查丁——他們後方一個極重要的戰略據點。這行動仍沒有改善他們的形勢。雖然他們在第二天已堵塞了戰線的裂口，切斷了布瓊尼的大軍，但強大的紅騎兵終於在他們的佔領區內出現，並已消滅了他們後方許多根據地，準備着襲擊基輔周圍的敵軍。當他們繼續進展時，騎兵團還毀壞了許多的鐵軌和橋梁，使波軍不能容易地退却。

從俘虜口裏，他們曉得波蘭軍的總司令部設在季托米爾——

事實上是前線的總司令部設在那兒，——因此騎兵指揮官決心佔領重要的鐵路交軌站和行政中心季托米爾與伯底捷夫。六月七日黎明第四騎兵師已向季托米爾出發了。

在右翼的某一中隊間，頂替死了的顯里亞布科的保爾，正在驅馬前進。因為士兵們不願意放走這優秀的手風琴家，在集體的要求之下，他才被編進這中隊裏。

駿馬迅速地在奔馳。他們展開了扇樣的陣形，向季托米爾進撲。銀色的軍刀在陽光中閃爍。大地在怒號，戰馬在喘息，戰士們屹立在馬背上。

腳下的大地往後飛奔，偉大的城池以及花園樹木，都衝過來迎接他們。紅軍已馳過了城外的住宅區，闖進市中心來了，像死一樣叫人恐怖和胆寒的『殺呀！殺呀！』的喊聲，在空氣中震響着。

茫然無措的波蘭軍，沒有絲毫的抵抗。城裏的衛戍軍被擊潰了。

保爾伏在馬背上，憤怒地向前奔馳；在他旁邊，騎在一匹瘦腳的黑馬上的，是那個舞蹈者。保爾看見前面一個英勇的紅騎兵，無情地揮起了軍刀，把那個來不及瞄槍的波蘭兵砍倒下去。

馬蹄猛踩着石鋪路，發出尖銳的得得聲。接着，突然地，在路的正中央，出現了一架機關槍，和四個穿藍色制服戴四方軍帽的波蘭兵士。其中有一個領上鑲着金邊的，看見紅軍向他馳來，便舉起握着毛瑟槍的手臂。保爾和那個舞蹈者都不能勒住馬韁，只好聽馬兒向死神的嘴巴馳去。那軍官先射保爾，但是沒打着，彈丸掠過他的面頰疾飛過去。這時候馬已衝到那軍官跟前，把他撞倒了，他的頭猛撞着路面的石頭。就在這一剎那間，像患着熱病的機關槍，開始發出劇烈而野蠻的笑聲。舞蹈者和他的乘馬，就像給數十隻大黃蜂螫了一樣，一起倒了下去。

保爾的馬吃驚地提起前蹄，站着嘶叫起來。但牠立刻又帶着

保爾，跳過舞者及其乘馬的屍身，向操縱機關槍的人衝去。在空中閃耀着的軍刀，掃了個弧形，向那四方帽猛劈過去。

保爾的軍刀又再度揮舞了，他剛要砍殺另一個，瘋了的馬却蹣跚到路旁，但中隊的人馬，已像一股急激的山洪，從十字路口那兒直衝過來，幾十把軍刀在空中呼呼地作響。

◆ ◆ ◆
牢獄的狹長的走廊上，正激動着響亮的叫聲。

在擠得水洩不通的牢房裏，那些臉上憂惱而困乏的犯人，發生極大的騷動了。巷戰正在城裏進行——莫非是他們自己的軍隊已經進城？莫非是他們馬上就可以自由了？

在近處，在牢獄的天井裏，已傳來了槍聲。接着他們又聽到人們在走廊中跑着的聲音。最後，突然間，一個親切的有着無限深長的意味的聲音喊道：

『出來吧，同志們！』

保爾跑到鎖着的牢門跟前；在牢門的小窗上，出現着幾十對的眼睛。他不斷出盡死力的用槍柄猛敲牢門。美隆諾夫阻住他，從袋子裏拿出一顆手榴彈來，說：

『等一等，用這個炸碎牠。』

西嘉琴科把牠奪過來。

『急什麼？』他說。『你這傻瓜，你發瘋了嗎？鎖匙馬上就拿來了，急什麼呢？』

他們已經在走廊上捉到獄卒，用手槍迫着他開門。於是走廊上擠滿着糧壘的，污穢的，大喜若狂的人們。

保爾推開大門，走進牢裏去喊道：

『同志們，你們統統自由了。我們是布瓊尼的騎兵，我們的師團已把本城佔領了。』

一個兩眼腫着淚水的婦人，撲到保爾面前，一邊抽咽，一邊緊緊抱住他，好像他是她的親生兒子似的。

釋放了被波蘭白軍關在石洞裏，只等着槍斃和絞殺的五千零七十一個布爾什維克，和二千個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這比別的任何賞賜都要高貴，甚至比師團士兵的勝利還要高貴。對這七千多個革命者，黑漆一團的暗夜，已驟然變為炎熱的陽光燦爛的六月天！

在這些被釋放的囚犯中，有一個黃臉孔很像檸檬的人，大喜若狂地跑到保爾面前。他是沙木爾，秀彼多夫卡的排字工人。

沙木爾把他的遭遇告訴保爾。他的面孔蒙着一層灰色，他的故事是他們的故鄉秀彼多夫卡的流血的悲劇，而他的每一個字，都像溶解的金屬液一樣，一滴一滴的注入他的心頭。

「在一天深夜裏，他們一次就把我們都逮捕了，這是一個無恥的叛徒出賣了我們。這樣，我們所有的人，全都落在憲兵手中。保爾，我們受的刑罰是多麼可怕呀！我挨的打，比別人來得輕，因為他們只消打我幾下，我已昏倒在地板上了——但別的一些同志實在太過堅強了。我們一點也用不着隱瞞，他們知道的比我們還詳細，我們的每一步驟他們全曉得。

「『甚至就是在現在，我們還是不敢相信，我們中間已再沒有好細了！我不能把當時的情形告訴你。保爾，他們中有許多是你認得的，像娃蓮，羅莎，她還是小孩呢，剛有十七歲，那麼好的一個女孩，那麼可信賴的一對眼睛呵。其次，還有沙雪·邦沙特，你記得，他是我們的排字工人，是那麼一個快樂的青年，時常畫着譏諷老闆的漫畫。此外，還有中學裏的兩個學生——諾里斯基和杜季茲。你一定認得他們。還有別的由各處捉來的人，一共二十九個，其中六個是女的。他們殘酷地虐待我們。娃蓮和羅莎在第一天就被強姦。那些豬獃喜歡怎樣就怎樣的虐待她們。等到她們被解回牢裏來時，全都已經半死了。羅莎那時候開始自言自語，不過幾天，就完全瘋了。

『他們不相信她真的發瘋，以為她是裝瘋的，每逢審問就拷打她。當他們槍斃她時，她的樣子真正嚇人。她的面孔給打得黑一塊青一塊，眼睛兇惡而且狂暴，樣子像個老太婆。』

『娃蓮直到最後一分鐘還好好堅持着。他們全像真正的戰士那樣從容就義。我不曉得他們那裏來的那股力氣，但是，保爾，我能够把他們被處死的情形告訴你嗎？不能，我不能。他們的死是那麼慘怖，我不能用言語形容。……娃蓮是參與最危險的工作的——她跟波蘭司令部的無線電報務員保持接觸，她又被派到鄉村裏去做偵探工作，當他們搜查她家的時候，他們在她的房間裏找到了一支毛瑟槍和兩顆手榴彈。拿手榴彈和槍給她的，就是那個出賣我們的叛徒。整個的佈置都是在陷害她——說是她企圖炸毀波蘭白軍的司令部。』

『呵，保爾，我覺得我實在說不出他們臨死時的情形，要是你堅要我說，我只得對你說。軍事法庭已經判定了：娃蓮和別的兩個絞殺，其餘全都槍斃。』

『那些我們曾在他們中間做過宣傳工作的波蘭兵，比我們早兩天就判決了。』

『一個年青的班長，戰前在陸茲當電料工匠的，無線電報務員史尼哥爾科，罪名是背叛祖國和在士兵中間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已被判決槍斃。他並未要求減刑，而且在二十四小時以後就被槍決。』

『娃蓮被傳去作為該案的證人。她告訴我們說，史尼哥爾科承認他進行過共產主義的宣傳，但堅決地否認背叛祖國。他說：「我的祖國是波蘭蘇維埃共和國。是的，我是一個波蘭共產黨的黨員；我被強迫當了兵士。我一向竭力使跟我一樣的，被你們派來作戰的士兵們，睜開他們的眼睛。你們可以因此絞死我，但我否認我背叛自己的祖國，我這觀點是死也不會改變的。不過我的祖國跟你們的不同，你們的祖國是地主老爺和資產階級的祖國，』

而我的祖國却是工人和農民的。在我的祖國中——牠就會實現的，我深深地這樣確信——決沒有一個人會說我是叛徒。」

『判決了之後，他們把我們關在一起。在快要執刑之前，他們把我們投進鎮上的監牢。夜間，他們在監獄的對面，在醫院的樓牆底下，豎起了好些絞架；同時，又揀定在稍遠一點的樹林附近，大路旁邊，那座斜坡的下面，做爲槍決的地方，此外又爲我們掘了一個大坑。

『行刑的告示在鎮上各處張貼，因此全鎮的人都知道這件事。他們又擇定在下午行刑，因爲他們要每個人都來看，要每個人看了都害怕。從當天早上起，他們便開始把鎮上的人趕到絞刑台來。有些人則爲了好奇，雖然這是恐怖的，他們也來了。因此在絞架周圍，擠滿了無數的人。人頭一個接一個，真是一望無際。你曉得，在監獄附近，有着一排柵欄，絞架就豎在那兒，我們都可以聽到嘈雜的人聲。在後面街上，他們又架好一排機關槍，而且把鎮上各處的步巡和騎巡都調了來。還有一整大隊的兵士，在周圍從事警戒。他們給那些被判絞死的人掘了一個大坑，這大坑就在絞架下面。我們默默地等着最後一刻的到來，只有幾個人偶爾說一兩句話。我們什麼都已在昨天說過了，我們已互相道了再見。只有羅莎躲在牢裏的一角，不住在喃喃地自言自語。妮蓮因爲挨打和遭了強姦，疲累萬分，行動不得，一直躺在那兒。兩個由城裏捉來的女共產黨員，是一對姊妹，坐着互相緊抱，眼淚像斷線的珠兒。這時候，斯德班諾夫，這個跟力士一樣壯健的青年人，——他在被捕時曾打傷了兩個憲兵——就堅決地對她們說道：「同志們，別流淚！要哭就在這兒哭吧，可別到外面哭。我們決不叫那些該死的豬猡得到額外的開心。不管我們怎樣，我們已是死定了的，所以我們應該從從容容的死。讓我們每一個都挺起身子來。同志們，別忘記，要從從容容的死！」

『接着他們到我們這兒來了。衛兵的頭領是什瓦爾可夫斯基

，偵探局的局長，一個色情狂的暴君，一隻瘋狗。他自己也許不強姦，但他準叫憲兵們動手，自己就站在旁邊看着取樂。在由監獄到絞架的路上，有着一條由憲兵排成的走廊。那些「黃鬼」——因為他們有着黃色的肩章，所以我們這樣稱呼他們——都已拔劍出鞘。

『他們用槍柄把我們趕到牢裏的天井去，排成四人一排，然後打開大門，趕我們到大街上。他們叫我們一齊站在絞架的前面，讓我們親眼看看我們的同志是怎樣被殺的。那些絞架都很高，全用粗木頭搭成，在上面的橫樑上，繫着三個由很粗的繩子結成的圈套。下面是一個有着梯級的平台，這樣每個人就可以循這梯級走上絞台去。茫茫的人海，好像不停地在蠕動，發出了颯颯可聞的嘈聲。他們的眼睛全注視着我們。我們能夠辨認出自己的親屬。

『好些波蘭的小貴族們，手裏持着望遠鏡，聚集在稍遠一點的牢獄大門的台階上，其中也有着波蘭的軍官。他們是來欣賞怎樣絞死布爾什維克的。

『地上的雪是柔順的，樹林是一片白色，高樹像披上了素衣。雪片在空中緩緩地旋轉，撲在人們的熱臉上，立即就溶化了。絞架的平台鋪滿着雪花。我們差不多都是一絲不掛，但誰也不覺得刺骨般的寒冷，斯德班諾夫甚至沒有理會到他是光腳的。

『軍事檢察官和高級軍官們都站在絞架的旁邊。最後，娃蓮和別的兩個被判定絞死的同志們，已從牢獄裏拖出來了。他們一共三個，臂膀扣着臂膀，娃蓮站在中間——她實在衰弱得走不動，所以那兩個同志攙着她，同時，她也竭力提起腳步。她是記着斯德班諾夫所說「我們應該從從容容地死」的話的，她不會穿外套，只着一件織的絨線衫。

『什瓦爾可夫斯基那瘋狗，顯然不滿意他們扣着臂膀走，便使勁把他們推開。娃蓮說了一句什麼話——那騎馬的憲兵便用盡

死力，揚起鞭子往她臉上猛抽。

『這時候，人羣中有一個婦人發出了淒厲的嘶叫。她瘋狂地衝上前去，竭力要擠過人叢，走近那三個將死的人。但她終被抓住，拉到什麼地方去了。那老婦人一定是娃蓮的母親。

『當她走近絞架的時候，娃蓮開始唱了。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歌聲——只有臨死的人才能這樣歌唱。她唱着「華沙溫卡歌」，那兩個同志也和着她唱。騎巡抽打他們，簡直像發狂一樣抽打他們，但他們好像沒有感到疼痛。於是警察就敲倒他們，提着他們的腳，像拖袋子一樣把他們拖到絞架去。他們接着就草草地唸完判決書，把圈子往他們的頸上套去。這時候，我們大夥就高唱「國際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他們從四方八面向我們撲過來。這時候我只看見一個兵士，從平台上用槍托把蹬着的柱子推開，這樣他們三個就在繩子結着的圈套上吊起來。……

『正當我們十個站在牆邊等着就死的時候，竟聽到了改死刑為無期徒刑的判決。別的十七個全被槍決。

沙木爾猛扭着他的襯衫的領子，好像地使他窒息似的。

『他們整整的懸吊了三天，還有一個守兵不分日夜的站在絞架旁邊看守。後來新關進來的犯人告訴我們，杜波爾亭的繩子在第四天斷了——他是他們最重的一個——他們這才把那兩個解下來，在當地埋了。但絞架還是沒有拆掉，當我們被押到這兒來時，我們看見那繩子還在空中虛懸，等待着新的犯人呢。』

沙木爾的話已完結了。他的目光注視着遙遠的彼方。保爾沒有理會到他的話已經結束。他隱約看見那三個死屍，帶着鬼樣的臉孔，頭兒歪向一邊，正在風中默默地搖動着。

驟然街上吹着「集合」的軍號，這號聲震醒了保爾。於是他用着低得難以聽聞的聲音說：

『我們到外面去吧，沙木爾！』

在大街上，散開的騎兵排成長列，波蘭俘虜們正在走過。聯隊的軍事委員站在牢獄的門邊，已在陣地記事冊上寫完了一道命令。他把牠交給矮胖的騎兵中隊長。

『拿好這一張，安吉包夫同志，』他說。『準備一隊騎兵護送隊，把這些俘虜解到諾瓦格拉特——烏林斯基。他們負傷的，便給縛上細帶，昇到救護車上去，一齊帶走。把他們送到離城十幾哩的地方後，就讓他們自己走。我們還沒有閒功夫管他們哩。注意，不許虐待任何一個俘虜。』

保爾跨上馬後，轉過頭來對沙木爾說：

『你曾經聽過這樣的話嗎？他們可以絞死我們的同志，我們却要好好照顧他們，把他們送到自己人那裏去，而且還不許虐待呢！這那能辦得到？』

聯隊長回過頭來，嚴厲地注視着他。保爾聽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語一樣的說出這堅決而嚴肅的話來：

『虐待解除了武裝的俘虜，是要被判槍決的。我們不是白軍啊！』

當保爾策馬離開監獄大門的時候，他想起了蘇維埃革命軍事會議最近的命令，這命令是曾經當着全聯隊的兵士唸過的，其中有說：

『工農的國家愛護牠的紅軍，以牠的紅軍為榮耀，並要求不要在牠的旗幟上染上一點污點。』

『不要有一點污點！』保爾的嘴唇微微地動着。

當第四騎兵師佔據了季托米爾的時候，第七狙擊師團的第二十旅團——這是果里科夫同志的突擊軍的一部份——也在奧庫尼諾夫村附近，侵入了第尼伯河的敵陣。

由第二十五狙擊師團和巴士啓爾騎兵旅團編成的部隊已奉到

命令，準備渡越第尼伯河，於伊爾沙車站處切斷基輔至柯羅斯尼間的鐵路。這次的作戰計劃，目的在遮斷基輔波蘭軍團的唯一退路。秀彼多夫卡青年團團員之一的米士加，就在此一戰役中犧牲了，但是誰也沒有知道。

他們正慌忙走過動搖不定的浮橋，忽然從山背後發出一聲駭人的響聲，一顆炮彈劃着水面爆炸了。米士加就在這一剎那間翻身墜下浮橋。河水立刻吞沒他，只有淡黃色頭髮，帶着無遮破草帽的耶基明科，驚駭地叫道：

『哎喲，瞧，米士加掉下河裏去了！他給淹死了，他完了！』

耶基明科立刻站住，呆望着那黑茫茫的水流。後面的人已跑了上來，便推着他，喊道：

『喂，傻子，幹什麼張着嘴巴站在這兒？走呀！』

當時實在沒有思念一個同志的餘閒。無論如何，旅團已落在後面了，別同志們早已佔據對岸了。

薛爾基直到四天之後，才知道米士加的死耗。那時候他的旅團已在一次激戰之後，佔領了布希車站，隨即又攻佔了面對基輔的陣地，堅拒着企圖打通至柯羅斯坦的波軍的屢次猛攻。

耶基明科騎在薛爾基的旁邊。他停止了猛烈的射擊，用力扣開步槍的槍機，然後將頭靠着地面，對薛爾基說：

『步槍需要休息了，牠像火一樣熱。』

炮火的聲音是那麽強烈，薛爾基幾乎聽不清他說的話。過了一會，槍聲稍稍停息了，耶基明科好容易才這樣說道：

『在路上，你的那個同伴，掉進了第尼伯河，雖然我不是清楚地看見他掉下去的。』他說完後，就扳動槍機，由彈袋裏拿出一排子彈來，聚精會神地把他裝進槍槽裏去。

企圖佔領伯底捷夫的第十一師團，遭遇了波軍強烈的抵抗。

城裏的每一條街巷，都發生血腥的激戰。他們建築了阻斷騎兵的障礙物，並用機關槍掃射。然而十一師團終於佔領該城，敗北的波軍殘衆狼狽逃跑了。但波軍所受最大的打擊，是一百萬顆炮彈的爆炸——整個波蘭軍的軍火庫都被毀了。粉末的玻璃屑像雨一樣落遍全城，房屋彷彿厚紙糊成的一般，給炮彈的爆炸弄得搖搖欲墜。

季托米爾和伯底捷夫的相繼失陷，給波蘭軍後方以極大的打擊，因此他們慌忙分成兩大股，退出了基輔，想拚死衝破圍困他們的鐵環，殺出一條血路。

保爾現在已失去了所有關於他個人的感覺。每一天都在狂熱的鏖戰之中，保爾·柯察金已溶混在大衆裏面了；像他們中所有每一個人一樣，『我』字已不存在，而由『我們』代替了——他們說：那是『我們的』聯隊，那是『我們的』中隊，那是『我們的』旅團。

同時，事件正以颶風一樣的速率進展，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傳來。布瓊尼的各騎兵隊，有如狂風暴雪，給予了一個又一個的打擊，粉碎了和瓦解了整個的波蘭軍後方。在勝利的狂熱中，各騎兵師團懷着火樣的熱情，猛攻清諾瓦格拉特——烏林斯基，這波蘭白軍的後方的心臟。

他們像衝激峭壁的巨浪一樣後退，但稍停一息，又發出可怖的『殺呀！』的喊聲，猛衝上前。

然而，不論是鐵蒺藜抑或是衝鋒隊的拚死的抵禦，都不能挽救波蘭白軍。在七月二十七日早上，一隊騎兵像赴檢閱一樣整齊地渡過斯洛支河，進入諾瓦格拉特——烏林斯基，並繼續追擊朝果里茨退却的波軍殘衆。同時，耶基爾領導下的第四十五師團，已在新美羅波里渡過了斯洛支河，而科道夫斯基的騎兵旅團，則在進攻留巴爾鎮。

第一騎兵師團的無線電台，不久就接到了前線總司令部調動

所有騎兵奪取羅夫諾的命令。紅軍各師團是無堅不摧的；崩潰的和士氣沮喪的白軍，已爲着追求安全而紛紛四散了。

有一天，當保爾被旅團司令官派到停着鐵甲列車的車站去的時候，他竟遇到了一個完全沒有想到的人。他騎的馬一直不停地緩馳上峻峭的土堤，到了第一節灰色車轆的跟前，方才被勒住。那堅牢的威壓的車身，和那些隱在炮塔裏的大炮的黑色炮口，多少是有點嚇人的。幾個滿身油垢和黑漬的人，正在車旁忙着提起一隻掩護車輪的沉重的鐵蓋。

『請問鐵甲列車隊長在什麼地方？』保爾向一個提着一桶水的紅軍這樣問。

『他在那兒，』他用手指着火車頭。

保爾走到火車頭旁邊，問道：

『那一位是隊長啊？』

一個由頭到足穿着皮襖，滿面麻點的人，轉過頭來說道：

『我就是。』

保爾從袋裏摸出一封公文，交給他。

『這是旅團司令官的命令。請在信封上簽個字。』

隊長把信封放在膝蓋上，開始簽名。在火車頭的第二個巨輪上，有一個人正在加油。保爾所看到的，只是一副寬闊的肩膀；他又注意到一支七響牌的手槍，從那個人皮褲上的一個口袋裏凸出來。

『這是你的收條，』隊長把信封交給了保爾。

保爾正拉着馬韁，準備掉頭回去，這時候那個加油的人突然伸直身子，轉過身來。就在這一瞬間，好像有誰把他從馬身上推下來一樣，他跳到地上，喊道：

『阿爾青哥哥！』

那滿身油垢的機匠立刻丟下油罐，像大熊一樣抱住那年青的紅軍士兵。

九

貓頭的章魚有一隻突出的暗紅色的眼睛，中間有點綠點，熾熱而發亮。牠有幾十隻吸管，像一羣小蛇那樣不停地在抽搦，鱗殼的磨擦發出討厭的沙沙的聲音。章魚本身也在蠕動。他親眼看着牠爬過來，觸着他自己的眼睛，接着那些吸管就爬到他的臉上，而且都是黏溼的和灼熱的，就像有刺的蒺藜。章魚伸出牠的長刺，像水蛭一樣的攢進他的頭，隨即就溼溼地收縮，吮吸着他的血液。他覺得他的血液正由自己體內流進章魚那腫腫的肚皮裏去。牠的針就這樣吮吸着，在他頭上被刺的地方，有着難忍的疼痛。

他聽見遠處有着人的聲音。有一個人說：

『今天他的脈搏怎麼樣？』

另一個人的話聲，比較輕柔，像是女人的聲音；回答道：

『脈搏一三八。熱度一〇三度一。始終熱昏。』

章魚接着消失了，雖然還是感到刺痛。保爾覺得有一個人的手指正按着他手上的脈管。他想睜開眼睛，但眼皮是這樣沉重，他無法張開來。爲什麼這樣熱呢？呵，一定是他的母親生了火爐。過一會，又有一個人說：

『他的脈搏現在只有一百二十二次了。』

他竭力想睜開眼睛。火正在他體內燃燒。他感到窒息。

喝水——他是多麼的口渴呵。他巴不得立刻跳起來大喝一頓。但他爲什麼不起來呢？他剛想動一動，立刻他覺得，那不是他自己的身體，而是別人的，是他無從支配的。大概母親會馬上倒水給他喝吧。他想對她說：『我渴死了。』在他旁邊，有什麼東西正在動着。說不定那章魚又爬上來了？呵，不錯，就是牠，那雙紅色的眼睛。……

他聽見遠處，有輕柔的聲音說：

『佛羅茜亞，拿點水來吧。』

這樣保爾就竭力回想究竟那一個人叫佛羅茜亞。但這用力又使他掉入無邊的黑暗中。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又想起：『我渴死了。』

他又聽到人的聲音，有一個說：

『我想他是活轉來了。』

接着那和藹的聲音更近更清晰了：

『病人，你口渴嗎？』

『他叫我「病人」，難道我害病了或是受傷了？要不然，他們是在同別的人說話嗎？』他對自己說。『我一定生了熱病吧。』於是他第三次地竭力睜開他的眼睛，最後他終於睜開了。從那睜開的眼睛的小縫中，他最初看到的是一個紅色的圓球，接着他又蒙在什麼暗黑的東西中，而那暗黑的東西正俯就他，他的嘴唇觸着一個玻璃杯的硬邊，而且感到潤溼，那使人恢復活氣的潤溼。他腹內的火已多少熄滅了。

他非常的滿足，低聲說道：

『真好呵！』

那聲音問道：『你看得見我嗎？』

這聲音是從那俯就着他的暗黑的東西發出來的，但他隨即又昏睡了，雖然他還有功夫回答道：

『我看不見你，我能够聽見你。……』

那個人的聲音說道：

『誰會想到他會醒轉來呢。然而，你瞧，他倒掙扎着活了轉來。多麼強健的體格呵。妮娜，你的確可以驕傲，這的確完全是你看顧得好啊。』

那女人的聲音，非常興奮地回答道：

『呵，我是多麼高興啊！』

十三天後，保爾恢復知覺了。他那年青的身體堅拒了死亡，體力已緩緩的恢復了。這是他的新生，什麼東西好像都是新奇的和陌生的，只有他的頭被沉重的石膏箱壓得不能動彈。身體的感覺已經恢復，他甚至開始伸縮着他的手指了。



陸軍病院的青年醫生妮娜，坐在她寢室裏的小桌旁邊，掀動那厚厚的淡紫色的筆記簿。下面就是她那優美的斜着的手所作的記錄：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今天紅十字列車送來了一批重傷的傷兵。一個頭部受傷的紅軍士兵，被安置在病室靠窗的角落裏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歲。我從他的衣袋裏，找出一本破緞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九六七號的團證名字叫保爾·安特列維齊·柯察金。還有一張聯隊司令官的獎令，上面寫着：『對英勇進行偵察工作的紅軍士兵柯察金，致其最大的敬意。』此外還有一張似乎是他親筆書寫的紙條：『拜託諸位同志們，在我戰死的時候，請勞神通知我的家屬：秀彼多夫卡城火車廠鐵匠阿爾青·柯察金。』

這傷兵從他受傷的時候起——八月十九日，被炮彈破片擊傷——一直都在昏迷狀況中。……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檢驗了柯察金的傷痕。傷處極深，頭殼破碎，右額偏癱，右眼發腫滲血。醫生想除去他的右眼，以避免發炎，但我勸他，只要病人還有消腫的希望，暫時不必出此。他也同意。我之這樣主張，完全由於愛美的觀點，要是這青年可以復原，爲什麼要叫他破相呢？他不斷說着夢囈，非常不安，須得好好照顧。……外科醫生說，他是會復原的。……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仍然沒有恢復知覺。現在已把他移到『太平間』去。看護中一個叫佛羅茜亞的，差不多成天地服侍他。她好像認識他，似乎好久以前，曾一起做過工。她是那麼溫存地服侍着那個病人呵！不過那病人光景是絕望了。

九月二日晚十一時

今天是多麼可紀念的日子啊！我的病人，柯察金已經復活了，恢復生氣了。危險期已經渡過。這二天來，我一直沒有回家。

現在，我的愉快是難以形容的，因爲我又救助了一個人，我們的病房裏又少去一個死人了。在我個人的忙碌的事情中，最可喜的，是看見一個病人恢復健康。他們像小孩一樣的信賴着我。他們的友情是真誠而純潔的，在分別的時候，他們甚至要哭出來，這實在有點可笑，但這都是真情的流露哩。

九月十日

今天我給柯察金寫了一封家信。他要我告訴他的家人，說他受的是輕傷，馬上就可以復原和回家看望他們。但實際上他已流了大量的血，臉色跟紙一樣蒼白，而且非常虛弱。

九月十四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地微笑。他有着叫人驚奇的笑容。他一向總是蹙蹙地，像老頭兒似的。他的健康的恢復，快得驚

人。他同佛羅茜亞已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老是看見她坐在他的床前，她好像已把我的事情告訴了他，自然，都是些誇獎我的話。所以病人逢到我進去的時候，臉上都浮着笑容。昨天他問我：

『醫生，你手臂上怎麼有那些黑紫的傷痕呢？』

我不會告訴他說，這些傷痕是他熱昏時雙手緊掙住我的結果。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頭部的傷痕已很完好。當他被包紮的時候，他那驚人的忍耐力，使所有的醫生都吃驚，實在說，這是很可驚的。他時常痛得失去知覺，但從未發出一聲呻吟。現在我們全都曉得，要是他喘息了的話，那就是他昏迷了。他那裏能有這樣的抵抗力呢？我真不明白。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着小車，被推到陽台上去。試想想他看着花園的景物和吸呼戶外的空氣時那種光景啊！他只有隻眼睛沒有繫上綑帶，但牠是那麼活潑，那麼明亮，牠臨望着周圍的景物，好像那些東西是他初次看見到似的。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樓下的接待室裏去，我看見兩個少女等在那兒。其中一個很漂亮。她們要看柯察金。她們是冬妮亞·杜曼諾夫和達茜亞娜·布朗諾夫斯基。冬妮亞這名字我時常聽到——柯察金在說藝語時老喊着她。我允許她們進去。

十月八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獨自走到花園裏。他老固執問我，什麼時候他可以出院。我告訴他說快了。那兩個少女一到接見日就來看他。現在我明白他為什麼痛時不呻吟的理由了。當

我問他時，他對我說：『請你讀讀「牛虻」，你就曉得
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們的分別很苦痛。別的一隻眼睛的
綳帶已給揭開，只有前額還包紮着。那眼睛是瞎的，但看
來倒很正常。失去這樣的一個好同志，我感到十分難堪。生
活就是如此。當他們一告痊癒，他們就離開我們，希望永遠
不再和我們見面。

當我們告別的時候，他說：

『我甯願左眼瞎掉——現在我怎能夠開槍呢？』

他還是想着回火線去的。



保爾出院之後開頭幾個星期，是住在布朗諾夫斯基他們家裏
的，冬妮亞也住在那兒。

當時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亞參加黨的一般工作。他邀請她參加
城裏青年團的全體大會，她答應了。但當她由她的房間裏走出來
，快要動身時，保爾却咬緊嘴唇了。她是打扮得那樣漂亮，帶着
那種特別的派頭，弄得他簡直不能帶她去參加。

這就是他們第一次吵嘴的理由。當他問她爲什麼要打扮得那
樣漂亮時，她噁氣的說：

『我從來就不喜歡跟別的人們一個樣子；要是你不願意帶我
去，我就留在家裏。』

在青年團的俱樂部裏，她的豔服，在那些褪色而襤褸的服裝
中，是那樣地特出，弄得保爾十分難堪，很難和她說話。所有的
同志都把她看作一個外邊人，她也感到這一點，並且用挑釁的輕
蔑的態度對待他們。碼頭工人青年團書記潘克拉托夫，一個闊肩
、穿着粗帆布的制服的碼頭夫，把保爾叫到一邊，皺着眉頭，斜
視着冬妮亞說：

『這漂亮的小姐是你帶來的嗎？』

『是的，是我，』保爾粗聲回答。

『唔！——』潘克拉托夫拉長着聲音說。『她看起來全不像我們的人哩，她的樣子未免太時髦吧。幹什麼讓她到這兒來？』

保爾的顫顫不斷地蹦跳着。他說：

『她是我的同志，所以我把她帶到這兒來，明白嗎？她並不敵視我們，只是在服飾的問題上，的確有不大好的地方，但是你不能老憑服裝來判定一個人。你要曉得，我是知道什麼人才可以帶到這兒來的，因此，你用不着那麼嚴格，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很想說出一些更激烈的話來，但他抑制住了，因為他想到潘克拉托夫的話是代表全體的意見的。這麼一來，他把全部的憤怒都轉移到冬妮亞身上。他對自己說：『我早已告訴過她了。媽的，她爲什麼一定要這樣極端呢？』

那天晚上，他們倆的友情開始破裂了。

保爾已看出，一向似乎是那麼穩固的感情緩緩在破裂了——他懷着驚異與苦痛，注視着這裂痕的加深。好幾天過去了，每一次的遇會和每一次的談話，都使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更加疏遠，更加感到難言的苦楚，直到冬妮亞的卑賤的個人主義，已引起了保爾的憎恨。這樣他們兩個都曉得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終於到了這一天，他們一道到黃葉狼藉的古別捷斯基公園，去作相互間最後一次的談話。他們凭着俯臨斜坡的欄杆，第尼伯河的灰色巨流，在他們的下面閃亮。落日在杜羅哈諾夫島上，抹上一層金黃，對過家家的窗戶，映着猩紅的晚霞，像一朵朵的火。

冬妮亞懷着深深的憂愁，凝視着金黃的斜暉，說了：

『難道我們的友誼，真的就像這落日的殘暉嗎？』

他凝神地注視着她。緊緊地蹙着眉頭，他用低聲回答道：

『冬妮亞，這事情我們早已談過了。自然，你曉得我會經

怎樣的愛過你，而且就是現在，我對你的愛情還是可以恢復，不過在這之前，你必須跟我們走同樣的路。我已不再是你從前認得的那個保爾了。同樣，我將是你的壞丈夫，假如你認為我首先應該是屬於你的，然後才是屬於黨的。但在我這方面，第一是黨，其次才是你和別的人們。」

冬妮亞悲傷地凝望着河水的閃耀的碧藍，雙眼飽含着眼淚。保爾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的臉龐的輪廓，她那栗色的頭髮，在他心裏，正爲着這個曾經是那樣疼愛又那樣親近的女人，掀起一陣憐憫的浪潮。

他慎重地將手放在她肩膀上，對她說：

『請拋開束縛你的一切吧，冬妮亞。參加我們，讓我們一道爲摧毀統治階級而奮鬥。在我們的隊伍裏，正有着那麼多的優秀的婦女們，他們不但和我們一道進行殘酷的鬥爭，而且忍受我們一切的苦難與損失。他們也許不像你一樣，受過很好的教育，但爲什麼，你爲什麼不參加我們呢？你告訴過我，說楚亞甯曾經想用暴力來污辱你，但楚亞甯是一個墮落的、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戰士。你又說，我的朋友們都鄙視你；但你幹什麼要像參加社交跳舞會一樣，穿着那麼漂亮的衣服呢？你覺得自傲，是不是？你不願意跟那些穿着醜陋制服的人們一個樣子。你已有了鍾愛一個工人的勇氣了，然而你却不能鍾愛工人階級的主義。我本不想同你分開，我願意好好的記住你。』

她咬着嘴唇，沉默了。

隔天，保爾在街上看到一張告示，上面有着『乞卡』（註）的主席的簽名。那個簽名的人正是非奧多·朱赫來。他的心跳起來了。他好不容易地找到了他辦公的地方，正想走進去見他，哨兵

註：這是戰時執行肅清反革命人員及其活動的一種組織——
總署。

們却不許進去。當時他的吵鬧，幾乎被他們捉起來，但他終於進去了。

這會見是不可思議的。朱赫來已給炮彈片擊傷，失去了一隻手臂。他們兩個把工作問題大談了一場，朱赫來對他說：

『當你還不適合火線的勤務時，你就幫助我進行肅清反革命的工作吧。明天，你到這兒來找我。』

和波蘭白軍的戰爭已結束了。乏極的而且被鮮血浸潤着的國家，需要暫時的安息。

保爾還不能回去看他的家人，因為秀彼多夫卡又被波蘭白軍佔領，而且變成了暫時的戰線的前哨站。和平談判已經開始，保爾日夜在『乞卡』中工作着。朱赫來的房間成了他住宿的地方。當他聽到波蘭白軍已佔領了秀彼多夫卡的消息時，他心裏非常的沮喪，對朱赫來說：

『怎麼辦呢，非奧多，要是這樣媾和的話，我的母親不是要成爲波蘭人了嗎！』

但朱赫來安慰他，這樣說道：

『邊界可以說一定是沿着河流，經過高林城的，因此秀彼多夫卡將是我們的。無論如何，我們不久就可以分贖。』

新的師團迅速由波蘭前線調到南部去。當時，共和國正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波蘭前線上，弗爾吉爾就利用這個機會，帶領他的匪幫由克里米出動，沿着第尼伯河向北推進，迫近了伊卡特林諾斯拉夫縣。現在和波蘭的戰爭既已結束，全國就把它軍隊調到克里米，以消滅這新的反革命的巢穴。

列車像河流一樣不斷經過基輔向南開——上面滿載着士兵、貨車、鍋灶和大炮。保爾參加的運輸特別委員會，現在正忙得發昏。兵隊像水流一樣，不斷地傾瀉和集合在這兒，車站裏擠得水洩不通，同時要是騰不出一條空鐵軌來，一切的調動，就會完全

失敗；受訊機不停地拍出一條條哀的美頓書式的電報，要委員會騰出軌道，讓這個或那個特別的師團開過去。這樣的電報簡直沒有個完，每一通都採用着這同樣的字句，如『應較一切爲先，……』『視爲作戰命令，……』『立刻騰出路軌，……』而且差不多每通命令上都有着這樣的警告，說是如不執行這一命令，就要解交軍事法庭，受軍法的裁判。運輸特別委員會就是負責處理這一工作的機關。

各個軍隊的司令官，老是急忙的跑過來，一面揮動手槍，一面堅持着根據某某司令官所發某某號的電報，他們那特別的列車應當先開。但朱赫來那粗大的鐵的身軀，那冰冷的鎮定，那堅決的不許答辯的聲音，時常使那些揮舞的手槍，重又插進槍袋裏。

『乞卡』的工作是那樣繁忙，牠毀害了保爾的腦筋。他時常冒着針刺樣的頭痛，跑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見薛爾基坐在一隻堆滿彈藥箱的敞車上。薛爾基一跳跳下來，緊緊抱住他，差一點把他摔下去。

『保爾，你這傢伙，一點也沒有變了！』

這兩個朋友簡直不曉得說些什麼才好，因為自從他們分別之後，他們倆都已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情。他們互相發問，但沒有等到對方回答，自己就回答出來了。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汽笛的響聲，直到火車對輪了，他們方才分手。

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的見面又切斷了。火車已漸漸增快，薛爾基生怕掉了班，慌忙對他的朋友作了最後一次的招呼，一面沿着月台跑去，緊握住敞車的把手。車上許多隻手，把他拉了上去，保爾則呆呆地站在那兒遙望，到了這時候，他才想到沒有把娃蓮的事情告訴他。薛爾基這一向從未到過秀彼多夫卡，而保爾又給這意外的會見弄得昏頭昏腦，完全忘記了告訴他。但他對自已說：

『不如讓他不知道，俺反可以安靜一點兒。』但他自己還沒

想到，這就是他和薛爾基最後一次的會面。他還沒有想到，站在車頂上，胸脯當着秋風的薛爾基，正朝着死亡走去呢！

外套背上給火鏢了一個窟窿的兵士多洛申科，對薛爾基說道：

『坐下來吧，薛爾基。』

薛爾基笑了：

『不要緊的，風是我的老朋友，讓牠把蛛絲吹走吧。』

一星期後，薛爾基在某次戰鬥中，倒在秋荒原上——由遠處飛來的一粒流彈打中了他。他兩腳站不穩，向前顛了一步。他的胸口像釘上一支火紅的針子那樣劇痛。接着，他響也不響的左右搖晃，雙臂伸開，像擁住什麼那樣緊緊地抱着，隨後就倚着身子，像要跳躍似的。他那鐵般僵硬的身軀斜倒在地面上，一對無表情的藍色的眼睛，不斷地凝視着那無垠的秋天的荒原。

『乞卡』的傷損腦筋的工作，已開始毀壞保爾那沒有恢復的健康。頭痛更是時常發作了，最後，經過兩天沒有睡覺之後，他失去了知覺。

他已不能不和朱赫來商量這事情：

『非奧多，要是我調去做別的工作，你的意見怎麼樣？我很想到我本行的大工廠裏去作工。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我在這兒是辦不好事情的。醫務委員會告訴我，說我不適於軍事勤務。但這兒的事情比前線還要緊張。這兩天來兜捕蘇達爾匪幫的工作，已完全把我累倒了。我應當擺脫這不斷的搜索工作。非奧多，你看我站都站不牢。就是我竭力做下去，在「乞卡」裏也辦不好事情的。』

朱赫來關切地注視着他，說道：

『你的身體的確很不好。我早就應該解除你的工作，這是我的過錯，我照顧得欠周到。』

兒子的臉孔，她雙手抓着胸口，喜歡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她緊緊地把她的瘦身子擠着她兒子的前胸，用不停的親吻和快樂的熱淚抹滑他的臉孔。保爾也緊抱他的母親，一面注視着她的因憂傷與期待而消蝕了的滿佈着皺紋的臉龐。同樣他也一言不說，等着她的心情稍為平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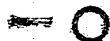
這受過了無數苦難的老婦人的眼睛裏現在又現出了快樂的光芒。在保爾回家那幾天中，她看他看不厭，和他說也說不完；她本來就沒有想到還會看到他。同樣，當三天之後，夜深時候，阿爾青背着一隻包袱闖進小房裏來時，她的愉悅也是無限的。

這樣柯察金一家又再度團聚了。兄弟兩個，終於經過了可怕的折磨和長期的離散而聚合在一起了。

『現在，你們兩個打算怎麼辦呢？』她問他們兩個。

『幹我的老行當去，媽媽。』阿爾青回答。

至於保爾呢，他在家住了兩個星期之後，又回到基輔去，因為那裏的工作正在等待他呢。



如火如荼的熱氣燒烤着大地，車站頂上的天橋的鐵欄，正熱得燙手。橋的右面已擠聚了好一羣人，他們全都疲乏不堪，給熱氣弄得無精打采。他們多不是旅客，由鐵路員工住宅區到城裏去的人，大半是要經過這條橋的。

保爾剛踏上天橋，就看見了麗達·烏斯金；她比他早到車站來。她一面在等他，一面看着那些走下橋去的工人們。

保爾在離她三步的地方站住。她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已經走近。保爾懷着一種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細觀察她，她穿着條子布的罩衫，下面是藍色的粗布短裙，一件柔軟的外套，搭在她的肩膀上；散亂的捲髮襯着她那晒黑的面龐。她頭兒稍為上仰的站在那兒，眩人的陽光使她眯着雙眼。保爾用着這樣的神態注視着這位同志兼先生，還算是第一遭，同時，他又初次發覺到，烏斯金不僅是一個省委的委員，而且是……。但當他一悟到自己這種荒唐的念頭時，他馬上自責起來，並且向她招呼道：

「我站在這兒看你已看了整整一個鐘頭，你却沒有看見我，現在該走了，火車已經近站了。」

他們穿過公事門，朝月台走去。

列車緩緩的爬行着。車輛因為缺乏修理和滿載乘客，每當駛

過岔道的時候，就不住的呻吟搖擺。傍晚西天那濃密的和紫色的殘照，流進車廂裏來；接着，夜幕又掩住敞開的窗，車裏面是一片黑暗。

烏斯金非常疲乏，枕着背囊微睡了。保爾坐在座位的邊沿，垂着兩腿抽烟。他也非常疲倦，但沒有地方可以容他躺下睡覺。夜的涼風從窗口吹進來。車身的一陣顛震搖醒了烏斯金，她注意到保爾抽的烟捲的紅光。『他是會這樣一直坐到天亮的；顯然他不願意太接近我，免得我難堪，』烏斯金心裏這樣想，因此她開玩笑的大聲對保爾說：

『柯察金同志，請你把布爾喬亞的壞習氣丟掉吧，來，一道躺下來歇一會兒。』

這樣，保爾就在她旁邊並排躺下，非常舒服地伸直他那一雙大腿和浮腫的腳。

『我們明天的工作是忙不完的。睡吧，你這脾氣古怪的傢伙。』她的手臂用力摟住他，保爾感到她的頭髮正觸着他的面頰。

保爾認為烏斯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她是他終身的朋友，終身的同志——他的政治指導員。但她又是一個女人。他在天橋上第一次發覺這一點，而且也是她的擁抱使他如此衝動的理由。他感覺到她那不均的呼吸，她的嘴唇跟他的十分靠近。這靠近使他產生了一種要尋出那嘴唇的強烈的願望。然而他終把那願望克服了。

烏斯金似乎理會到保爾的感情，所以她在暗中微笑。她早已經歷過熱愛的歡愉與死亡的恐怖。她曾經把她的愛情獻給兩個不同的布爾什維克，而這兩個都先後被白衛軍的子彈奪去了。一個是勇敢的偉丈夫，旅團的指揮，另一個則是有着奇特的藍眼睛的青年。

車輪有節奏的響聲，很快就使保爾入睡，直到隔天清早，他才被汽笛尖銳的聲音鬧醒。

有一天下午，工廠裏有人叫保爾去聽電話。那是烏斯金打來的，她說晚上有空，可以談一談他交給她校改的那篇不整齊的文章：『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晚上，當他走到大學圓路那座房子的門口，他抬頭一看，麗達的窗口現着燈光。他跟平常一樣奔上樓梯，在門上敲了一敲，還沒有等到應聲，就推進去。

在床上，在小同志們中間誰也沒有資格在上面坐一會兒的床上，正躺着一個穿軍裝的男人。他的手槍和有星徽的軍帽放在桌子上。麗達坐在他旁邊，雙臂緊抱着他，正專心地和他做着熱烈的談話。……麗達那容光煥發的臉龐轉向保爾。

那軍官移開麗達摟着他的雙手，站起身來。

『讓我介紹吧，』麗達握了保爾的手說，『這位是……』

但是那位穿軍裝的人却不照常規，一面緊握保爾的手，熱情地搖着，一面搶着說道：『我是大衛·烏斯金。』

『剛剛來的，是一陣風吹了來的。』麗達笑着說。

保爾的握手是冰冷的。他心裏非常痛苦，而這痛苦馬上赤裸裸地反映在他的眼睛上。他注視着大衛·烏斯金袖口上那四顆星。麗達正想說什麼，但保爾阻住她，說：

『我只是跑來告訴你，今天晚上我正忙着到碼頭上卸運木材，你用不着等我的。恰巧現在你又來了客人。那末，我走了，伙計們正在下面等候着呢。』

正如來時突然出現一樣，他又突然消失了。他那迅速的脚步砰砰地沿着樓梯響下去，隨即下面的大門沉重地碰了一聲。一切都歸靜寂。

『他一定有了什麼事情，』麗達回答大衛那驚疑的目光，這樣含糊的說。

在他下邊，在天橋的下面，一隻機車深深地呼吸着，牠那強大的肺管噴出了一陣金色的火星；牠們瘋狂騾舞，盤旋上昇，接着就消滅在黑烟裏。保爾憑着鐵欄杆，遙望着岔道上各色信號

燈的閃光，對自己這樣說：

『柯察金同志，實在，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一發覺麗達有個丈夫，你就那樣傷心？到底她曾經告訴你說她沒有丈夫嗎？即使她曾經這樣說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你幹什麼要難過到這地步呢？何況，我親愛的同志，你一向不是欺瞞你自己，把它只看作精神上的友誼嗎？……你過去怎能夠那樣盲目呢？但是，假如他不是她的丈夫呢？比方說，是她的兄弟或是叔叔。……要是這樣，那麼你已做了蠢事情，對一個陌生人竟那樣的粗野。說句實話，你是個道地的粗人，一點禮貌也沒有。自然，你可以打聽打聽究竟他是不是她的兄弟。不過我請問你，如果打聽之後，他果然是她的兄弟或叔叔，請問你要怎樣對她說呢？不，最好還是一刀兩斷的來得乾淨。』

汽笛的叫聲打斷了他的思想。夜顯然已經很晚，是回家的時候了。

五個人在索羅明克——一般對鐵路工人住宅區的稱呼——組成了一個小小的公社。這五個人是查基，快活和金髮的捷克人克拉維赤克，鐵路工廠青年圖書記尼古拉·奧古尼夫，鐵路特務委員會（反革命肅清委員會）的委員，不久以前還是中央修理廠製鍋工人的史吉巴·阿久興，和保爾。

他們弄到了一間合式的房子。下工後就洗滌，粉刷，油漆，一連忙了三天。他們的大水桶忙個不停，弄得鄰居都以爲是失火了。他們用木板搭了板床，蓆袋裏塞着由公園裏拾來的楓葉，做了床墊；在第四天，房間裏已佈置整齊，在白得炫眼的牆壁上，還掛着彼得洛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圖。

他們在兩面窗戶之間，安着一隻書架。兩隻鋪着紙板的木箱做了凳子，另一隻大木箱則充當碗櫃。在房間的中央，擺着一隻巨大的彈子檯——粗呢已經卸下，——這是好容易才從公共事務

處裏搬來的。這東西白天是檯子，晚上則是克拉維赤克的睡床。此外，他們又把各人所有的東西搬進來。富有管家天才的克拉維赤克，開就一張公社資產的清單。假如不是大夥一致反對，他還想把這清單貼在牆壁上。

現在房間裏一切的東西都是公共的資產了——薪水，口糧和任何偶而收到的包裹，都必須平均分成五份。只有各人的武器才被認為是私產。公社社員接着一致決定，任何社員如破壞公社所有權的規條，或是以任何方式欺騙同社社員，都得受開除的處分。奧古尼夫和克拉維赤克還堅提在該項條文後面附加一點，即犯規者應予逐出。

區青年團的全體都參加公社的落成宴。他們從鄰居借來了一隻大茶壺，並把公社所有的糖精都用來下茶。當茶飲過之後，合唱開始了。香烟工廠的達麗亞充任指揮，她的紅頭巾的尖角歪向一邊，眼睛像傲慢的男孩的一樣。達麗亞的笑聲是富於傳染性的；這年青的捲烟女工，透過她那十八歲的明亮的青春之光注視着人生。她一高舉雙手，歌聲就像喇叭的吹奏一樣響起來：

我們的歌聲，繞繞四周，流傳遙遠——
我們的旗幟在全世界飛揚，
牠飄揚，輝煌而明亮，
我們的血被火燒得沸騰。……

大夥直到午夜才散，那時候，靜寂的街道上響遍着熱烈的年青人的話聲。

查基伸手到電話機上。

『噓，弟兄們，我一句也聽不見！』他對着那些吱吱喳喳地擠在書記室裏的青年團員這樣喊。話聲立刻低了下去。

『喂，請說吧。啊，是你嗎？是的，是的，馬上。工作？啊，仍舊是那事情——從碼頭上搬運木材。什麼？他沒有被派到那

帶的地方去。要我叫他嗎？好的。』

查基向保爾招手。

『烏斯金同志要同你說話。』他把聽筒交給他。

『我以爲你一定是到別地方去了。今天晚上我碰巧有空，你來罷。我兄弟只是順路就便來看我，我們已有兩年沒見面了。』

呵，果然是兄弟！

保爾沒有聽清她所說的話。因爲他同時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以及他隨後在天橋上所作的決定。是的，今天晚上應該去看她，把殘留的根苗斬斷。愛情就是那樣的不安和痛苦，難道現在是談論愛情的時候嗎？

聽筒裏的聲音在說：

『怎麼，你聽見我的話嗎？』

『嗯，嗯，我聽得見的。很好，部務會議開完後就來。』

他把聽筒掛上。

他直視着她的眼睛，緊緊地握住那橡木桌子的邊沿。

『大概，我往後不能到你這兒來了。』

他說完後，立刻看見她那濃密的睫毛在聳動。她的鉛筆在紙上停止移動了，靜靜地擱在打開的簿子上面。

『爲什麼呢？』

『我覺得時間越來越難支配。你自己曉得，我們現在過的是多麼困難的日子。我十分遺憾，我不得不把我的功課延到將來再說。……』

他傾聽着自己的聲音，覺得後頭的話不像原來那樣的堅決。他對自己說：『爲什麼又推起磨來呢？呵，你真的沒有勇氣把心頭的話直說出來嗎？』

於是他便固執的說下去：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樁事情長久就想告訴你——我還沒有

充分的了解你。當我和薛加爾同志讀書的時候，我腦袋裏當真一句記一句，但自從我跟你唸書以後，我却什麼都忘個乾淨。每次唸完之後，我還不得不到托卡列夫同志那裏再整理牠一遍。我的頭腦消化不了牠。你最好還是另找一個腦袋中用一點的學生吧。』

他避開她的驚愕的注視。接着，他還用如下乾脆的話語，毀滅了對她回心轉意的一切可能：

『所以，我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互相間用不着再浪費時間了。』

他站起來，用一隻腳小心地把椅子挪到一邊，然後俯視着她那低垂的頭，和在燈光下顯得蒼白的臉。他把帽子戴上，說道：

『哦，麗達同志，再會了。我一向攪擾你，實在十分抱歉。我早就應該直捷了當的說。這是我的過錯。』

麗達機械地伸手給他。保爾這冷淡使他吃驚，她勉強對他這樣說：

『保爾，我絲毫不怪你。要是我過去既不能夠使你了解我，那麼我今天的遭受是應得的。』

他的雙足像鉛樣沉重。他悄悄地推開門。當他走出那屋子，他站住了。現在要返回去，把一切傾訴給她，還來得及。但是，爲着什麼呢？爲着從她那兒，像挨一記耳光那樣的得到輕蔑的回答，然後又再這樣的離開這屋子嗎？不。

車站側線已漸漸變成破舊的車廂與車頭的墓地，在空洞的木材工場上，風正捲着木屑飛舞。

在城市的四周，在茂密的叢林與幽深的峽谷裏，奧力克匪幫正以野獸一樣的迅捷，隨處出沒。白天，他們在附近的村莊或舊密的樹叢裏藏匿，入晚就整隊出來，毀壞路軌，然後退到原來的地方去。列車時常逸出軌道，崩倒下去；車輛摔成粉碎，睡夢中

的旅客軋得不成人形，寶貴的食糧則和泥土與血液攪在一起。

奧力克匪幫時常踏着矯捷的馬，突襲平靜的鄉村。鷄給嚇得咯咯亂叫，滿街奔跑。時時響着銳利的槍聲。接觸大半是短時的，在地方蘇維埃白色房子外面的槍聲，也總是又尖又脆，就像踐踏乾枯的樹枝一樣。接着匪幫就策着壯馬在街上奔馳，砍殺所有抓到的人；他們砍得呼呼作響，好像人們在劈裂木柴。這些匪徒爲了節省子彈，很少將俘虜槍斃。

他們去時猶如來時一樣神出鬼沒。他們到處有着耳朵與眼睛。各處的神道院與富農的家宅，就是他們在蘇維埃內部的眼睛，無形的線索就打從這些神道院與家宅，直通到森林的核心。子彈，鮮肉，和顏色黝藍的『原酒』，也循着同一的路線輸送進去，還有各種情報，也悄悄地傳給大小嚶嚶，再由他們經過複雜的網，送給奧力克本人。

這匪幫擁有一二百個殺人不眨眼的惡漢，好幾次想圍捕他們，都沒有成功。他們分成許多小隊，而且時常同時在兩三個縣份裏活動。白天裏匪徒們似乎是和平的莊稼人，各各躲在自己的院子裏喂馬或說笑，或是站在大門口，一邊神氣地吮着煙管，一邊用惡濁的眼色送着打從面前經過的紅軍騎巡。

亞歷山大·普澤列夫斯基領着自己的隊伍，廢寢忘食的在三個縣份裏實行追捕。他不停地頑強兇剿，有時還砍斷了他們的尾巴。一個月後，奧力克撤出他在兩個縣份裏的嚶嚶；他們的處境是越來越危殆了。

被紅軍驅入波蘭邊境的彼得留拉匪軍殘部，現在已開始準備參加一個計劃中的暴動。他們在這方面，獲得了華沙某些外國代表的密切支持，並已在他們內部，秘密組成了一隊暴動先鋒隊。

秀彼多夫卡的暴動委員會，有着牠自身的分別的組織，全體一共四十七人，其中大半是從前積極的反動份子，當地的特務委

員會（反革命肅清委員會），過去因為太過相信他們，所以將他們暫行釋放。

瓦西里神父是這組織的領袖之一，溫尼克和一個彼得留拉軍官名叫柯明科的，也是它的負責人。神父的兩個女兒，溫尼克的兄弟和父親，以及一個混在執行委員會內部工作的沙木德，則執行着叛軍的諜報工作。

他們計劃在某一天晚上，以手榴彈炸毀國境守衛軍的特別部，然後釋放一切囚犯，可能時且奪取車站。同時，在計劃中成爲暴動中心的主要城市裏，軍官們正在極大祕密下進行集中，游擊匪幫則已調至本城附近的森林裏，此外還有忠實負責的人，與羅馬尼亞境內的彼得留拉保持密切的聯繫。

城裏（註）只有五個人——布爾什維克——曉得所有這些準備。

水手朱赫來在特務委員會裏，已經整整五夜沒有閉上一眼了，現在已是第六夜。他是那知道這一切的五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這水手正經歷着一個追捕野獸，只在等候牠的跳躍的人的全部感情，他曉得此刻決沒有驚動他們的理由。那些吸血的毒物必須一網除盡。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建設一個誰都不再感到驚恐的國家。野獸是不許驚動的。唯有獵人鎮定的手和鎮定的心，才能使他們在這決戰中獲勝。

時候漸來漸近了。

就在這個城裏的什麼地方，在煙幕與陰謀的迷宮裏，叛徒們決定應該戰勝他們——在明天晚上。

那五個事先知道這一切的布爾什維克却着了先鞭；他們的決定是，『不，就在今天晚上。』

晚上，鐵甲列車不拉汽笛的悄悄地駛離車廠，車廠的大門隨

註： 即前面所說的那個主要城市，指的是基輔——譯者。

卻默默地關上。電報幹線繁忙傳遞着密電碼，在那些電報傳到的時候，傳到的地方，共和國的守衛者都忘記了睡覺，忍受着不許騷動蜂窩的痛楚。

阿金給查基去了電話：

『支部會議全弄妥當嗎？是嗎？很好。你馬上和區委書記到這兒出席會議。木材問題比我們所料想的還要嚴重。來吧，我們一道談談。』查基聽完阿金那急速的堅決的話語，便喃喃地對着電話聽筒說：

『媽的，這木材問題快把我們弄成瘋子。』

兩個書記從李特克搭載他們的汽車裏走下來，→走上三層樓，他們當下就明白今晚會議決不是要談木材的事。在黨書記的桌子上，擺着一架馬克沁姆機關槍，由特務團派來的機槍手，正在忙着對付牠。

各走廊上，密佈着由城裏的黨員和青年團員充當的守衛，全都悄然無語。在羅素巴斯的房間裏，在牠那緊閉的房門後面，省黨部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剛告結束。兩架軍用電話機的電線，正由臨街的扇形窗上引到房裏去。

人們全都低聲談話。查基在一間房間裏找到阿金，麗達和密海洛。蘇姆斯基也在那裏，但查基開頭認不出他，因為他穿長的軍用外套，腰帶下還結着一支帶套的手槍，麗達的裝扮跟她前時當連指導員時一模一樣，戴着紅軍軍帽，着黃色的馬褲，皮帶上掛着一支盒子槍。

『這是怎麼回事啊？』查基看後驚愕地問。

『這是實際的警備。我們快到你們區裏去，在第五士兵學校作緊急的集合。所有的小兄弟們在開完小組會議後，直接走到那兒，最要注意的，是竭力使我們的行動不被別人發覺。』

茂密的森林裏死寂無聲。巨大的橡樹都是百年的巨人。池子已在牛蒡和水草掩蔽之下入睡了。四面的小徑空無一人，在森林

的核心，周圍繞以高大的白牆的，是前時幹部學校的樓房——現在已改爲紅軍第五軍團的軍官學校。夜已深了。樓上沒有一絲燈光。從外面望去，一切都很靜寂，任何走過這樓房的人，必以爲裏面的人都已熟睡。但是，爲什麼直通天井的那兩扇高大的鐵門開着呢？那兩個像巨大青蛙一樣蹲在那兒的，又是什麼東西呢？但是，由鐵路工人住宅區各部份到這學校裏集合的人，却知道一有夜警，裏面就沒有一個人睡覺。他們是在開完小組會議，經過一番簡單的解釋之後就直接走來的。他們走的時候默不作聲，每組決不超過三人，在各人的口袋裏，全放着一隻摺合的，上面寫着『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或『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字樣的卡片。沒有呈驗這些小卡片的人，決不能通過那鐵門。

大廳裏已經擠滿了人。廳裏很亮，各面窗子都掛上帆布的窗帷。布爾什維克們圍聚在那裏，靜靜地捲着煙捲抽起來，拿這假的黑夜警備的措施在相互開玩笑。他們中有許多人都不相信這是真正的黑夜警備，以爲不過是集合起來，藉以訓練和考驗特務隊的紀律而已。但那些有過真正的戰鬥經驗的人，却覺得這氣氛不像是假的。一切都那麼靜悄悄地進行，軍校學生在編隊時，也用極低的口令指揮，連機關槍也已搬了出來，而且在整個房子外面，又看不見一點燈火。

『好像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要發生，是不是？』保爾走近杜巴瓦，這樣低聲問他。

杜巴瓦跟一個保爾不認得的女青年坐在窗台上。保爾二三天前也曾在查基那裏見過她。

杜巴瓦開玩笑的在保爾肩膀上拍了一下，說道：

『怎麼，你是不是說，你的心已給嚇冷了？好的，現在我們可以教你怎樣打仗了。怎麼，你們兩個不認得嗎？』杜巴瓦朝那少女點了點頭，『她的名字叫安娜，我不曉得她姓什麼。他是負責宣傳中心的。』

那少女一面聽着杜巴瓦的滑稽的介紹，一面注視着保爾，她用手掠了掠從紫草色頭巾下掉落來的頭髮。當她的眼睛與保爾的碰見時，雙方一直鬥視了好幾秒鐘。她那藍黑色的眼睛冒着挑戰的光芒，密密的睫毛就像黑蛾的翅膀。保爾的眼睛轉向杜巴瓦，他覺得面孔紅熱，他皺起眉頭來了——他自己心裏很惱亂。

大廳裏起了一陣喧嘩。蘇姆斯基爬到椅子上，喊道：

『第一大隊的隊員在這廳裏站隊。快一點，同志們，快一點！』

朱赫來，羅素巴斯和阿金走進廳裏來。他們剛剛到。廳裏擠滿着站隊的人。

羅素巴斯——一個笨重的人——站在演習的機關槍的鐵台上，舉起一隻手臂，說道：

『同志們，我們今天集合在這兒，是爲着一樁嚴重的和我們的職責攸關的工作。今天我要說的，甚至在昨天都不能說，因爲這是極重大的軍事祕密。明天晚上，在這城市，在全烏克蘭，就要發生反革命的大暴動。本城此刻正充滿着退伍的軍官，匪幫則在城的周圍集合。某些陰謀者甚至混至我們的裝甲車師團裏，充當司機。但這陰謀已給特務委員會（反革命肅清委員會）發覺，因此我們把整個黨的和青年團的組織武裝起來。第一和第二共產黨大隊將和紅軍士官學校的實習隊以及特務委員會的部隊共同行動。學生實習隊已經開動了。同志們，現在輪到你們了。你們有一刻鐘的時間配備武裝和整列隊伍。一切行動由朱赫來同志負責指揮，各指揮官向他領受各自的詳細的指示。我想用不着對共產黨大隊指出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我們應在今天防止明天的叛亂。』

一刻鐘後，兩個大隊已在軍校的天井裏站好隊伍，配好武裝。朱赫來的眼睛巡視着那動也不動的行列。

在隊伍前面三步，站着兩個束斜皮帶的人——大隊長密尼洛

一個勇士，是來自高加索的鑄工，另一個是政治委員阿金。在他們的左面，是第一中隊的兩個領袖——第一中隊長蘇姆斯基與政治委員烏斯金。在他們的後面，是默然無聲的共產黨大隊的行列——三百支勇猛的刺刀。

朱赫來發出信號——

『出發！』

三百個人穿過空無行人的街道。

城裏已熟睡了。

當他們走到狄加耶街和利伏夫街交岔的十字路口，他們停步了。行動就在這裏開始。

他們一聲不響的把這地段整個包圍起來。司令部便設在一家店舖的石階上。一輛有着明亮的頭燈的汽車，從利伏夫街開來，在司令部的對面停下。

這一回李特克是載着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本城司令官——由車上跳下來，用拉脫維亞話向他兒子草草的說了幾句。汽車飛也似的駛開，不一會就轉了彎，開到狄米特里大街。李特克是一個笨重的人，現在他却已一無所有，只餘下一副眼睛，他的雙手已成為汽車車輪的舞蹈的一部份。呵，現在，他已被迫瘋狂開駛了，誰也不會因為他轉彎時像個狂人，把他拘禁兩夜，所以他的車子就流星似的在街上飛着。

李特克只一息的功夫，就把朱赫來由城裏的這一頭帶到那一頭。朱赫來不禁表示了他的滿意，說道：

『李特克，要是你這一路不會撞倒人，你明天將得到一隻金錶。』

李特克高興得魂兒出竅，回答道：

『車子這樣開法，我準備給關上十天哩。……』

第一下的打擊集中於作為叛徒總司令部的屋子。

第一批的俘虜和奪獲的文件已送到了特務部。

在狄加耶街一條同名的弄堂裏的十一號，住着一個名叫朱巴特的紳士。依照特務委員會手頭的情報，這人在白色陰謀中是一個不小的腳色。他藏有企圖在波多里區行動的退伍軍官團的名單。李特克本人已到狄加耶街來逮捕朱巴特。那房子有着面臨花園的窗，越過花園上那面高牆，就是女尼修道院。他們沒有找到朱巴特。據鄰居說，他已一整天沒有回家。他們開始搜索，發見一箱手榴彈和好些住址。李特克下了埋伏的命令，自己則暫時留在櫃子旁邊，考查他已搜得的文件。

花園裏的哨兵，是軍校裏的一個青年學生。他可以從他站着的地方看見那透亮的窗戶。像他那樣站在一個角落裏是不舒服的，實在有點令人毛髮悚然。他的職責是注視那面高牆，但那面高牆離那叫人安心的窗戶的亮光是太遠了。況且月光，真糟糕，又僅僅發出朦朧的弱光。灌木叢在黑暗中像在蠢動。他用槍尖向周圍探了探——一個人也沒有。他心裏想：『幹什麼派我到這兒呢？無論如何，決沒有一個人能越過那面高牆——牠實在是太高了。我倒不如到那窗戶上看一看呢。』他又看了看那牆頭，然後離開那個有着菌的味道的牆角。他在窗前站了一會。李特克正急忙收拾紙頭，準備離開那房間。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暗影在牆頭出現。那個在牆頭的人可以看見窗戶外面的哨兵和房間裏面的李特克。那暗影以貓樣的敏捷爬下牆頭，攀緣樹身，溜到地面。他又以貓樣的悄靜，爬近那哨兵，接着在一記迅速的毆擊之下，那青年士兵直倒下去。一柄海軍短劍，從他背後猛戳下去，直到刀柄。

花園裏的一響槍聲，像在那些包圍的人身上通了電流。其中六個人以沉重的脚步奔進屋裏來。

李特克已經死了。他坐在桌畔的靠椅上，他那冒着鮮血的頭倒在桌子上，窗戶的玻璃被打破了，敵人並沒有把文件奪了去。

女尼修道院旁邊的槍聲連珠的響。兇手已跳到大街，一面拚

朝離阿諾夫荒地跑去，一面不斷向後開槍。他並沒有逃脫，一顆槍彈比他跑得更快。

通夜舉行家宅檢查，幾百個沒有登記的，或是登記證已過期的，以及藏有武裝的人，都被解到特務委員會去。一個審查委員會正竭力進行甄別他們的工作。

在鎮上的某些地方，陰謀者還作武力的反抗。在齊金街上，李比底夫在搜查家宅時當場被人擊死。索羅明克大隊當晚一共損失了五個人。在特務委員會裏，再也看不見老布爾什維克李特克——這真正的和忠實的共和國的守衛者了。但白軍的暴動却已連根的摧毀了。

同天晚上，瓦西里神父和他的兩個女兒以及別的匪黨的領袖也都在秀彼多夫卡被捕。這樣鎮上又恢復了牠原來的安靜。

不久之後，又一個新的敵人威脅着全城——鐵道麻痺了。在行將到來的冬天中，運輸的斷絕將使本城備受飢餓與寒冷的威脅，一切開始看木材與五穀的供應如何而決定。

朱蘇來有心無意把粗短的煙斗從嘴巴抽出來，小心地用手指攪着煙斗裏的煙灰；煙斗熄滅了。

十來支烟捲冒出的灰色的煙，在黯黑的天花板下面盤旋着，蒙住省委主席羅素巴斯的坐椅；圍着圓桌坐着的各人的臉龐，似乎也已消失在灰煙之霧中。坐在羅素巴斯下面的托卡列夫，全身凭着桌子。這老人家激動地撫摸他那部剪短的鬚鬚，不時斜視着那個短身禿頭的，用着蘆笛一樣響亮的高音，滔滔不斷地說出連篇空如蛋殼的廢話的傢伙。

阿金注意到托卡列夫的斜視，這眼色使他回想起幼年時的事情——那時候他們有一隻綽號『拳鬥家』的公雞，當牠準備跳躍的時候，牠時常斜視着牠的對手，那光景跟托卡列夫現在的一模一樣。

這省委的會議已開了將近兩個鐘頭了。那光頭的傢伙是鐵路林木委員會的主席。他那敏捷的手指分着紙疊，然後高談闊論起來：

『現在大家都可以明白，我剛才對各位所說的那些客觀原因，使得省黨委員會或鐵路管理處的指示，都無從實現。我應當再說一遍，甚至是一個月的時間，我們仍然不能供應超過四百立方

米突的木材。至於這個十八萬立方米突的要求呢……那是……』他費了一些功夫去挑選他的形容詞，『……那是烏托邦！』他說完後，就閉緊着那張小嘴巴，氣憤憤地把兩片薄嘴唇擠在一起。

會場上沉默了很久。朱赫來用手指甲敲了敲煙斗，把煙灰倒出來。

最後托卡列夫用他那喉腔的響亮的低音打破了沉默：

『得，贅話用不着多說。你的意思就是說：鐵路林木委員會過去沒有得到木材，現在沒有得到木材，就是將來也不能得到木材……是不是？』

那矮子的禿子聳了聳肩膀。說道：

『同志們，對不起，我們已把木材準備好了，只是沒有陸上的運輸工具……』他咳嗽了一聲，用一塊方格手巾揩一揩光禿的前額，揩完之後，他竭力想找尋他衣服上的口袋，但沒有找到，結果終於把他的手巾塞在公文袋裏面。

鄧尼科從角落裏說話了。

『但是，你究竟已採取了什麼步驟去運輸木材呢？自從負責的機師和別的人員，就是那些參加叛變陰謀的人員，被捕了之後，已經過了好些日子了，你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我已向鐵路管理局報告了三次，』禿頭轉向他說，『沒有運輸工具，什麼都沒有辦法。……』

托卡列夫打斷他：

『這個我們已聽見過了，』溶鐵匠狠狠地瞪着他，『怎麼，難道你把我們當傻子不成？』

這問話使禿頭的脊骨冰涼，渾身冷戰。他用降低的聲音回答道：

『反革命者的活動，我是不能負責的。』

『但是你難道不知道他們砍倒的木材離鐵路很遠嗎？』阿金脫。

『我聽說過。但是我不能把別人轄區裏的工作情形，向當局報告。』

鐵路工聯蘇維埃主席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有多少工作人員？』

『將近二百人。』

『這些廢料一年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氣憤憤地罵起來。

『鐵路林木委員會全體人員，都領着特別的突擊工人的口糧，我們減削別人的所得分給你們，而你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呢？還有，我們送給工人們的那兩卡車麵粉，你放到那裏去了？』鐵路工聯蘇維埃主席這樣問。

這禿頭現在已成爲四方八面的尖銳問題的矢靶，但他完全推開他們，好像他們都只是些討還舊欠的囉唆的債主。他像一條蠕動的鰻魚，故意避免直接的答覆。他的眼睛不敢直視旁人。他本能地感覺到危險是越來越迫近了。在胆怯和激動的情形下，他只有一個願望——儘速離開他們回家，在那裏，他那個還很年青的妻子，正給他預備好一頓豐盛的夜飯，而現在她大概正在閱讀小說消磨時間。

同時朱赫來一面小心地注意他一切的回答，一面在他的筆記簿上這樣寫道：『我認爲這傢伙應加以非常嚴密的考查，這決不是單純的沒有能力。關於他，我已經有了一些證據……我們最好還是結束這場辯論，讓他回去，我們再對付他。』

省委主席羅素巴斯讀完了他的紙條，對朱赫來點了點頭。

朱赫來走出房間去打電話。在他回來的時候，羅素巴斯已唸到決議的末段：『……因惡意的怠工，解散鐵路林木委員會的執行部，並將此事交有關當局作進一步的調查。』

禿頭本來準備迎接更壞的形勢。不錯，因怠工而撤職，顯然已對他的誠實起了懷疑，但這是小的事體，至於波耶卡的事情呢，他用不着擔心，因爲不在他的範圍內。『呸，』他對自己說，

『我以為他們已找到了什麼哩。』

他收集紙頭，把牠們放進公文袋裏，安心地舒了一口氣，說：

『是的，不用說，我是一個非黨員的「專家」，你們有種種權利可以懷疑我，但我的良心却是純潔的。要是我所未能完成的，那只是因為實際上是不能完成的。』

誰也沒有回答他。接着禿子就走出房間，匆忙下樓，當他推開直通街道的那扇大門的時候，他放心地舒了一大口氣。但是，就在門口，一個穿制服的人問他道：

『公民，你尊姓？』

他的心沉下去了。啞啞地回答道：

『車……文斯基……』

現在這『局外人』已經走了，那十三個頭就一齊緊緊地擠到羅素巴斯那大桌子跟前去。

『你們看，』朱赫來的指頭在地圖上指着，『這是波耶卡站，伐木場就在四哩開外。那裏堆着二十一萬立方米突的木材。一大隊工人做了八個月，支出了極大的勞動力，結果鐵路和本城還是沒有燃料。這些木材，必須運到四哩外的波耶卡站上去，因此至少要費一個月的功夫，用五千部車子搬運，而且還是按照一天運兩趟計算。此外，最近的村莊又在十哩以外，而且奧力克和他的匪幫就在附近出沒。……諸位明白了這種情形嗎？……你們瞧，照計劃說，伐木應從這兒開始，然後沿着這路線一直到車站，但那些混蛋却在森林深處連路也沒有的地方砍起來，他們就是這樣來打擊我們的。……這比暴動委員會的還要厲害。』

朱赫來握緊的拳頭沉重的放在地圖上。

圍住桌子的十三人中的每一個，誰都可以清楚地想像到正向他們襲來的那種恐怖——那種朱赫來沒有明說的恐怖。冬天就在門外了。醫院，學校，各公共機關以及千萬的人民，都將受到嚴

寒的侵凌，而火車每星期却只能見到一次。

每個人都陷於深思中。

『同志們，』朱赫來放開拳頭說道，『我有一個辦法。這就是化三個月的功夫，由波耶卡站築一條狹軌鐵路運到伐木場去。按照這樣的計劃，不消六星期的功夫，就可以運到伐木場的起點。這事情我已進行了一個星期。爲着完成牠——』朱赫來從乾燥的喉嚨裏發出沙啞的聲音，『我們必需有三百五十個工人和兩個工程師。至於運輸工具呢，我們在普斯赤·伏特茲有着車軌和七個輕便車頭，這些是青年團發現的。牠們藏在倉庫裏，因爲在戰前，曾經計劃把狹軌鐵道延長到城裏來。但是工人們在波耶卡沒有住宿的地方，當地只有一座已經半塌的森林學校。工人們應該整批送去，每兩星期調班一次，再多恐怕就不能支持。阿金，你想把青年團團員送去怎麼樣？』

朱赫來沒有等到回答，就繼續說下去：

『青年團團員將出盡全力去做牠。首先是索羅明克（車站區）的組織以及城裏本身的組織。這不是一樁容易的工作，但要是我們向那些孩子們說明，只有這樣才能拯救全城和鐵路的麻痺，他們一定會完成牠。』

鐵路管理局局長狐疑地搖了搖頭，說道：

『難道這是辦法嗎？在這樣的情況下——秋天不停的小久之後的寒冷，要敷設一條長五哩的軌道，我不相信這會有什麼結果……』他似乎很疲倦地說。

朱赫來看也不看他一眼，堅決地截斷他的話頭：

『關於這一點，我請你更仔細注意，究竟關於木材問題，已經做了一些什麼。我們現在要築一條車軌到伐木場。我們不願意坐着無所事事，讓我們全給凍死。』

最後幾隻工具箱，已放到火車上去了，工作隊員也已分別

佔了座位。車外下着不停的細雨。烏斯金的皮上衣溼得閃亮，大滴的水珠從衣角滾下來。

烏斯金是跑來和托卡列夫分別的，她緊緊地握住那老人家的手，對他這樣說：

『我們關懷着你們，預祝成功。』

『好一個難題，他們既已給予我們，我們也需要牠，』老頭子從灰白的眉毛下，熱情地注視她。『你要好好注視這方面的事。要是我們的工作有了停滯的話，你就給予相當的督促。你曉得，這些可惡的老太婆沒有官樣文章是做不成事的。得了，好姑娘，現在我應當上車了。』

他扣上外套和鈕扣，一直扣到脖子上。當他剛踏上火車的時候，烏斯金就問他——這顯然是隨便問起的：

『怎麼，難道保爾不跟你一道去嗎？我怎沒有看見他。』

『他昨天跟技術指導員坐小車去了，在那兒準備好接待我們。』

查基、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忙朝烏斯金和托卡列夫這面走來，跟在他們後面的，是把短外套隨便搭在肩膀上，瘦手指上夾着一根滅了的捲烟的安娜·波哈特。烏斯金眼不轉瞬的看着他們三個，然後又向托卡列夫問道：

『保爾跟你唸的功課，唸得怎麼樣？』

托卡列夫迷惑地看着她：

『什麼功課？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想你一向是照顧他的。他不知道多少次在我面前提到你，沒有一次不稱讚你。』

烏斯金不很相信的聽着，接着又問道：

『托卡列夫同志，你說的是真話嗎？我應當告訴你，他曾說過，他時常到你那邊，把我教給他的從頭複習一遍。』

老頭子笑起來了。

『我？我教他？我從來就沒有見到他到我那兒來唸書過。』

汽笛尖聲呼叫了。克拉維赤克從車廂上喊道：

『喂，烏斯金同志，你就讓我們的老伯伯上車吧。這行的；我們沒有他，還能幹什麼呢？』

這捷克人本來還想多說幾句，假如不是他看到那三個新來的人的話——他的眼睛與安娜那現出不安的神情的眼睛一剎那間互相接觸，接着，當他看見她給杜巴瓦以送別的微笑的時候，他的心沉下去了，就這樣他迅速地從車窗上消失了去。

雨打着他們的臉。已是深秋了，森林裏那一望無際的林木都已光禿。老樹陰鬱地站着，讓褐色的苔掩住牠身上的黧紋。

小站孤單地隱在樹林裏。牠有着一個石頭做的裝卸貨物的月台，就從這裏起，一條翻掘的泥路直通至森林裏。人們在翻掘的泥土上像蟻羣一樣的忙碌着。

黏性的泥土是硬堅的，牠已在腳底下被壓碎。人們瘋狂地掘着，鐵棒和鋤耙碰着石頭時，發出了沉重的聲音。秋雨不斷的淋，寒冷的雨點透過衣服浸着他們的肉體。雨水沖壞他們的勞作，泥漿像濃粥一樣從路身上滑出去。

他們的衣服浸透着泥漿，又重又冷，但他們從未停止工作，每天一直做到深晚，而被掘鬆的和堆成的悠長的新土的路，也一天長一天的伸進森林裏。

在離車站不遠處，有一座牢固的石造的屋子。裏面一切可以搬動的或是可以拆卸的東西，都早已被匪兵搶去了。代替爐灶的鐵門的是巨大的黑穴，代替門窗的是張口的大洞。從這些大洞裏，可以看出前時椅棧的格局。唯一殘留而完整的，是四間房子裏地上的水門汀。每夜，那四百個人，就穿着浸透的，給污泥漿硬了的衣服，躺在這四間房子裏的水門汀地上睡覺。他們擠着睡，竭力想用相互的體溫來烘乾牠；衣服冒烟了，但僅是冒烟而已，牠從未乾過。水透過窗櫺的麻袋，流到地上，雨點整夜打着屋頂

殘存的銹鐵，而冷風則不斷從洞開的門上吹進來。

廚房設在東歪西倒的披屋裏，每天早上，他們在這裏喝完了茶，就動身出去工作。他們吃的主要食品是素扁豆湯，和一磅半像無烟煤一樣的硬麵包。天天是這些，單調得厭煩，但城裏所能供給的，如此而已。

工程師是一個高大、強壯，兩頰有着深的皺紋的老頭子，名叫巴多斯金。他的助手是萬果林科，矮胖，樣子粗魯，有着肥大的鼻頭。這兩個都住在站長家裏。托卡列夫則住在車站特務委員家中，這特務委員名叫何里亞，是一個短腿的人，走起路來，就像水銀那樣活動。

工作隊以殘酷的頑強忍受着他們的艱苦，路身也一天比一天的延長，雖然已有九個人開小差，幾天後又有好幾個脫逃。但真正的打擊是在第二個星期裏：有一天晚上，由城裏開來的火車，沒有帶來麵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這消息告訴他。

工作隊的黨書記托卡列夫，把他的長毛腿放到地板上，坐在床沿搔着他的腋子窩。過一會，他對自己咕嚕道：

『他們開始跟我們尋開心了，』說着，他慌忙的穿起衣服。

同時『水銀』何里亞像球一樣的蹦進來。

『快，打電話給朱赫來，』托卡列夫對他說，接着老頭子又轉對杜巴瓦：『沒有麵包的事情，絕對不准你告訴任何人。』

跟下行線電話接線員吵了半個鐘頭之後，堅持不屈的何里亞終於和朱赫來通了電話。托卡列夫一面聽着他和電話接線員的爭吵，一面徬徨不安的站在那兒。現在朱赫來的聲音在聽筒上響了，他說：

『什麼？麵包沒有送到？我馬上調查這是誰拆的爛污。你們明天一早一定可以拿到。』

在天剛透亮的時候，一輛沾滿污泥的，載滿裝着麵包的袋子

的汽車，已開到車站了。小李特克從司機座位上走下來，臉色因整夜不息的駕駛而現出死樣的蒼白。

爲完成築路工作而進行的鬥爭是越來越殘酷了。由鐵路管理處傳來的消息，說是枕木已經用盡，鎮上又沒有可以搬運鐵軌與車頭到築路場來的工具，同時那輕便鐵路的車頭還需要大大加以修理。此外，第一批築路工人的工作時間已快結束，但似乎沒有人來換班，要叫這些業已精疲力盡的人繼續做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黨員們在一間老茅屋裏舉行會議，借着黯暗的燈光，這會一直開到深夜。隔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維赤克和別的六個動身到城裏去修理車頭，並詢問運輸車軌的事。克拉維赤克因爲是做麵包師出身的，被派到糧食部去，其餘的人則到普斯赤·伏特茲。

雨自始到終，不斷的淋着。

保爾費了好大力氣，方才把他的腿從淤泥裏拔出來，因爲覺得分外寒冷，他驟然發覺他的一隻靴子的爛底，已經脫掉了。自從他來到這裏以後，他不斷地吃着這雙爛皮靴的苦頭，牠永遠是溼透的，永遠滲進泥漿，而現在，他那赤裸的腳，已不能不踩進冷得徹骨的泥漿裏去了。他實在不能再這樣做下去，只好下工——一切全爲了一隻靴子。他從淤泥裏檢出那片靴底來，憂鬱地看着牠，而且打破了他不再咒罵的誓言。他跑到營房裏去，坐在行軍灶旁，捲起那滿沾污泥的褲筒，讓凍得麻木的雙腳放在爐架子上。

看路人的妻子奧達加，已做了廚子的助手，正忙着在桌子上切甜菜。這花賜給這看路人的妻子的——她又是一個青年的女人——一切都極豐盛。她的肩膀跟男人的一樣寬，胸部是壯大的，臀部又粗又結實。她又善於操刀，桌子上切好的甜菜，頃刻便堆

成小山一樣。突然間她輕蔑地看了保爾一眼，挖苦他道：

『你在這裏幹什麼呢？想找舒服，等着吃飯嗎？你說，這不會太早了一點嗎？小夥計，誰都可以看出你是一個懶坯。你把腳伸到那兒去了？這兒是廚房，不是澡堂呀！』

說到這裏，廚子走了進來。

『我的一隻靴子完全爛掉了，』保爾對她這樣訴說。

那廚子看了看那雙爛得不成樣的靴子，對奧達加點了點頭，然後對保爾說：

『她的男人是個靴匠，他會代你縫起來。沒有合式的靴子，你是在作踐你自己啊！』

奧達加聽到這話，同情地看着保爾，而且自己感到有些難為情。她對保爾說：

『我還把你當作一個懶蟲哩。』

保爾微笑着，表示原諒她。她using着滿內行的神氣看了看他那雙靴子，接着說道：

『我丈夫不會補牠的，補牠有什麼用處呢？要你的腳不給凍壞，我還是給你一隻舊套鞋吧。那套鞋給我們丟在垃圾堆裏。咳，還有誰吃過這樣的苦頭！這幾天，天就要大冷了，要這樣，你就完了呵。』奧達加現在非常同情他，就放下靴子走進裏面去。

一會兒，她帶了一隻長統的套鞋和一片帆布出來。當他那烤熱了的腳包在帆布裏，穿起那隻套鞋時，保爾以沉默的感謝的神情，報答那位看路人的女人。

托卡列夫回來了，他氣忿忿地召集黨組人員到何里亞的房間，把不祥的消息告訴他們。

『一切的事情都停頓在那兒。無論你到什麼地方，他們都在那裏兜圈子。孩子們，我對你們直說，情形看來是很不妙的。他們還沒有招集好第二批的人員，他們甚至還不知道確實能派多少

人到我們這裏來。但是大寒馬上就要開始了。不管化什麼樣的代價，就是死，我們也應在大寒開始以前趕過那沼澤。否則往後你就是用牙也啃不動牠。他們儘管在城裏鼓動那些無事忙團團轉的傻瓜，我們這裏却必須加倍的趕快。就是得犧牲我們的生命，我們也應該把路軌築成，要不然，我們還能叫布爾什維克嗎？不，那只是個空幌子罷了。……】托卡列夫說的時候，已不是用的平常那沙啞的調子，而是像緊張的鋼條彈動一樣的聲音。在緊蹙的雙眉之下，那火樣的眼睛，說明了他的堅決和頑強。

他把一張摺成四疊的紙頭交給潘克拉托夫後，又對大家說：

【今天我們要召集一次全體黨員與青年團員的非公開會議，充分說明目下的現勢，明天大家一齊上工。非黨的人員決定在明早加以遣散，只把我們留下來，這是省委的決議。】

保爾從那碼頭夫的肩膀上望過去，這樣談道：【因事實的需要，全體青年團員應繼續工作，拒絕換班，直至第一批木柴運出之後。共產主義青年團省委書記麗達·烏斯金。】

作為廚房的營房裏，已沒有插足的餘地了，一百二十個人全擠在裏頭。他們有的靠壁站立，有的站在桌子上，有的甚至站在行軍灶上。

潘克拉托夫宣佈開會。接着托卡列夫說了幾句話——他那演說的結語使所有的人都暈眩了。他說：【所有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明天都必須留在這裏。】

那老頭子的手臂做出一個姿勢，表明了這個決定是不能更改的。這姿勢，把大家返回城裏，返回老家和掙脫污泥等希望完全打散了。

開頭，人們發出的喧嘩，無法加以辨別。黯淡的燈光給全體感情的激動弄得搖曳了。鬧聲越來越高。有的開始勁情地幻想著室內的火爐，有的發怒，有的喊着疲倦。只有一個人聲明他決心

脫離，他那憤怒的聲音從角落裏帶罵的噴出來：

『我一天也不願再等下去。迫着人們做苦工，總不能沒有理由。那麼，我們犯的是什麼罪？你們把我們關在這兒，已經兩個禮拜，這已經夠了。我們沒有人要再做僱子了。讓那些願意留在這兒的人，到泥坑裏去打滾吧。我却只有一條命。我明天就走。』

這聲音是從奧古尼夫後面發出來的，因此奧古尼夫翻了一根火柴，看看這個主張脫逃的人是誰。火柴瞬間從黑暗裏照出了一個氣得扭曲了的臉和張大的嘴巴，奧古尼夫認出他是糧食委員會會計的兒子。

那傢伙粗聲叱道：

『你偵探什麼？我又不是賊，我又不是賊。』

火柴熄滅了。潘克拉托夫全身直站起來。

『誰在那兒儘代自己着想？』他說。『誰說黨的任務是做苦工？』他的聲音是低沉的，他的眼睛堅決地橫掃那些站在他周圍的人。『同志們，我們回城裏去的事是別提了。我們的地方就在這兒。如果我們躲避這工作，我們家裏的人就得凍死。同志們，我們早些做完，就早些回家。但是躲避這種工作，像剛才那混蛋一般，是我們的主義和我們的紀律所不容許的。』

這碼頭伏不喜作長篇的演說，然而就是這簡短的演說，也給同一個叫喊的聲音阻斷：

『非黨員可以走嗎？』

『可以。』潘克拉托夫斬釘截鐵的回答。

一個穿城市短大衣的小夥子，擠到桌子跟前，把一小張卡片飛擲過去，打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落在桌上，擺在桌邊。

『這是我的黨證，拿不拿回，隨你的便，我是不會為着這張硬紙頭毀掉我自己的生命的。』

最後那句話給整個營房裏突然發出的叱罵聲淹沒了。——

『你這骯髒的小鬼！』

『他加入青年團，是爲的升官發財。』

『撵他走！』

『我們把他埋了吧，這傷寒病的跳蚤子！』

那小傢伙低着頭，朝門口走去。大家都讓開，好像迴避傳染病人一樣的放他出去。他一走出，門就砰然關上。潘克拉托夫揉着那硬卡，放在油燈的火籤上，着了火的硬卡變成一捲黑色的灰管子。

樹林裏響着一記步槍的槍聲。

有一隻馬和一個騎者，從東至西倒的營房外面，躍進樹林裏，接着就消失在夜的黑暗中。人們從學校裏和營房裏跑了出來，其中有一個踢着一塊塞在門隙裏的木橛子。他們擦了一根火柴。用大衣的下擺遮擋住風，借着火光，他們看見上面這樣寫着：——

『你們全給滾出這車站，從何處來，滾回何處去。任何一個留在這裏的人，當心腦袋吃子彈。我們決計一點不留情的把你們殺個乾淨，限期到明天晚上爲止。』

簽名的是『大頭目赤斯諾克』。他曾經是奧力克匪幫裏的人物。

馬兒謹慎地踏在柔嫩的雪上。馬蹄時時躡着藏在雪下的樹枝，發出尖脆的響聲，那馬就畏怯地打一個響鼻子，閃到旁邊去，但是一記打在牠那低垂的耳朵上的鞭子，又使牠急步上前，追上前面的馬。

有十來個騎者已翻過山坡，在坡的那一面是一片黑色的，沒有雪蓋的地面。他們就在這裏把馬勒住，馬鬣相碰，發出叮噹的聲音。領頭者那匹兩歲的馬，經過這長途的艱苦的奔馳，正渾身

冒汗，不住在抖顫。

領頭的人指着那破屋子，對他們說：

『他們住在那裏的人，真他媽的多。我想我們只嚇一嚇他們就得。頭目的命令是看看他們是否全在明天滾蛋。要不然，這些工人階級的豬羶，是會弄到木材的。』

他們排成單行，沿着那單軌的鐵道，朝車站跑去，馬兒緩緩的走到學校旁邊的空地上。他們始終隱匿在樹林後面，沒有跑到露天的田野裏。

一陣齊發的槍聲撕破了黑夜的沉寂，雪片像松鼠羣似的，從那在月光下亮得像銀一樣的樺樹枝上，密密地飛了下來。子彈掠過樹林，鑽進積壤的泥壁，把潘克拉托夫帶得來的嵌在窗子上的玻璃，震得粉碎。

這排槍驚醒那些睡在水門汀上的人們，他們爬了起來，但是在房間裏嗡嗡飛翔的不祥之蟲，立刻又使他們恐怖地躺下去，互相的壓着身子。

『你到那裏去？』杜巴瓦抓住保爾的外套，這樣問。

『出去。』

『快躺下來，你這傻子，你一出去，他們就馬上打死你。』

杜巴瓦急急地低聲說。

他們全倒臥在大門的旁邊。杜巴瓦直挺着身子，一隻手臂伸到門邊——手槍緊握在他的那隻手上。保爾躡着身子，他那急忙的手指正扳着公事箱的槍巢。他裝了五粒進去。他摸了一摸子彈，已經沒有了，因此他把槍巢轉進去。

接着，射擊驟然停止，死寂使人心驚。杜巴瓦低聲對那些臥倒的人，發出這樣的命令：

『兄弟們，誰有槍的，這邊來！』

保爾小心地推開門。空地上毫無人影，只有紛紛落下的雪片，緩緩地盤旋着，而那些騎馬的人，却已經策馬馳去了。

在離波耶卡站三哩的地方，築路人正憤怒地攻擊着地面；他們是打算從一座堵住路線的小丘中，開出一條路來的。

在路的兩旁，各有七個人在站崗守望，他們隨手帶着何里亞的驢槍，保爾的，潘克拉托夫的，杜巴瓦的和柯莫托夫的手槍——這是他們所有的全部武器。

工程師巴多斯金正坐在斜坡上，把數字記在筆記簿裏。現在只剩下他一個，因為萬果林科已給匪幫的槍彈嚇慌，竄可犯法，在當天早上返回城裏去。

過了一會，巴多斯金轉過站在他旁邊的柯莫托夫說：

『要從這裏開出一條路來，至少需要兩星期的時間。地面已凍得鐵一樣的硬。』

柯莫托夫一向是個陰沉的，壞脾氣的人，現在他狠狠地嚼着他的口鬚的尖端，回答道：

『我們離完工的日期一纔只有二十五天，現在，要開這麼一節路，你就要半個月。』

『自然，這只是畫面上的估計，』巴多斯金說。『從我有生以來，壓根兒就不會在這樣的情形下築過路，而且也不會跟着這樣的人築過路。也許是我估計錯；我已估計錯兩趟了。』

就在這時候，朱赫來、阿金和潘克拉托夫走到築路的地方來。他們一走到斜坡，就被人們發覺。

保爾正與特洛非並肩工作，特洛非是個斜眼的小夥子，穿一件破爛的露出肘節的厚絨線衫，曾經在車廠裏當過旋盤匠。保爾死命用肘節頂着他，指着坡下的人喊道：

『你瞧，誰來了？』說着，他就丟下鏟子走下斜坡，在帽遮的下面，他那雙眼睛熱情地微笑着，朱赫來緊握他的手，握的時間比誰都要長。

『你好啊，保爾，好弟弟。你這麼藍縷的裝束，就像小叫化

「真叫我認不出來。」

潘克拉托夫譏諷地笑了笑。

「他那五個足指頭倒安頓得不錯，繫上破布又套上套鞋。而且，一個開小差的傢伙臨走還偷去了他的大衣。奧古尼夫是他們的公社的社員，把他的短上衣送給保爾。……沒有關係，保爾是一個熱血的青年。他所能得到的暖和，是在水門汀地板上躺它一個星期，接着，要是你們願意，他還會躺在棺材裏去——」潘克拉托夫痛心地對阿金這樣說。

正在掘土的奧古尼夫，阻斷他的話頭，說道：

「我們是不讓保爾病倒的。要是叫我們出主意，那就讓他當廚子，做奧達加的一名後備火頭軍。如果他不是傻瓜，他在那裏不但可以裝滿肚皮，還可以得到溫暖——不是在火爐邊，就是在奧達加身上。」

塌鼻子的奧古尼夫半眯着他那憂鬱的眼睛，同時大夥都開心地哄笑起來——這是當天第一次的大笑。

朱赫來察看了斜坡之後，便和托卡列夫，巴多斯金坐雪橇到伐木處去，但不久就返回來。大夥仍舊在斜坡上頑強地掘着土。當他看見那鋤頭的閃光，和在緊張的勞動中彎着的脊背時，他低聲對阿金說：

「用不着開羣衆大會的。這裏用不着鼓勵誰。托卡列夫，你說的對，這些人不是代價所能衡斷的，鋼鐵就是這樣鍊出來的。」

朱赫來看着這些築路工人，眼睛裏現出驚佩與嚴肅的和愛護的驕矜。他們中有一部份人在不久之前的叛亂的前夜，曾經荷起鋼做的槍，而現在，他們又都抱着一個志願，把鋼做的鐵軌這動脈，通到那古老的木柴的泉源——那溫暖的與生命的泉源去。

工程師巴多斯金終於以適當的禮貌和有利的理由，使朱赫來明白了，沒有兩星期的時間，要他們開出這條路來是不可能的。朱赫來小心聽了之後，心裏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說：

『把這些青年們撤退下來，調到斜坡那一面去工作，至於這個小山崗呢，讓我們另外用別的辦法來對付牠。』

他走到車站上，化了好大的功夫才接通電話。何里亞在門口守衛，他聽到後面朱赫來那低沉的聲音：

『馬上搖電話到本區參謀部長那裏，用我的名義請他把普守列夫斯基團隊立刻調到此地來。我們必須把這裏的匪幫肅清。此外，再派來一部鐵甲列車和一些工兵。別的事情由我在這裏自己辦理。今晚我就回來。叫季特克在午夜時候把汽車開到車站上。』

在營房裏，當阿金做了簡單的演說之後，朱赫來便站起身來，開始說話，很親切的討論了一個鐘頭。他告訴他們說，規定的完工的日期，即一月一日，是不能延宕的。他說：

『自此以後，我們要在軍事狀態上進行工作。黨員們要組成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工作隊，以杜巴瓦同志為隊長。六個築路小隊各各分担一定的工作。現在把餘下來的全部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小隊負擔一段。全部的工作都必須在一月一日完工。最早完成他們的工作的小隊，特准回到城裏休息，除此之外，省委常委會將向烏克蘭中執會推薦，以紅旗章獎勵該隊最得力的人員。』

各小隊隊長已經派定，第一小隊是潘克拉托夫；第二小隊是杜巴瓦；第三小隊是柯莫托夫；第四小隊是拉古丁；第五小隊是保爾；第六小隊是奧古尼夫。

『至於築路工作的總負責人，』朱赫來用這話結束他的演說

『即全部工作的組織者與監察者，當然繼續由安東·尼基伏洛維齊·托卡列夫同志負責。』

就像一大羣鳥突然飛出一樣，營房裏發出了一陣劈啪的掌聲

那些板起來的臉孔也現出了笑紋。這十分嚴肅的人的古怪而親切的結語，已把聽衆們緊張的注意，消解在一陣愉快的笑聲中。

有二十個左右的人，送阿金和朱赫來坐上摩托軌道車。當朱赫來和保爾告別的時候，他看見他那滿堆着雪的套鞋，因此低聲對他說：

『我會送一雙靴子給你。你的腳還沒有給凍爛吧？』

『看樣子很像是凍壞了，兩腳已經有一點腫。』保爾這樣說，接着，他想起一個老早就想提出的要求，因此，他問道：『你能不能給我幾粒子彈？可用的子彈只有三粒了。』

朱赫來只好非常傷心地搖了搖頭，但當他看見保爾眼睛裏那失望的神情，他立刻毫不躊躇地解下他的盒子槍。

『這是我給你的禮物，』他說。

保爾開頭簡直不相信他已得到他夢想了那麼久的東西，但朱赫來已把皮帶套在他的肩膀上。

『拿去，拿去吧，』他說，『我曉得你的眼睛老早就看中牠。只要你小心用牠，別打你的自家人。這裏還有滿滿的三排子彈一起給你。』

許多欽羨的眼睛都盯住保爾。有誰說道：

『保爾，來吧，我拿一對靴子和你交換——外加一件短皮襖。』

潘克拉托夫也跟着大夥一起揶揄他，用肘節推他的後背說：

『小鬼，別傻，和他調靴子吧。要是你再穿這套鞋，一定活不到今年的聖誕節的。』

這時候，朱赫來一隻腳正踏在軌道車的踏板上，膝蓋托着紙頭，他就在紙頭上面寫着他剛才給予保爾的那支手槍的許可證。

大清早，一部鐵甲列車琺瑯地轉過岔道，開到車站上來。放出來的白得像天鵝毛的水蒸氣，盤旋上昇，像一捲捲豐美的羽毛。

，蕩漾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氣裏。從裝甲列車的車廂裏面，走出幾個穿皮衣的人。幾小時後，這三個工兵已在小丘的斜坡上，埋下了兩個光滑的像大南瓜一樣的金屬物，並且從那兩個東西上面引出了兩條長長的火藥線。接着，他們開了一響信號槍，所有的人都慌忙離開這個現在是危險物的小丘，躲到四面八方去。一根火柴點燃了一根火藥線的線頭，牠冒出了一朵小小的燐光的火燄。

每個人的心，一下子都十分緊張。他們苦惱地等待了好幾秒鐘；接着大地戰抖了，一個可怕的力量把小丘的各個斜坡的頂上部分炸開了，巨大的泥塊朝天上拋去。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的還要厲害。驚人的震響在森林的曠地起了回聲，其中還雜着無數由炸裂的小丘上發出的鬧聲。

原來是小丘的地方，現在已變成一個巨大的地坑。在周圍十幾碼內外那像糖一樣純白的雪地上，滿撒着鬆碎的泥土。築路的工人，立刻提起鋤頭和鏟子，急忙朝那爆炸後出現的泥坑跑去。

從朱赫來走後，爭奪錦標的頑強的鬥爭開始了。

遠在天亮之前，保爾已悄悄地，不驚醒別人的起了身，移動着他那簡直已僵硬了的四肢，獨自走到廚房裏，預備好開水和熱茶，然後才回去叫醒他同隊的夥伴。

當其他各隊的人都已醒來時，院子裏已經亮了。

在營房裏喝早茶的時候，潘克拉托夫擠過人羣，走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廠的夥伴們坐着的桌子跟前，對他說：

『杜巴瓦，你想一想，保爾那傢伙和他那一幫，已在天沒有亮的時候就起身了，你大概會相信，他們也許已築好了二十碼。夥伴們都說，他鼓動他們到了這地步，以致他們那一夥都誇說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完工。他把我們大夥都看作傻瓜。但是，對不起，我想我們的花樣比他們還來得多哩。』潘克拉托夫說着現出非常憤慨的樣子。

杜巴瓦頑皮地在微笑。他心裏十分明白，爲什麼鐵路工場那一隊的行動，會這樣刺傷這內河碼頭伏書記的感情。這一點，就是杜巴瓦自己也是感到的；保爾顯然已狡猾地向他們全體挑戰了。

『不管够朋友不够朋友，無論如何，這是戰鬥，你曉得，』潘克拉托夫說。

傍午時候，保爾那一小隊的興奮的工作突然停止了。站在槍架子前面的步哨，看見森林裏出現一隊馬兵，他立刻開槍示警。

『兄弟們，拿槍呀！匪幫進攻我們了！』保爾這樣喊，一面拋下鋤頭，走到他掛着盒子槍的樹木跟前。

全隊的人都拿着他們所有的武器，直挺挺地倒臥在鐵軌旁邊的雪地上。接着，那些帶頭的騎兵們都搖着皮帽，其中有一個大聲喊道：

『同志們，停住，都是自家人！……』

有五十多個布瓊尼的騎兵，帽遮上嵌着鮮紅的星徽，正策馬朝鐵道跑來。

原來這是普守列夫斯基團隊派來照顧築路工作的小隊，保爾注意到那指揮官的坐騎，只是一隻耳朵。這可愛的、鼻頭有一片白斑的灰色馬，不肯停下來，一直的跳着，跟那騎者開玩笑。當保爾跑到牠跟前，一手抓住牠的轡頭，牠立刻嚇得退到後面去。

『格尼達克，好姑娘，想不到會在這裏碰到你呵！我的獨耳的好美人，你倒平安活到現在哩。』

他親暱地抱住牠的纖細的頭頸，一面撫摸着牠那掀動的鼻孔。騎隊的指揮官仔細看他一看，認出他是保爾，於是驚奇地喊道：

『哎哟，原來是保爾，柯察金！……他能够認出這老牝馬，可是連可憐的老朋友謝里達看也不看一眼。你好嗎，老兄弟？』

在礦上，同志們盡所有的能力幫助築路工作，得到了很明顯的效果。查基把區委員會所有的人都送到波耶卡站，索羅明克已經只剩下女人了。查基還設法從鐵路技術專門學校的新學生裏面，弄到一批人送出去。當他向阿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他說道：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和那些女普羅列塔利亞了。我想委派拉古丁代替我的職位，這樣我可以在門口貼上一張「婦女部」的字條，然後我也到波耶卡去。讓我獨自一個留在那些女人中間，實在有點不便；我相信那些喜鵲們一定私下談着這事情，說道：「你們瞧，他把大家都打發走，只留下他自己一個，這老滑頭，」或者還要說別的叫入難為情的話。我一定要你答應我，准我也去吧。』

阿金一味笑着拒絕答應他。

新來的人已到了波耶卡，其中有六十個是鐵路學校的學生，朱赫來設法叫鐵路管理局派四部客車，開到波耶卡，讓他們住宿。

杜巴瓦的那一小隊被派到普斯赤·伏特茲去，負責運帶狹軌車頭和六十五輛狹軌的敞車，這任務也為他們所擔負的工作的一部份。

在出發之前，杜巴瓦向托卡列夫提議叫克拉維赤克來，把一些新到的人分給他，以便繼續工作。托卡列夫當下就做，沒有猜想到使杜巴瓦想起那捷克人的真正的原因。原因是這樣的，那些新從索羅明克來的人，帶來了安娜寫給他的一張便條。安娜這樣寫着：

『德米特里：克拉維赤克和我已拿到一大批你的宣傳品。我們給你，給我們全體英勇的突擊工作者以熱烈的敬禮。你，你們全體，實在是十分光榮的！我們深願你們個個身體強健和精力飽滿。昨天，我們已把最後的一批木柴送進火爐裏。克拉維赤克也向你們致最敬禮。他是一個第一等的同志。代你們烘麵包的就是！

他，他不信任麵包房裏所有的人。篩麵粉，揉麵團，全都由他親手做。他找到了一些好麵粉，烘製了怪出色的好麵包，一點也不像我們領到的那樣。每到晚上，大夥都來看我——拉古丁，阿久異，克拉維赤克，有時查基也來，功課進步得很緩，大部份的時間是在談天，特別時常談到你們。女孩子們因為托卡列夫禁止她們到築路區去，全很生氣。他們自信都是能夠跟你們一樣吃苦的。達利亞說，她要穿她爸爸的服裝，出其不意的去看看老頭兒托卡列夫，看他是否趕走她！她是很可能這樣做的。我衷心向你這黑眼睛致敬，安娜。』

暴風雪突然刮起來了。灰色的低飛的雲層蒙住天空，大雪密密的下。入晚，大風在烟突周圍怒號；在樹林裏，牠追逐飄盪的旋捲的雪片，發出淒厲的嗚咽，林木也不息地顛擺着。

狂風激夜呼號；雖然他們整夜的升着火爐，但所有的人却冷得刺骨。這半坍的房子是留不住熱氣的。隔天清早，他們踏着深厚的雪出發工作，耀眼的太陽掛在樹梢，天空沒有半塊雲彩。

保爾那一小隊竭力打掃他們地段裏的積雪。只有到現在，保爾才曉得，飢餓與寒冷是多麼的難受。奧古尼夫那舊的短褲不會使他暖和，而他那隻套鞋還鑽進了雪。牠好幾次掉落在深的積雪中，另一隻皮鞋也快要碎了。而且，因為他睡在水門汀上，脖子裏已生了兩個大的癩瘡。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手帕送給他做圍巾。

他是瘦了，兩隻眼睛網着紅絲。他狂暴地用一柄闊大的木鏟子把雪刮走。就在這時候，一列客車駛進車站，快斷氣的火車好不容易才把列車拖到這裏，牠的煤水車裏已沒有半根木柴，爐火也漸漸熄滅了。

那開車的對站長喊道：

『給我們木柴，我們便開。如果沒有，就讓牠此刻還能動彈的時候，開到旁邊的側線上。』

列車終於退到側線去，他們把這情形告訴那些沮喪的客人。滿車子的人都同聲嘆息或咒罵。

『你去，和那個沿着月台走來的老頭子商量商量吧，』站長對那些管車人說。『他是這裏的負責人。要是他答應，他可以用滑車給你們運來一些木頭。他們是拿木材做枕木的。』

管車人就跑去問托卡列夫老頭子。老頭子這樣回答：

『要是你們出代價，我可以給你們木柴。你們別忘記，這些是我們的築路材料。我們的工作給積雪阻攔了。你們車廂裏有五六百個客人。婦女和小孩們可以留在車裏，其他的人大家都拿把鏟子清除積雪，一直做到晚上。如果他們答應這樣做，他們可以拿到木柴。如果不，就讓他們在那兒等到新年再說吧。』

保爾聽見他的一個夥伴在他後面驚奇的叫道：

『瞧，一大羣人來了。看呀，還有女人呢！』

保爾轉過身來。

『這裏有二百隻手，』托卡列夫走近來，對他說，『派他們一些工作，別讓他們偷懶。』

保爾把工作派給這些新來的人。有一個高身材，穿着皮領子的鐵路制服外套，戴一頂溫暖的羔皮帽，非常憤怒的轉動着手上的鏟子。接着，他轉對站在他旁邊的，那一個戴着一頂翻皮的海豹帽子的青年女子咕嚕道：

『我是不割雪的，而且誰也沒有權利叫我這樣做。我是一個鐵路工程師，要是他們高興，請我領導工作，我倒可以答應下來，但是割雪的事情，決不是你或是我份內的事，這在合同裏是沒有明文規定的。這老頭子違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誰是這裏的工頭？』他向靠近的一個工人這樣問。

保爾走上前去。

『公民，你為什麼不工作？』

那男子用輕蔑的眼光，把保爾全身從腳到頭的打量一番，然後反問道：

「你算是什麼？」

「我是一個工人，」保爾回答。

「那麼，你我沒有話說，叫工頭來吧。……」

保爾翻眼看了看他，說道：

「要是你不肯做，你就別做。只是車票沒有我們戳洞，可就上不了車，這是我們的主任的命令。」保爾又轉向那女子，問道，「女公民，你也拒絕工作嗎？」

一霎時間，他呆住了，因為她正是冬妮亞·杜曼諾夫！

她好容易才認出這襤褸的人是保爾。那就是保爾——穿着又破又舊的短襪，一隻腳穿破靴，一隻腳穿着一隻古怪的套鞋，頸子上圍着一條濕漉漉的毛巾，臉孔長久沒有修洗。只有他那雙眼睛跟從前一樣，永遠是這樣明亮的，這保爾的眼睛。這個像叫化子的衣衫襤褸的人——不久之前還是她那麼熱愛的人！世事變得多麼快啊！

冬妮亞是剛剛結婚的，這回正和她的丈夫到一個大城市裏去，因為他在那裏的鐵路管理局擔任個重要的職位；想不到她竟在這樣的情境下，遇到她青年時代的戀人。她不曉得要不要和他握手——究竟萬西里對這會不會起反感呢？保爾現在竟下賤到這地步，真是不幸的事情，顯然，這青年火伏除開做掘地工人之外，決不會有更大的出息的。

然而，她還是躊躇不決，她的雙頰燒得通紅；同時，那青年紳士已給這衣衫襤褸的流氓氣昏了，因為他竟目不轉睛的盯着他的老婆，在他看來，這顯然是驕橫的行為，因此他拋掉鑰子，走到冬妮亞跟前，說道：

「冬妮亞，讓我們走吧。要是我再看這拉查隆尼一眼，我就會忍不住的。」

『我也許是拉查隆尼，不過你不外是差點被他割破喉嚨的布爾喬亞罷了。』保爾是讀過『求斯璧·格里波的』這小說的，他曉得他所說的那個拉查隆尼，就用低沉的聲音這樣回答他。接着，他看着冬妮亞，用乾脆而響亮的聲調對她說道：『杜曼諾夫同志，拿起鏟子，站到隊伍裏來，別學這胖水牛的樣子。請原諒我說的這話，自然，我不知道他同你是什麼關係。』保爾說着，殘酷地笑了笑。

這時候，保爾看到了冬妮亞那雙皮襪裏的雪靴，添着說：

不過，我倒不勸你站在這兒。幾天前，匪徒還來光顧過呢。』說着他轉身走到自己人那裏去了，他那套鞋每走一步便拍裏拍拉的響。

他最後這幾句話顯然影響了那工程師，冬妮亞也終於說服了她的丈夫，使他留下來工作。

傍晚，當工作完了的時候，他們回到車站去。冬妮亞的丈夫匆忙走在前頭，好在車上佔住好的位子，冬妮亞在軌道邊站着，讓所有的人走過。最後一個是保爾，他已疲倦得要命，邊走邊拄着鏟子。

『保爾——你好嗎？』冬妮亞對他說，『實在說，我從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可憐。難道你不該在現政府中弄到更好一點的差事，只好作掘地的事情嗎？我以為你早就做了委員或是別的什麼同樣的職事了。你的生活怎麼變得這樣惡劣呵。……』

她的步子跟不上他。當她說完了這句話的時候，他突然站住，驚奇地回頭看着她說：

『同樣，我也沒有想到你會這麼……這麼酸臭，』他想了想，才找到這個比較溫和的字眼。

『你還是那麼粗魯，』冬妮亞的臉紅到耳朵尖。

保爾攥住鏟子，大踏步上前。只有在走了好幾步路之後，他才回答道：

「不，社曼諾夫同志，依我說來，我的「粗魯」比你們的禮貌還要豪爽些。你用不着擔心我的生活，我倒是過得滿好的。只是你的生活變得比我所想的還要腐爛。一兩年前，你還好一點：那時候，你還不怕羞，敢和一個工人握手。現在呢，倒遍身發出臭丸子的味道。說句良心話，現在我和你之間，已再也沒有共同的地方了。」

保爾接到他哥哥阿爾青的信。信上說他就要結婚，要保爾無論如何回家一趟。

一陣風把保爾手上那張信紙吹走了。他沒有參加他哥哥的婚禮的緣份——難道離開工作的事情，尚有考慮的餘地？單在昨天，潘克拉托夫那傢伙已趕上他本隊了，而且正用一種叫大家驚奇的速率走在前頭。這搬運快已穩佔第一了，他那慣常的沉靜現在已完全消失了；他不斷鼓動碼頭工人以一種絕對瘋狂的速率工作着。

巴多斯金以無言的狂熱注視着這一切。他時時搔着頭皮，對自己說：『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他們從那裏得到這種特殊的精力？不是嗎，要是天氣再這樣暗個七八天，我們就可以到達伐木場了！俗語說得真對：活到老，學到老，到頭才曉得自己是木頭。這些人的工作實在打破了一切的計算和標準。』

克拉維赤克帶着他最後的一批麵包，從城裏來了。他先去看托卡列夫，然後就來望保爾。他們互相熱烈問好。接着，克拉維赤克微微一笑，從籐袋裏摸出一件瑞典製的好看的黃色的襪皮裏短大衣，他用手掌拍着那彈性的皮面，對保爾說：

「這一件是給你的。你猜得出這是誰給你的嗎？呵，你這木頭，好好想一想呀！這是麗達·烏斯金同志送給你的，爲着不讓你這蠢驢子活活給凍死。這本來是奧辛斯基同志送給她的禮物——她接上手立刻就交給我，說：——拿給柯察金吧。（阿金曾

經告訴她說，你在大冷天工作，連皮衣都沒有。）這倒叫奧辛斯基的鼻子有點翹起來。他說：「呵，要是你喜歡，我還可以是一件全身的外套送給這位同志。」但麗達對他笑着說：「不必，你用不着麻煩，我想他穿短的更便於工作。」這就是那件短大衣，拿去！」

保爾緊捧着這珍貴的禮物，驚異地注視着牠，然後有點躊躇的把牠披在凍得冰涼的身上。那柔輕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後背和胸前感到暖和。

麗達在日記裏記道：

『十二月二十日。

大風雪。又飛雪，又刮風。波耶卡的人們就要達到目的了，但是寒冷與大風雪阻住他們。他們陷在雪裏了。要開掘凍硬的土地是非常困難的。只餘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這是最困難的一段。據托卡列夫報告，築路隊裏發現傷寒，已有三個人染着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產青年團市委全體會開會，波耶卡沒有人來出席。離波耶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幫使運糧的列車出軌。依糧食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的命令，全體築路工人都調到出事地點去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個傷寒病人從波耶卡送到城裏來。其中之一就是奧古尼夫。我到車站上去一趟，看見幾個屍體從由哈科夫開來的列車的緩衝機上拖下來。醫院裏很冷，可阻咒的大風雪，牠要刮到什麼時候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剛從朱赫來那裏來。下面的消息是證實了。

奧力克匪幫昨夜率領他全部的匪軍襲擊波耶卡。匪幫和我們對戰了兩小時。因為匪徒切斷交通，直到今晨朱赫來才得到確實

的消息。匪幫是被擊退了。托卡列夫受傷，稍待員穿他的胸膛。今天就要把他送來。那夜做守衛隊隊長的克拉維赤克被砍，受了重傷。他一看見匪幫，便發出警報，一面還射擊進攻的敵人。他還沒有逃到學校裏，便被砍倒了。築路隊裏有十一個人受傷，現在有一列鐵甲車和兩隊騎兵在那裏防守。

潘克拉托夫升任築路隊的主任。日間普守列夫斯基團隊在格魯波可姆村包圍了一部份匪軍，把他們殺個精光。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別的受傷的人們運到了，他們都被安頓在實習醫院裏。醫生答應無論如何救活老頭子托卡列夫，他正昏迷不省人事。別的人沒有生命的危險。

共產黨省委會和我們接到波耶卡來的電報：『我們，狹軌鐵路的建築者，「保衛蘇維埃政權」鐵甲列車隊的隊員，以及騎兵團隊的紅軍，在這裏召開會議，共同向你們保證，雖然遇到種種困難，我們決定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運到城裏。我們大家正緊張的從事工作。派遣我們的共產黨萬歲！會議主席保爾，記錄白列靜。』

我們以軍隊的儀式殮葬了克拉維赤克。

貴重的木柴現在已經近在咫尺了，但工作越來越緩，因為傷寒病每天要奪去幾十隻有用的手。有一天，保爾像喝醉酒似的，鬆着腿，搖晃着身子走到車站。他發熱到現在已經好幾天了，不過今天熱度可比往常來得厲害。

這吮吸着他那小隊的血液的病症，現在又進攻了保爾本人了。他那健壯的身體對抗着他，一連五天，他覺得他還有力氣從那鋪稻草的水門汀地面上爬起來，跟別人一道出發工作。但是不管是那件皮大衣，或是朱赫來送給他、現在已套在那生了凍瘡的腳上的靴靴，都不能救助他。他每走一步，就像有什麼東西猛刺着

他的胸口，他的牙齒因發熱而打抖，雙眼飽蘸着淚水，樹木似乎在旋轉，跳着奇異而昏狂的舞蹈。

他只想設法走到車站。一陣不平常的喧鬧聲把他驚住了。他用力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一列長長的跟車站一樣長的列車——在那些敞車上面，有着小的機車，鐵軌和枕木，許多隨車同來的人正在忙着起卸那些東西。他再走幾步，身子就失去平衡。他只覺得他的頭正昏暈地栽到地面上。雪片非常舒適地冷卻他那燒熱的面頰。

幾點鐘後，他們才找到他，把他送到營房裏。他的呼吸非常困難，而且已經誰也不認得了。由列車上請了來的醫師，診斷的結果說是肺炎又兼傷寒。熱度一百零六度點七。至於骨節炎和頸子上那兩個癰瘡，——這些都是小事情，醫師說，單上面那兩種主要病症已够把他送到另一個世界去。

潘克拉托夫和隨着列車到來的杜巴瓦，盡他們的全力救護他。他們託柯汗斯基——保爾的同鄉——把他運回秀彼多夫卡去。但只有在柯察金那一小隊的全體隊員，特別是何里亞的壓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能够設法把柯汗斯基和不省人事的保爾，送到那擠得滿滿的車廂裏去。車上的客人死也不讓他們上車——他們是害怕傷寒的——他們威脅着說，只要車一開動，他們就把他送到車廂外面。但何里亞對着那些說這話的人的面孔，搖着他的公事槍，大聲叱道：

『這病人是不會傳染的。我們甚至不惜把你們所有的人都跟下車，讓他一個走。你們這些無賴，別忘記，要是誰敢動他一動，我通知沿線人員，列車一到，就把你們扔到牢裏。柯汗斯基，這是保爾的手槍，要是誰敢移動保爾，你就直射他。』何里亞這樣威脅他們說。

列車開動了。在荒涼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近杜巴瓦，說：

『你以為怎樣，他能活嗎？』

沒有回答。

『唉，這個是出乎我們能力之外的。』潘克拉托夫接着說，
『杜巴瓦，現在一切都得我們負責了。來吧，今天晚上我們應當
把機車弄下來，明早好升火試一試。』

何里亞一直搖電話給沿線每個反革命肅清委員會的朋友。要
求他們阻止列車上的客人把那病人擡出來，只有在他得到他每個
朋友的肯定的回答，表示決不容許他們這樣做之後，他方才上床
睡覺。

列車到了莫斯科，一個無名的美髮青年的屍體給擡到月台上。
誰也不認得他，也不曉得他因何病症致死。車站上反革命肅清
委員會的衛兵，記起何里亞的請求，慌忙跑到車廂跟前，阻止把
他擡下，但當他看到這青年實在已經死了，才把他擡到月台，移
進車站的陳屍所，並且立刻給波耶卡的何里亞通電話，把他那麼
關切的那個青年同志的死耗告訴他。波耶卡又發出一個簡短的電
報給省委，把保爾的死訊通知他們。

同時，柯汗斯基把保爾——雖然病危，却還活着——送到他
家裏，接着，他自己也害起熱病病倒了。

麗達·烏斯金記着日記。這是她一月八日的記事：

『為什麼我是這樣絕望地不幸。我剛剛哭過；誰會想到麗達
·烏斯金竟會哭而且哭得這麼悲傷！難道眼淚永久是意志薄弱的
象徵嗎？今天流淚的原因是一種難堪的悲哀。這悲哀為什麼來？
今天為什麼悲哀？今天是勝利的日子。寒冷的恐怖是克服了，鐵
路上也已經得充分的寶貴的木材，我也剛從慶祝勝利的大會上回
來，這是個全城蘇維埃的擴大會議，那些建造鐵路的英雄們全
參加。勝利，是的，但已有兩個人獻出了他的生命：克拉維赤

和保爾·柯察金。保爾的死使我發現了真情；對於我，他比我所想的還要親愛。

『明天我要寫信到哈科夫，要求調到烏克蘭青年團中委會上工作。日記就在這裏中止吧，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提筆再寫呢。』

青春終於勝利了。保爾沒有死於傷寒。這是他越過死的邊界
返回生來的第四次。一個月後，蒼白而又消瘦的他，已能够勉强
撐起顫抖的雙腿，摸着牆壁，在房間裏走動了。他的母親攙扶着
他走到窗口，他就憑着窗臺，久久的向街上凝望。春雪開始在融
化，新春初次的溫暖已到了院子裏來。在窗外櫻桃樹的枝椏上，
一隻灰胸的麻雀，正在啄着自身的羽毛，時時斜着牠那狡猾的小
眼睛，向保爾窺探。

『哦，你我倆就這樣渡過了冬天嗎？』保爾低聲的說，一面
用指頭敲着玻璃窗。

他的母親吃驚地瞪着他，問道：

『保爾，你在跟誰說話？』

『我和那麻雀說話。……現在牠已飛走了，這狡猾的小果
西。』他疲弱地笑了笑。

到了盛春時節，保爾開始想回到城裏去。現在他已能够着實
地走路了，不過他體內還殘留着很嚴重的病根。有一天，他正在
花園裏散步，驟然間脊椎上的一陣劇痛，把他摔倒在地上。他費
了好大的力氣方才挨到房間裏。隔天醫生給他作了一次週詳的診
察，發覺在他的脊骨上有着一個深陷的坑，他驚奇地問他道：

「這個是怎樣得來的？」

「醫生，這是給石子路上的石頭軋傷的傷痕。在羅夫納的城外，一塊三吋厚的石子剛好軋在我的後背上。……」

「那麼，一直到現在，你怎麼能走路呢？一向不礙事嗎？」

「不礙事。當時我躺了兩個鐘頭，隨後又繼續騎馬。直到現在方才第一次發作。」

那醫生皺着眉頭，把那陷坑再診查一次。

「不，不，孩子，這決不是好玩意啊。脊骨上是不許有這樣的毛病的。柯察金同志，你應當包紮起來。」

他懷着同情和不禁流露出來的擔心，眼看着他的病人包紮起來。

阿爾青住在他老婆的家裏。他老婆是一個難看的少婦，名叫史嬌莎。這是一個貧農的家庭。有一天，保爾去看阿爾青。一個醜陋的鬥雞眼的小孩，正在污穢的小天井裏跑。他一看見保爾，便毫不怕生的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聚精會神的挖着鼻子。問他道：

「你要幹什麼？說不定是來偷東西的吧？你頂好還是快逃，我媽的脾氣是頂兇的。」

接着，破舊而低矮的草屋的小窗推開了，阿爾青叫道：

「來呀，保爾弟弟。」

一個臉色黃得像羊皮紙的老婦人，正在灶頭忙着。她冷冷地瞟了保爾一眼，讓他走過，繼續燒她的菜。

兩個留着粗短的小豬尾的女孩，高踞在灶頭，用着野蠻人的好奇眼光，從那優越的地位上窺視着。

阿爾青靠桌子坐着，似乎很難為情。他的這頭親事，他母親和保爾本人都不贊成。雖然他是個世代相襲的普羅列塔利亞，不知道為什麼竟和石匠的女兒，結交已三年的美麗的嘉利亞——她

本人是個女裁縫——斷絕了關係，而屈服在難看的史嬌莎的誘惑之下，墮入這沒有一個作工人的五口之家。當他做完車廠裏的工作之後，便把所有的精力，化費在犁耨上，以恢復那貧瘠的農務。

阿爾青曉得保爾是不贊成這種他認為是墮入『小布爾喬亞世界』的背棄行爲的，因此他擔心地觀察着保爾對他周圍一切事物所取的態度。

他們兩個坐了一會，說些平常見面時的寒暄話，接着保爾便起身告辭，但阿爾青阻住他：

『等一會兒，我們一塊兒吃飯，史嬌莎馬上就拿牛奶來了。你明天就走嗎？弟弟，你身體還很羸弱呢！』

史嬌莎走進房間來，與保爾握了手，便叫阿爾青到打穀場上幫她抬什麼東西，留下保爾獨自一個和那不很饒舌的老太婆在一起。教堂的鐘聲從窗戶送了進來。那老太婆便尖酸地喃喃自語道：

『呵，我主耶穌，我儘忙些倒糞事情，連禱告也沒有功夫了！』她把脖子上的圍巾拿下來，又斜睨着那客人一眼，走到房子的一個角落——那裏正放着暗淡的因經久而黯黑的聖像。就在聖像跟前，她疊着兩個瘦削的指頭，在身上劃了一個十字。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爲聖，』她用乾癟的嘴唇喃喃唸着。

在天井裏，小孩正跳到一隻垂着大耳朵的黑豬身上，用一雙赤腳拚命踢牠，雙手緊拉住豬鬃，高聲叱着那隻一邊哀叫一邊扭騰身子的畜牲！

『唧鳴，開步走！』

接着，他又啐了一口，喊道：

『站住！』

那隻豬載着小孩在天井裏四處奔跑，牠竭力想搖他下來，但

那門鷄眼的小流氓却騎得很緊妥，一動也不動。

老太婆的祈禱做到一半就停住，她探頭到窗外，叱道：

『馬上跳下來，要不，你會給摔死的，你這頑皮的小東西。』

最後，那隻豬終於把那個騎者摔下來，老太婆很滿意的回到聖像跟前，臉上做出虔誠的樣子，繼續禱告道：

『願主的國來到……』

那哭泣的小孩在門口出現了。他用袖口揩着擦傷的鼻子，因為擦痛，哭着喊道：

『奶奶，我要酪餅。』

老太婆狠狠地轉過身來。

『你這斜眼的小鬼，』她叱道，『你就不讓我作禱告，我馬上就拿酪餅給你。……』她從凳子上抓起一條皮鞭，那小鬼立刻就跑了。灶頭上面那兩個小女孩發出低聲的竊笑。老太婆又轉過身去作第三次的祈禱。

保爾不想等他的哥哥回來，起身走了。當他臨走關上那小門的時候，他注意到那老太婆的頭，又從草屋上面的小窗探出來，監視着他走。

他不明白在這樣的家裏，究竟是什麼誘惑了阿爾青。現在他怎麼也擺脫不掉了。史嬌莎每年會養一個小孩，而阿爾青的負擔也就越來越重，像一隻攪進牛糞堆裏的甲蟲。他甚至還會把車廠的工作丟棄的。

當他在秀彼多夫卡那荒涼的街上行走的時候，他心裏想：『我還想把他拉進政治生活裏來呢。』但他是高興的，因為他明天就要回到他的朋友和心愛的一切都仍在那兒的大城。這天城以牠的力，以牠的搏動的生命，以奔波不息的人的洪流，以電車的轟隆聲和汽車的喇叭聲引誘他；而最最引誘他的，乃是巨石砌成的建築，煤烟燻黑的熔爐，機械，以及傳導帶那柔和的沙沙之聲等

的混合物。他的心神已飛到有巨大的飛輪以瘋狂的速率旋轉的地方，空氣中散播着機油的氣味的地方，他一向就在這生活中長大，他已成為他的生活的一部份，而且對他感到了非凡的親切。但這裏却是一個僻靜的小鎮，當他在街上行走時，他感到空虛的悵惘。他的生活的很早已從這裏拔去了，只有大城市使他感到親切，那裏有着活躍的同伴，而且，還有着勞動。

保爾不知不覺間已走到松林跟前了，他在三岔路口站了一會兒。在他的右面，用高高的尖頭木柵與松林隔開的，是陰沉沉的老監獄，在牢獄的後面，是醫院的白色房子。就在這地方，在這空曠的廣場上，娃蓮和她的同志們，曾經在絞刑台的繩結下噎了氣。他在當時樹起絞架的那地方，站了一會，默默地陷在深思中，然後走到陡斜的地方去。他走下削急的斜坡，轉到同志們埋身的那小廣場。

不知道是那個追念死者的人，用樅枝裝飾那一系列墳墓，因此在這小小的墓地上，圍上了一面綠色的短垣。懸崖的上面筆直的松樹高聳着，幼嫩的青草，綠茵似的鋪遍了那斜坡。這兒是小鎮的近郊，又悄靜又沉寂，只有樹林的輕微的低語。他的同伴就曾英勇地在這兒獻上他們的生命，使那些生於貧賤的，那些一出生就是奴役的開始的人們，能有美好的生活。保爾的手緩緩地摘下頭上的帽子，他的心充滿着，充滿着向外流溢的難堪的悲傷。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與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與解放而作的鬥爭。』保爾感到了趕緊工作的迫切的欲求，因爲唯有這樣，他才能充分利用他的生命，這生命是隨時都會因疾病或是什麼悲慘的意外而突然結束的。

保爾懷着這樣的思念，離開了他的同志們的墓場。

悲哀的母親在家裏給他的兒子料理出門的行裝。保爾偷偷窺視她，看見她的雙眼正噙住眼淚。

『保爾，親愛的，你不好留在這兒嗎？我這麼大年紀，你們把我孤零零地丟在這兒。爲什麼城市會那樣引誘你？這裏也一樣可以生活呀！是不是那裏有你看上眼的截髮的小鷓鴣？你瞧，你們誰也不對我這樣的老太婆說半句話。阿爾青的親事一點也不對我講，你呢，……只有在你生病或受傷的時候，我才有機會看到你。』她低聲的告訴着，一面把她孩子那些破爛的東西放到一個潔淨的布袋裏去。

保爾抱住他母親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跟前來，說道：

『媽媽，親愛的，鷓鴣是沒有的。您老人家曉得鳥類都尋找牠們的同類嗎？那麼，你把我當什麼，難道我是雄鷓鴣嗎？』

他把他母親說得只好笑了。

『媽媽，我起過誓，在我們沒有把這世界的布爾喬亞消滅以前，我是不找女人的。你說什麼，還要等好久嗎？不，媽媽，他們不會支持得長久的。……』

他開始對他母親敘說一個共產主義的理想的 world。但他的母親回答說：

『不，保爾，我決不會活到親眼看見你們那神話的世界實現的。……你們的爺爺也是跟你一樣衝動的，他是一個水手，一個真正的好漢，願上帝保佑他！當年在塞把斯托波爾打仗的時候，他戰到沒手沒腳才回家，但老了却死在窮苦裏。他的脾氣很倔強，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木棒子，敲一個官吏的頭，以致在牢裏坐了一整年，我看你就正和你的爺爺差不多。……』

『呵，媽媽，我們爲什麼要這麼不快樂的分別呢？來吧，請你把手風琴拿給我，我已經長遠沒有拉過牠了。』

他把頭敬到那一系列由青貝殼做成的琴鍵上；奏出來的新聲

的樂聲，引起了他母親的驚奇。現在他奏的跟過去不同了。牠沒有輕率的旋律的氣氛，沒有粗猛的音階的段落，也沒有使這青年手風琴家名震全鎮的那吉卜西人的狂放。他的演奏現在來得堅定，嘹亮而和諧，牠比過去更加深刻了。

保爾獨自一個到車站去。

他勸他母親別去送行，他不願意着她在分別時卜淚。車廂裏緩緩擠起來了，保爾佔了一個上層的欄板，因此可以看見下面走道上那喧嚷爭鬧的人們。

包裹一個接一個的拖進來，全給塞在下層座位的下面。列車緩緩開動了，他們全都靜下來，並且跟往常一樣，開始吃起東西了。

保爾很快就入睡了。

他要去訪問的第一所房子是在市中心。他一步一步的走上天橋。一切都是那麼熟識，絲毫沒有改變。他的手順溜着那光滑的欄杆，慢慢爬了上來。到了橋頂，他站了一會。橋上沒有一個行人。夜，當着他那被魅惑的眼睛，在深不可測的高空裏，裸呈偉大的奇觀。暗黑展開着墨色的天鵝絨，掩蓋了地平線，無數星星正發散亮光，閃着燐色的光輝，織就美豔的花朵。下面，在大地與蒼穹銜接的模糊的地方，城裏的萬家燈火散佈在黑暗裏。

有幾個人朝着保爾走上橋來。他們邊走邊談，那響亮的激動的話聲，打破了夜的靜寂。保爾不再注視城裏的燈火，回過頭走下橋去。

當他在省『乞卡』的通行處求見朱赫來的時候，值班的人員對他說，他早已走了。那個人用許多問題盤問保爾，等到他證實這青年人的確認得朱赫來之後，才對他說朱赫來兩個月前已調到塔什干，在土耳其斯坦前線工作。保爾非常失望，他甚至不再說

問詳細，就一聲不響的轉身走出去。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不得不在那建築物的石級上坐了下來。

一輛電車開了過去，街上隨處充溢着軋軋的車聲。在人行道上，是一股無盡的人的洪流。這城市真的非常生動，街上隨處響着婦女們的快樂的笑聲，一陣一陣的談話聲，男子的低音，青年的次中音，以及老年人那沙啞的聲音。人的洪流是無盡止的，腳步都是那樣匆忙。照得得通明的電車，街車的頭燈，對面戲院那繞着廣告牌的電燈，都是這樣耀眼。到處是人，到處是沒有完的話聲。這就是大都市的夜呵。

街上這種繁忙與鬧聲，多少減輕了他因朱赫來的不在而起的失望。但是，他往那裏去呢？回索羅明克——他的許多朋友都在那兒——去是太遠了，他的心不自覺地想到另一條路——相離不遠的大學院路——的一座房子去。自然，他可以到那兒去。到底，除朱赫來之外，他最想去看看的同志不就是麗達嗎？而且在那兒，他還可以在阿金或密海洛的房間裏過夜的。

遠遠地他就看見樓上角落裏那間房子有着燈光。他竭力使他鎮定，推開了那扇橡木的大門。他在樓梯上站了好一會。他可以聽見麗達房間裏的人聲。有人正在那兒彈着奇達。『啊哈！』他對自己說，『現在她連吉達也准許彈了，規則倒有點鬆弛了呢。』他輕輕的敲了門。他感到十分衝動，因此緊緊地咬緊自己的嘴唇。

開門的是一個陌生的婦人，年紀很輕，鬢上垂着捲髮。她訝异地看着保爾。

『你找誰？』

那婦人沒有把門關上。保爾掠了一眼，看到那不熟識的佈置與傢俱，心裏早已明白了，但他還是問道：

『我要找麗達，烏斯金同志。』

『她早不在這裏了。正月裏他到哈科夫去，後來我又聽說，她已從哈科夫上莫斯科去了。』那陌生婦人這樣回答。

『那麼，阿金同志還住在這裏嗎？是否他也走了？』

『他也走了，現在他是敖德薩青年團的省委書記。』

保爾只好轉身走開。回城市來的喜悅已多少褪色了。現在他不能不嚴重地考慮如何過夜的問題。

『要是你再這樣挨個的去找老朋友，就是走破了腳，你也不會找到一個的。』他控制了自己的失望，獨自這樣嘟囔起來。然而他還是決定再去碰一次運氣——不妨再找一找潘克拉托夫，這碼頭工人住在內河碼頭的附近，要找他究竟比到索羅明克去來得近些。

最後，非常疲乏的保爾，終於走到潘克拉托夫家的門口，在那曾經油成赭色的門上敲了敲，同時肯定地對他自己說：『要是他也不在這兒，我就放棄一切的計劃，躺在船上睡牠一夜再說。』

一個老太婆來開門，她蒙着一條在額下打結的頭巾，完全是農民的裝扮。她就是潘克拉托夫的母親。

『潘克拉托夫在家嗎？』

『他剛回來。你找他嗎？』

她不認得保爾，回過頭去，喊道：

『仁卡，有人找你！』

保爾跟着她走到房間裏，把包袱放在地板上。潘克拉托夫從桌子上回過頭來。他正忙着吃飯——嘴巴裏滿塞着一塊麵包，對客人說道：

『如果你有事情找我，就請你坐下來，有話儘說，同時我還得把這碗甜菜吃下去，我整天除開白開水之外，什麼也沒下肚。』說着，他便拿起一柄大木匙。

保爾在他旁邊一隻沒有坐墊的椅子上坐下來。他脫下帽子，照例拿着牠揩拭前額。『難道我真變得那麼厲害，』他自己心裏這樣想，『連他也不認得我嗎？』

潘克拉托夫吃了兩匙甜菜湯，沒有聽見客人開口，就轉過頭來，說道：

『喂，朋友，有什麼事情，請說吧。』

他手裏拿着一塊麵包，正想送進口裏，突然在半路停下來，迷惑地睇視着：

『什麼？……等一下。呸！你這騙子！』

看見潘克拉托夫的臉急得通紅，保爾忍不住笑出聲來。

『保爾！怎麼回事，我們都以爲你是死了！等一等，你叫什麼名字？』

給他這一叫，他的姊姊和母親都從隔壁房間跑進來，接着他們三個都十分高興，認出他的確是真正的保爾·柯察金。

當他們全家都熟睡的時候，潘克拉托夫還把四個月來的各種事情告訴保爾：

『查基、杜巴瓦和密海洛在冬天就到哈科夫去。所有這些傢伙，不是到別地方，是進共產主義大學！查基和杜巴瓦進的是預備班，密海洛則進的一年級。我們去的一總十五個。我想我應當把腦袋充實充實，牠實在太空虛了，因此也報了名。但是，你信不信，那考試委員會却丟了我，好像拿到一顆熱煤球似的。』

潘克拉托夫有點氣憤的吹了吹鼻子，接着又說下去。

『起初我的事情很順利，各種條件都合格：黨證有的，黨工作的履歷也很充分，至於地位和出身，那更不成問題。但是事情弄到政治試驗的時候，可就把我弄糟了。』

『我和考試委員會的一個同志吵了起來。他問我一個很無謂的小問題。他說，「告訴我，潘克拉托夫同志，你對哲學的見解怎樣？」你是曉得我的，什麼見解，我一點也沒有。可是我當時却想起，我們有過一個搬運快，那傢伙是中學出身的，一個流浪漢，只爲着想吹牛皮才當碼頭快。有一天，他對我們說，在希臘，那些非常博學和智識高深的人都叫做哲學家。其中有一個，我

把他的名字忘記了，一生住在桶裏，還做出諸如此類的無聊事情。……那個能夠用四十種不同方法，證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的人，就是他們中間最有能耐的學者。換句話說，他們全是些草包。我把那中學生告訴我的想了起來，因此對自己說：「考試委員會這傢伙倒從右翼來包圍我了。」他在那裏狡猾地窺探我。因此我直捷了當的說道：「哲學，只是空口說白話，想在你眼睛上撒一把灰。同志們，我一點也不想化功夫去弄這胡說八道的東西。至於黨史呢，那倒是另一樁事情，我願意全心全意的研究牠。」這麼一來，他們就要我說出，究竟我從那兒得到這些關於哲學的高貴的見解。我就把那中學生說的話，再加油加醬的說出來。他們聽了全都哈哈大笑。我入學的事情就這麼完結了。當時我對他們說：「什麼，你們把我當傻子嗎？」我拿了帽子就走。

『後來，我在省黨委員會裏，遇到那位問我的考試委員，我們談了兩三個鐘頭。我才曉得那中學生說的話，實在牛頭不對馬嘴，哲學原來是一種偉大的東西，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

『但杜巴瓦和查基却考進了。杜巴瓦以前唸過不少時候的書，查基却比我好不了許多。不用說這是他的勛章幫了他的忙。無論如何，目下只有我一個不得其所。他們開始叫我做碼頭上的各種事務工作。以前，我總要和碼頭主任起衝突，忙着各種青年工作，現在我自己倒做起碼頭主任來了。這樣的事情目下有的是，譬如，你找到一個真正的懶蟲，或是一個天生的傻子，你叫他當黨書記和碼頭主任，一面不斷的訓練他監督他。我不是說他們在作弄我，關於我的事情，往後我們可以再談。』

『我還應當告訴你一些別的什麼消息呢？阿金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黨地方委員會裏始終沒有調動工作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杜夫達。托卡列夫做了索羅明克區黨委的書記。你們公社的社員奧古尼夫，則擔任區青年團的工作。達莉亞參加政治教育部。車廠裏你原來的職位，已由一個叫傑維泰夫的頂替。這個人我不大

曉得他，只在省委員會裏見過面。他似乎非常得意，不過可靠倒還可靠。此外，你也許還記得安娜·波哈特吧，她也在索羅明克，負責區黨委的婦女部。別的人我早已告訴你了。保爾，現在黨員唸書的人非常多。老幹部現在都在省立蘇維埃黨校上課。他們答應明年送我入學。」

他們兩個到了下半夜方才上床睡覺。隔天清早保爾醒來時，潘克拉托夫已到碼頭上去了。他的妹妹杜西亞，一個很高的，樣子很像她哥哥的女孩子，請他吃了早餐，一邊很快樂地和他談談各種瑣事。潘克拉托夫的父親是一個輪船上的司機，正在海程中間。保爾臨走的時候，杜西亞非常懇懇的對他說，「別忘記，我們等着你回來吃中飯呢。」

省委會辦事處跟從前一樣的活動和喧鬧。保爾在走道上徘徊了一會兒，想找到一個熟人，但沒找到，因此他走到書記室去。

委員會的書記，穿着一件藍色的俄羅斯緊身便服，正坐在一隻大櫃子旁邊。他頭也不抬地匆忙斜睨保爾一下，繼續寫他的字。保爾在他的櫃子前面坐下，小心地注視這個接替阿金的人。

當這位穿便服的書記在他的文字後頭點上一個圓點之後，他便問保爾道：

「你有什麼事情嗎？」

保爾把他的經過敘說了一遍，末了對他說：

「同志，請在黨員名單上添上我的名字，再把我派到車廠去。並且，請你給我一些必要的指示。」

那書記倒靠在他的椅子上，含糊地回答道：

「自然，我們應當把你的名字添上去，這是毫無問題的。不過再把你送到車廠去，倒就有點為難，因為傑維泰夫已在那兒負責工作了；他最近又當選了地方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另派你到別處去工作吧。」

保爾皺了皺眉頭。

『我到車廠裏去不會妨礙傑維泰夫的工作的。我只是到那兒做我本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做車廠的書記，而且就我目下身體還很不好的事實看來，我請你不要把我調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那書記同意了。他在一張紙條上忽忽寫了幾個字。『把這帶給杜夫達同志，他會把這件事弄好的。』

在人事部裏，杜夫達正忙着叱責他的助手。保爾聽他們兩個吵了一會兒，但接着，當他發覺這爭吵簡直沒有個宗，紛紛去這負責人爭得面紅耳熱的時候，攔住他說道：

『杜夫達，等下你還可以告訴他的。這裏有話對你說，讓我們先把我的證件辦好吧。』

杜夫達接了條子，仔細地看了好一會，接着又看了看保爾。最後他總算把這事情弄明白了。他說：

『啊！原來如此，你並沒有死！但是現在我們要怎樣對付這件事呢？我們早已把你的名字從團員名單上刪了去，我親自把你的黨證送回中央委員會。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你又錯過了全俄羅斯的團員登記。依據團中央的指令，所有沒有進行登記的人都失掉資格，開除團籍。因此你現在只有一路可走——跟別的人一樣重新加入青年團。』他的口氣是很堅決的。

保爾有點不開心。他皺着眉頭對他說：

『呵，你還是照老樣子做事嗎？你是一個青年人，但比地方檔庫裏的老耗鼠還要糊塗。瓦洛達，老朋友，你什麼時候才會長進一點呢？』

杜夫達跳了起來，好像什麼東西咬了他一樣。

『你居然倒教我如何辦事來了，好大的口氣。我死到臨頭才作負責的。指令要人遵守，不是要人違犯。至於你罵我「耗子」，我要依法叫你說明理由。』

杜夫達擺出惡毒的神氣這樣說，又把一捲沒有拆過的信件示

威似的推到前頭，意思就是說，這事情已沒有商量的餘地。保爾若無其事地走到門口，但他想了一想，又轉回來，收回那張放在杜夫達前面桌子上的書記的字條。杜夫達偷偷地窺視他，這壞脾氣的，長着一對寬大的順風耳朵的少年「老頭」，樣子很不開心，同時看起來又很好笑。

『好的，』保爾用一種挑戰而又鎮定的調子對他說，『我準備接受「破壞統計工作」的罪名，不過我倒要請教你，你憑什麼想去控告已經死了而事先沒有宣佈他要死的人呢？而且你總曉得，這對那些心想病死的人是不會有效果的。關於這樁事情，我相信你一定沒有得到上級的指令。』

杜夫達的助手聽了這話，再也不能保持中立，突然的笑了起來。杜夫達的鉛筆尖折斷了。他把鉛筆摔在地板上，但想不出話來回答保爾。

就在這時候，一大羣人邊說邊笑，嘻嘻哈哈的走進房間來，奧古尼夫也在他們中間。喜悅的驚奇和問話是沒有完的。幾分鐘後，另一羣團員又走了進來，其中有一個是奧加·游令妮夫，她是麗達·烏斯金的好朋友。她滿懷熱情的久久握住保爾的手，不過她的眼睛裏，同時又含着感傷的表情。

保爾又不得不把他的經過，從頭到底的敘述一遍。同志們真摯的喜悅，他們相互間那寶貴的友誼與同情，以及牢固的握手與親切的拍肩，實在都是心感的，也使保爾暫時忘記了杜夫達。但是最後他終於把他和杜夫達的談話告訴了他們。大夥立刻怒憤起來，奧加瞪了杜夫達一眼，走進書記室去。奧古尼夫伸手勾住保爾的肩膀，說道：

『讓我們去看尼達納夫吧，他會使他開竅的。』

大夥跟着奧加走進去。奧加在那兒氣狠狠地說：

『應當把他開除，送他到碼頭上，在潘克拉托夫管理下做一年碼頭快。』

地方委員會的書記和藹地微笑着，傾聽奧古尼夫、奧加和別人的所提出的調走杜夫達的要求，然後這樣安慰他們說：

「柯察金恢復黨籍的事是用不着討論的，他馬上就可以領到黨證。我也同意你們所說的話，杜夫達是個一竅不通的傢伙。這是他基本的弱點。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把索引弄得非常整齊。一直到現在，在我工作過的地方，青年團的檔案與數字全都一場糊塗，簡直沒有一個數字能叫人相信。但這地方的統計却做得十分出色，你們自己曉得，杜夫達有時一直做到半夜。因此，我以為要調走他雖然非常容易，只要我們有把握可以找到一個頭等的活動的人來代替他；但要是只能找到一個不可靠的辦事人員，我們雖然失去了官樣文章，但也失去了我們的記錄。讓杜夫達做下去吧。我要好好和他談一下。暫時是如此，往後我們看情形如何再說。」

奧古尼夫同意這決定，他對保爾說道：

「保爾，老朋友，讓我們到索羅明克去吧。今天，一向也是如此，我們在俱樂部裏召開青年團活動份子的大會，他們沒有一個曉得你的情形，因此我們可以宣佈：「現在，柯察金同志要說話」，叫他們大家吃驚一下。保爾，沒有死，再好沒有。要是你真的死了，你對無產階級還有什麼好處呢？」奧古尼夫說着，揚起雙臂抱着保爾，把他轉到走道上。

「你來嗎，奧加？」

「你的意思怎樣呢？」

雖然潘克拉托夫家裏的人等着他，保爾可沒有回去吃飯；到了夜裏，保爾還是沒有回去。奧古尼夫已把他的朋友帶回家來。他在「蘇維埃家」裏有一間自己的房子。他盡力用好的東西款待保爾，然後又拿出一大捲報紙和兩大本青年團區委會部務會議的記事簿放在他面前，對他說：

『你最好把這些看一遍。當你受了傷塞倒在床上的時候，已有大股的水從這裏的橋下流過去了。你看看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現在的情形又是什麼樣子。天快黑的時候我就回來，我們再一道到俱樂部去——要是你累了的話，你就躺下去，睡牠一會兒。』

奧古尼夫把許多文件、筆記和書信塞進他的口袋裏，——他根本就討厭公文袋，一剎把牠丟在床底下的地板上，——臨走之前，在房裏兜了一圈，方才出門。當他晚上回來的時候，房裏地板上滿是打開的報紙，一疊書從床底下給拖出來，其中有些堆在桌面，而保爾則躺在床上，讀着中央委員會最近發出的文件，這些是他從奧古尼夫的枕頭下找出來的。

『你這流氓，你把我的房間弄成什麼樣子？』奧古尼夫裝着生氣的樣子這樣喊道。『喂，緩點，同志，緩一點，你幹什麼偷讀祕密的文件？你簡直把我的房間翻遍了。』

保爾微微一笑，把他正在讀的那文件放下來，說道：

『碰巧這一件剛好不是祕密的，不過，你圖在燈子上當燈罩的那一張，倒才是不應公開的。你瞧，牠連邊上都給燒焦了！』

奧古尼夫把那張紙頭拿下來，注視着那題目，接着他拍着自己的前額，喊了起來：

『怎麼的？我一直找了牠三天，真糟糕，怎也找不着。現在我記起來了。豈不是，前天瓦林傑夫拿牠當燈罩，後來他自己動手找，找到垂頭喪氣還是找不到。』

奧古尼夫拿了那張紙頭，非常小心地摺疊牠，然後把牠塞在破窩裏面。

『往後我們要好好安頓這些東西，』他保證着說。『現在讓我們吃了飯到俱樂部去吧。好兄弟，保爾，坐到桌邊這兒來。』

奧古尼夫從一個口袋裏拖出一條用報紙包着的長長的裏海乾魚，又從另一個口袋裏摸出了兩條麵包。他把紙頭移到桌子的一邊去，又在空的地方鋪了一張報紙，然後把乾魚頭擰出來，在桌

子上把魚敲碎。奧古尼夫這才坐下來，他的下巴開始有力地咀嚼着，同時，在正經中帶着玩笑的，把最近的各項新聞告訴保爾。

奧古尼夫帶着保爾穿過辦公處的門，走到講壇的後面。在大廳的角落裏，講壇的右面，鋼琴的旁邊，塔莉亞和安娜坐在鐵路青年團團員那團得緊緊的圓圈裏面。在安娜對面椅子上搖着身子的是瓦林傑夫——車廠裏青年團的書記——他那紅潤的臉龐好像一隻蘋果，頭髮和眉毛都是稻草色的，身上穿一件曾經是黑色的，但現在已爛得可以的皮緊身衣。在他旁邊，隨便地靠在鋼琴上的是傑維泰夫——一個褐色頭髮的，雙唇齊整的漂亮的青年人，襯衫的領子沒有扣上。

奧古尼夫走近他們的時候，他聽見安娜說：

『有些人總是想盡方法，使新同志難以參加進來。傑維泰夫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傑維泰夫帶着冷冷地輕蔑安娜的語氣，直率地回答道：

『青年團可不是敲門磚呵！』

這時候塔莉亞看見了奧古尼夫，便喊道：

『你們瞧，你們瞧！尼克今天多神氣，就像一個揩乾淨的銅茶壺！』

他們把他拖進圈子裏面，紛紛向他提出問題：

『這會兒你上那兒去了？』

『現在開會不好嗎？』

奧古尼夫伸出一隻手上下的搖着，叫大家靜下來。

『乖兒子們，靜下來吧，』他說。『托卡列夫馬上就到，他一到我們就開會。』

『他就在那兒。』安娜指着朝他們走來的托卡列夫，黨區委的書記，這樣說。

奧古尼夫走過去迎他，對他說道：

『老伯伯，跟我到後台來一下子，讓你見一見你認得的一個人。』他說着就拖托卡列夫朝後台走去。

奧古尼夫雙手狠命地敲着鐘，以致那些最最噤舌的人也立刻停止談話。在托卡列夫後面，爲密密的綠色的樅樹枝所圍繞的，是『共產黨宣言』作者那長髮紛披像獅子一樣的人頭。當奧古尼夫宣佈開會的時候，托卡列夫的眼睛，凝視着那站在圍欄後面沒有被會衆看見的保爾。

『同志們，』奧古尼夫開始說，『在我們開始依照議事程序，討論組織任務問題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讓他說幾句話，托卡列夫和我都同意，應該讓他說一說。』會場裏發出許多贊成的喊聲，於是奧古尼夫提高聲音喊道：『現在，我請保爾，柯察金對你們作一個見面的演說。』

會場裏一百人中，至少有八十人是認得保爾的，因此當那個大家熟識的高個而蒼白的青年人，在講壇前面出現並開始說話時，會場上立刻發出熱烈的鼓掌與喜悅的叫聲。

『親愛的同志們，』他的聲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止不住感情的流露。『親愛的朋友們，事情變化很快，現在我又回來，與大家一道工作了。回到這裏，我非常快樂，我看見前面坐着許多老朋友。奧古尼夫拿會議記錄簿給我看過，我曉得索羅明克青年團已比過去大了百分之三十；車廠裏的鐵路工人，也不再浪費功夫去製造捲煙點火器，而且廢車堆棧正在徹底加以修理，一切都富有生氣。所有這些表示我國正在復興，而且越來越強。我們是有生氣蓬勃的 理由的！你們瞧，一個死了幾次的人能够這樣子嗎？』說到這裏，他臉上浮上快樂的微笑。

當保爾走下講壇，朝會場裏安娜與塔莉亞坐着的那個角落走去的時候，全廳正響起致敬的呼聲。他應接不暇地與許多人握手，朋友們也移動位子，給保爾騰出一個座位來。塔莉亞的手放在保爾的手外面，用力緊緊地握住牠。安娜的眼睛睜得挺大，她的

睫毛在顫動，她的注視含着驚訝與歡迎的神情。

日子飛一樣的過去了。

這實在不能叫他做普通的工作日。每一天都帶來了新的什麼，而當保爾早上擬定他當天的工作日程時，他時常感到失望，因為時間太短，不夠分配，不能不把他決定要做的一部份事情擱置下來。

保爾是跟奧古尼夫住在一起的。他已開始在工廠裏工作，做一個助理電機裝配員。奧古尼夫本來不同意保爾暫時擺脫領導的工作，在保爾還沒有說服他之前，他們兩個會做過很久的爭論。

『我們現在正缺少人手，你倒說讓你在廠裏再等一些時。你別拿健康做理由，我自己害了傷寒病之後，有一個月沒有手杖就走不了路，但我還是做着區委的工作。保爾，我是曉得你的，我也曉得你不是為着健康的問題。那麼，撇開牠不提，你真正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呢？』奧古尼夫這樣固執地問。

『真正的理由是，我想認真的讀一點書。』

奧古尼夫勝利地噓道：

『呵，原來如此！你想唸書，難道你以為我就不想唸書嗎？老兄，這完全是你徹底的利己主義。我們大家都得轉輪子，你却在驢旁邊做書蠹蟲。不，好兄弟，從明天起，請你當組織部指導員吧。』

經過很久的爭論之後，奧古尼夫終於讓步了。他說：

『我讓你歇兩個月，這個你得感謝我。只爲了你和傑維泰夫合不來，他倒的確是一個很自恃的傢伙。』

傑維泰夫對保爾回到廠裏，的確應付得非常小心。他認爲保爾的回來，正是爭領導權的鬥爭的開始，又因爲他懷着病態的野心，他準備加以對抗。但是只過了幾天，他已開始認清這假定是錯誤的。當保爾聽到廠裏執行部決定推舉他時，他找了傑維泰夫

，以他與奧古尼夫事先的約定為理由，勸傑維泰夫把他本人的名字從議事簿上塗去。在廠裏的青年團中，保爾是負責政治理論組的，但他從不借此插足理事會。儘管保爾正式放棄領導工作，他在廠裏的影響仍有顯著的增加。有好幾次，他不動聲色地，以同志的態度，幫助傑維泰夫渡過了很大的難關。

接着，有一天，當傑維泰夫走進廠裏的時候，他不禁吃了一驚，因為全體青年團員和約莫三十幾個非黨員的青年，正在揩洗窗戶和機器，清滌多年積留下來的油垢，和掃除一切的廢物和垃圾。保爾本人正用一隻飽含油垢的掃帚，使勁地刮着地上的水門汀。

『幹什麼要這樣大掃除呢？』傑維泰夫有點摸不着頭腦，這樣問保爾。

『我們討厭在骯髒裏工作。這地方二十年來就沒有洗掃過；我們打算在一星期內把他變成一個新工廠。』保爾說。

傑維泰夫聳聳肩膀走出去。那些電氣技術人員對這工作還很不滿意，他們又開始動手清理天井。廠裏那露天的大院子，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就是個堆垃圾的地方。什麼樣的廢物都傾倒在那兒。——銹鐵、鐵軌、防衝器、軸箱堆得像山一樣——千萬噸的鐵在日晒雨淋之下腐蝕。但是這進攻垃圾堆的工作，却為管理處所阻止，理由是——『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工作，天井不會漏水在我們頭上的。』

這樣，電氣技術人員只好在工廠前面，用磚頭砌成一個小小的方塘，還用粗鐵絲編了一個刮皮靴的墊子，放在上面，大家對這都很滿意，至於內部的清除工作，在晚上放工後仍然繼續進行。當主任機師史特里茲一星期後走進來的時候，全廠已經煥然一新。那些嵌着鐵框的巨大的玻璃窗，因為積在上面的多年的油垢和灰塵已被清除，現在正透進太陽的光線。陽光射到機器房裏，使揩拭乾淨的銅器的表面，發出耀眼的亮光。那沉重的鑄造機械

工具的機件，已油上鮮明的綠色，有人甚至還在輪輻上漆上黃色的條紋。史特里茲站着點了點頭：

『嗯……好，……』他說。

在廠房遠處的一個角落裏，有一羣人正在那裏結束油漆的工作。史特里茲走上前去，碰到手裏正拿着一聽調好的油漆的保爾。因此他攔住他，問道：

『等一等，老朋友。你們這樣做，我完全贊成，不過你們的油漆是從那裏弄來的？你曉得，我曾經宣佈，沒有得到我特別的准許，絕對禁止動用油漆，因為我們正缺少這些東西。油漆火車頭，比你們現在做的還要重要得多。』

『我們這些油漆是從丟掉的空聽子裏拾得來的，』保爾這樣回答。『我們化了兩天功夫，在垃圾堆裏找空聽子，然後再設法從那裏面刮出二十五磅的油漆來。一切都是按照規章的，機師同志。』

『嗯……』史特里茲又這樣嗯一聲，不過這回倒有點難為情。接着他又說道：『那麼，做你的吧。嗯……好，……好……不管怎樣，我覺得這倒滿有趣。……你怎樣來說明這種要求工廠潔淨的——呵，我認爲我應該說是，自發的願望呢？我猜想你們這些工作全是在放工後做的吧？』

保爾聽出這位主任機師的聲音裏正含着一種真實的憤怒。

『是的，』保爾說。『你以爲怎樣呢？』

『呵，自然，自然，但是……』

『史特里茲同志，我要補充你的「但是」……什麼人告訴過你，說布爾塞維克故意不消除鏽蝕呢？只要你再等一些時候，我們會把一切都弄好。那時候還有更多的事情讓你看到和叫你佩服的。』保爾說完後，就小心地兜着他——這樣油漆才不會沾着他——逕自朝門口走去。

但是每天晚上，保爾都到公共圖書館去，直到很晚才走。他

和圖書館那三位女職員混得很熟，而且還借助各種宣傳手段的運用，使他結果終於一如所望，得到隨意檢閱各種書籍的許可。他可以安着扶梯，爬上那巨大的書架，一本翻過一本的，一直翻他幾個鐘頭，去找尋一些有趣的而又有用的書。圖書館的書多半是老的。書架上只有一小部份是新書。其中有好些是內戰時期的書籍和小冊子——馬克思的『資本論』、『鐵錘』（註）和別的。在老書中，保爾找到一本叫做『斯巴達斯克』的小說。他化了兩個晚上讀了他，回頭又把他帶回來，跟那些高爾基的作品排在一起。他逐漸地把那些最有趣的，與他的思想最接近的書排在一起。圖書館的女職員從未阻止他這樣做——她們對這是毫不關心的。

一樁初頭看來是無關重要的事情，突然衝破了廠裏青年團那單調的沉寂——中部修理廠小組執行部委員君士坦丁·費定，一個麻臉矮鼻的懶惰的青年，當他在鐵板上鑽孔時，毀了一支貴重的美國鑽子。毀壞鑽子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他那可恥的粗心。不，更惡劣的，這幾乎可說是他故意毀壞的。

這事情發生在一天早上。廠裏工人老班長柯多洛夫，要費定在鐵板上鑽一些孔。費定開頭說他不願意做這件事，但當柯多洛夫堅持之後，他拿了鐵板開始工作。一分鐘後，柯多洛夫就注意到費定在鑽孔時沒有給鑽子塗上油，因此他跑到鑽機前面，把牠關住。

『什麼，你是瞎子：還是昨天剛來的？』他這樣叱着費定，因為他曉得如果這樣用下去，那鑽子馬上就要壞的。

但費定反罵他，而且開動鑽機鑽下去。當柯多洛夫跑去告訴廠長的時候，費定一面讓鑽機繼續鑽，一面跑去找尋注油器，他以為這樣一來，等到誰來調查時，一切都可以弄得妥貼了。但等

註： 美國名作家傑克倫敦的作品。中文曾有譯本。——譯者

他找到注油器跑回來，那鑽子因為過熱，早已斷了。因此廠長提出報告，要求開除費定，但青年團執行部公然袒護他。他們的理由是柯多洛夫始終竭力壓迫青年團團員。管理處却堅持開除，因此這件事移到全廠執行部辦理。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全廠執行部的五個委員中，有三個袒護費定，同意把他調到別部工作。傑維泰夫就是這三人中的一個。其餘兩個委員則認為費定的行動是該受處分的。

傑維泰夫是一個「解放了的工人」。由行業說來，他是一個鐵工，但由於他過去四個月來的才幹，他在領導青年工人的工作中很為特出，因而成為區青年團與地方委員會執行部的一個委員。他曾在引擎間作鍛鐵的工作，別的部門對他很是生疏。從他剛剛開始負責領導工作的時候起，他就把一切的事權緊緊地操在他個人手中。他是一個自恃的決斷的人，一開頭就操縱一切，抑制別人的自發性，甚至在他本人還不能充分駕御他的工作時，他已經着手剝奪他的同伴的主動了，就連房間的佈置，也是在他個人的監督之下進行的。

現在，他正在主持會議，獨自得意地靠着一隻由青年團俱樂部搬了來的有墊子的圓椅。這會議是禁止旁聽的。當黨組織部長柯莫托夫正要說話的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門是下門的。傑維泰夫有點動氣，蹙着眉頭。外面又敲門了。齊理諾夫起身走去開門。門外是保爾，齊理諾夫就讓他進來。

保爾正走到一隻沒有人坐的凳子上去，傑維泰夫就喊着他說：

「柯察金，這是執行部本身的會議。」

保爾的面孔紅了起來，就緩緩地轉向着凳子，說道：

「我曉得的，我對你們關於費定事件的意見，很感興趣。我想提出一件與這直接有關的新的事情。呵，你們是不是反對我出席呢？」

『我並不完全反對，不過，你要曉得，只有執行部的委員才能出席機密會議。要是有一大羣人參加，那就不能討論問題。不過現在你既然來了，你就無妨坐下。』

保爾從來沒有遭受過這樣的蔑視，在他的兩眉之間的前額上，現出一條深刻的皺紋。柯莫托夫很生氣，說道：

『爲什麼這樣注重形式呢？』

但保爾用姿勢阻住他。自己在條凳上坐下去。

『這就是我所要說的。』柯莫托夫說，『關於柯多洛夫，不錯，像他那樣的個人主義者，決不是我們這類的人，不過，同時我們的紀律倒也壞得可以。如果青年團員都開始毀壞鑽子，我們馬上就會沒有工具。這給非黨的青年，做出了一個絕對惡劣的模樣。我想應給費定一個非常嚴重的警告。』

傑維泰夫沒有讓他說完，就表示反對。在聽了十分鐘的討論之後，保爾已明白執行部所採取的態度。當他們行將表決的時候他要求允許他發言。他說：

『同志們，我想對費定事件發表一點意見。』他的聲音比他所希望的還要粗厲。

『費定的事情只是一個象徵；』他說，『實際的情形比費定這件事還要嚴重。我昨天搜集了幾個數字。』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本筆記簿。『這些數字是我從考勤簿上得來的。請諸位小心聽一下：青年團員有百分之二十二每天要遲到五至十五分鐘。這已成爲一種定律。有百分之十七的青年團員，每月有一或兩天定規完全不來廠工作。但非黨的青年，這種懶怠却只佔百分之十四。數字是比黨還壞的。我會順手把別的數字記下來，成年黨員每月逃工一天的，佔百分之四，而遲到的一向都佔百分之四。非黨的成年工人，每月逃工一天的佔百分之十一，遲到的佔百分之十三。再就損壞工具而論，——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青年團員的工作，比

正式黨員要壞得多，比非黨員的青年工人也要壞。

「但是，並非各處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們對採鐵部只有讚美而已，電氣部的情形也挺不錯，其他各部份也多少來得正常。依我的意見，柯莫托夫同志關於紀律所說的話，只說到應說的一部份而已。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矯正我們表現在數字中的錯誤。我不想煽動諸位，也不是想爲這事開個煽動大會，但是；我必須說，我們應該用最大可能的嚴格精神來進攻這懈怠的和腐敗的傾向。老工人們都公然說，有工頭的時候，工作要來得好，當他們被迫替資本案工作的時候，一般說來，還要精確得多。現在我們自己都是工頭了，已經沒有藉口了。這主要不是費定一人的過錯，也不是任何個別工人的過錯，這過錯我們大家都得負責任，因爲我們照理應該與這種罪惡鬥爭，現在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拿這個或是那個做藉口，來袒護費定那樣的人們。

「沙莫林和波蒂尼克剛才說費定是「最好的一個。」你們還可以說，他是一個模範人物：一個活動的青年團團員，參加各項業餘的社會活動。至於鑽孔機呢——算了，他毀斷了牠，這算得什麼呢？誰不會毀過東西呢？真是多管閒事。他是最好的一個，而且是我們中的一個——柯多洛夫這傢伙却不是自己人。……依我看來，向來似乎就沒有人曾經努力，想把柯多洛夫吸收進黨來。他時常找尋過錯，不錯，不過我們別忘記，他做這樣的工作已做了三十年！當他找尋過錯時，他沒有什麼政治動機，這在他倒是對的。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他是一個黨外的人，但他却願帶國家的財產，而毀壞實重的工具的，却是自己人中的一個。

「我們要怎樣去改善這種顛倒的狀態呢？我相信，我們的第一記拳頭應該打自己，我提議我們應把費定當作懈怠的工人和空虛組織的破壞者，把他從青年團開除出去。我提議我們應該把這些寫在壁報上，非常公開的，一點也不怕引起談論的，把這些數字在一篇社論裏發表出來。我們的力量是够大的，我們有強大

疑盾，因為青年團團員的絕大多數都是優秀的工人。他們中有六十個參加過波耶卡的築路工作，這是一個最可靠的訓練學校。在他們的協助和合作之下，我們能夠解決這些難題。我們應當一刀兩斷的，把我們對目下事件所取的妥協態度拋棄掉。」

保爾一向雖是個沉着和靜默的人，這席話却說得很尖銳很猛烈；傑維泰夫至此才初次認清了保爾的本色。同樣傑維泰夫也很知道，保爾說的話是十分正確的，但一種不斷戒備的感情却圍礙了他。他把保爾的干涉看作是他對整個組織狀態的嚴厲的批評，一因而也就損害了他本人的威信，所以他決定反攻保爾。在反攻時，他首先直接斥責保爾袒護着柯多洛夫的孟什維克主義。

激烈的爭論一直繼續了三個鐘頭。當最後大家的意見一致傾向保爾方面，傑維泰夫終於給不可推翻的事實的邏輯所擊敗，而失去了大多數的贊同的時候，傑維泰夫就採取一種荒謬的手段——他違反民主的方法，堅持保爾應在最後表決之前離開房間。

『很好，我就走，不過，傑維泰夫同志，這對你倒不是怎樣有利的事情，我應當警告你，如果你不顧一切，堅持按照你的辦法做去，明天我就把這件事向全體大會提出，我相信那時候你決不會得到多數的贊成。傑維泰夫，你顯然是錯的。照我的意思，柯莫托夫同志，你應當在黨全體會議上，甚至在下屆全體大會的例會上，把這件事提出來。』

傑維泰夫氣勢汹汹地說道：

『什麼，你想嚇我嗎？用不着你多說，我自會向全體會議提出的，而且我們還要當眾宣佈你的一些事情。要是你自己不想工作，你就別妨礙別人。』

保爾把門帶上，用手揩揩熱得發燙的前額，一面穿過空蕩蕩辦事處，走到門口。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氣。接着他點了一支香煙，朝巴蒂耶夫山托卡列夫所任那間小屋子走去。

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飯。他叫保爾坐下一道吃，喊道：

「達麗亞，給小弟弟盛一碗湯來。現在，你把一切的消息告訴我們吧，我們都在等着聽呢。」

托卡列夫的妻子達麗亞，剛和她的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盤玉米湯放在保爾面前，然後就掀起她的白圍裙揩揩溼嘴脣，用親切的聲音說：

「親愛的，你就跟在家一樣的吃吧。」

從前，當托卡列夫在鐵路工廠做事情的時候，保爾時常到他家裏來，坐得很晚才走。但這一趟的拜訪，倒還是他回城裏來以後的第一次。

老旋盤工專心地聽着保爾所講的一切。他自己不說話，只是十分懇切地一邊聽，一邊緩緩移動着他的湯匙，不時發出咯咯的喉音。過了一會，他抹乾了鬍子，清了清喉嚨後，問保爾道：

「自然，你是對的。現在正是我們清理這些事情的時候。鐵路工廠是本區裏的主要事業，清算工作應當由牠開始。你就是這樣和傑維泰夫起衝突嗎？這真糟糕。他是一個自大的青年。你跟別的一些孩子們擺得好一些嗎？現在，你究竟在鐵路工廠裏做些什麼事呢？」

「我是在工聯裏面的。我做什麼嗎——呵，我是隨處進行煽動工作的。在黨組織裏面，我負責一個政治學習組。」

「在執行部裏面呢？」

保爾對這問話不能作個簡單的答覆，他說：

「現在，我的身體已逐漸復原——而且需要讀一點書——我還沒有正式參加領導的工作。」

「呵，老朋友，毛病正好出在這地方！」托卡列夫喊著說。「幸好你的身體真的還沒有十分復原，要不然的話，你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批評。現在你究竟怎麼樣，好了一點嗎？」

「好了一點。」保爾說。

「那麼，你應當開始常態的工作。花樣是玩不得的。照你那樣子，怎麼也做不好事情。誰也不會和我的意見兩樣——你是在躲避責任，這是你瞞不住的。明天你要把這事情辦好，至於奧古尼夫呢，我要和他談一談。」托卡列夫真的感到煩惱了。

「別對奧古尼夫說，是我自己叫他不要把我放到執行部裏去的。」保爾這樣說。

托卡列夫輕蔑地噓了一下，說道：

「你叫他，他也贊成，是不是？唉，我真不曉得要怎樣對付你們這些青年團員。……來，來，孩子，讓我們照老規矩，……你讀幾段新聞給我聽聽吧，我這雙眼睛越來越不中用了。」

黨執行部通過了青年團執行部多數同意的意見。因此黨和青年團現在已擔負起一樁重要而困難的工作——拿他們自己的工作作為勞動風紀的模範。傑維泰夫受到執行部一番大大的斥責。開頭他還是挺着頸子不服輸，但黨書記拉巴京弄得他無話可說，後來他終於半承認他的錯誤。

隔天，鐵路工廠各廠的壁報，登着一些吸引工人注意的文章。他們大聲唸着，而且做了熱烈的討論。當天晚上，在青年團那有點異樣的熱鬧的會議上，這些文章成爲大家談論的唯一的話題。

費定被開除了，一個新的同志被派到執行部來，擔任政治指導員一職。這個人就是保爾·柯察金。

大會靜默地而且分外耐性地傾聽着尼達諾夫的演說，他談到鐵路工廠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及他們新的任務。會議結束之後，保爾在外面等候傑維泰夫。

「讓我們一道走走吧，我們有一兩樁事情應當談一談。」保爾對傑維泰夫這樣說。

「什麼事情呢？」傑維泰夫問他，口氣很冷淡。

保爾把他的手臂勾住傑維泰夫的，兩人走了幾步，走到一隻椅子跟前。保爾坐下去，說道：

「讓我們在這裏坐一分鐘吧。」

傑維泰夫的捲煙，在迅速的抽吸之下，一亮一滅。

「我問你，傑維泰夫，」保爾說，「你為什麼老反對我呢？」

幾分鐘的沉默。接着傑維泰夫佯裝驚訝的，用一種不確定的聲音說道：

「呵，你要和我談的就是這事情。我想那是爲了工作。」

保爾的一隻手沉重地放在對方的膝頭上。

「我說，同志，你別裝模做樣。只有外交家方才那樣搭架子。現在請你給我一個率直的回答——我有什麼事情叫你討厭？」

傑維泰夫掩不住他的徬徨不安。

「幹什麼這樣固執呢？你說我反對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拒絕參加執行部，現在你倒要我說明我為什麼老拒絕你。」

保爾的聲音並沒有失去誠懇的調子，他的手還是按住傑維泰夫的膝頭，十分衝動地說道：

「呵，要是你不說，我倒要說。你認爲我一向堵住你的路，你認爲我在擋書記做，是不是？要是你心裏不這樣想的話，那麼對費定的事情就不會有不同意——難道是我錯了？現在，這種關係已把我們的工作整個毀了。如果他只毀了你我兩個，那就用不着重視他，我對你心裏所想的，一點也不介意，明天我們還是照常在一起工作的。我請你仔細想一想。我們倆並沒有決裂的理由。我們倆都是勞動階級的兒子。如果你真的關心我們的事業，把你的手伸給我，明兒開始，我們做個好朋友。要不然，要是你仍然固執着你一向所想的那些無聊的想頭，一味的想吵鬧下去，那麼，我可以老實告訴你，牠在我們的工作中所促成的每一種破壞，都要引起你我正面的鬥爭。現在，我的手就在這兒——這還是

你的朋友的手，要是你這時候握住他的話。」

保爾非常滿意地感覺到，傑維泰夫那隻長滿硬繭的手，正和他的緊緊地握著。

一個星期過去了。他們在區委辦事處剛結束了工作，屋裏漸漸靜下來，只有托卡列夫還在辦公。他正坐在一張靠椅上，看着新的文件。門外有人在敲門。

『進來！』托卡列夫這樣喊。

保爾走了進來，把兩張表格擺在他的前面。

『這是什麼？』

『老伯伯，這是不負責的終止，也是時間的告一段落。我想，要是你同意，我要求你的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一眼那表格的標題，又望一望站在他前面那青年人，然後一聲不響地拿起筆來。在那寫着『推薦柯察金·保爾·安特列維齊同志為俄羅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候補黨員之確定人黨名及身份』項內，填上粗劃的『一九〇三號』和他的簡單的簽名。

『寫好了，孩子。我只想對你說：我曉得你是永遠不會叫我這老頭兒丟臉的。』

房間裏是悶氣的，他只有一個念頭——儘快的離開那兒，到索羅明克的栗色胡同去。

汗從傑維泰夫的臉上成串的流下來，他說：

『保爾，好心一點，結束吧，我累死了。』

嘉芝和別的人們也附和他，因此保爾把書卷上，當天的讀書會就這樣結束了。

正當大家起身要走的時候，那架老式的『厄里克生電話機』立刻煩躁地急響起來，傑維泰夫跑去接聽，竭力想在嘈雜的人聲

中聽清對方的話。接着他放下聽筒，轉身對保爾說：

『車站上有兩輛車子——波蘭領事館乘坐的客車。他們的電燈滅了，可是列車一點鐘後立刻就要開。保爾，你帶工具箱子去修理修理吧。這是緊要的公事。』

那兩輛晃亮的國際客車，停在第一號的月台上。一隻有着大窗的臥車燈火輝煌，另一隻却一團黑暗。保爾走到那華麗的臥車前面，正握住把手準備走上去，突然，有一個人突然由後面牆壁那兒跳上來，掙住他的肩膀。

『公民，你是幹什麼的？』

這是一個熟識的聲音，保爾轉過身去，只有到這時候，阿久與方才認出保爾，他的手從他的肩膀上溜下來，他的聲音也沒有方才那樣嚴厲，雖然他的眼睛還是疑惑地注視着他的工具箱子。

『老朋友，你要上那兒去的？』

保爾做了一番簡單的說明。另一個人在他後面的車廂裏走出來。他對保爾說

『我馬上就把管車人叫來。』

保爾跟着管車人走進車廂裏，許多穿着時髦的旅行衣的人正坐在那兒。一個穿着玫瑰花樣的時裝的婦人，坐在桌子旁邊，背朝着門，正和一個站在她前面的高身的官員在談話。保爾一走進去，他們的談話就馬上停止。

保爾迅速地檢查了開關上的接線，沒有找到毛病，但仍然繼續檢查下去。那肥胖的管車人緊緊地跟着他，他身上的巨大的銅鈕釦，刻着一隻一個頭的鷹鳥。

『這裏似乎什麼都沒有毛病，電池也沒有壞，讓我們到那隻客車裏去，毛病一定出在那兒。』保爾這樣說。

那管車人開了門上的鎖，兩個人就踏進陰暗的走廊上。保爾用着手電筒找到出毛病的地方。幾分鐘後，走廊上的第一顆燈泡亮了，一陣灰暗的淡光瀉在走廊上。

保爾轉身對那個一直監視着他的人說：

『你還得把這一間開一開，讓我好換燈泡，牠們都已給燒壞了。』

『那麼，我得找太太去，鑰匙在她那裏。』管車人不答應保爾獨自留在那兒，臨走帶他一塊兒走。

那女人走到那一間去，保爾跟在她後面。管車人站在門口，把門完全堵住。那貴婦人坐在椅子的一角上，擦了擦她那淡黃色的頭髮，一面注視着保爾的工作。那管車人做出卑賤的樣子，覺得他很難叫他的粗脖子好好地彎下去，說道：

『太太，您答應我出去一會嗎？上校要喝啤酒哩。』

『隨便，你走吧。』那女人用嬌滴滴的聲音緩緩回答。

燈光沒有照到那女人的臉，保爾只能看見她的肩頭和臂膀，恍恍惚惚都是象牙做成的。保爾敏捷地用着旋螺釘的起子，換好了燈泡，車間裏立刻明亮起來。接着他又須修理另一隻恰好在那女人坐着的位子上面的電燈，因此他站在她面前，對她說：

『我還得修理這一隻。』

『呵，自然，讓我走開。』她說着非常流利的俄國話，輕盈地站起身來，但還是緊緊地站在他的旁邊。

現在，保爾可以看見一切了。那熟識的弓樣的眉毛，那傲慢的雙唇，一點也沒有錯，她是妮莉·李士真斯基。這律師的女兒，不自覺地注視到保爾的驚愕的瞥視。但保爾雖然認得她，她却沒有注意到這修理匠——這四年來變得這麼快的修理匠，正是她那多事的鄰居。她輕蔑地聳一聳眉毛，作為對他的驚訝的表情的回答，並且走到門邊，但仍然站在那兒，不耐煩地用皮拖鞋的後跟敲着地板。保爾開始動手修理第二盞燈。當他卸下燈泡的時候，他不顧妮莉·李士真斯基，甚至還出乎他本人意料之外，竟用波蘭話問道：

『維多也在這兒嗎？』

他問的時候沒有轉過身來，所以他不能看見她的臉，但那長久的靜默說明了她的驚訝。接着，她問道：

『呵，你認得我的兄弟嗎？』

『我可以說我很知道他。畢竟我們曾經是鄰居啊。』保爾說，轉過身朝着她。

『她吃了一驚。』

『什麼，你是保爾？那……』

『是的。』保爾說。『那媳姨的孩子。』

『你長得多快呵，我只記得你是一個小無賴。』她現出公然的侮蔑的神情，從頭到腳的看他一遍。接着她又說：『你問維多幹什麼呢？就我所知，你和他不會在一起過。』她用她那歌唱的高音這樣說。

『旋螺釘的起子不斷地在轉。』保爾說：

『有一小筆債還沒有還清；你看見維多的時候，請對他說，我還是希望還這一筆債。』

她曉得這『債』是什麼意思。那彼得留拉兵士的事件，她完全知道；但是一種拿他尋开心的念頭，驅使她這樣說：

『告訴我，我們的屋子是否真的已給搶個精光，而且全給毀了？無論如何，我相信那涼亭和所有的花園，一定是毀了。』

保爾氣得一聲不響，過了一會，他方才回答道：

『那屋子現在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我們怎麼會毀壞牠呢？』

『呵！想不到他們也使得你神氣起來了，』她譏諷地冷笑着說。『不過你別忘記，這是波蘭代表團的一輛客車，而我正是這車間的主婦，你呢，還是跟向來一樣，是個用人。你到這裏來給我修理電燈，好讓我舒服地坐在這客廳裏看看書報。你的母親一向替我們洗衣裳，你也時常代我們挑水。現在我們又在這兒見面，你的情形也還是如此。』

她擲着揚揚自得的惡意這樣說。保爾繼續修理着電線的那一頭，過了一會，他現出赤裸裸的輕蔑的神情，俯視那波蘭婦人，說道：

『公民，我是怎樣也不會替你敲一顆鏽釘子的，但是資產階級既然發明了所謂外交，我們也仍然保持着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會砍下別人的頭，也不會跟你一樣，說出那些聾聩難聽的話。』

她的面頰頓時赤紅起來。她說：

『要是你們能夠奪下華沙，你要拿我怎麼樣呢？拿我切成因片呢，還是拿我當娘姨？』

她站在門口，身子俯向前面，她那敏感的鼻孔——聞慣古柯麻醉劑的——正在顫動。接着客廳裏的電燈統統亮了。保爾挺一挺直身子，說道：

『你這樣的人能派什麼用場？用不着我們的軍力，你自己會死的，古柯劑就會弄死你。我甚至還不高興拿你這樣的婦人當娼妓呢！』

他雙手拿了工具箱，只兩步就走到門口。她躲到一旁讓他走過。當他走到走廊的盡頭時，他聽見她低低地用波蘭話罵道：

『Przekletyi bolszewik!』（該死的布爾塞維克！）

不久之後，有一天晚上，保爾在到圖書館去的路上，遇到了嘉芝·瑞慶諾夫。她緊緊地拉住保爾那俄羅斯緊身衣的袖口，開玩笑地堵住他說：

『你這麼忽忽忙忙的到那兒去？呵，是到死胡同去嗎？』

『到圖書館去，親愛的，』他說，『讓我走吧。』

他照着她的腳法，輕輕地掙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到步道的邊去，嘉芝拿下他的雙手，一面跟他一道走，一面說道：

『保爾，聽呀，你是不能成天讀書的。……別的你不知道嗎？今天晚上，讓我們兩個參加琦娜·格蘭第家的晚會去吧。女朋友

們一向老是要我帶你去參加。你呢，除開政治之外，別的都不知道。你難道永遠不需要一點娛樂，調劑調劑一下？豈不是，保爾，要是你今天晚上停止閱讀，你的頭腦就要清爽得多。」她想盡心事的竭力去說服他。

『這是什麼樣的晚會呢？在那裏幹些什麼呢？』

『在那裏幹些什麼呢？』嘉芝開玩笑地做着他說。『得，我們不做禱告，只是玩兒，如此而已。你是會玩巴揚琴的，是不是？可惜我從來就沒有聽見你彈過。那麼就請你彈一下，讓我聽一聽。琦珊的叔叔有一隻巴揚琴，可惜他彈得太不像樣。我們那些女朋友都很喜歡你，你却成天把功夫化在書本上。我問你，什麼地方規定着，青年團員是不應該有一點娛樂的？跟我去吧。求你答應，別叫我把唾沫都說乾了；如果這回你不答應我，我一個月不跟你說話。』

大眼睛的漆工嘉芝，是一個好同志，而且又是一個好的青年團員，保爾不願意使她太傷心；因此，雖然出乎常軌，他躊躇了一會兒之後，終於答應跟她一道去。

火車司機格蘭第的屋子裏又擠又吵，大人們爲着不妨礙青年人，都到別的屋子去了，走廊朝着小花園的那間大房間，正擠着十五個左右男的和女的。

當嘉芝領着保爾穿過花園踏上走廊的時候，有一種玩兒正玩得頂起勁，那玩兒名叫『喂白鴿』。在走廊的中央，放着兩隻椅子，背對背地；一個女孩子充當這玩意的司機人，依從着她的召喚，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背對背分坐在這兩張椅子上。當那司機的喊道：『喂你的鴿子』，那兩個人就當着大家彎過頭去，直到兩人互相在臂上接吻。接着，他們又玩着『沒收』和『郵差敲門』，每一種玩意都需要接吻，特別是『郵差敲門』，爲着避免公眾的監視，那接吻不在走廊的燈光下，而在滅了燈的房間裏舉行。對這些玩意感不到滿足的人們，可以玩另一種花樣，在角落裏的

一張圓桌子上，放着一套紙牌，這紙牌名叫『花弄情』。坐在保爾旁邊的那個名叫莫拉的女孩子，年紀大約十六歲，狡猾地觀着保爾，遞了一張紙牌給他，輕聲說着：

『紫羅蘭。』

幾年以前，保爾曾經見過這樣的晚會，雖然當時他沒有參加，他認為這些都是平常的玩意。但是現在，他和小城鎮的小布爾喬亞生活早已永遠隔絕了，這樣的晚會在他看來是無聊的，甚至是荒謬的。然而儘管這樣，一張『弄情牌』却放在他手中，他看見在紫羅蘭的圖片上寫着：『我十分喜歡你』。

保爾看一看那女孩。她一點也不畏縮地直視着他的眼睛。他問道：

『爲什麼？』

這問話是有點不對題的，但莫拉早已準備好她的答語，所以隨口答道：

『玫瑰。』她遞給他第二張牌。

在玫瑰的反面，他看到：『你是我的意中人』。他把他遞給那女孩，而且盡力使他的口氣格外溫和的問道：

『你爲什麼要把你的時間化在這無聊的玩意上面？』

莫拉很不高興，茫然地不曉得要怎樣回答他。她很掃興的撅着嘴唇，對他說道：

『你喜歡我告訴你嗎？』

保爾沒有回答她的問題。他驟然想要確切知道他的對手究竟是誰，因此他接續地提出了一串的問題，莫拉也很高興的回答他。幾分鐘後，他曉得她正要進中學，她的父親是一個車輛檢查員，他還知道她早已認得他，而且久就想和他見面。

『你的名字叫什麼呢？』他問。

『莫拉·瓦林傑夫。』

『你的哥哥是鐵路工廠黨組織的書記嗎？』

『是的。』

現在保爾已曉得和他談話的人是誰了。瓦林傑夫是區裏最活躍的青年團員的一個，但他顯然沒有充分注意到他的妹妹，所以她漸漸地變成一個無聊的小布爾喬亞的小姐。去年她開始參加她的朋友們的集會。她在她哥哥處遇見保爾許多次。現在她感覺到這位保爾並不贊成她的行爲，當別人叫她『喂鴿子』的時候，她一看見保爾臉上那譏諷的微笑，就堅決地拒絕他們。

他們兩個又坐了一會，莫拉把她的事情全告訴他，接着嘉芝跑到保爾跟前，說道：

『要是我們把巴揚帶着來，你高興彈牠嗎？』話剛說完，她便很頑皮的睜着她那對大眼睛，問道：『啊，你們兩個已經互相認得了嗎？』

保爾叫嘉芝在他旁邊坐下，利用着周圍的笑聲和談話聲，他對她說：

『我不會彈牠的。莫拉和我就要走了。』

『阿囉！討厭了嗎？是不是？』嘉芝故意拉長着聲音說。

『是的，』保爾回答。『我真忍不住。告訴我，這裏面除開你我之外，還有別的青年團員嗎？還是只有你我倆看到這嗜好鴿子的勾當？』

『他們已結束這無聊的玩意了，』嘉芝使他安心的說。『我們馬上就開始跳舞。』

保爾站起身來。

『好，好女孩，跳你的舞吧，可是我和瓦林傑夫無論如何還是要走的。』

一天晚上，奧古尼夫在保爾床前來回的踱了許多時候，顯然是爲了什麼事情而大爲激動。後來，他終於在保爾的床頭坐下來，一隻手蓋住保爾正在閱讀的那本書。

『我說，保爾，我有一樁事情應當告訴你。一方面，那完全是無理的，但另一方面，卻又完全相反，塔莉亞和我曾有過誤會。你曉得，我是曾經時常想到她的。……』他呆呆地儘搔着他的頭皮，過一會，看到他的朋友沒有笑他，他又鼓起勇氣來。『後來，塔莉亞，……這麼說吧，……換句話說……得，我不願意拿這事麻煩你，我想，那是很明白的。昨天我們決心試一試運氣，看看我們是否配得起來。我已經二十四歲了，我們兩個都已到了有資格加以決定的年齡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塔莉亞建立起我的生活。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保爾想了一會。接着他說：

『涅克，我能說什麼呢？你們倆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同樣的出身。別的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亞的確是一個好女孩子。……我想事情是非常明白的。』

隔天，保爾把他的東西搬到廠裏的男工宿舍去；幾天之後，安娜·波哈特舉行了一個親切的不備食物的晚會——一個為慶賀塔莉亞與奧古尼夫的同志的結合的共產主義者的晚會。在這晚會裏，人們追述往事，朗誦他們讀過的最動人的作品，又有着許多很優美的合唱。軍歌在夜晚的空氣中傳到遠方，後來嘉芝和莫拉把巴揚帶了來，那深沉的低音的弦線以及合奏的銀絲的調子，響遍了整個的房間。那天晚上，保爾彈得十分出色，而當瘦長的潘克托夫出人意外開始跳舞的時候，保爾更忘却自己，琴聲獲得了新的力量，奏出了火樣的調子。這樂器敘說了過去，敘說了騷動的年頭以及親愛的今日，敘說了他們親身經歷的喜悅與鬥爭。當手風琴交給瓦林傑夫之後，瓦林傑夫就拉着輕快的舞蹈的調子。這時候開始作旋風一樣的舞蹈的人，正是保爾。在瘋狂的南方的舞蹈中，保爾做了第三次的，也是一生最後一次的跳舞。

三

國境線上對豎着兩根界標，沉默而且敵對，象徵着兩個世界。一根樹得很牢，柱面削得很光，而且像警察崗亭一樣的油着黑色的與白色的線條；在牠的頂上，是一隻獨頭的緊緊地抓住繫桿的猛禽。牠的雙翼伸展，似乎正要用牠的利爪去抓住那油着線條的界標；同時，牠又伸着牠那隻要動的鈎嘴——這種獨頭的嗜食腐肉的惡鳥——兇猛地瞪着對面的鐵牌。另一根界標樹在六步開外，這一根是巨大的圓形的橡木柱，深深地插進地裏面，在牠的頂上，是一面有着槌子與鐮刀的鐵牌。這兩根界標雖然都樹在平原上，但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却有着一條鴻溝。除非你要冒性命的危險，否則要走過這六步的距離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國境。從黑海起，經數千公里直至遠北，直到北冰洋，那些在鐵牌上標着偉大的勞動的標記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沉默的哨兵，像不動的鏈一樣的懸延着。

小鎮貝茲多夫位在森林的深處。牠離國境是十公里，對面是波蘭的小鎮柯里克。「國境保衛團」N戰隊的防區，就在斯拉瓦特鎮到安那保里鎮之間。

國境界標的長鏈走過雪蓋的平原，穿進森林的曠地，踏入與

深的峽谷，接着又爬上來，像界石一樣的站立在凸起的高原上，然後他們又走到河邊，從那高高的河岸上，凝望異國那雪蓋的原野。

一個身材高大，戴着雄偉的軍帽的人，離開那帶着槌子與鑲刀的界標，沉重地緩緩地依着他的節拍大步的走。天氣非常冷，雪在他的靴靴下面吱吱作響。他身上穿着綠領綠袖的灰色陸軍大衣，足登長統靴靴。在大衣的外面，又披着一件高領子的闊大的羊皮外套。他的頭暖溫溫的縛着一頂布帽子。手上戴着五指不分的皮手套。那羊皮外套一直遮到腳跟，即使外面括着大風雪，裏面還是溫暖的。在外套的外面，是步槍的子彈帶。當他抽着那馬虎捲成的捲烟，在哨線上來回走着的時候，他那像硬的圓筒一樣圍着全身的外套，就不斷的括着地面的積雪。在廣大的平原上，站在這蘇維埃國境上的哨兵，相互的距離是一公里，這樣他們互相間都可以望見。

在那一邊，沿着他自己的哨線，斜對着紅軍衛兵走下來的，是波蘭的哨兵。他穿着粗製的軍靴，綠灰色的制服和制褲，上面是一件有着兩排發亮的鈕釦的黑外套。他的帽子上嵌着一隻白鷹，在他的肩章上又是白鷹，在他的硬領的兩片反領上，也是白鷹。但那些鷹鳥並不會使他不怕冷些，外面凜冽的寒氣一直刺着他的骨頭。他走的時候，一邊敲着足後跟，一邊摸着麻木的耳朵。他那雙戴着薄手套的手，已經凍得僵硬。波蘭哨兵在當值的時候，一分鐘也不能站定，如果他一停步，寒氣馬上就捉牢他的骨節，所以只好無時無刻不斷來回的走動。現在那兩個哨兵相互並列了，波蘭哨兵轉過身來，在他那一邊的國境線上，與蘇維埃哨兵平行的走。

國境上是禁止談話的，但當你四周是一片荒原，別的人又遠在一公里外的時候，誰知道那兩個人究竟是默默而行，還是違背了國際法呢？

那波蘭人很想抽煙，但他把目光火掉在後面的軍營裏，忘了帶來。風正從蘇維埃那面順着吹，而最惱人的，是牠又帶來了蘇維埃哨兵的捲煙的香味。那波蘭人不再摸着他那凍壞了的耳朵，他回頭看了看——說不定有一個軍曹或是長官騎着馬前來巡視，而且他說不定會突然地從窪地裏走上來。但是四面一個人也沒有。雪在陽光底下眩眼地閃亮，天空沒有半片雪花在飛舞。

最先破壞公法的神聖的，是那個波蘭人。他把槍尖上插着一柄像短劍一樣的刺刀的法蘭西速射步槍，掛到肩膀上去，然後從他的外套的口袋裏，費力地摸出——他的手指頭已經凍得那樣僵與死——一包盤腳的香煙來，用波蘭語說道：

『同志，對不起，請把自來火丟過來。』

那蘇維埃哨兵聽到了他說的這句話，可是國境勤務的軍令，禁止士兵與邊境的任何人員交談，而且他也不大明白他所說的話。因此他繼續他的巡邏，他穿着的那雙溫暖而柔軟的靴靴，正有力地踩着已被壓碎的積雪。

接着，那波蘭人又說話了，這回是用俄國語：

『布爾塞維克同志，丟給我一盒自來火，點一支香煙。』

那蘇維埃哨兵在邊界上緊緊地注視着他的鄰人。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寒氣已經鑽進那波蘭人的骨髓裏了。雖然他是一個該咒罵的布爾喬亞士兵，畢竟他過的是悽慘的生活。在冷天裏，派出這樣的穿着可憐的薄薄的布外套的一個人，叫他像撒腿的狗熊一樣的團團轉，而且還沒有可以點香煙的火柴——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因此，他懶得回頭看看有沒有人會見到他，他把一盒自來火丟了過去。

那波蘭人拾了洋火，劃了一根又一根，直到最後方才把香煙點着，因為他的手指都已給凍麻了。那自來火用狗熊的方法從那邊丟了過來。接着蘇維埃哨兵忘記了自己，打破了他的沉默，對他說道：

「留着吧，我有的是。」

但是，從波蘭那方面，傳來了如下的回話……

「不，謝謝你，爲了藏着這一小盒自來火，我就得坐上兩年牢。」

那蘇維埃哨兵看了看那盒子。上面印着一架飛機，代替飛機的推進機的，是一隻有力的拳頭。他又看見，那香烟是「哀的美頓書」牌的。「是的，」他對自己說，「他說的對。這是他們吃不消的。」

波蘭哨兵繼續與蘇維埃哨兵並行巡邏——在這荒涼的平原上，他感到非常孤獨。

馬鞍有節奏地吱吱作響，馬兒的腳步十分輕勻。那深色的兩歲馬，已在油草孔周圍的馬毛上，蒙上了一層白霜，一陣陣的白色水汽，正從他鼻子裏冒出來，溶化在空氣裏。

大隊長騎着那匹斑紋的馬，一面神氣地走着，一面玩着他的轡頭，他那纖細的脖子是整潔的。兩個騎者都穿着灰色的外套，腿上束着皮帶，每隻袖口都有三塊紅色的方塊，不過大隊長加維里洛夫的衣袖有着綠色的反邊，另一個却是紅色的。加維里洛夫是負責指揮防區長達七十公里以上的大隊的指揮官，他的同伴則是由貝茲多夫來的客人——邊防軍某大隊的政治委員柯察金。

夜裏會下過大雪，積雪甯靜而且柔軟，沒有獸蹄和人的足印。那兩個騎者從狹長的樹林裏走到空曠的平野上來。約在側面四十步開外，有着另一對界標。這時候，加維里洛夫突然把馬勒住。保爾拉轉馬身，想找出他驟然勒馬的原因。他看見加維里洛夫在馬鞍上，側着身子，仔細地察看雪地上一列古怪的跡印，好像有人用有齒的輪子在上面滾過似的。這是一隻狡猾的小野獸的腳跡，他在走的時候，故意叫後腳踏在前腳的腳印上，而且還兜了許多古怪的圈子，使人無從追尋牠。要認出這些腳印從什麼地方

來是困難的。但大隊長勒馬察看的並不是這些。在這些腳印的兩步之外，另有着一些已被雪蓋上了的腳印。這是一個人的足跡。那個人不想攪亂他自己的腳印。他一直朝樹林裏走去，他的足跡清楚地說明了他是從波蘭那方面來的。大隊長騎馬前行，循着那個人的腳印，走到哨兵線上。在波蘭方面，那足跡在十幾步開外就不見了。

【夜裏有人越過邊界來了，】大隊長這樣嘟囔道。【這回又是穿過第三分隊的防區。在早晨的報告上，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們真是該死！】

加維里洛夫的小鬍子有些是灰白的，現在，由他自己的呼吸凝成的白霜，把他弄得像銀的一樣；牠們正冷硬硬地吊在他的鬍髭上面。

有兩個人正朝着騎者走過來。一個是小身材的黝黑的人，他槍上那支法蘭西刺刀，在陽光下閃耀着；另一個是高大的，身上披着羊皮的外套。斑馬感到牠的騎者的兩個膝頭，正在牠的腹上一夾，因此牠疾馳向前，立刻他們就走到那兩個人的面前。蘇維埃哨兵扯一扯他的來福槍的皮帶，一面把香烟屁股吐在雪地上。

【同志，你好嗎？你這地段有什麼消息沒有？】大隊長伸手給那哨兵——他是這樣高，大隊長的腰簡直不用彎下去。那高個子迅速脫下他手上的手套，和大隊長握了手。

那波蘭兵從不遠的地方看見他們。兩個紅軍軍官——他曉得他們臂上那三塊方塊，正說明他們都是少校級的——向一個普通的兵士問好，好像他們都是朋友一樣！立刻，他恍惚看見他自己正和他的查克魯斯克少校握手，但這想頭是如此荒唐，以致他竟不安地向四周望了一望。

【我剛剛接班，大隊長同志。】蘇維埃哨兵這樣報告說。

【你看見那兒的足印嗎？】

【還沒有看見。】

『夜裏，由早上兩點到六點，這裏是誰值班的？』

『蘇洛丁科，大隊長同志。』

『好。你得留神，眼睛要睜大一點。』

他臨走還嚴肅地警告那個哨兵說：

『你盡可能不要跟那些波蘭兵並排來往的走！』

當馬兒正緩緩地沿着由邊界到貝茲多夫的大路走去的時候，大隊長對保爾說：

『這邊界的事務，時時都得用你的眼睛。這是沒有停斷的工作。白天要偷越邊界不怎樣容易，但到了晚上，你就得豎起你的耳朵。不管你怎樣抖擻精神，你還不免有錯過的地方。請你自己想一想，柯察金同志，我負責的這一段邊境，恰巧在四個鄉村的中間，這就使工作格外困難。無論你怎樣配置哨兵線，遇到有了婚禮或是碰到什麼節日，親戚們就越過任何警戒線，集合在一起。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因為邊界兩旁的農家，相離只有幾步路。同樣，我們也不能阻止一切的走私，比方一個老太婆，偷帶了兩瓶波蘭出產的九十度的朱勃羅夫卡醇酒，這是小事情；可是還有許多出大薪水僱用職員的大規模走私者。你知道那些波蘭人在幹些什麼嗎？他們已開始在各個邊界的鄉村裏，開設一些大規模的百貨商店，你在那裏可以買到你所需要的一切東西。自然，這個決不是為那些一貧如洗的農民們開辦的。』

保爾滿有興味地聽着大隊長所說的話。看守邊界的生活就像不間斷的偵探工作一樣。他問道

『告訴我；加維里洛夫同志，這事情只限於運輸走私品嗎？』

大隊長厭煩地回答道 『就是這麼回事兒。……』

貝茲多夫是一個極小的小鎮，是那些死氣沉沉的村鎮中的一個，從前是屬於准許猶太人居住的地帶的。鎮上有三百家人家擠在一起，還有一個空曠的市場，約莫有二十來家可憐的小店子。

市場上是很骯髒的，到處堆着馬糞。在小鎮的周圍，擠聚着許多農民的住宅。猶太人住區裏，在到屠宰場去的路上，有一個老猶太會堂，是一座憂鬱而慘淡的建築物。

有一天，拉畢看見，在通至牧師屋子的門口那兒，貼着一張新的標語：『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貝茲多夫區委員會』。有一點是明白的——這標貼決不是好的東西。他繼續走他的路，陷在深思中，直到他走到他的會堂的門口，他方才看見會堂門上，貼着一張小的佈告，上面寫着：『今晚在俱樂部裏召開工人階級青年的羣衆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李希真同志和代理書記柯察金同志將出席演說。閉會後由九年制學校的學生，舉行演奏。』拉畢憤憤地把那張佈告撕下來。對他自己說：『這樣看來，牠已經開始了。』

貝茲多夫鎮那矮矮的小教堂的周圍，繞着一座大的花園，在花園的中央，是牧師的住宅。這間過去牧師和他的妻子曾經住在那兒，過着沉滯而厭倦的，互相嫌惡的生活的住宅，所有各間房間，都已跟牠前時的主人的生活一樣，腐爛而且頹敗。現在，那被尊敬的主人前時只有在盛大節日，才用以接待客人的大客廳，已經改爲貝茲多夫黨委員會的辦公處，天天擠滿着許多的人。在大廳右面的一間小房間，門上有着粉筆書寫的字樣：『區青年團』。保爾每天就在這裏化去他一部份的時間，因爲他是新組成的區青年團的書記，又是準備編練爲紅軍的國防軍第二大隊的政治委員。

從安娜·波哈特家裏那親切的晚會到現在，已經過了八個月了，但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保爾把一疊公文推到一邊，靠着椅子沉思起來。屋子裏靜悄悄地——夜已深了，辦公處裏再無別人。區黨委員會書記特洛費莫夫剛剛走開，他是最後走的，現在只留下保爾一個。窗戶上已披著寒氣凝成的奇特的霜花。桌上擺着一盞油燈。火爐是熱的。沉思中的保爾回想起了新近的

事情。

八月裏，火車工廠裏的青年團，派他擔任組織青年的工作，隨着修理車開到厄卡特林諾拉斯夫，一直到秋深時候，他始終帶着一百五十個青年，由這個車站到那個車站，修理干涉軍引起的各項破壞——燒掉的和破碎的車輛。

他們的路線引着他們由辛尼爾涅可夫到了波洛格，在那兒，在這會為馬赫諾匪幫的王國的地方，到處是毀壞與劫掠的遺跡。在哥里埃·波里埃，他們會化了一星期的功夫去修理抽水廠的石造建築物，和填補被炸藥炸得一塌糊塗的水槽。保爾本人是一個電器裝配工，旋盤匠的工作在他是外行的，但無數次的辛苦勞作，已使他善於使用螺旋鉗了。接着，到了晚秋，列車又開回車廠，整個工廠歡迎這一百五十個同事的回來。

到了初冬，木筏開始順着河水流下，但河水因秋霖而氾濫，他衝散了木筏，許多寶貴的木材散失了。索羅明克又派出工作團去撈救木材。保爾為了不願落後，竭力掩飾他的怕冷。一星期後，當河岸上山積的木材越來越高的時候，冰冷的河水與凜冽的秋寒，喚醒了睡在他血液裏的敵人，熱病使他臥倒了。有兩星期之久，他不斷為風溼痛所蹂躪，等到他從醫院回到工廠來，他只能坐在他的鉗砧上勉強工作。管事的主任看了憂鬱地搖着頭。過了幾天，毫無偏見的委員團宣佈保爾不適工作，解僱他，並給他一些俸金。他憤憤地把俸金拒絕了。

保爾非常傷心地離開了他心愛的工廠。他走路的時候必須拄着手杖，每動一動就痛得厲害。以前，他的母親會幾次寫信叫他去看她。現在他想起那老婦人，和當他們臨別的時候她所說的話來了：『我只有在你受傷和害病的時候，才看見你。』

他走到省黨委員會，領了兩張捲在一起的證明書——一張是青年團的，一張是黨的——為着避免觸景傷情，他只和一兩個朋友告別，就動身回家看他的母親。有半個月，她不斷用熱氣和

接療治他那雙腫脹的腳腿，一個月後，他沒有手杖也能走路了。於是喜悅又再度浮上心頭，黃昏變成了黎明。有一天，列車把他載到省黨部的中央辦事處，三天之後，組織部就交給他一張委任狀，派他做負責監督地方訓練部隊與進行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員。一星期後，他已到了雪掩的小鎮貝茲多夫，做了第二大隊的政治委員。青年團地方委員會，又叫他負責在這新區域裏把散在各地的青年團支部聯繫起來，創立一個組織。這樣，他的生活又遇到一些嶄新的事情了。

外面是熱的。櫻桃樹的一支枝芽，從執行委員會主席辦公處的窗口，伸了進來，辦公處對面的羅馬天主教堂的尖塔上，那金黃的十字架，在陽光下，就像一朵火。外面那一片花園上，有一小羣跟周圍的青草一樣碧綠的，毛茸茸的鶉雞，正在窗子底下找尋食物；這些是辦公處看守人的妻子飼養的。

縱火和來福槍的槍聲，已經成為過去了。尼古拉·李希真被派到國境區來。生活靜靜地流着。傍午時候，他正在研讀着長篇的報告，但他剛剛接到的電報，又使他的往事的記憶復活了。那簡略的電文這樣說：

『絕對機密：貝茲多夫執委主席李希真。國境發現波蘭派來大批匪團，可能擾亂國境區。應採自衛手段。移走值價錢物至邊界中心區，勿滯留稅收款項。』

從他的窗戶望過去，李希真可以看見每個走進辦公處來的人，他看見了保爾·柯察金。一分鐘後，傳來了敲門的聲音。

『請坐，讓我們談一談。』

他握了保爾的手；兩個人靠在一起，談了一個鐘頭。當保爾離開的時候，已經過午了。李希真的小妹妹尼奧拉——保爾一向叫她安妮奧卡——正從花園上走過來。她是一個怕羞的小女孩，那樣的莊重跟她的年齡完全不相稱。平常她看見了保爾，總是微

微笑，這一回，她在羞怯怯地問候了保爾之後，就把前額的頭髮往後一攏，問道：

『尼克一個人在那兒嗎？瑪麗亞·密海洛夫娜等他吃飯等了好久了。』

『安妮奧卡，你喊他去吧，裏面沒有別的人，』保爾說。

隔天，遠在天亮之前，三部由壯馬拉着的車子開到辦事處來。隨車的人用極低的聲音談話。許多密封的袋子由財務部搬出來，放在車子上，幾分鐘後，已可以聽到車輪隆隆地駛去的聲音。一隊由保爾率領的武裝衛隊，在車子的周圍保護。他們安全地到了四十公里外——其中有二十五公里是穿過森林的——的邊界中心區，把公文和錢幣備放在當地財務部的保險箱裏。

但是，幾天之後，一個騎者由國境猛馳而來，他和他那匹濺着白沫的馬，都叫貝茲多夫的閒蕩者張大着嘴巴。在執行委員會辦事處的門口，那騎者沉重地跨下馬來，藏起他的軍刀，踏着他那雙厚重的靴子，鏘鏘地走上石級去。李希真皺着眉頭，收下那騎者帶來的信，在信封上簽了他的名字。接着，那騎者不讓他的馬兒有喘息的機會，立刻躍上馬鞍，沿原路緩馳而去。

那封信的內容，只有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知道，不過貝茲多夫小鎮那些舒適的市民們，却有着靈敏的鼻頭。當地三個小商人中，有兩個完完全全是小的走私者，這種行業給他們造成一種提防危險性的本能。

太陽正向天頂移動。熱氣滲進最深入的各個角落，一切的生物都已躲到各樣的屋頂下，連狗也躺在庇蔭下面，熱得懶洋洋地想睡覺。看起來，好像一切的生物都已離開這個村莊，只有一隻豬，在井邊的泥坑裏，非常快樂地嗚嗚在叫。

保爾解開了馬，爲了忍住膝頭上的創痛，他咬着嘴唇，騎了上去。女教員站在學校的台階上，用手擋住陽光，微笑着對保爾說

『下次再見，政治委員同志。』

馬兒不耐煩地踩着地面，伸着牠的頸子頂住轡頭。保爾回答道：

『再見，賴綺亭同志。就這樣決定，明天上第一課。』

馬兒感覺到轡頭鬆了，立刻疾步向前。就在這時候，一陣慘厲的呼號傳進保爾的耳朵。那是一個女人的嘶叫，就像這地方的村婦們遇到失火時的嘶叫一樣。保爾用力猛拉轡頭，坐馬連忙兜轉身來，他看見一個年青的農婦由村外跑了過來。賴綺亭跑到路上，阻住了她；人們也開始在門口出現，他們多數是老人，因為年壯力強的人都已到農場上去。

『啊，好人們呵，他們做出多可怕的事情啦！你們不知道的，你們不知道的！』

當保爾的馬載着他走近那兩個女人時，有一羣人已圍住那青年農婦，用手扯着她那白襯衫的袖口，接連不斷地問她許多驚人的問題，但是要從她那昏亂的叫喊中聽出理由來是不可能的。她只是不斷地嚷着：『他們已經殺死了他！他們冒死的打。』接着一個有着曲鬚鬚的老頭子，一邊走一邊提着他的褲筒，笨拙地跳過來，叱道：

『別這樣瞎吵！像一個發狂的老太婆！那兒？什麼事情？怎麼來的？我的天，你別再吵了；好好說出來，你這混蛋！』

這樣，那女人便哭着說道：

『我們這一村和波多夫齊……打起來……在田地的邊界上。波多夫齊的人正在殺我們的人。』

現在，他們曉得事情是多麼可怕了，老婦人在街上開始號啕，老人們則開始悲嘆。這消息像電樣傳遍整個村莊，傳到每個天井裏：『波多夫齊大夥的人，正用鑿刀殺死我們的人呀！』於是每個會走路的人，都衝出他們的家，攜帶叉耙、斧頭，或只是木棍，朝那個正在作着血戰的地方奔去——這為着田界的爭鬥是每

年都要發生的。

保爾是那麼狠命地鞭着他的黑馬，所以牠一開頭立刻就是疾馳；當他追過那些奔跑的農民的時候，他的呼叫更使馬用着瘋狂的步伐疾飛上前。牠的耳朵緊貼在頭上，越來越跑得快。小山上的風車，張開牠的帆，好像是擋住他的去路的巨臂。從風車向右走下去，就是近河的低平的草地；向左就是一望無際的麥田。風從裸麥的海上掠過，像在撫摸牠。那兒是悄靜的，可是熱得雞熬，而人的喊聲，就從遠處，從下面，從河流看起來像是一條曝在陽光下的銀蛇的那地方，傳了過來。

馬用着瘋狂的步伐飛下斜坡。保爾曉得，如果有什麼東西絆住牠的蹄，他們倆全不會活命。但是現在要拉住這畜牲已不可能，因此他只好緊緊伏在牠的背上，聽風從他的耳畔呼嘯而過。

他們倆又以同樣發狂的速率，奔到了草場。有一羣人正在那兒，像沒有理性的野獸一樣，做着兇猛的廝殺。一個黝黑而結實的農民，正在對付一個倒在地上的對手，用他那沉重的靴子踐踏他，猛踢他。保爾用着馬的全力衝進廝殺的人羣裏，驅散了他們。接着，當他們大夥還來不及集合的時候，他猛兜着他的坐騎，再度衝到那些野蠻的畜牲中，他曉得要驅散血戰的人羣，只有應用同樣野蠻的手段，以引起他們的恐懼。他兇猛地叱道：

『你們這些豬羶，滾開去！我要把你們統統槍斃，你們這些該死的流氓！』

他從皮套子裏抽出他的毛瑟槍，在一個氣勢汹汹的人的臉上，揮了一下，縱馬向前，開了一響，有一些人丟下各自的鐮刀逃走了。軍事委員保爾，就用着這方法，一面騎馬繞着草場狂躍，一面不斷叱罵他們，終於把他們驅散了。現在人們正朝各方面跑開，竭力想躲避法律對他們方才的行爲的處罰，和那一個武裝的，氣憤得可怕的，從天上飛下來的人。

不久之後，地方法院的人民審判官，到了波多夫齊來，他靠

着審問證人的幫助，經過好久的努力，才把禍首查出來。在那一次廝殺中，沒有人致死。那些受傷的人也已復原。人民法官非常耐性地盡力向那些站在他前面的乖戾的農民說明他們的廝殺是多麼野蠻，多麼難以想像。接着，他們不能完全保持緘默，其中有一個說：

『法官同志，那完全是界線的過錯，我們的界線給攪亂了。我們每一年都爲着那些界線械鬥的。』

一星期後，調查團穿過草場，勘定那爭執的界線，並釘上木樁。一個因爲天熱和走了許多路，渾身冒汗的年紀大的調查員，捲着他的軟尺，對保爾說：

『這事情我已幹了三十年了。這些界線，隨處都可以引起打架。只要你看看那分割這些草場的界線，真是難以相信的！就是醉鬼也可以大搖大擺的走。至於那些耕地呢？一片只有三步寬，這一片繞着那一片，要分清楚牠們，就够叫你發狂。還不止這樣呢，每一年分了又分，越分越小——兒子跟他阿爸的分開來，那一小片又再一分兩。我可以向你担保，再過二十年，這些田地只好變成界線，再沒有可以耕種的地方。豈不是嗎，今天有百分之十的耕地已給界線佔去了。』

『調查員同志，』保爾笑着說，『再過二十年，再沒有好好的田地用作界線的。』

那老頭子謙遜地對那青年人笑了笑，說道：

『我曉得，你是在想着共產主義社會哩。不過，你曉得，這是很遠的將來的事情。』

『你聽說過布丹諾夫集體農場嗎？』

『呵，你想到的就是牠。』

『是的。』

『我見過那農場……但那是例外，柯察金同志。』

調查團的人員繼續工作，有兩個青年人正在釘着木樁。兩邊

站着許多農民，他們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那工作，以保證那些木椿，不會和那些好容易才找出來的，埋在草地的半爛的界標，有一寸的差錯。

馬車夫，一個長舌頭的老頭兒，在抽了他的拖馬以後，就轉過身來對他的客人說：

『你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些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本地攪起來的一樣的事情，那完完全全是新鮮的。你們可以說，所有這些事情的罪魁，是一個女教員，人家叫她賴綺亭，說不定你們也知道她。她還只是一個頂嫩的姑娘呢，但她可是一個道地的作惡人。她把鄉村裏的婦人們都攪了起來，開會啦，結社啦，鬧得婦人們沒有一刻的安甯。要是你有點發火，給你老婆一記耳光——這個你總是免不了的——在從前，她只好揉着面孔不作聲，但是現在呢，不行，甚至在你動手之前，你也不能夠叫她閉嘴。她們開始說，把你帶到人民法庭上去，那些年紀輕一點的，還說到離婚，向你引用所有的法律。拿我的老女人說吧，向來是一個真正少說話的老太婆，現在她就是一個代表。這好似一種管理婦女的老長輩，村裏到處的人都來看她。開頭的時候，我很想拿馬韁來，好好抽她一頓，後來我決定還是讓她去。滾他媽的那些事情。不過，提到管理家務，和別的各种事情來，她倒是我的一個好老婆。』

他搔着他那從解開的襯衫露出來的毛茸茸的胸脯，隨便在馬腹上抽了一鞭。那兩個乘客是拉瓦里金和莉達·波里維齊。他們兩個在波多夫齊都有事情——莉達跟派到蘇維埃去的女代表作了談話，拉瓦里金却和當地的黨組進行了組織工作。莉達突然好奇地問那老車夫道：

『那麼，你喜歡那些青年團員嗎？』

他摸了摸他那稀疏的鬚鬚，想了一會，回答道：

『不，不很喜歡。青年是一個玩兒的時期，做做戲或者是撿別的。我自己就是滿喜歡玩的。當那些事情開始的時候，我們以為孩子們是在做着玩，但後來可大出意料。人家告訴我，他們對喝酒、兇暴一類的事情挺嚴厲，他們最關心的是操練，只是他們做得太過火，譬如，打算把教堂改做俱樂部。這樣的事情是不行的，老人們非常擔心，都反對他們這樣做。別的還有什麼呢？我告訴你，他們錯在只接受村裏的窮人，那些給人當傭工的，或是種地種得不好的，至於有錢人家的兒子，他們一個也不收。』

馬車下了山坡，駛到村裏學校的門口。看守人安頓好那兩個旅客，她自己睡在擱樓上。莉達和拉瓦里金是開完了長拖拖的會議後回來的。草屋裏一片暗黑。莉達脫下她的長靴，爬上草牀，一秒鐘後就睡熟了。但拉瓦里金的手的粗魯的觸動驚醒了她。——他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因此，她喊道：

『你找什麼呀？』

『哎，莉達，你吵什麼呢……我獨自一個這樣躺着，很感到悶氣，真是！你難道不曉得還有比打鼾更好玩的事情？』

『你馬上撒手，下床去，滾你的！』她說着猛力把他一推。她從來就受不了拉瓦里金的色情的媚笑，現在很想好好地辱罵他一頓，但睡意克服了她，她的眼睛又閉上了。

『你爲什麼害臊呢？』他說。『你以爲這算是知識份子的行爲嗎？或者，你也許是從「良家小姐」的學院裏出身的吧？……你的意思不是說我相信你嗎？別做傻瓜，莉達。要是你真的是時髦的人，你應當首先滿足我的要求，然後你要睡多久都聽便。』

他甚至認爲沒有多說話的必要。他沒有顧忌的再坐到她的床沿上，伸手去擰她的肩膀，好像他有權利要求他所需要的一樣。立刻她驚醒了，喊道：

『滾你的蛋！』接着她又說：『我說，明天我準要告訴柯察金。』

拉瓦里金掙住她的臂膀，低聲嚇唬她：

『我才管你的柯察金。你別饞舌，不管你怎樣說，我還是要你。』

他們兩個做了短時的鬥爭；在黑暗中，發出了一記有力的掌聲。接着一記接一記。……拉瓦里金飛起來了。莉達在暗中摸到了門，推開他走到外面去。她站在月光下，氣得發狂，同時拉瓦里金正粗暴地喊着她：

『馬上進來，你這傻瓜！』

他帶着他的鋪蓋到底簷下去，在外面過了後半夜，莉達則關上門，下了門，自己蹣得像圓球一樣睡在床上。

隔天早上，拉瓦里金在回家的路上，坐上車夫的位子，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他心裏想：『真他媽的糟糕，這好像伙，十九要去告訴柯察金。可惡的小傻瓜。要是她單是漂亮就好了，可是，事實上，真他媽的太蠢了點兒。我應當不顧一切的跟她和好，要不然，後患是不可設想的。柯察金本來就對我不正眼相看了。』因此，他掉了坐位，坐到莉達的旁邊，佯裝難為情的樣子，他的眼睛差不多是憂鬱的，他對他的行為，作了有點複雜的充分的解說，而且表示了充分的後悔。結果他成功了，當他們快到小鎮的時候，莉達答應不把那件事告訴別人。

在邊境的鄉村裏，青年團的組織一個接一個的成立起來。青年團區黨部對那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炮，給予極大的注意。保爾和莉達整天都在那些農村中。拉瓦里金是不喜歡農村工作的，他跟那些農村的少年們合不來，得不到他們的好感，而且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但保爾和莉達却覺得那是非常簡單和自然的事情。莉達時常混在農村的少女們中間，跟他們中的許多個做了好朋友，而且後來從不會和他們失去聯繫；她能夠使他們對青年團的生活和工作，感到興趣。保爾是區裏所有的青年們都認得的。第二大隊——保爾的大隊——已可以得到一千六百個準備

作軍事勤務的青年。

在那些農村的戶外聚會中，手風琴對宣傳工作的幫助的巨大的，是從來所沒有的。保爾的手風琴已使他成爲『我們中的一個』，他那魅惑的琴聲，使烏克蘭農村的許多青年，走上了人生的道路，雄壯的軍歌使他們激烈而熱情，烏克蘭民歌的憂鬱之聲，又使他們憐愛而柔順。他們傾聽着手風琴與牠的演奏者——以前是鐵路工廠的工人，現在是政治委員與青年團的書記。他的歌聲，和他對他們所說的話語，溶成爲一個整體，深結在他們的心中；農村裏已可以聽到新的歌聲，而在他們的茅屋裏，也藏着不僅是詩篇與夢的說明者之類的新的書籍了。

走私者的處境越來越惡化了；他們所應提防的，已不僅是國境的哨兵，因爲蘇維埃政府現在已有了許多年青的朋友和真誠的助手。真的，青年夥伴們有時竟由於熱情，惹勝過國境的哨兵，使保爾不得不干涉他們的行動。

有一天，波多夫齊黨小組書記格里沙·柯洛瓦科，一個藍眼睛的急性的青年，和堅決的反宗教的辯論家，由他自己的線索，得到走私物品將於某夜運交當地磨坊主的消息。他便把全組召集起來，以他們的操槍和兩支刺刀爲武裝，在該天晚上謹慎地包圍磨坊，等待他們的戰利品。同時，國境哨兵隊的『格伯烏』（政治警察），也探知走私活動的消息，召集了他們的人員。兩隊在夜間竟發生衝突，幸好國境哨兵很鎮定，青年團人員，在由此而引起的戰鬥中沒有遭到死傷。『格伯烏』人員僅解除他們的武裝，並押送到三里外的鄰村去，把他們關了起來。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保爾正和加維里洛夫在一起。隔天早上，大隊長便把他剛才接獲的報告告訴他。保爾就立刻策馬去營救他的夥伴們。『格伯烏』的軍官笑着把經過的始末告訴他，接着說：

『這就是我們的措置，柯察金同志。他們都是好孩子，我們

這說明沒有什麼效果，每逢星期天，各小組的青年團員，就到貝茲多夫集合，在長老教會的大花園上，舉行縣團員的大會。有一天中午，波多夫齊青年團小組，做着軍隊，成排開到縣黨委員會所在地的大天井裏來。保爾從窗口望見他們，立刻走了出去。

在柯洛瓦科領導之下，足上登着長靴，背上挽着大袋的十一個少年正成隊站在門口。

保爾大吃一驚，問道：

「格里沙，這是怎麼回事呀？」

但柯洛瓦科沒有回答，只向他眯着眼睛，他們兩個就走進屋裏去。當莉達、拉瓦里金，和別的兩個走上來之後，柯洛瓦科就把門關上，狠狠地攢着他那無色的眉毛，說道：

「同志們，我正實行一次試驗的動員。今天，我向我的組員宣佈，縣裏發來一個電報，不用說這是非常機密的，宣佈我國與德國資產階級的戰爭就要開始，而且馬上還要和波蘭資產階級開戰。這樣我就對他們說，莫斯科已發出命令，叫所有的青年團員開到前線，那些害怕的可以明說，他們可以留在家裏。我命令他們不許向任何人提起戰爭的事情，不過每一個必須自備一隻大麵包和一片醃肉，如果他們沒有醃肉，就帶些大蒜或洋葱，半個鐘頭後在村外秘密集合。接着，我又對他們說，我們先開到縣裏去，再由縣裏開到省城，我們就在那裏領到我們的武裝。不用說，他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是我說，「別問，按照我說的做吧。」我還說，誰拒絕的，應該寫他本人的拒絕書，因為這是志願的。大家接着分散開去，我當時提心吊胆，恐怕結果也許一個也不來。要是這樣，我只好解散這小組，到別的什麼地方做工作去。

「就這樣我坐在村外等着。不久，一個接一個的來了。我可以看出，他們中有些是哭過的，不過竭力掩住牠。他們中的每一

個，一總十個，全都來了。一個逃避的也沒有。由此，你們可以曉得，我們波多夫齊的黨小組是怎樣的一個！』他驕傲地結束，臨末還用拳頭拍着他的胸脯。

當莉達開始訓責他這一舉動的時候，他驚愕地張着嘴巴看着她。

『你教訓我的是什麼呢？我只告訴你，這是一個頂好的試驗。爲着更像真些，我還想帶領他們到省城去，可是他們已有點累了，現在才讓他們回家。不過，柯察金同志，你應當向他們作一個合式的演說。要不然，那就不好辦了。……告訴他們說動員令已經延期，而且對他們勇敢地服從小組的號召，加以充分的適當的鼓勵。』

這一年邊界的十月紀念，比往常舉行的更加熱烈。保爾被選爲邊界各村十月紀念委員會的主席，開頭在波多夫齊舉行大會，有五千男女由鄰近三個鄉村裏走來參加，然後列成長達四分之一哩的縱隊，由民團大隊和音樂隊領頭，舉着巨大的紅旗，從波多夫齊開至邊界。縱隊守着非常嚴整的秩序，開始作直趨國境的巡行，而以在波蘭和蘇聯之間劃分爲兩的鄉村爲終點。

邊境的波蘭兵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景象。大隊長加維里洛夫和保爾騎馬走在最前頭，後面是聲震遠近的樂隊，然後就是旗手和不斷歌唱的巡行者的行列。農村青年穿着他們最好的衣裳，成年男女的臉孔是莊嚴的，老人們則現出驕傲的神色，少女的笑聲漾着銀音的漣波。人的巨流從肉眼所能及的遠處流來，這水流的堤岸就是國界，但沒有一隻腳踏過界線，越出蘇維埃的國土。

蘇維埃哨兵們以歡喜的微笑迎接這遊行隊；波蘭士兵却現出驚慌和羞慚。雖然這一次沿着邊界的遊行，事先會正式通知波蘭的指揮部，可是那邊仍然發生相當的紛擾。憲兵派遣隊四處巡邏，邊界的哨兵比平常多了五倍，還有隱匿在窪地裏，準備應付任

何事變的後備隊。但吱吱喳喳的無限愉快的遊行隊，始終沿着邊界巡行，在空中飄揚着他的歌唱。

在某個小丘上，站着一個波蘭哨兵。蘇維埃人民的遊行隊正朝他走去。進行曲的第一聲傳進他的耳朵，他放下肩膀上的步槍，槍柄碰着左足，向大隊行了敬禮。保爾清清楚楚地聽見他低聲喊道：

『康閣（公社）萬歲！』

保爾從那個人眼睛睜得了，他就是喊出這一句的人。一個同志！在波蘭軍的外套之後，跳着一顆同情巡行的羣衆的心。因此保爾用波蘭語輕聲回答他：

『萬歲，同志！』

他們走到另一個波蘭哨兵的前面。這一個有着灰色的小鬍子，在軍帽的鏤做的帽遮下面，露出一對無光彩的和無表情的眼睛。保爾依然爲他剛才聽到的喊聲所感動，便像是自說自話一樣的，用波蘭語說道：

『日安，同志。』

但是沒有回答。加維里洛夫臉上浮上了微笑。顯然，這事的始末他全已注意到了。

『你的希望太大了，』他對保爾說。『他們在這邊界上，有着步兵，也有着憲兵。你沒有注意到他袖口上的條紋嗎？他是一個憲兵呀。』

現在遊行隊的前頭正走下小丘，朝一個被劃分爲兩的鄉村走去。屬於蘇維埃的那半個，正準備給這遊行隊以盛夫的歡迎。所有的人集合在那座跨過界河的小橋附近。青年男女們沿路列成一條人的夾道。在波蘭方面，屋頂上擠滿着入神地注視這一切的人們，還有許多農民，站在門口或是茅屋的籬笆的旁邊。

當遊行隊走到青年人的夾道的時候，牠奏起了『國際歌』，接着，許多青年小夥子和白髮老頭兒，在一個粗粗搭成的，飾着

青翠的草木的講台上，發表了一些動人的演說。保爾也說話了，他用的是烏克蘭話，每一句都飄過河去，傳進對面那些波蘭人的耳朵。但波蘭當局不讓這些演說打動他們的心，一隊憲兵開了過來，用皮鞭趕他們回屋裏去，同時還朝屋頂開了幾槍。

街道上空無一人了，屋頂上的青年們也給子彈驅走了。所有這些都可以從蘇維埃方面看見，大夥全蹙着眉頭。有一個老頭兒被青年們抬到講台上去，他是一個老的牧人，他的感情已給憤怒激動得完全不由自主，他大聲喊道：

『好的，孩子們，正如你們看到的一樣。他們向來就是這樣對待我們的。但是，現在呢，在我們的鄉村裏，用鞭子抽着我們這樣的事情，已經沒有了。我們已消滅了大地主和這一類的東西，我們已消滅了抽打我們的後背的鞭子。孩子們，好好看顧我們現在所有的政府。我是一個老頭子，我不曉得怎樣演說，但我要對你們說的話倒有許多。在沙皇下面，我們過的全是死臭的生活，就像一頭挽着車子的牛，牠得到的只有鞭打，同樣……』他朝着小河揮動那皮包骨頭的拳頭，撲撲簌簌地流下了兩行眼淚——這正是孩子們和老人們流下的那種眼淚。

格里沙·柯洛瓦科接着他走了上去。當加維里洛夫聽着他那激動的演說的時候，他勒轉馬頭，看看那邊是否注意到他所說的話。但對岸空無一人，甚至連橋頭當值的哨兵也撤去了。

將近十一月底，一個秋天的雨夜，匪首安東尼奧克和他隨身的七個人，結束了他們所拖的血跡，這惡鬼到梅丹別墅參加一個富有的外來地主的婚禮。克羅林斯基的共產黨和青年團就乘機捉了他。

婦女們的閒談，把外來地主的大農莊裏那些客人，洩漏了出來，全個黨組——十二個人全都通知——立刻準備妥當，以他們所有的武器為武裝。他們駕着輕車趕到梅丹別墅的花園，同時又

派出一個特使，以最快的速率馳到貝茲多夫去報告。這特派信使在西馬基碰到費拉托夫派遣隊，大隊立刻飛奔而來。這時候克羅林斯基的青年們已包圍那莊宅，他們和安東尼奧克匪幫之間，已開始了槍火的初度的接觸。

安東尼奧克和他的部屬，躲在旁邊一間小屋裏，可以由此射殺每個被看見的人。他企圖突圍，但克羅林斯基的青年們把他們趕回去，還擊傷了他們七個人中的一個。安東尼奧克身陷困境已不只一次，以往每次他都毫未負傷的脫逃，——手榴彈與黑暗是他的兩個救星。這回，他也許仍能夠逃脫的，因為克羅林斯基的青年們已有兩人死傷，可是費拉托夫恰好在這時候火速趕到。這樣，安東尼奧克看出，他已陷於真正無路可逃的絕境了。夜裏，他們仍然從那小屋的每個窗戶，狙擊包圍他們的人，直到天亮時候，安東尼奧克方才被捕。七個人中一個也沒投降。這消滅一個匪幫的戰鬥，犧牲了四個人的性命——其中有三個正是克羅林斯基的青年團員。

保爾的大隊奉召作秋季的地方演習。大隊決定在一大內，冒着不停的大雨，開到二十五哩外的築營地；這使他們由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大隊長高瑟夫和他的政治委員是騎馬代步的，他們屬下那八百個人走到軍營時，差不多都已走不動了，因此他們立刻躺下睡覺。

演習是在隔天清早開始的。這新到的大隊必須接受點查，並在閱兵場上操演。過了一會，許多騎馬的人由參謀部奔馳而來，已領到用具和槍支的大隊開始編隊了。大隊長高瑟夫和保爾過去對他們的大隊會下過很大的功夫，所以都相信牠是合格的。

當正式的檢閱已經完了，大隊已表現了牠對操練和編隊的能力之後，一個臉孔漂亮脾氣惡劣的司令官，嚴厲地責問保爾道：
『你爲什麼騎馬？大隊的隊長和政治委員，在演習時是不許

騎馬的。我現在命令你把馬交到馬廄去，始終徒步參加演習。」

保爾曉得，如果他不騎馬就不能參加演習。——他那雙腳甚至連步行半哩路也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怎樣向這個身上掛着許多皮帶的考究打扮的人說明呢？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他僅僅這樣答道：

『我不騎馬就不能參加演習。』

『爲什麼？』

保爾曉得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他的拒絕，因此低聲說道：

『我兩隻腳都發腫，要是我下馬步行，我就有一個星期走不了路。其次，同志，我還不曉得你是什麼人？』

『第一，我是你所屬的聯隊的參謀長。第二，我再一次命令你下馬。你也許不合格，不過你到軍隊裏來，可不是我的過錯。』

保爾覺得他好像吃了一記耳光。他猛拉着馬的轡頭，但高瑟夫那強有力的手阻止了他。有幾分鐘，忍耐與被侮的憤激，在他的內心鬥爭着。但保爾已不再是一個紅軍兵士，可以任隨一己的衝動，由這一隊到那一隊去了。他是一個大隊的政治委員，而這大隊當時正在他的後面。這將是關係多麼重大的軍紀的榜樣。畢竟，他並不是爲這個氣量狹窄的小人物而訓練他的部隊的。所以他雙腳離了馬蹬，跳下馬來，忍着關節上的劇痛，走到右翼方面去。

◆ ◆ ◆
隨後幾天的天氣非常好。演習漸將結束了。在第五天，他們已到了最後目的地秀彼多夫卡附近的地方。貝茲多夫大隊奉命由里克孟托維齊村的側面去奪取車站。因爲保爾對這地方十分熟悉，所以他把所有的捷徑告訴高瑟夫。大隊分爲兩部份，神不知鬼不覺地作了深入的迂迴，包圍了敵軍，並在『我們的！』的喊聲

下衝入了車站。依據第三者的意見，這行動是非常成功的。車站已被貝茲多夫大隊佔領了，而防守車站的大隊，被判定損失一半的兵員，而且退到森林裏去。

保爾負責指揮半個大隊。他和第三小隊的隊長及其政治委員，正站在街中佈置他的兵員，就在這時候，一個紅軍士兵跑到他面前，上氣不接下氣的問道：

『委員同志，大隊長想問你，要不要在平行的叉道上佈下機關槍的障地。委員團馬上就要到的。』

保爾和隊長們走到叉道那邊去。聯隊司令官早已在那兒了。他們祝賀高瑟夫行動的成功，戰敗的大隊的代表們，都呆呆地站在那兒，甚至不敢稍作分辯。高瑟夫說：

『那不是我的功勞，——柯察金是這地方的人，這行動是他指揮的。』

聯隊總參謀長騎馬走到保爾面前，譏諷地說：

『同志，你那雙腳畢竟走得滿不錯，我想，你騎馬不過是出出風頭罷。』他本來還想多說幾句，但保爾的表情使他收住了。

當他走了的時候，保爾悄悄地問高瑟夫道：

『你曉得他的名字嗎？』

『忘掉他算了，你不要記掛這惡棍。我想，他的名字叫楚亞甯——革命前是一個尉官。』

保爾那一天好幾次竭力回想他會在什麼地方聽見過這個名字，但是他怎也想不出來。

演習完畢了，大隊帶着極高的榮譽返回貝茲多夫，保爾却跟他的母親住了兩日。

保爾實在是累極了。他把馬留在阿爾青的地方。他從早到晚的睡了兩個整天，只到了第三日才到工廠裏去看阿爾青。在煤烟熏黑的廠房裏，有着一股親切的味，他貪婪地嗅着那夾着煤炭

的空氣。那些殘酷時期的環境，都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份，而現在正強烈地誘惑着他。他已長遠沒有聽見火車頭的尖銳的嘶聲了，就像碧藍無邊的大海，激動了一個久別之後重回海上的水手一樣，這火伏和裝配工，此刻感覺到他的出身之地，正在引誘着他。有好些時候，他完全不能夠控制這種感情。

他發覺他和他的哥哥相互之間，都沒有什麼話好說。他注意到阿爾青的額上，又添了一條皺紋。阿爾青正在對付一架可以移動的起動機。他已有了第二個孩子了。生活在他顯然是難以對付的，但他沒有訴苦，雖然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他們兩個一起做了一兩個鐘頭之後，就分別了。在岔路上，保爾勒馬回顧車站，呆了許久，方才策馬以最快速率穿過森林回家。

森林裏的路現在都很安全。大小的匪幫都已給蘇維埃當局肅清，他們的巢穴也被燒毀，週圍各鄉村的生活，已更加平靜了。

當天中午，保爾緩馳的馬進入了貝茲多夫，莉達在區委員會辦事處外面，給他一個熱烈的歡迎：

『到底你終於來了，我們長遠在思念你哩。』她說着伸出一隻手臂勾住他的肩膀，跟他一道走了進去。

『你有什麼好消息告訴我嗎？你曾經到格魯西夫卡去嗎？那裏的情形怎樣呢？』

當他坐在長椅子上伸着懶腿的時候，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

『昨天，』她說。『賴綺亭已得到批准，做了候補黨員，這一定可以大大的加強我們波多夫齊的小組。賴綺亭是一個好女孩，我十分喜歡她。至於教導的事情呢，你瞧，我們早已停頓了，他們中有些人已走在我們的前頭了。』

現在，有三個人晚上時常在李希真的房子裏，圍着大桌子坐到深夜，這三個是李希真本人，保爾和新任區黨委書記里契可夫。他們總是闖上那扇通連另一間房間的房門——安麗奧卡和李希

真的妻子，大概已在那房子裏睡着了，——齊低着頭研讀波克羅夫斯基的小本的『俄國史』。李希真只有在夜裏才有讀書的功夫。每當保爾從巡視周圍各村回來的時候，時常叫他吃驚的，是別兩個所讀的，早已走在他的前頭了。

❖ ❖ ❖

有一天，從波多夫齊傳來了消息：格里沙·柯洛瓦科在夜裏被人暗殺了。

當保爾聽到之後，他忘了雙腿的疼痛，只幾分鐘便走到馬廄。他用瘋狂的速率裝好馬鞍，隨後使用馬鞭猛抽着馬腹的兩邊，向國境奔馳而去。

在村蘇維埃那闊大的草屋裏，格里沙躺在一隻桌子上，周圍綴着綠葉和槌子鐮刀的紅旗。在當局到來之前，任何人都不許進去；一個國境衛兵和一個青年團員站在門口守衛。

保爾走了進去，掀開覆在格里沙臉上的那面紅旗。他躺在那兒，頭兒歪向一旁，面色死白，雙眼睜開，殘留着最後的苦痛的表情。他的後腦已給銳利的兇器擊碎了，現在下面正襯着樅樹的綠葉。是誰加害這個少年，這柯洛瓦科寡婦的獅子，這父親死於革命的孤兒呢？柯洛瓦科的父親曾經代那磨坊主人做過工，後來參加了村裏的『貧人會』。

孩子死了的消息，使那可憐的老婦人立刻昏倒下去，因此她的鄰居們，不得不在她的兒子保持着他的死的祕密而悄悄地睡在那兒的時候，盡力去看顧她。格里沙的死使村裏大為震動，這年青的青年團的領袖和農村勞動者的保護人，已證明他有着遠比敵人為多的友人。賴綺亭大大地被他的死所震動，她關在房子裏不斷哭泣；當保爾跑去看她的時候，她甚至連頭都沒有抬起來。保爾沉重地坐在一隻椅子上，低低地問她道：

「同志，你的意思怎樣？是誰殺害他？」

「除開磨坊主那一羣外，還有誰，」她說。「不要忘記，阻

疑他們的走私的，就是格里沙。』

兩村所有的人都參加格里沙的葬禮，保爾領着他的大隊和整個的青年團，來與他們的同志訣別。加維里洛夫把二百五十名國境衛兵，排列在村蘇維埃前面的方場上；在悲調的葬歌聲中，他們抬出那個覆着紅旗的棺材，把牠放在方場的中央，在那裏，他們已在前時埋葬布爾塞維克游擊隊的墳墓的旁邊，掘好了一個安葬他的墓穴。

格里沙的死，已使所有那些與他為同一主義而奮鬥的人，更密切地團結起來，而勞動階級與貧農的青年，也應允給黨以全力的援助。每個演說的人，都憤怒地請求殺死那些兇手，並且要求不但應破獲他們，還應帶他們到這廣場上，當衆審判，好使每個人認清他們的敵人的面孔。

接着他們放了三排排槍，又在那新掘的墓穴的地面上，安放了新砍下來的常青樹。那天晚上，一個新的書記選了出來，那就是賴絲亭。同時保爾又從國境『格伯烏』分站處，得到他們正在搜索兇手的消息。

一星期後，第二次蘇維埃區大會已在貝茲多夫戲院開幕。李希真非常嚴肅地開始作如下的勝利的報告：

『同志們，我很高興，我能夠向本屆大會報告，過去一年，我們有了很大的成就。我們已在本區鞏固地確立了蘇維埃的威權，並且肅清了一切的匪幫，破壞了走私的貿易。許多貧窮者的健全的組織，例如青年團，已在各村成立了，同時黨的組織也已擴大。最近富農在波多夫齊的暴行，殺害了我們的同志柯洛瓦科，這案件也業已破獲，兇手——磨坊的主人和他的姪子——也已被捕，不久將由法院的巡迴法庭加以審訊。村代表全體已向我提出建議，要求大會通過一個決案，請求判決這些恐怖匪賊的死刑。』

會場立刻響着如下的呼聲：

『贊成，判處蘇維埃政權敵人的死刑！』

莉達在一個側門的門口出現了，並向保爾招手。當他走到走廊去的時候，她把一封上面蓋着『緊急要件』的字樣的信交給他。他拆了開來。

『貝茲多夫青年團區委會，抄送區黨委會。省黨委會決定召回柯察金同志，調在省黨委會管轄下負責重要的青年團的工作。』

保爾已不能不和他做了一整年工作的本區告別了。在區黨委員會的事先的會議中，曾經討論如下兩個問題：第一是擢升柯察金同志為正式黨員，第二是在他卸除區青年團書記職責之後，將他的工作作了一個報告。李希真和莉達緊緊地握着他的手，給他一個親切的擁抱。當他的馬由天井走到街上的時候，十二響槍聲給他一個臨別的敬禮。

一 四

一九二四年以一陣短期的酷寒，表示牠在歷史上的出現。正月兇猛地蹂躪着雪掩的大地，而下半月又刮着颶風和長期的大風雪。西南的鐵路系統都深埋在雪下，人們不得不和這瘋狂的天氣進行着殘酷的鬥爭。抓雪的鐵耙掘着山樣的積雪，給列車開出一條路來。凍雪與狂風又破壞了雪蓋的電報線，在十二線中，只有三條——印度——歐洲的和其他的兩條幹線——可以通報。

在秀彼多夫卡交軌站總站裏，三隻摩司電報機不斷地作着固執的、只有內行人的耳朵才能分辨的低語；女電報生都是年青的，他們從開始工作到現在，只收了二十基羅米突的電報，但同一辦公處裏的那個老頭子，却已開始着他的第三十萬基羅米突的工作記錄了。他不像他們一樣討厭閱讀那些紙條，碰到難解的字眼，也不用皺着眉頭。他只傾聽着那機器的達達……的響聲，記下一個一個的電碼。他正這樣寫着：

『發至所有各站，所有各站，所有各站。』

當他記下的時候，他對着自己說：『這又是一通關於與積雪鬥爭的通知罷，』就在這時候，風在戶外呼嘯，刮着手一樣大的雪片擲向窗戶。在他看來，恍惚有人在外面敲門，因此他不禁回轉頭，玻璃窗上那美麗的、精巧的雪花，引起了他的嘆賞。世上

決沒有人能作這麼美好的雕刻，繪就這麼一種狂想的枝葉的花紋。這注視是這樣吸誘了他，以致他沒有聽到那機器的響聲，當他回過頭來時，他不得不拿起紙條來重讀了：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五時五十分。』

他慌忙記了下來，把紙條丟開，然後又用手托着頭，開始傾聽起來……

『在高爾基城逝世……』

他緩緩地記了下來。無數的電訊，快樂的和悲哀的，沒有一個不是他最先聽到，然後才是別人的喜悅與悲哀。他對那些短促的不完整的短句的意義，早已完全不加思索了；他只是收下來，把牠記在紙上，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牠的內容。這就是典型的一個——某一個人死了，現在正把這消息告訴某一些人。他已完全忘記了，這電報是用通常佈告的用語——『發至所有各站，所有各站……』——開頭的。受訊機繼續地滴篤地響，這老電報員把那些滴篤聲譯成了如下的字：

『烏…拉…底…米…爾…伊…里…奇…』

這沒有使他感動。他是疲倦的。在某一地方，某一個人——名：烏拉底米爾，姓：伊里奇——已經死了，而他正在把那悲慘的字記了下來，——這些字對某一個人是悲慘的，他將因絕望與憂傷而號哭；但牠無論如何沒有感動他，他只是一個非自願的旁觀者。受訊機繼續響下去，幾點之後又是一劃，幾點之後又是一劃，這老人從那些熟識的滴篤聲中，曉得另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於是他寫下去——『L』，這個字之後接着是一個『E』，在『E』字之後，他小心地寫下一個『N』，隨即又添上一個『I』字，最後一個字母自動地跳出來，那就是『N』，接着受訊機打出了一個頓號，這老電報員的眼睛，只用一秒鐘的十分之一的時間，在這些字母上一霎，便寫下一個字——『LENIN』（列甯）。

同時，受訊機還繼續滴篤地響下去，可是這老電報員的思想却碰到了一個熟識的字，因此他回想了一下。他又朝那個字看了看。這是個什麼字？列甯？他的眼睛注視着那電報的全文。他瞪着那些字，呆了好一會。接着，在他三十年的服務中，他第一次不相信他所寫的。他核對了三次，但那些字非常固執，毫無變動：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五時五十分，烏拉底米爾·伊里奇·列甯在高爾基城逝世。』

那老頭子跳了起來，手裏拿着那彎曲的紙條兒，狠命盯着牠。那兩碼長的小紙條絕對證實了他開頭所不能相信的。他那死白的面孔，轉對着他那兩個女同事，她們從他的嘴唇上，聽到一聲吃驚的叫聲：

『列甯死了！』

這巨大的喪失的消息，從敞開的大門溜出了機器房，又以大風雪一樣的速度橫掃了車站；牠躍遠狂飛的雪花中，在鐵道和交叉點上面旋捲着，然後像一陣刺骨的冷風，吹入了火車工廠那一扇半開的大鐵門。

在工廠裏，有一隻火車頭正擺在第一修理地坑的上面；緊急的修理隊正在修理它。老頭子波力道夫斯基自己走進車頭下面的地坑裏，把破壞的地方告訴機工們。布魯克和阿爾青兩個，正忙着銜直火室裏的鐵條，布魯克拿着牠們放在粘子上，阿爾青則使着鐵鏈。這一兩年來，查哈爾已老了許多，他所經歷的一切，已在他的前額刻上了一條粗大的皺紋，他額角上的頭髮已變白了，肩膀也已下垂，那變退却的眼睛業已蒙上了陰翳。

在開着的門的狹縫裏，有一個人突然出現了，但傍晚的陰暗吞沒了他。鐵鏈的重擊聲淹沒了那個人的第一聲叫喊，但當他走近火車頭周圍的人們之後，阿爾青的鐵鏈突然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們！列甯死了！』

那鐵鏈緩緩地從他的肩膀上落下來，阿爾青的一隻手輕輕地把他放在水門汀地上。

『你說什麼呀？』阿爾青的一隻手，像一把鉗子一樣的，咬住那個帶來這驚人消息的人的皮外套，那個人渾身是雪，喘着氣重複地說，不過這回用着陰沉的變調的聲音：

『是的，同志們，列甯死了！』

因為那個人沒有高喊，這回阿爾青方才明白那可怖的真相，也只有在這時候，他才認出那個人是誰——他是黨團的書記。

人們從地坑裏爬上來，沉默地聽知那個全世界都知道的人的死耗。接着，在右面，在大門那邊，一隻車頭唧叫了起來，使他們全都吃了一驚，從車站的遠處，立刻傳來了另一聲應聲，然後又是一聲。……電力站的汽笛，隨即用着像榴霰彈的飛射一樣銳厲的尖叫，附和了牠們那有力的警報的呼喊。稍後，即將開往基輔的『S』快車的嘹亮而鏗鏘的汽笛，又淹沒了電力廠的叫聲。

在秀彼多夫卡——華沙直開列車的波蘭火車頭上，一個機師——他曉得所有這些汽笛叫聲的意義——在再傾聽了幾分鐘之後，便緩緩地舉起手臂來，拉下了那放開汽笛活塞的小縫，這可叫一個『格伯烏』人員吃了一驚。那個機師曉得，如果他這樣做，那是他最後一次的拉笛，往後他再也不能在這路上工作了，但他的手仍然沒有離開那小縫，他的機車發出的笛聲，驚動了那些坐在柔軟的座位上的，波蘭搭客和外交家。

車站工廠裏充滿了人。他們從所有四個門走了進來，當那巨大的修理廠已擠得滿滿之後，那悲傷的消息發表了。說話的是秀彼多夫卡區共產黨書記，老布爾塞維克沙拉勃林，他說：

『同志們！全世界無產階級領袖是死了——列甯是死了。黨已受到一個無可補救的損失；那個創立了和教育了與我們的敵人堅決對立的布爾塞維克黨的人，已經死了。黨的和我們階級的領

袖的死，應當是號召我們無產階級的優秀子孫們，加入我們的隊伍裏來的喇叭。」

葬禮進行曲的悲聲響了起來，幾百個人都脫下帽子，十五年來沒有流過眼淚的阿爾青，感到他的喉嚨已經哽咽，他那巨大的肩膀正在戰顫。

鐵路工人俱樂部的牆壁，好像容不下那麼巨大的人羣。外面是冷得刺骨，門口所有的縱樹都已披上厚雪，結着冰柱，但在那大廳裏，許多荷蘭火爐的熱氣，以及六百個參加黨紀念大會的人的呼吸，却使空氣叫人窒息。

大廳裏沒有慣常的噁噁的人聲，沒有慣常的談話的暗流。難堪的悲傷已經壓了他們的聲音，他們只作着無聲的談話，而且從那千百隻眼睛裏，可以看到悲傷與驚惶，就像一羣船員失去了那個知道淺灘的舵工，而船正被狂風刮到海上去一樣。

執委們也一樣沉默地走到主席團桌子周圍的位子去。高大的西洛登科小心地拿起那隻鈴子，輕輕搖了一下，又把牠放下去，但這個已經夠了，漸漸地會場已被難堪的死寂佔據了。

黨團書記西洛登科在報告之後，立刻站起身來，說道：

「一羣工人已請求大會考慮由三十七個人簽名的宣言，」他接着就唸着那篇宣言：

「西南鐵路線秀彼多夫卡站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鐵路工會公鑒：我們的領袖的死，是要求我們加入布爾塞維克隊伍的號召，我們請求准許在本次大會上表明，並加入列寧的黨。」

在這下面是兩行簽名。西洛登科唸着牠，每唸好一個名字便停頓一下，使聽衆們有時間可以暗記那熟識的名字。

「波力道夫斯基，斯丹尼斯拉夫·西孟多維齊，——火車司機，服務三十六年。」

會場上有着表示贊成的人聲。

『柯察金，阿爾青·安得列維齊，旋盤工，服務十七年。布魯克，查哈爾·費力波維齊，火車司機，服務二十一年。』

當講壇上那個人唸着那些名字的時候，大廳裏的人聲漸來漸大了，他們曉得所有那些，都是特出的鐵路工人的名字。

當名單上的第一個人走上講壇時，全場靜得可以聽見小針落地的聲音。老頭子波力道夫斯基在敘述他的生涯的時候，他本人不禁大為感動。

『同志們，我要告訴你們什麼呢？我們全都曉得，從前一個工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他過着奴隸的生活，死了像一個叫化子。得，我將承認一件事，當革命發生的時候，我以為我是一個老頭兒，肩膀上又挑着家庭的重担，所以我當時從沒有看到入黨的路。我雖然從未幫過敵人，可是我也不是一个戰士。一九〇五年我是在華沙的工廠裏的，我做過罷工委員會的委員，與布爾塞維克一道工作。那時候我還年青，而且是一個暴躁的傢伙。但翻舊賬沒有用處。我可以告訴你們，伊里奇的死，已使我心裏明白了。我們已永遠失去了我們的朋友和保護人，我已用不着再說我年紀老了。讓別的人，比我會說話的人說吧，我不是一個會說話的人。我能夠向你們說的話只有一句：布爾塞維克和我是走同一條路的。』

那老司機的白髮的頭，固執地敲向一邊，他那對眼睛，在灰色的眉毛下面，緊緊地毫不畏縮地注視着會場的人羣，等候着他們的裁決。沒有人舉手對這矮小的頭髮蒼白的老頭子說個『不』字，而當執委們要求非黨員們發表意見時，也沒有人不表示贊成。因此波力道夫斯基在離開講壇時，成了一個黨員。

會場裏的每一個人曉得，一樁不平常的事情正在進行中。在老司機剛才站立的地方，阿爾青那魁梧的身子峯然出現。這裝配工不曉得怎樣去對付他那變長手臂，因此他摸着那隻有兩片耳罩的打鳥帽。他那件邊上已脫了毛的羊皮短外套，完全解開，裏

面的灰色軍衣的領子，兩粒銅鈕釦都已扣上，使他的樣子像節日那樣的整齊。他面對着大廳，突然間看到一個面熟的婦女的臉孔——石匠女兒嘉莉亞正混在他的緊急修理隊的夥伴中間。她給他一個寬恕的微笑，那微笑裏含着贊成，而且在她的嘴角上，還有着半隱半露的，只能加以煮會的另一種表情。這時候阿爾青聽見西洛登科說：

『阿爾青，把你的生活告訴大家吧。』

這大的柯察金覺得難於開頭。他不慣在大會發表演說，也只在這時候，他才明白他還不曉得應該怎樣把生活早已告訴了他的一切事情，告訴會衆們。他覺得很難把字句湊攏來，同時他又十分激動，以至不能好好的說。這些是他從來沒有感覺到的；不過他心裏十分明白，他的生活已突然轉變了，他正朝着使他的萎縮而荒蕪的生活能夠感到溫暖和賦有意義的方向，走上最後的一步了。他開始說：

『我的母親生了我們四個。』

會場裏是死寂的，六百個人正小心地傾聽這有着鷹鼻和一雙隱在黑色眉毛的天篷下面的眼睛的、高大的工頭所說的話。他接着說下去：

『我的母親到外面闊人家裏當娘姨。我不大記得我的爸爸，他和我的母親合不來，他時常喝着過量的酒。因此我們只和母親一道過活。她常是無法養活我們。她一月只拿到四盧布，東家管飯，就爲了這報酬，她一天從早忙到晚。我僥倖能在初級小學裏唸了兩個冬天，學會了讀和寫，但到了我九歲的時候，我的母親沒有法子，叫我到車床廠裏當學徒——爲着學會這行業，我做了三年，沒有絲毫報酬，只吃東家的飯。那裏的老闆是一個德國人，名叫福斯德。他當初不是好心收容我的，因爲我年紀太小，但是我那時候已是一個結實的小夥子，而且母親還比我原來年齡多說了兩歲。我給那德國人做了三年，什麼也沒有學到，只代老闆

做些零星的事情，像買瓦特加酒之類……他自己時常胡亂喝酒……或是買木材，或是到鐵廠裏去。他的老婆拿我當她的小廝，叫我倒髒水，削馬鈴薯。她什麼事情都要踢我，還時常拿踢我尋開心，要是我沒有馬上猜出她的脾氣，她就當面給你二三記拳頭；她時常因為她的男人喝酒，大發脾氣。要是我逃走的話，我要向那裏逃呢？我能夠向誰訴苦呢？我的母親遠在三十哩外，而且，不管怎樣，她並沒有一個可以容我的家。在廠裏也不會好些。廠裏的工頭是老闆的兄弟，那混蛋，總是拿損我來尋開心。他會說，「小傢伙，把鐵條給我拿過來，就在那，」他指着燒鐵爐所在的那個角落裏。我就摔了那塊鐵條——這才曉得那鐵條是剛剛打過的，剛從爐裏拿出來的，它黑黑的擱在那裏，可是熱得可以燙斷你的指頭。我痛得大聲號哭，而他却笑得捧住肚子。

『我忍受不住，結果我就逃回家。但母親不要我在家；她只是哭着把我帶回德國人那裏。在第三年，他們方才教我一點本事，但還是不斷敲打我，因此我又再逃走，到斯培洛康士坦丁諾夫去。我在那裏一家臘腸廠裏找到事情，有二年左右一味洗着肉腸，過着狗一樣的生活。後來老闆賭紙牌把工廠賭輸了，酒還了我們四個月的欠薪，這樣我又失去了這腐臭的事情。我很感激那裏鐵路工廠裏的一個工人，他可憐我，曉得我在鐵廠做過工，所以他自○假裝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薦到廠裏去。他們按照高度，把我當十七歲收了下來，我就做了旋盤工的助手。我在這裏做工已經九年了。這就是我過去的生活，至於現在的情形，你們是知道的。』

阿爾青用帽子揩揩前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現在他必須說到更重要的一部份了，這也是最難說的一部份——他不能等到別人問他之後再說，因此攢着那對濃厚的眉毛，繼續說下去：

『誰都有權問我，為什麼我沒有在這風暴的開頭做了布爾葛維克。我能回答他們什麼呢？那不是年齡的關係，我離年紀老還

遠得很，然而我却沒有找到正路。我用不着掩飾，我們是錯過正路的，老實說，我們都應該在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在德國進攻我們的時候開始走這條路的。有一個水手叫朱赫來的，他曾多少和我們談起這事情。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手裏才拿了來福槍。後來這事情結束了，我們把白軍趕進黑海去，這樣我們就兜了一個圈子，回家裏來。

『接着就是結婚，以及孩子……我讓家事牽住了我。但是現在，我們的同志列甯已經死了，黨已發出了號召。我回顧自己的生活，看出他所缺少的東西。我們不能僅僅保衛蘇維埃，我們還應當像一家人一樣加入他，以代替列甯，使蘇維埃世界跟鐵山一樣永存下去，否則就不足保衛一切的事物。成爲布爾塞維克是我們的義務——可不是，難道他不是我們自己的黨嗎？』

阿爾青·柯察金，就這樣簡單地但又十分誠懇地結束了他的演說，他對他那種奇怪的說法雖然有點難爲情，但他覺得肩膀上的重担已給推開，因此直站在那兒等待質問。

『也許有人要提出問題吧，』西洛登科對會衆說。

工人們中有點激動，但沒有立刻的反響，過了一會，一個由機器房直接走來參加，渾身黑得像甲蟲的火伕，堅決地喊道：

『我們還要問他什麼呢？難道我們大家對他不够清楚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矮胖的鐵匠奇里加，給熱氣和神經的緊張弄得滿臉血紅，用着像是害了感冒一樣的沙聲，喊道：

『他這種人不是怕死的，他會是堅強的人。讓我們表決吧，西洛登科！』

就在這時候，由後面青年團員坐着的凳子上，有一個人——在半暗中不能夠認出他——站起來說：

『柯察金，阿爾青同志，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他爲什麼要種地，而且作爲一個農民，他的地位會不會使他背離無產階級的心

理。

會場上對這問話稍稍現出不贊成的波動，有人叱道：

『說得簡單明白些。』

但阿爾青已開始回答，他說：

『不錯，同志。那青年說的挺對，我種過地的。這是十分確實的事情，但牠並沒有使我失去工人階級的意識。從今天起，所有這些都完結了。我要把我的家庭搬到工廠附近來，那時候就不會有什麼懷疑了。無論如何，這種地的事情已把我窒悶死了。』

當阿爾青看見舉手的時候，他的心又跳起來了，可是當他走向座位去的時候，他已經挺着身子走，覺得渾身十分輕鬆了。他聽見西洛登科在他後面說：

『全體贊成。』

查哈爾·布魯克——薛爾基與娃蓮的父親——是第三個佔據主席座位的人。他是不擅長說話的，這個波力道夫斯基的老助手，本身多年來就是一個司機，當他快結束他的演說，當他提到他近來的生活的時候，他的話聲放低，但是會眾們全都聽得見。他說：

『我有一個義務，那就是完成我的兒子們的工作。他們的死，並不是爲着叫我坐在後門口哭泣的。然而我始終不會因孩子們的死而下了決心，只有到了現在，我們的領袖的死，才打開了我的眼睛。別提起過去，讓我們的生活從今天起重新開始！』

查哈爾被他腦裏復活的記憶所惱亂，他緊緊地蹙着雙眉，當全體舉手毫無提出嚴厲的問題就接受他入黨之後，他的眼睛又有光彩了，他的白頭又抬起來了。

這一批新入黨者的檢查，一直繼續到深夜。只有他們中那些一向以他們的生活，表明了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的最優秀的出色人物，才被吸收到黨裏來。

列甯的死使千萬的工人成爲布爾塞維克。領袖的喪亡，至多只是砍去了根基穩固的大樹的一叉，並未削弱布爾塞維克的行列。

一五

兩個人站在飯店禮堂的門口。其中一個是架着夾鼻眼鏡的高個子，戴着寫上『糾察』兩字的紅色臂章。麗達·烏斯金問道：

『請問烏克蘭代表大會是在這裏開會嗎？』

『是的，你有何公幹？』那高個子客氣地回答。

『請讓我進去。』麗達說。

那高個子堵住了半邊門，從頭到腳的打量麗達一番，說道：

『讓我看一看你的身份證好嗎？只有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代表才能進去的。』

麗達從她皮包裏拿出一張印成金黃色的票子，那高個子唸着：『（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委員，』於是他的客氣消失了，馬上現出慫恿和親熱來，他對她說：

『對不起，你可以在左手邊那裏找到空位子的。』

麗達在一列列的坐椅中間走着，找到一個空位，坐了下去。顯然會議已將近結束了。她開始傾聽主席所說的話，那聲音在她聽來似乎是挺熟悉的。

『同志們，參加全俄大會的代表以及蘇維埃的代表已選出來了。現在離開會還有兩個鐘頭，請諸位再把各人的身份證呈交檢

查。』

這時候麗達認出了阿金——他正在唸着名單。唸到每一個人名，就有一隻拿着紅的或白的身份證的手舉上來。麗達聚精會神地聽。驟然有了一個熟識的名字——潘克拉托夫——她找着那隻高舉的手，但在人頭的大海中，無法看清那碼頭工的熟悉的臉孔。名單很快地唸了下去，又有一個熟識的名字『奧古尼夫』，接着，緊湊上去的是另一個，『查基』，查基她可以看見。他坐在離她不遠處，身子剛好半朝着她。他的側像挑起了她的記憶。……是的，現在她記起他了，他就是查基；她已有好幾年沒見到他了。

名單繼續唸下去，直到最後，其中有一個名字使她大吃一驚——柯察金。在她前面很遠處，有一隻手臂舉上來又放下去。多麼古怪，她竟迫切地想去看看那個不相識的，與她死去的同志同姓名的人。她的眼睛一刻不離那方向，竭力想看到他，但所有的後腦勺看來全是一樣。因此她站起身，沿着走廊走到前排去。這時候阿金已唸完了名單，接着就是一陣椅子後移的嘈雜聲和響亮的談話聲與年青的笑聲。同時阿金正竭力控制那鬧聲，高喊道：

『同志們，別遲到。記住，大劇院……七點鐘……』

出口處非常擁擠。麗達心想，在這一股人的洪流中，她大概找不着那些剛才她聽到他們的名字的人。唯一的辦法是盯住阿金，再由他找到別人。她朝他走去，讓最後的一批代表從她旁邊走過。接着，她聽見在她後面有人說道：

『好，柯察金，老朋友，現在我們應當跟過去一樣好好的幹。』

然後她又聽到一個聲音，那麼親熱的，那麼難忘的聲音在回答：

『是的，讓我們幹下去。』

她回轉身一看，她看見一個高大而微黑的青年人，穿着褐色

的緊身軍裝，橫腰緊緊地束着一條狹邊的高加索皮帶。她張大眼睛瞪着他，當他的雙臂深情地摟着她，他那含糊而戰顫的聲音喊着『麗達！』的時候，她曉得他真正是保爾。

『你還活着？』她不知不覺叫了起來。

這簡單的問話已告訴他一切了。這些時候，她始終不曉得，關於他死去的消息是誤傳的。

禮堂早已空了，從那敞開的窗戶，可以聽到外面捷維斯卡耶街大道上的鬧聲。時鐘已清楚地敲了六下，他們兩個恍惚還是剛見面似的。可是時鐘已警告他們，應動身到『大劇院』（布爾塞劇院）去了。

當他們已經沿着寬大的樓梯走向衝上去的時候，她從頭到腳的打量着保爾。現在他已比她高過半個頭。他還是老樣子，只是更加拘束，更加男子氣。她對他說：

『你想一想，我甚至還沒有問你，你現在究竟做什麼工作。』

『我是區青委會的書記。』

他們走到外面，混在迅速開過的事物的鬧聲，和行人的走動與話聲中間。在到劇院去的路上，他們不大說話，但全想着同樣的事情。劇院已被一片人海包圍了——這是騷動不息的、衝擊着那巨大的石造建築物的海——每個人都竭力想走進紅軍士兵守衛着的那走道。但他們不讓別人，只讓代表們走過，而代表們也不得不驕傲地高擡着他們的身分證，走過那嚴密守衛着的走廊。

那入海盡是青年團的團員。他們雖然沒有得到參觀證，仍然想不顧一切進去參加大會的開幕禮。那些有急智的人，設法混進真正代表們中間去，揣着一張紅紙頭冒充身分證，希圖僥倖跑到會場的門口，有的人還打算混進會場裏去。但他們一碰到值班的中央委員或是糾察員，——他們在那裏指攝參觀者走上花樓，代表們走進大廳——就只好回到外面來，使別的『無票』者大為快

意。那劇院甚至連那些想進去的人的二十分之一，也是容納不下的。

麗達和保爾用了極大的力氣走到會場的門口。代表們不斷乘着電車和汽車趕了來，門口擠得水洩不通。紅軍士兵——青年團自己的人——開始難以維持秩序了，他們被擠到牆邊去，同時到處是響亮的人聲：

『擠過去，兄弟們，擠過去！』

『叫卓伯林出來，叫薩沙·柯沙列夫出來，他們會領我們進去的！』

『擠過去，夥伴們，我們勝利了……』

一個眼睛敏銳的帶着『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臂章的青年，和保爾麗達同時擠過了大門，在呈驗了證書之後，就一直朝正廳走去。一轉眼間，他已在代表的水流中消失了。

麗達指着花廳後面的座位，說道：

『讓我們坐在這兒吧。』

他們在一個角落裏找到了座位。

『我要你回答一個問題。雖然這是舊時的事情，我想你會回答他——爲什麼當時你要放棄跟我學習的功課以及斷絕我們的友誼呢？』

他從會面的最初的瞬間，就預料到這個問題了，然而這問話此刻還是使他昏亂。他們的眼睛互相接觸了，保爾看出她是知道斷絕的原因的。他說：

『麗達，我想你是知道的。這是三年前的事情，現在我別無他法，只有痛責保爾當時的行爲。保爾·柯察金終生一直犯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錯誤，而在大錯中，有一樁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麗達微笑了。

『一個怪動人的序言，』她說，『但我所要求的是回答！』

「該責備的不僅我一個，」保爾輕聲回答。「牛虻和他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也是該斥責的。這本描寫男性典型的，堅毅的，革命精神強烈的，天無畏而且徹底獻身於我們的工作的人物的書，給我一個異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懷着一個要跟他們完全一樣的願望。所以，你明白，我使了我對你的感情成為牛虻式的。現在在我看來，這是荒唐的，不僅荒唐，而且可厭。」

「換句話說，是不是你對「牛虻」的評價過高？」

「不，麗達，老實說，並不。評價過高的，只是那種苦痛地考驗着一個人的意志的，無謂的悲劇成分。但就「牛虻」的本質，就他的強毅，他那種無限量的忍受辛苦的力量，以及那種能受苦而毫不訴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擁護的。我擁護那種認為個人的事物絲毫不能與全體的事業相比的革命的典型。」

「保爾，我們只有引為遺憾，這談話不幸竟在他早應該談的三年之後。」麗達說，她有點心不在焉的笑了笑，好像正在想着別的事情似的。

「麗達，你因為我對於你，一向够不上比同志進一步而懊悔是不是？」

「不，你一向可以比同志進一步。」

「那麼，事情還來得及補救。」

「已經遲一點了，牛虻同志。」

麗達對她自己開的玩笑笑了笑，說明道：

「我現在已有一個小女孩了。我的小女孩有一個父親，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三個和諧地住在一起，照現在說來，這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

她的手指放在他的手臂上。這是表示對他關切的一種動作，但她立刻看出這是不需要的。是的，在這三年來，他已經長大了，而且不僅是在肉體上。她曉得她說的話使他難過——他的眼睛告訴了她——但他毫無表情地對她說：

『然而，我所得的還是無限地多過我所失的。』

他們站了起來。已經應該到更前面找尋位子了。他們跑到烏克蘭代表所在的花廳去。

樂隊演奏了，巨大的旗幟燃着紅色，電炬的大字喊着：『未來是我們的。』花廳裏，包廂裏，樓廳上，有着千萬的人，他們在這劇院裏化成為一個永遠不會死亡的強大的力的轉換者。這大劇場，把一個偉大的工業民族的青年衛士的精英，容納在他的圍牆裏面。千萬隻眼睛，全都反映着厚重的帷幕上那同一的燃燒的標語——『未來是我們的』。

同時，人們仍不斷的流了進來。再過幾分鐘，那厚重的天鵝絨帷幕就會揭開，而情緒火熱的卓伯林，對着這驚人的壯觀，一瞬間將失去他的鎮定，然後他就會開始說：

『我宣佈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屆大會開幕。』

保爾從未這麼顯著地或是這麼深刻地感到革命的偉大與力量，也從未感到這麼無可形容的驕傲與無可匹敵的喜悅，現在生活已使他，作為戰士和建設者的他，得到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青年衛兵的勝利的凱旋了。

大會需索他的參加者的全部時間，從早晨直到深夜。保爾只在某一次的最後會議中，再看見麗達一次。他看見她混在一羣烏克蘭人中間。他們談了一會，麗達對他說：

『明天大會一結束，我就動身。我不能確定我們有沒有一個臨別的談話的機會。因此我已把我過去紀述我們的事情的二本日記，和一封給你的信，準備好了。你讀完之後，寄還給我。那些東西會把我沒有機會告訴你的一切事情告訴你的。』

他握着她的手，給她一個熾熱的注視，好像要把她的面孔印在他的記憶上似的。隔天，他們如約在大門口會面，麗達給他一個包裹和一封密封的信。周圍有着許多的人，所以他們十分約束

地互相道了再見。他可以從她那朦朧的變眼中尋出巨大的溫暖和多少的憂鬱。一天之後，火車載着他們各自東西。

有幾隻客車擠滿着烏克蘭的代表們，保爾是在基輔組的。那天晚上，當所有的人都已睡熟，奧古尼夫在他旁邊正發出輕輕的新聲的時候，保爾移近燈光，打開了那封信。

『我最親愛的保爾，我本來可以親自告訴你，但這樣做來得容易些。我只希望一點：我不喜歡我們在大會開頭所說的話，在你的生活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我曉得你是很堅強的，所以我相信你所說的話。關於生活，我不是從形式上着眼，在個人關係中，有時也能有例外（雖然，真的非常少）；如果他是真正深刻的感情的結蒂的話。你就是該得這種例外的，然而我却把我最初的衝動收回來，我不想償還我們的青春的宿債。我不以為這會給我們更大的幸福。不過，保爾，你對你自己不應那樣嚴酷。生活不但有鬥爭，而且有着產生良好的感情的快樂。』

『至於你以後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指牠的基本的滿足，我是不會不安的。麗達。』

保爾懷着縹緲的思想，把那封信撕成碎片；他把手伸到窗外，讓激動的風把那些碎片從手裏吹出去。到了早上，那兩本日記也已唸完了，他又把牠們裝在包裹裏，繫了起來。

兩年過去了。

心平氣和的時代已渡過了許多的日月；在那些日子裏，生活——看來似乎是單調的——是激烈的，五色繽紛的。而且時常帶來了新的事物。一個偉大國家的子民，一億六千萬人，第一次地成了他們自己那廣大的土地與豐饒的富源的主人，而且正爲着恢復被戰爭所蹂躪的經濟，作着英勇而緊張的努力。國家已越來越強，她的力量已越來越大了；還在昨天，工廠的煙囪，因被棄置

而現出絕望與慘淡，而今天，人們已可以看見他們正噴出一陣陣的煤煙。

這兩年，在保爾·柯察金是兩個迅速運動的年頭，他甚至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走過。他不能夠清靜過活，也沒有在每天清早打着呵欠，或是準時在晚上十時睡覺，他不斷地過着匆忙的生活，不僅是獨自一個人匆忙，還迫切地督促別人如此。

他是吝嗇睡眠的時間的，在深夜裏，時常可以看見他的窗戶，透着亮光，人們在那裏圍桌而坐，做着閱讀與研究的工作。在這兩年中，他已唸完了『資本論』的第三卷，認識了複雜的資本主義的剝削機構。

拉瓦里金到保爾區裏來了，省委提議由他接替區青年團支部書記的工作，派了他來。當他到來的時候，保爾恰好在外地，執行部就在保爾缺席的時候，派他到一個分區裏去。等到保爾回來曉得了這事情，他一聲不響。一個月後，保爾就到拉瓦里金分區裏去巡察。他看到的並不多，但下面這樣事情却是值得重視的：拉瓦里金平日喝酒，並拉攏所有的壞份子，而好的份子却無所事事。保爾把所有這些報告給執行部。當執行部別的同志們，全都主張嚴厲懲戒拉瓦里金的時候，保爾提出的意見却使他們吃了一驚。他說：

『我主張開除他，並剝奪他以後再度要求入黨的權利。』

所有的人都覺得這懲罰太重，但保爾再度要求道：

『這流氓是應當開除的，我們已經給這個腐化的高等學校出身的小東西一個做人的機會了，然而他的一切作爲，都是以黨作爲幌子。』保爾接着便敘述貝茲多夫的插曲——拉瓦里金和女同志莉達某天晚間發生衝突的事情。

拉瓦里金高聲叱道：

『我對柯察金的敘述提出堅決的抗議。這是一種私仇，誰都可以捏造反對我的藉口。讓柯察金拿出真實證據來。我也可以編

造事實，說他幹着走私的勾當——請問你們會不會爲這開除他？不，讓他拿出真實的證據來。」

「你等一等吧，我們會拿出證據來的，」保爾說。

拉瓦里金離開了房間。半個鐘頭後，保爾勝利了，執行部通過了這樣的決案：「拉瓦里金非青年團所能容，着即開除。」

當夏季到來的時候，保爾的朋友相繼到外面渡他們的假日。那些不健康的都到海邊去。他們在夏季剛剛到臨的時候，就夢想着休息了，保爾讓他的同志們走，竭力使他們得到特別票子和赴療養院的便利，他們在走的時候雖然蒼白而且疲勞，但都是快樂的。他們的工作接着就落在保爾的肩膀上，而他也坦負起來，像一隻拖着車子上山的馴順的馬一樣。他們回來的時候將帶着黝黑的面孔，健旺的精神和飽滿的精力，那時候又將輪到別的一批人。因此整個夏天他們即使缺少什麼人，但生活是不會停步的，保爾也就沒有一天不在辦公。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保爾是恨死秋天和冬天的，這兩個季節對他就是更大的肉體的磨難。因此他特別躁急地等候着本年的夏天。他的身體正在逐年衰弱中，但他覺得，甚至就是對他自己，也苦痛地難於承認這一點。現在他只有兩個辦法：不是他自己承認，無力忍受繁劇工作的艱苦，換句話說，自認他是一個病人；否則就是繼續工作，直到他完全病倒。他選定了後一條路。

有一天，在區黨執委會執行部裏，一個負責本區衛生事務的醫生，也是祕密工作時期的老黨員，名叫巴德力克的老頭子，坐在保爾旁邊，對他說道：

「柯察金，你的氣色很不好。你會到「醫務委員會」診察過嗎？大概是沒有，是不是？我想我就記不起來。不過，好兄弟，你自己應當好好治一下。星期四下半年你到我那兒來一趟吧。」

保爾沒有去。他很忙。可是巴德力克可沒有忘記他，有一天

，他把保爾捉住了。經過一番辛苦的檢驗之後（巴德力克本身以神經病理學家參予檢查），通過了如下的意見書：

「醫務委員會認為保爾·柯察金應立即給假，俾在克里米亞從事長期的治療與調養，否則嚴重的後果決難避免。」後面就是很長的一串拉丁文的病名表。

保爾只從這病名表推測出，主要的病症並不在他的雙腳，而在乎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

巴德力克親自將委員會的診斷書送給黨的執行部，大家對立刻解除保爾工作一點，全都贊成。但他本人提議，等到負責區青年團委員會組織部的斯比尼夫回來之後，他本人方才離開。他害怕把委員會交給不很可靠的人。這一點巴德力克雖然反對，但醫務委員會都表示同意。

再過三個星期，保爾就將渡着他一生的第一次假日了。在他的櫃子的抽屜裏，放着他那張厄帕托利亞療養院的入院證。現在他的工作比平常更努力，還召集了區青年團委員會的全體會議。爲着使他能安心離開，他一點也不顧惜他自己。就在他離別的，行將初次看見他從未見過的大海的前夜，竟發生了一樁醜惡的意外事件，一件他想也不會想到過的事情。

在公畢之後，他走進黨宣傳部的辦公處，坐在書架後面開窗的窗戶的窗台上，等着宣傳部開會。他走進去的時候，辦公處空無一人，不久之後，才有幾個人走了進來，他在書架後面，雖然看不到他們，但由聲音認出了他們中的一個。那就是負責本區財務兼工業的，高身而漂亮的，有着軍人風度的法羅。

保爾一向總聽到法羅是一個酒鬼，無時不在追逐漂亮女性的傳說。過去，法羅曾有一個時候是非正式的紅軍士兵，他誇有一隻銀錶，據他所說，是拉柯夫斯基本人在一九一八年送給他的；他一遇到適當的機會，就笑着告訴人家說，他曾經怎樣在一天內，砍下十二個馬赫諾匪幫嘍囉的頭。保爾對這真是聽不下去。有

一次，一個年青的青年團女團員，哭着走到保爾跟前，訴說法羅怎樣答應與她結婚。但和她同住了一個星期之後，他甚至竟不和她說一句話。當這件事提到法紀委員會的時候，法羅設法擺脫了她。而那個女孩子又沒有什麼實據；可是保爾却相信她所說的話。

那些走進辦公室來的人，不知道保爾坐在那兒。他們中有一個說：

『喂，法羅，你這狗，情形怎樣呢？你最近的征服者是誰？』

問話的人是格里波夫，法羅朋友之一，是和他同一類型的人。不知道爲了那種理由，格里波夫被認爲是一個好的宣傳員，雖然他是一個極端淺薄和昏昧的人，事實上甚至可說是一個出色的白癡。但他對自己的宣傳家的美名，却十分自滿。一有機會，不論是適當的或是不適當的，他總是要提到牠。

『孩子，應當恭賀我！昨天我已叫那個叫柯蘿泰芙的姑娘聽話了。你一向不是說我怎麼也不會成功嗎？不，小傢伙，當我看中一個娘兒的時候，我可以向你打賭，那……』他用一句蹩腳的句子結束他的話。

保爾立刻感到一陣神經的寒戰——這是極端憤怒的證象。柯蘿泰芙這女孩子是負責區婦女部的，她和保爾同一時候到本區來，由於共同的工作，保爾成了她的好朋友。因爲她是一個聰明的黨工作人員，她對別的一切婦女，事實上，是對任何一個到她那裏請教或求助的人，都是敏感的和懇懇的。她向來很被委員會全體所尊重。她是獨身的。法羅所說的，無疑就是她。

『這是真的嗎，法羅？』格里波夫問。『我實在不敢相信。』

『你的意思是說我在撒謊嗎？那麼，你把我當什麼人呢？比柯蘿泰芙更難弄的娘兒們我還弄到手哩。你只要曉得怎樣去弄。』

每個女人都要求一種特殊的接近她的方法。有的當天就讓你弄到手，不用說，這些都是廢料。別的呢，你得追上一個月。主要的事情是要曉得她們個人的心理，你時時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接近她。好兄弟，這正是我全部的祕訣，自然，我是一個專家。」他咯咯地笑起來，直到自滿使他喘不過氣來。那些聽者就開始逗着他敘述詳細的情形。保爾站起身來，握緊着他的拳頭，他覺得他的心正在瘋狂地跳動。

「『自然，誰也不能想單用花言巧語，就能弄到柯羅泰芙的，我可不能丟開她，特別是因為我和格里波夫打了一箱波特酒的賭。因此我開始表演了……許多次順便跑去看看她。我看出她正在戒備我。她心裏記着外間關於我的種種傳說——說不定她已聽到什麼了。』一句話，側擊是失敗了。……因此我想由後方進攻她。哈，哈！我開始敘說許多事情，我怎樣參加戰爭，殺了那麼多的人，怎樣做了這個流浪漢，一向又怎樣忍受過多的憂愁，從未能給自己找到一個合式的女人，以致過着這麼孤獨的可憐蟲的生活……沒有一個人體貼我，或是對我表同情。……一直這樣哭訴，一味哭訴下去。一句話，進攻她的弱點。不用說，我遇到了許多的麻煩。有一次，我甚至想索性放棄她，結束這場滑稽的表演；但是，這在我是一樁主義上的事情，此所以我仍然繼續下去。到了最後，她讓我握住她的小蹄子。接着這麼忍耐的結果，我發覺我得到的不是一個婦人，而是一個處女。哈，哈！太有趣了。』法羅還把他那令人作嘔的故事繼續說下去。」

保爾怎也記不清楚當時他怎樣起來痛斥法羅，他大聲罵他：

『你這畜牲！』

法羅立刻回罵道：

『你罵誰畜牲？指我還是指你？你這偷聽人家說話的臭東西！』

保爾顯然還說了別的話，因此法羅——他有點喝醉酒——就

抓住他的胸口，給他一拳，叱道：

『你以為你能够這樣侮辱我嗎？』

接着就發生了這樣的情形：保爾拿起一隻橡木條凳，只一下便把法羅打倒下去。保爾是把手槍留在辦公處裏的。只在這一情形下，法羅方才沒有喪命。然而他已打傷了別人了，因此在他動身赴克里米亞的那一天，保爾不得不出席黨的法庭。

整個黨的組織在城裏的戲院裏集合，這件事已驚動了所有的人，這次的審問也就變成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而辯論的中心就是黨員行爲的一般道德的問題。本來是法庭案件的實際事實，反因黨員行爲，個人關係，以及黨的倫理道德等問題而讓居次要地位。這案子已成爲這些問題的象徵了。

法羅本人在法庭上的一舉一動都是挑戰的。他驕橫地微笑着說，這案子應由普通法庭處理，而柯察金將因此項毆打被判罰苦役。他堅決拒絕審訊，喊道：

『什麼？你們打算利用我這案子來做笑談嗎？對小世，辦不到的。你們可以共同商量對付我的方法。至於婦女們對我的攻擊呢，理由很簡單，要是你們想知道，我可以說，這只是我沒有照她們的意思慫恿招待她們。這是得不償失的，要是現在是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照我自己的方法，和柯察金這瘋子算算賬。這件事你們沒有我在這兒也可以進行的。』說完了他就離開了法庭。

當法庭主席要求保爾敘述經過的時候，他平和地說着，雖然誰都可以看出，他是在竭力抑制他自己的。他說：

『這裏討論的每樁事情，全是因爲我沒有約束我自己才發生的。從前，我會用我的拳頭代替我的腦袋，但這樣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這回的事是意外的，在法羅的頭挨打之後，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事情。這樣的舉動在我近數年來還是第一次。我痛責我自己的行動，雖然，說句實話，他的挨打是應該的。在我們共產主義者的行爲中，法羅是一個反常的可惡的現象。我不明白，而且永

遠不會明白，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員，怎能同時又是這樣的一個淫棍，這樣的一個流氓。這意外的事件，已使我們全體談論到生活方式的問題了，這是整個事件的唯一的積極的結果。」

絕大多數的黨員贊成開除法羅出黨。格里波夫受到嚴厲的申斥，並警告他往後不許再作偽證。別的參加談話的人則被提名，並加訓斥。

巴德力克把保爾的神經的狀態告訴法庭，當黨代表提議保爾也應加以申斥時，全體會眾都表示劇烈的反對，因此黨代表撤回他的要求，保爾也就被判無罪。

幾天之後，列車載着保爾上哈科夫去。區黨委員會因保爾堅決的申請，同意把這件事交給烏克蘭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辦理。他得到一封公正的品行證明書之後，就動身出發。

烏克蘭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之一，恰好就是阿金。保爾跑去看他，把事實的經過告訴了他。在保爾的品行證明書中，說到他『對黨異常忠實』之後，接着就是：——阿金唸道：

『保持着黨員的適當的身分，但在極少有的情形下，脾氣暴躁，甚至自身完全失去控制。此點的原因，乃是他的神經系統已有了嚴重的傷害。』

『呵，保爾，好朋友，』阿金說。『他們到底已把那一件事，記錄在別的方面都很良好的證明書中。可是你用不着耽心，這樣的事情，在我們身體最健康的人們中，有時也發生的。你到南方把身體治好吧。當你回來的時候，我們再決定你到那裏工作。』阿金握住他的手，緊緊地搖着。

中央委員會療養院——『康閔納特』（『公社主義者』）。玫瑰的花園，閃爍的噴泉，巨大的花園，建築物的蓋着蔓藤的白壁。白色的服裝與浴衣。一個青年女醫生記下他的姓名。在邊角

地段一間闊大的房間裏，一隻白得眩眼的床，潔淨而且萬分靜。
保爾換了衣裳，接着洗了一個提神的澡，然後慌忙趕到海去。

在他面前，是一片偉麗而靜定的，碧藍而無邊的光滑的大石的海。他在眼光所能及的遠處，與淡藍色的雲天相連。漣波打着鎔化的陽光，現出鱗比的火燄。遠處連綿的羣山，在晨霧中現着。他的肺深深地吸着提神的新鮮的海風；他的眼睛一刻也不能離開偉大而橫陳的碧藍的水的世界。小小的漣波在海岸的金細砂上喃喃，親切地朝他的腳上緩緩爬過來。

一六

在中央委員會的療養院的隔壁有一座附屬於中央全科醫院的大花園。病人們由海濱回療養院的時候，總打從這醫院走過。保爾很喜歡沐着杉樹的濃蔭，躺在花園盡頭靠近灰色的石灰石牆的地方。他在那兒不但引不起別人的討厭，還可以靜看小徑上川流不息的行人。此外，在晚上，牠又是一個避開惱人的鬧聲——這是任何大的海濱浴場所難免的——靜聽音樂的好地點。

這一天，保爾又跑到那幽僻的角落去，舒服地躺在一隻竹做的搖椅上打瞌睡。他剛洗完海水浴，陽光和海水已使他疲累了。他的土耳其毛巾和一本還沒看完的小說，放在旁邊另一隻搖椅上。在療養院裏的頭幾天，他的心神始終不甯，而且不斷頭痛。醫師們還正在研究他那複雜而古怪的病症。可是許多次的檢查和診察，已引起他的厭煩。病房的女醫生，一個討人喜歡的年青的黨員，名字很古怪，叫耶路撒冷齊克的，現在臨到要看他的時候，已不易找到他了，但每一次，她還是捺着性子說服他，叫他一道到另一個專門醫師那裏去。

「同志，說句實話，我討厭這一套，」他說。「我一天總得有五次對付他們那相同的嘮叨的問話。他們不是問「你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就是問「你的祖父是不是生過風溼病？」……滾他

的蛋，他們生什麼病，我怎會知道，我壓根兒就沒有見過他們。當他們想叫我承認，我會生過淋病或是別的更惡劣的病症的時候，老實說，我有時真想敲破他們的禿腦袋。我說，別迫人太甚，要不然，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整整六個星期都這樣診察我，我準要變成一個公共的危險份子。』

耶路撒冷齊克醫生笑着，用玩笑回答他；幾分鐘後，她就偷偷地用手臂扣着他的手臂，一面對他說個有趣的故事，一面帶着他上外科醫師那裏去。

可是今天是不會有檢查的。此刻離晚飯還有一個鐘頭。不久，保爾在半睡中聽到了步聲。他沒有張開眼睛。他心裏想：『他們會以爲我是睡了，走開去的。』希望落了空；搖椅吱吱地響，那個人坐了下來。隨即一陣微香告訴他，坐在他旁邊的是一個女人。他睜開眼睛。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件白得眩眼的外衫，兩隻黝黑的大腿，和一雙穿着山羊皮拖鞋的足。接着，他又看到一頂頭髮修得很短的細小的頭，兩顆眼睛，和一排銳利的細小的白色的牙齒。

那女人有點怕羞的對他一笑，說道：

『對不起，說不定我打攪了你呢？』

保爾一聲不響，這是很不客氣的，因爲他還盼望着她會走開，但是，她跟着又問他道：

『這是你的書嗎？』——她拿起那本書，翻了一翻。

『是的，是我的。』

經過了一分鐘的靜默。接着她又問：

『同志，請告訴我，你是住在中央委員會療養院裏的嗎？』

保爾現出不耐煩，心裏想道：『她幹什麼到這兒來？這就叫做休息嗎？等下她準定要問我生的是什麼毛病。我還是走吧。』因此他粗魯地回答道：

『不，不是的。』

『可是，我想我會經在那裏見過你。』那女人說。

保爾已站了起來，就在這時候，他聽到後面有一個女性的低聲在問道：

『杜拉，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的？』

一個黝黑的，肥胖的和美髮的，穿着療養院的浴衣的少女，在搖椅的邊沿上坐下。他掠了保爾一眼，跟着就問他道：

『同志，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你曾在哈科夫工作嗎？』

『是的，我曾在哈科夫做過事情。』保爾已決定結束這沒有完的談話了。

『你做的什麼事情呢？』

『開垃圾車！』他隨口回答，可是這回答使他自己禁不住撲赤一聲笑出來。

『同志，你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是特別有禮貌的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科夫市黨委員會執行委員之一的杜拉·羅德金，往後有許多次，總提起他們這個喜劇式的友誼的開始。

有一天，保爾爲着聽某次午後音樂會的演奏，到了泰拉薩療養院的花園裏去，在那裏，他無意間碰到了查基。

儘管說來奇怪，使他們能够見面的乃是狐步舞。當一個女中音歌女唱完了那隻『夜燃燒着愛的狂喜』的歌曲之後，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接着就在舞台上出現，那男的戴一頂紅色的歌劇高帽子，上身有着十分乾淨的白領，白袖和領帶，下半身却幾乎全裸，只在屁股上圍着一圈彩色的穗條。一句話，是野人的笨拙的模倣者。那個女的只是玩具，身上堆着許許多多的東西。這一對怪物開始在舞台上緩緩移動，跳着一種扭屁股的狐步舞，這使那些成羣站在療養院觀衆的圍椅和睡床後面的，有着牛一樣的粗頸子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中等階級，開心得哼出『亨亨』的聲音。

來。

比這更醜惡的樣子，實在是難以想像的。那個戴着滑稽的歌劇高帽子的大塊頭，和那個扭着淫猥的姿勢的女人，互相對凸着身子。保爾後面一個醜陋的大胖子開始喘息了。就在他剛已轉身走開的時候，突然間，在靠近舞台的前排的地方，有人站起來，憤怒地叱道：

『這樣的賤淫，够了！滾你們的蛋吧！』

保爾看出，他就是查基。

琴師的樂聲中斷了，四弦琴吱啞一下就沉默了，舞台上那兩個舞踏者也停止了他們的搖擺。接着就是一陣推軌椅子的猛烈的鬧聲和叱責干涉者的咒罵聲：

『豬糞，拆散這麼一齣好戲！』

『整個歐洲都在跳舞！』

『搗亂份子！』

就在這時候，車爾波維芝烏克蘭青年團的書記，一個名叫芝班諾夫的青年，把每隻手的兩個指頭，夾進嘴巴裏，吹出一陣尖銳的口哨。別的人們也附和他，弄得旁觀的人，簡直以為舞台上那兩個傢伙，都已給他們吹走了。過了一會，被噓的報告員，一個像挨打的小廝模樣的人，跑到前台上，對觀眾宣佈說，他們馬上就離開。

保爾跑到前頭去找查基。當天晚上，他們兩個在保爾房間裏談了兩個鐘頭。查基是在一個區委員會裏負責宣傳鼓動部的。他對保爾說：

『你曉得我已結了婚嗎？我們馬上就要養個女孩，或者是一個男孩。』

『呵囉，』保爾說，『她是誰？』

查基從他口袋裏拿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我認得她嗎？』

那就是安娜·波哈特。……

一分鐘後，杜拉和別的一羣人走進保爾的房間裏來。查基把門關了。杜拉的眼睛盯着他身上的勳章，問保爾道：

『這位是你的同志？他是不是黨員？他在什麼地方工作？』

保爾給這直率的問話呆住了，但他還是簡單的對她說明了查基是個什麼樣的人，杜拉跟着就說：

『那麼，他可以留在這裏。這些同志是剛從莫斯科來的。他們會把最近黨的消息告訴我們。』停了一下，她又說：『我們決定在你的房間裏舉行一次特殊的祕密的集會。』

房間裏所有的人，除保爾和查基之外，全是老布爾塞維克。一個莫斯科地方的黨員，名叫巴塔西夫的，把有關托洛茨基，齊維諾夫，和卡美涅夫所領導的新反對派的各種事情告訴了他們。臨末，巴塔西夫說：

『在這個緊張的時期，我們每一個人，必須絕對堅守我們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在這會議的三天之後，療養院已空無一人。跟別人一樣，保爾也提前走了。

他在青年團中委會沒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到一個工業區去，擔任該區的書記。還不到一個星期，該區的青年團員，已經聽到他的第一次演說了。

❖ ❖ ❖
深秋時候，區黨委員會的汽車，載着保爾和別的兩個工作人員，在由城外回來的路上，滑進路旁的壕溝裏，翻倒了。三個人全都受傷，保爾的右腿已被軋碎。

幾天之後，保爾給送到哈科夫外科學院去，外科醫生們在檢驗了他的腫脹的右腿和拍好了X光之後，決定立刻動手術。保爾表示同意。那個率領醫師團的胖教授說：

『好，就定在明天早上。』他說完起身就走，別的人也跟着

他出去。

一間光亮的單人房間，潔淨無塵，有着醫院所特有的，他長久沒有聞過的味道。他向周圍看了看。一隻披着雪白臺布的桌子，一隻條凳，如此而已。一個看護捧着晚餐進來。他回掉了她。他半坐在床上，寫他的信。腿上的痛阻撓他的思索，他也不想吃東西。當他的信已寫了四分之一的時候，寢室的門悄悄地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衣戴白帽的青年女人，走近他的床邊。她一隻手挽着一隻紙夾，另一隻手拿着一張紙頭和一支鉛筆。她說：

『我是你的病房的醫生；今天我是值日。我應該填這張表，請你回答我所有的問話。』

她甜蜜地笑了一笑。這微笑減輕了詢問的不快。整整有一個鐘頭，保爾不但把他自己的，還把他的祖先們的事情告訴了她。



手術室裏有好些戴着口罩的人。

鍍銀的外科用具閃着亮光；一張狹長的桌子下面裝着一隻大盆。施行手術的準備正在暗裏急速進行中。保爾向周圍看了看。一個小妹妹正在安放刀針和小鑷子。他的病房醫生巴贊娜芙博士，開始解下保爾腿上的綑帶。她說：

『柯察金同志。別看，你的神經說不定經不起……』

『誰的神經呵？』保爾冷冷地笑着問。

幾分鐘後，他的臉已完全給面罩蒙蔽了，那教授對他說：

『別害怕，我們就要給你上麻藥。你用鼻孔深深吸氣，一二三的數下去。』

從面罩下面發出了一陣被窒息的聲音，回答道：

『好。我事先向你們道歉，恐怕會不自覺說出一些難聽的話來。』

教授忍不住笑出來。接着，令人窒息的，味道難聞的第一滴麻藥水滴下去了。保爾深深喘了一口氣，開始數下去，竭力想吟

得清楚。這樣，他便踏入了他的悲劇的第一幕。

阿爾青差不多把信封撕成兩半，然後笨拙地把信紙打開來——他非常的激動，但他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子，他的眼睛跳過了第一行，慌忙看完牠，一氣把牠吞下去：

『親愛的阿爾青！我們相互難得見面，一年至多只有一兩次。可是見面次數多少有什麼關係呢？你說，爲着和舊的一刀兩斷，你和你的家，已從秀彼多夫卡搬到喀查丁的車廠去。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和史嬌莎跟她的家庭那種落伍的小布爾喬亞的心理，以及別的一切，一刀兩斷。要改變史嬌莎那種人是不容易的，我恐怕你就是這樣做，也不會成功。你又說，「人到歲數一多，要學習就很困難。」可是你學習的成績倒並不壞，你那樣固執不肯放棄車廠的工作去做鎮蘇維埃的主席，也是錯的。你難道沒有參加爲建立蘇維埃政府而作的戰鬥嗎？那麼，還是負起你的責任吧。從明天起，往後你要接受鎮蘇維埃的工作，而且馬上就開始。

『現在說我自己的事情，情形有點不妙。我已開始浪費太多的時間住在醫院裏了。他們給我開了兩次刀，我已失去了許多的血和精力；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事情已經結束了。

『我和工作已失了聯繫，我發現了一種叫做「忍耐」的新的職業。我已忍受了實在是過分的痛苦，而結果乃是——右膝已成殘廢，身上添了許多縫線，而最後就是一個新的發現！他們告訴我，七年前我背脊上所受的暗傷，現在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我已準備忍受一切，只要我能够回到我原來在隊伍裏的崗位上去。

『在生活中，再沒有比離掉隊伍更使我恐懼的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到牠。此所以我答應一切，可是直到現在，依然沒有起色，相反，景色越來越是在經過第一次手術之後，我剛

能走動立刻就恢復工作，但是不久他們又把我帶回來。現在我剛收到進厄帕托里亞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我明天就動身。阿爾青，別着急，他們不能那麼輕易的埋掉我。我本人有着足夠三生的生命。我們，哥哥，你和我，還要做些有意義的工作。要注意你的健康，別想過分的急圖上進，否則以後修理，要使黨化極大的代價。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智識，可是這一切却並不是爲了在醫院裏作客。祝好。保爾。」

和
◆ ◆ ◆
和阿爾青攪着他那雙濃眉，讀着他弟弟的來信同時，保爾在醫院裏正和巴贊娜芙博士告別。她握住他的手，問道：

「那麼，你明天就動身到克里米亞去嗎？你打算怎樣過法呢，在你上車之前？」

「我想等杜拉同志來，今天和今天晚上，我就住在她家裏，明天她送我上車。」

巴贊娜芙博士是認得杜拉的，因爲杜拉時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巴贊娜芙說，「我們會約過，在你動身之前會一會我的爸爸，你忘了沒有？我已把你的病情全部告訴他，我很想讓他看一看你。這件事可以約在今天晚上。」

保爾立刻同意。當天晚上，伊林娜·巴贊娜芙就帶着他走進她爸爸那巨大的手術室。

這著名的醫生給保爾一次小心的診察；伊林娜也在場，她還把醫院裏的X光照片和分析報告帶了來，保爾不禁注意到，伊林娜的面色，在她爸爸用拉丁語作了一次長篇的回答之後，突然變得灰白。他注視着老教授那個大而光禿的頭，竭力想探索出他那雙銳敏的眼睛的神色，但老教授是深不可測的。在保爾起身的時候，老教授十分親切地和他道了再見——他說明他不得不趕去開會，診斷的結果由他的女兒告訴他。

保爾躺在伊林娜的房間裏——這是一間佈置富有優雅的風趣

別房間——等着她說話。但她不曉得要怎樣開頭，也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她實在是很難措辭的。她的父親已告訴她說，就眼前而論，保爾體內正在發作的那種特殊的破壞的炎腫性的病症，是無藥可治的。他反對採用外科手術。他說，『完全癱瘓的悲劇，正在等候着這個青年人，我們完全沒有法子阻止牠。』作為他的醫生和朋友，伊林娜覺得不能把一切都告訴保爾；她只洩漏一部分的病情，而且說得十分謹慎。她說：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厄帕托里亞的泥土，會使你迅速得到健康，到了秋天，你就可以恢復你的工作了。』

但是當她這樣說的時候，她沒有注意到兩顆非常銳敏的眼睛正在窺視她。保爾跟着說：

『你說出來的跟你避免說出來的，相差非常遠，不過，我已覺得我的病情非常的嚴重。別忘記，我時常要求你要對我十分忠實。什麼事情你都用不着瞞我，我聽了不會昏暈，也不會自殺，可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將來如何。』

伊林娜和他開個玩笑，把他的探問岔開去。

那天晚上，保爾並沒有曉得他真實的病情。當他們分手的時候，伊林娜·巴贊娜美親切地對他說：

『別忘記，柯察金同志，我是你的一個朋友。你將來什麼事情都有發生的可能。只要你需要我的幫忙或是我的意見，請寫信給我。我願意隨時為你盡力。』

她從窗口目送那高大的穿着皮外套的人，用力拄着手杖，緩緩地由門口，走到他招呼了的那輛緩行的四輪馬車去。

又是厄帕托里亞，又是南部的熱天和戴着繡金邊的便帽的曬黑的人們。汽車在十分鐘內，已把旅客們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築成的兩層樓的建築——邁納克療養院。

醫師領他們到他們的房間裏。當他領了保爾到第十一號房間

的時候，他問保爾道：

『同志，你的入院證是屬於那一類的？』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保爾回答。

『那麼，我們讓你和厄伯納爾同志住在一起。他是一個德國人，要求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人的同伴。』

那醫師一面說，一面敲門。他們聽到裏面送出一個發音很不準確的『請進』。

保爾放下提箱，轉對着那個躺在牀上，有着生動的藍眼睛的美髮的人。那德國人給他一個溫情的微笑。

幾分鐘後，保爾已坐在那德國人的牀上，大家開始用那種國際的語言，作着生動的談話了——在這談話中，話語是次要的，一切難懂的字句，全用精確，手勢和模倣，也就是不成文的『Esperanto』（世界語）的一切祕訣，幫着說明。保爾已曉得厄伯納爾是一個德國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厄伯納爾屁股上會中了一槍，現在舊創復發，使他病倒。儘管創口疼痛，他還保持着活潑的精神，所以立即贏得了保爾的敬重。

保爾本來不需要一個更好的同伴。他不是成天對人嗟嘆自身的命運和訴說自己的苦痛的人。相反，他要使你忘却你自己的病情。他心裏想：『糟糕的，是我連一點德文也不懂。』

在花園的一角，有幾隻搖椅，一張竹桌和兩隻病人坐椅。五個病人，每天在診治之後，就在這兒消磨一整天；別的病人都叫他們做『共產國際執委會』。

厄伯納爾斜靠在一隻病人坐椅上，另一隻坐着完全禁止用脚的保爾。其他三個人，一個是笨重的愛沙尼亞人，名叫魏曼，克里米亞共和國人民貿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一個是有着淡紅色眼睛的，像十八歲少女的青年婦人，名叫瑪莎的拉特人（來多尼亞人）；另一個是李定涅夫，由西伯利亞來的，高大魁梧，鬚角業

已灰白的人。事實上，他們代表五種民族——一個德國人，一個愛沙尼亞人，一個拉特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則是烏克蘭人。瑪莎和魏曼說的是德語，厄伯納爾請他們做翻譯。保爾與厄伯納爾因同居聚在一起；瑪莎與魏曼又因語言相通和厄伯納爾相近，而最初聯結保爾與李定湟夫的，乃是下棋。

在李定湟夫到院之前，保爾是療養院裏的棋賽的冠軍，他在經過一番緊張的鬥爭之後，把魏曼的錦標奪了過來。魏曼一經挫敗，對付事物已失去了他往常那沉着的態度，而且很久不肯饒恕打敗他的保爾。不久，一個年紀大的人出現了——他雖然已五十歲，看來還十分年青——他向保爾挑戰。保爾一點也沒有想到他的危險，沉着地開棋，想犧牲一子以取得優勢，李定湟夫對這一着的回擊，是推進他的中卒。因為是冠軍，保爾不能不和每一個新的棋手下一局，所以每次都有許多旁觀的人。還早在下第九步的時候，保爾已發覺李定湟夫那些沉着推進的卒棋正在圍困他，他曉得他已遇到一個危險的敵手，後悔他開頭不該那樣粗心。經過三個鐘頭的緊張角鬥之後，儘管他竭盡全部精力，保爾還是被迫讓位。他比周圍所有的人更早地看出他自己的失敗，他向他的敵手掠了一眼，李定湟夫回報他的，是一個和藹的慈愛的微笑。顯然，他也已看出這一局是他得勝的了。但非常衝動、和亟望保爾失敗的、絲毫不想掩飾這一點的魏曼，却還沒有看出來。

『我是時常堅持到最後一着的，』保爾說。

這句話只李定湟夫一個人懂得，他同意地點了點頭。

在五天之內，保爾和李定湟夫下了十局，輸了七盤，贏了兩盤，一盤是和局。

魏曼得意洋洋了。他高聲喊道：

『好！謝謝你，李定湟夫同志；你已把他打得體無完膚了！活該！他打敗了我們所有的人，可是結果另一個老手却叫他栽了一個筋斗！哈哈！』

他又轉身對那個失敗了的征服者，問道：

『喂，吃敗仗的味道怎樣？』

保爾棋賽的失敗不是偶然的。他不懂得棋戰戰略的皮相；一個起碼的棋戰的『好』手，自然要輸給一個懂得一切棋盤秘密的名家。保爾雖失去了冠軍的榮銜，倒交到一個非常相近的親愛的朋友，那就是李定遑夫。這兩個人發覺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日期：保爾的出生正和李定遑夫的入黨同年，他們是兩種典型人物的代表，一個是布爾塞維克的老戰士，另一個是布爾塞維克的青衛軍。一個有着生活與政治的偉大經驗，經歷了多年的地下工作，沙皇監獄以及其後的重要的國家施政工作；另一個却有着火烈的青春和足以耗盡別人的許多人的一生的八年鬥爭。而且這年老的和年青的兩個，又各懷着雄心，害着重病。

一到晚上，保爾和厄伯納爾的房間便做了俱樂部。這俱樂部是一切政治新聞的泉源。十一號病室的晚會是生動的。魏曼時常想敘述一個蹊蹺的故事——他是最喜歡這種故事的人——而每次，他總是同時受到瑪莎與保爾的攻擊。瑪莎是用精巧而辛辣的諷刺奚落他，要是不奏效，保爾便加入進去。比方，瑪莎有一天這樣說：

『魏曼，你應當先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大家不見得都能欣賞你的「幽默」……』

保爾接着就插嘴道：

『我完全不明白像你這樣的人怎會……』

魏曼就努着他的厚嘴唇，輕蔑地溜動他那對狹小的眼睛，說道：

『我們應當在中央政治教育部裏設一個道德總監，叫保爾做監督主任。我是可以原諒瑪莎的，她有着女性的本份的敵對，但保爾呢，倒想叫他自己裝做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就像一個青年團的小寶貝似的。……無論如何，我是不喜歡雞蛋來教訓母

鷄的。……』

在雙方關於共產主義倫理作了這個特別熱鬧的舌戰之後，瀟灑故事的問題便提交全體討論。瑪莎把已提出的各種意見翻譯給厄伯納爾聽結果，厄伯納爾用着德語和不到家的俄語說道：

『我同意保爾，色情狂的趣事是不很好的。』

魏曼被迫後退了。他竭力以打趣掩護他的退却，可是從此之後，他不再講敘這一類的故事了。

保爾開頭以為瑪莎是一個青年團員。在他看來，她似乎只有十九歲。有一天，在和她談話的時候，他才曉得她今年已三十一歲了。自一九一七年起，她已是一個黨員，而且一直是一個活躍的拉特的黨員。保爾當時的驚訝是可以想見的。一九一八年，白黨已判她槍決，但蘇維埃政府以別的古軍俘虜贖換了她，現在她在『真理報』裏工作，同時已經修完了她的大學的課程。保爾怎也想不出，他們的友誼是怎樣開始的，不過這個時常來看厄伯納爾的細小的拉特婦人，已成為『五人團』中一個不可分割的份子。老黨員伊列特，另一個拉特人，時常叫她窘惱的打趣說：

『要沉着些，瑪莎，可憐的老奧左爾在莫斯科不知道怎樣過呢。這種舉動是完全不行的！』

每天早晨，在起身鐘快要響的時候，療養院裏總有着吵人的雄鷄的啼聲——厄伯納爾是一個第一等的口技家。院裏的職員竭力想尋出這隻離羣的公鷄，怎也找不到，厄伯納爾對這非常高興。

一個月後，保爾的病況突然轉壞，醫師們囑咐他睡在床上。這使厄伯納爾難過起來，因為他是非常喜歡這個從來不訴苦的，生氣蓬勃和精力沸騰的，年紀這麼輕就喪失健康的青年布爾塞維克的。當瑪莎告訴厄伯納爾，說醫師們已指出保爾的悲慘的將來的時候，厄伯納爾聽了十分惱亂。

在療養院裏，保爾是始終被禁止步行的。他竭力不讓旁人看

出他的痛苦，只有瑪莎從他變頰那不平常的灰白猜了出來。在他離院之前一星期，保爾收到烏克蘭中委會的一封信，通知他的假期延長兩個月，又說療養院報告，就他目下的身體而論，恢復工作是完全談不到的。中委會還隨信匯來了一筆錢。保爾受到這初次的打擊，正如他在學習拳鬥時受到朱赫來的初次的打擊一樣，雖然倒下去，可是立刻就爬起來。

差不多同時，他又收到一封他母親寄來的意外的信。老太太在信裏告訴他說，她有一位老朋友奧賓娜·秋昌住在離厄帕托里亞不遠的一個小港口上，他們已有十五年沒有見面，所以奧賓娜老太太很盼望保爾能去看他們。這封意外的信，在保爾的生涯中有着重大的影響。

一星期後，全療養院的人都到港口親切歡送保爾，厄伯納爾熱烈地摟着他，像兄弟一樣的親吻他。瑪莎沒有在場，所以保爾沒有和她告別就走了。隔天早上，一部載着保爾離開碼頭的四輪馬車，開到一座有着小花園的小房子跟前，保爾叫那個陪他的人，進去問問秋昌家是否住在那裏。

秋昌家一總有五個人：母親奧賓娜·秋昌，是一個肥胖的上了年紀的婦人，有一對大而抑鬱的眼睛，衰老的面孔上風韻猶存；她的兩個女兒，羅莉和達雅，還有羅莉的小男孩，和那個在合作社裏任事的，肥胖而又惱怒，很像一隻野豬的老頭子。小女兒達雅，做着普通工人的工作，大女兒羅莉本是一個打字員，最近剛和她的丈夫分居，因為她丈夫是一個暴漢和醉鬼，又兼失業。她成天在家，忙着照顧她的小男孩，和幫着她母親料理家務。奧賓娜老太太還有一個名叫喬治的兒子，但此刻他還住在列甯格勒。

秋昌家給保爾一個親切的歡迎；只有那老頭兒賞給保爾一個謹慎的，甚至可說是惡毒的顏色。保爾耐性地把他所知道的柯察金家的事實，全告訴他母親的老朋友，同時也盡可能瞭解她和她

家的生活的情形。

羅莉已經二十二歲了，有着赭色的簡便剪成的短髮和闊大的臉。她立刻成了保爾的好朋友，很樂意把她家的全部的祕密告訴他。保爾由她嘴裏，曉得老頭兒以暴虐而無情的巨掌，控制了整個家庭，並且消滅一切的主動，或是一切的主動意志的表現。他是一個譎詐的，氣量小和心胸窄的人。爲了鎮壓全個家庭，他失去了女兒們的情愛，而他的妻子，在經過二十五年的反對暴虐行爲的鬥爭之後，也痛恨着他。女兒們是站在母親方面的，不斷的家庭的吵鬧，使他們的整個生活變得慘淡，因此過着的日子，充滿着各種沒有完的大小的侮辱和傷害。

喬治是她第二個孩子。由羅莉的敘述看來，他是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一個只曉得吃好菜，嗜好酒和穿漂亮衣裳的，自負而傲慢的傢伙，他一唸完了高等學校的課程之後，爲了他是他母親的寵兒，他立刻向她要錢到莫斯科去。他說：

『我要進大學。羅莉可以賣掉她的戒指，你可以賣掉舊的服飾。我只要錢。至於你們怎樣去弄到錢，我全不管。』

他很知道他的母親不會拒絕他，所以他無恥地盡量利用她這個弱點。他對待姊妹們很傲慢，但姊妹們自認她們是低級的人物，倒對他很慇懃；現在他的母親還是把她從老頭子處弄得來的每個銅板，連同達雅的收入一齊寄給他。至於這位小白臉呢，他可沒有考上大學，現在正和他的叔叔住在一起，很不寂寞，還用電報迫着他的母親要錢。

直到那天晚上，保爾方才見到達雅。她的母親跑到客廳去低聲對她說客人已經到了。當介紹她和保爾見面的時候，她害羞地和保爾握手，面孔紅到耳根。保爾有好幾秒鐘握住她那強壯的起蘭的手。她年紀十八歲，雖不漂亮，但粉紅色的眼睛，修長得恰好的有點像蒙古佛像的雙眉，整齊的鼻孔和鮮麗的雙唇，却使她很動人；她的工人罩衫緊緊地纏着她那豐滿的年青的胸脯。

姊妹倆住在兩間狹小的房間裏。達雅的小房間放着一隻小鐵床，一隻上面擺着許多玩具和一面鏡子的衣櫃，壁上掛着十幾張照相和風景畫片。窗台上陳列着兩隻花盆，種着深紅的天竹葵和蒼白的玫瑰花。淡藍的帶子束住薄紗的窗簾。羅莉打趣地說道：

『達雅向來不讓男性的代表們看她的房間的，可是，你瞧，她爲你破了例哩。』

當夜全家在老頭子那一半的屋裏喝茶。達雅留在她的房間裏可以聽得見他們的談話。他的爸爸故意不斷用調羹攪着茶裏的糖，一面從眼鏡後面打量着坐在他前面的客人，說道：

『我咀咒這些新的家庭的法律；他們高興就結婚，高興就離婚。完全自由。』他喘了一喘氣，在一陣咳嗽發作之後，就指着羅莉說：『比方說，這位年青的太太她一點也沒有徵求別人的同意，就和那個流氓結婚，回頭也是不問別人，又和他離婚了；現在，人家以爲我們會滿高興的養活一個陌生人的後裔呢。丟臉的事沒有個完！』

羅莉痛楚地漲紅着臉，她的眼睛避開保爾因爲飽含着眼淚。保爾接着就說：

『什麼，你認爲她應當繼續和那寄生蟲住下去嗎？』他的眼睛一直瞪着那老頭兒，閃着兩朵小小的憤怒的火焰。

『她在嫁給他之前，照理應當多想一想。』那老頭子說。接着母親插嘴了。她好不容易才抑住她的氣憤，說道：

『你幹什麼要在一位生人面前談起這種事情。我別的事情談談吧。』

老頭子立刻轉對她，啐了一口，說：

『我曉得我談的是什麼。打什麼時候起，你以爲我吃得下你的教訓呢？』

那天晚上，保爾躺了好久，一直想着秋昌家的事。機緣已

把他帶到他們中間來了，現在他正是一幕家庭戲劇的無意的客串者。他不曉得怎樣才能夠幫助那老太太和她的兩個女兒擺脫他們的束縛。他自己的困難使他難以走動，他的未來充滿着許多問號，而且他一向就從未像現在這樣難以有所作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拆散這個家庭——讓老太太和兩個女兒永遠離開那老頭子。可是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他不能負責組織這個家庭革命，因為再過幾天，他就得離開他們說不定將永遠不會和他們再見。那麼他就讓一切聽其自然，避不攪起這狹隘的大屋子裏的灰塵嗎？

老頭子的討厭的印象使他無法休息。他擬了許多計劃，然而似乎都沒有實行的可能。隔天是星期日，當保爾由鎮上回來的時候，他發覺達雅獨自在家。別的人都到外面訪問一些親戚。保爾跑進她的房間裏，因為非常疲倦，不客氣地坐下去。他問她為什麼從不到外面溜躑，或是找些消遣。她低聲回答道：

『我只是不想去。』

他接着想起昨夜所想的事情，決定把他所考慮的告訴她。爲着使他們的談話能在別人回來之前結束，他劈頭就觸到本題，對她說道：

『你聽，達雅，你我兩個可以坦白地親密地互相傾談』——他直接使用了俄文親密的「你」字——『幹什麼我們倆要講這些東方的禮貌呢？我馬上就要離開你，我恰在最不幸的時期認得你，我自己正攪得糊里糊塗，要不然，情形一定會兩樣。要是這情形發生在一年之前，我們大夥一定乾脆的離開這兒。像你和羅莉這樣的工人，到處可以找到工作。你們只好割棄你們的爸爸，世上誰也不會使他的頭腦清楚的。可是我們現在不能這樣做。我自己還不曉得本人的將來如何，可以說，我已被解除武裝。那麼，怎麼辦呢？我要設法恢復我的工作。醫師們關於我的病情，說過許多可笑的話，朋友們也叫我無限期的治療下去，我們得先把這』

件事弄好再說。……然後我就和我的母親保持接觸，那時候我們再考慮如何結束你們這事情。不管怎樣，我決不會丟開你們不管。只有一點，達雅，你們大夥，特別是你，必須徹底改變你們的生活。你有這樣做的力量或是這樣做的願望沒有？』

她抬起頭來，大聲回答道：

『願望是有的，可不曉得怎麼才会有力量。』

保爾明白她的躊躇，他說：

『達雅，親愛的，這個你別着急。你既然有願望，自然會有力量。現在請你回答我另一個問題，你對你的家庭，是否真的很厭倦？』

這問話出乎她的意外，她沒有立刻回答，過了一會，她說：

『我很代我的母親難過。父親已欺負了她一輩子，現在又多了一個喬治，我實在很代她難過。……雖然她對我還沒有對喬治那樣喜歡……』

這星期日他們相互說了許多話，在別人快要回來之前，保爾開玩笑的說

『奇怪的是老頭子到現在還沒有把你嫁出去！』

她做出一個吃驚的姿勢，說道：

『我決不結婚。羅莉的事情就是對我的教訓。我死也不願意嫁人。』

保爾不顧忌地笑了笑，說：

『這宣言是否是對生命的宣言呢？要是有一個大胆的小夥子出場，我說的是，一個滿不錯的小夥子——那時候怎樣辦？』

『就是這樣也不。他們在追你的時候全是滿不錯的。』

保爾伸出一隻手放在她肩膀上，叫她靜下來。

『很好。同樣，獨身生活也不是壞事情。我只想說的是，你對我們年青人未免殘酷一些。好在你還沒有懷疑我在對你求婚，否則我就有點難以下台了。』說着，他友愛地用他那冰冷的手，

撫摸着她的肩膀。

『你們這樣的人不會找我們這樣的人做妻子的，』姆溫柔地說。『我們對你們有什麼用場？』

幾天之後，火車正載着保爾到哈科夫。

達雅，羅莉和妯們的母親以及姨子羅莎都到車站送行。當他們道着再見的時候，奧賓娜要他答應不但不要忘記她的孩子們，而且要他設法幫他們跳出火坑。他們像親骨肉一樣的分手，達雅的眼睛是潤溼的。保爾在很遠的地方，還可以認出羅莉搖着的手帕和達雅那條紋的罩衫。

他在哈科夫跟彼得·諾維柯夫住在一道——他是多少有意不麻煩杜拉的。休息了一會之後，他就坐車到中委會在那裏等着阿金。當別人一走開的時候，他立刻要求委派工作，可是阿金堅決地搖搖頭，說：

『保爾，這不成！醫務委員會和黨中委會已有決定，決定這樣說：「由於保爾·柯察金病狀的嚴重，應將他送至神經病理學院治療，恢復工作一事，毋庸考慮。」』

『呵，這些醫師們，還有不這樣說的嗎？』保爾說。『你聽，我要求你的，是派我到什麼地方工作！療養院那些鬼勾當，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

阿金不聽他的話。他說：

『我怎也不能違反決定。你明白，親愛的保爾，你總可以明白這對你也是有好處的。』

保爾是這樣堅持，使得阿金實在難以拒絕他，結果他又同意給他找一個工作。隔天，他已在中委會祕書處機要科裏工作了。他心裏想，只要他重新開始工作，那麼，他所已失去的精力就會完全恢復。但只在第一天，他已看出他的錯誤。他整整八個鐘頭毫不間斷的坐在辦公室裏，爲的只是他沒有力氣跑下三層樓去吃

飯。他感到四肢，不是這隻手就是那隻腳，不斷地麻木，有時甚至整個身體都不聽他擺佈，而且他還覺得發熱。接着，有一天，當他應當動身去辦公的時候，他竟完全爬不起來，等到發作過了以後，他忍痛出去，可是已經遲到了一個鐘頭。結果他終因不斷遲到而受到斥責，這時候，他已曉得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的開始——他已不配參加實際工作了。

阿金會兩次幫助他，調他到別部份工作，但結果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有二個月，他又一直睡在床上。那時候他想起上次分別時伊林娜·巴贊娜芙所說的話，就寫信給她。她當天就來看他，他還由她嘴裏知道了他最關心的事情——他可以不必一定上療養院去。他想對這事情開個玩笑，但這玩笑有點乏味：

『這麼說來，我的事情是不值得醫治的了。』

當他的身體又好了一點的時候，他向中央委員會報告，這回阿金堅決拒絕他。他堅持着保爾應上療養院去。保爾却用沉鬱的聲音回答道：

『決不，這有什麼用處？我從權威方面知道這一點。看樣子我只好拿一筆津貼實行退休，可是我決不這樣幹，你們不能夠阻止我工作。我只有二十四歲，我不願意帶着一個殘廢的領養老金人的籐子，明知無用，還是走遍各個醫院，以打發我餘下的日子。你應該給我找一個我能做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做事，或是住在什麼機關裏面。……只有一點，別叫我當抄寫員，在籐子上記數目字。我所需要的工作應當合我的意，我還不是失常的人。』

他的聲音是惱亂的，而且分明是固執的，阿金很曉得這箇直到最近還是渾身活氣的青年人的感情。他明白保爾的生命的悲劇，也知道像保爾這樣把整個生命獻給黨的人，一朝脫離一切關係，放棄鬥爭，跑到後方，實在是很可怕的，因此他決心盡力幫助他。他說：

『很好，保爾，只要你不着急，明天書記局有會議。我會提出這問題。我答應盡我的力量。』

保爾勉強站起身來，伸手給阿金。

『阿金，』他說，『你能想像那趕我到一個角落，把我擠成爲一片薄餅的生命麼？只要我的心臟還在跳動，』——他用着突發的力量，抓住阿金的手緊壓着他的胸脯，這樣阿金可以感到那迅速而又微弱的跳躍——『只要牠還在跳動，你們不能叫我離開黨。能使我停止工作的，只有死亡。好兄弟，你千萬別忘記這一點。』

阿金沒有回答。他曉得這決不是虛妄的造作，而是一個重傷的戰士的呼號。他了解像保爾這樣的人，是不能以別的何種方法敘說或是表達的。

兩天之後，阿金告訴保爾說，某個中央刊物的編輯部裏，有個負責的位置，但必須看他是否真的適合『文字戰線』的工作。編輯委員會給保爾一個預試的機會。助理編輯，一個有着長期的革命前非法工作的經驗，又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委會主席團的一員的婦人，詢問保爾許多問題：

『同志，你受過什麼教育？』

『初等小學三年。』

『沒有進過黨的政治訓練班？』

『沒有！』

『呵，就這而論，也有未曾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好新聞記者的。阿金同志很誇獎你。我們可以把在家工作，不必住在這裏的職務分給你，這個我們大家會設法調整牠。但是我心裏想到的工作，需要廣汎的知識，特別是在文學和語文方面的智識。』

這話已告訴保爾，失敗就在他的前面。經過了半個鐘頭的談話，已證實他知道的實在太少了，而當他寫完了一篇文章之後，那助理編輯用她的紅鉛筆，把犯了文體毛病的全文的四分之三劃

掉，還指出許多拼音錯誤的地方。她說：

『柯察金同志，你顯出極大的希望。如果你積極努力，你可以成爲一個文學工作者。你的文章表現出你還沒有真正懂得俄文。這沒有什麼奇怪，因爲你向來沒有學習的機會。非常抱歉的是我不能不說，我們不能任用你，我再說一句，你顯出極大的希望，如果你的文章加以修改，一點也不改變牠的內容，牠將是第一等的。但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夠修改別人的文章的人。』

保爾靠着他的手杖，站起身來。他的右眉毛在搖動着，他說：

『不錯，我完全同意你的話。我怎能成爲一個文學工作者呢？我一向是一個出色的火快，後來又是一個滿好的裝配匠。我一向又很能夠騎馬，能夠鼓動青年團員，但在你們這個戰線，我却是一個不合適的粗手。』他和她道了日安之後就走出去。

在走廊轉彎的地方，他差點摔下去。一個臂下夾着紙夾的女人扶了他。

『同志，怎麼回事？』她喊着，『你是這麼蒼白呵！』

幾秒鐘後，他完全恢復過來，就客氣地辭開那陌生人，沉重地拄着他的手杖走出去。

從那天起，保爾就每况愈下。找工作是不用想了，整天不能不睡在床上的次數已越來越多。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並要求『中央社會保險』給他一筆養老費。與收到養老費同時，他還收到勞動殘廢人的證書，中央委員會給他些錢，並且還給他要到那裏就到那裏的私人權利。

接着他收到瑪莎一封信，請他跟她住在一起休養。即使沒有接到她的邀請，保爾也想到莫斯科去，希望萬一能在全聯邦中委會裏找到工作，這就是說，希望能找到用不着走動的工作。但在莫斯科，也是一樣，所有的人盡是勸他醫治，並答應把他送到好的醫院去。他拒絕這提議。

在瑪莎和她的朋友娜達·彼得遜同住的那間樓房裏，保爾已過了十幾天。他時常整天獨自在家，因為娜達和瑪莎兩人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來。保爾成天只好讀書——瑪莎有着許多的書。這兩個女的晚上都在家裏，有時他們的一些朋友也來看看他們。接着，他又收到由黑海港口發來的信——秋昌家邀請他上他們那裏，生命把牠的繩結越拉越緊，他們還盼望着他的幫助。有一天早上，保爾走出哥西亞尼克胡同那悄靜的樓房，列車迅速載着他朝着海，向南方，遠離那陰溼而又多雨的秋天，到南克里米亞那溫暖的海岸去。

他注視電報桿飛閃過去。他的眉毛緊攏在一起，他那對深黑的眼睛現出深刻的頑強的神情。

一七

在他下面，海浪衝激着一堆雜亂的破裂的礁石，由遼遠的土耳其吹來的乾燥的海風，撫摸着他的臉。海港的沿岸是個不規則的弓形，由一面用鐵條和水門汀築成的防堤擋着海浪。山脈的斜坡在這裏和海相接，小鎮那許多細小的房子，就零落地散佈在山坡上。

在城外，那座老的公園是悄靜的。荒蕪的小徑掩着蔓草，給秋天掃下來的枯黃的楓葉，緩緩地落在路面上。一個波斯人出身的老年馬車夫，載着保爾上這兒來；當他扶着那陌生的乘客走下車子之後，他禁不住問道：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這兒沒有女人，又沒有戲院。你要在這兒幹什麼呢？我真不明白，還是讓我載你回去吧，同志。』

但保爾付了車錢，那老頭也就走了。

周圍一個人也看不見。他在內海的岸邊找到一個位子，坐了下去，讓現在已經無力的陽光照到他臉上。他特地跑到這俏靜的地方來，考慮生活是怎樣一個情形，應該怎樣處理這生活，現在已經是他作一下總結並且作一個決定的時候了。

在這一一次，也是他的第二次的訪問中，秋昌家的衝突已經成熟了。當那老頭子聽到他來了的時候，他非常憤怒，家裏起了一

次可怕的吵鬧。領導這次反對老暴君的叛變的，自然是保爾。老頭兒突然遇到他老婆和女兒們的強烈的反抗，從他到來的第一天起，全家就分成爲兩個敵對的陣營。那座通到老頭子那邊去的門已給釘上了，另一間小的廂房，則租給保爾居住。老頭子每星期來向他預支房錢。不久，他似乎表示妥協了，因爲他明白，女孩子們一宣告生活獨立，他的皮包就怎也不會有錢光顧。爲着外交的理由，他們的母親仍和老頭子住在一起。老頭子從未在屋子的另一半露過臉，他想避免碰到那個可恨的干涉者，可是每當保爾一到花園或天井去的時候，他就像火車頭一樣的冒着煙，吹着氣。

老頭子在未到合作社做事之前，操着兩種行業——鞋匠和木匠，就是現在，他一有空，還在用披屋改成的作坊裏，做這兩項事情，弄一點錢。爲了吵擾他的住客，現在他把他的凳子移到保爾住的房子的窗口下面，非常高興地狠命的敲着釘子，曉得這樣可以阻撓他的讀書。他時常低聲對自己說：

『你等着好了，我要把你薰出去……』

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汽船的煙柱像一條黑雲似的在舒展。成羣的海鷗嘶叫着攪進海裏去。保爾雙手捧着他的頭，沉浸在陰鬱的思索中。

他的全部生涯，由孩提時代到最近幾天，像電一樣在他面前閃過。他是否很好的過了這二十四年的生涯，還是錯過了牠？他想了一年又一年，像一個鐵面無私的判官，逐年加以評判，結果他非常滿足地自己承認，他的生活過的還不算怎樣壞。牠充滿着許多的錯誤，愚蠢的錯誤，年青的錯誤，雖然大半是無知的錯誤；但主要的是在鬥爭火熱的時期中，他並沒有睡覺，他曉得在那爭奪政權的鐵的鬥爭中，怎樣去盡他的本份，而且在那革命的紅旗上，也還有着他的幾滴鮮血。

此外，他始終沒有放棄鬥爭，只有到了被迫之後方才如此，但是現在呢，他已負傷，被迫退出前線了，而且只有一條路——

進入後方的醫院。他想起在華沙附近，一粒子彈射倒了一個人，那個入剛好倒在馬蹄的下面。同志們當時匆忙紮他的傷口，把他送給紅十字的人員，隨後就趕去攻擊敵人。那戰隊並未因喪失一個戰士而停止前進。爲着偉大的思想而作的鬥爭，就像這一樣，而且應當像這一樣。不錯，牠有例外。他曾看過好些失去雙腳的機關槍手，坐在帶着機槍的小車上，這些人是敵人碰到的最可怕的戰士，他們的機槍掃着死亡與損害，而他們的鐵樣的容忍和限力的銳厲，使他們或爲戰隊的光榮。但他們是稀有的，像這樣的人。

現在，已受了傷，永遠沒有返回隊伍的希望的他，要怎樣辦呢？他不是曾經叫伊林娜·巴贊娜承認他的將來是極慘淡的嗎？他要怎樣辦？這沒有解決的問題，就像一個擺在他前面的嚇人的黑洞。到底爲什麼要生活，當他現在已失去了最可寶貴的東西——進行鬥爭的材能？在現在，在他的憂鬱的將來，他的生命還有什麼用處？他要怎樣對付牠？只爲着吃喝和呼吸嗎？只做一個無助的證人，目擊同志在鬥爭中前進嗎？只做他的同志們的一個贅累嗎？他應不應該拋棄這個現在已背叛了他的肉體呢？朝他的心口開一槍——讓他完結！他以往的日子過得還算光榮，所以他應當能够在適當的時期結束牠。誰能斥責一個不願挨過不幸生涯的戰士？他的手伸進口袋裏，摸着那光滑的勃朗甯手槍，他的手指做着射擊的姿勢——緊緊地抓着槍柄。緩緩地他把手槍從袋裏摸出來，他大聲對自己說：

『誰想到你會有這樣的下場？』

槍口輕蔑地瞪着他的臉。接着，他把手槍放在膝頭，狠命地咀咒，並且對自己說：

『孩子，你是一個假英雄！任何一個傻瓜在任何時候都能殺他自己！這是最怯懦的也是最容易的出路。把手槍藏起來，永遠不要叫別人知道你有過這個想頭。即使到了生活實在是難以忍受

的時候，也要找出活下去的方法來。使你的生命有用處吧！」

他站起身走到路上。一個驅着牛車下坡往城裏去的農民，搭載了他，一到城裏，他在一個街角買到一份當地的報紙。在報上，他看到城裏黨員們在『底米安·貝丁尼俱樂部』開會的消息。那天，他直到深夜才回來。他不知不覺地在那會議上，發表了他最後的一次公開演說。

達雅沒有好好睡。她很着急，因為保爾出去了那樣久。他很少說到他自己，但她感覺到他正在過着一個痛苦的時期。當她雙親房裏的鐘敲了兩下的時候，她聽到敲門聲。她把一件短衫披在肩膀上，跑出去開門。

羅莉正在她的房裏熟睡，喃喃地說着夢話。達雅看見保爾，十分開心，等到他一走進屋裏，便低聲對他說：

『我正在為你焦急死啦。』

保爾也低聲回答道：

『達雅，親愛的，我是不會出毛病的，除非我死了。怎麼，羅莉睡了嗎？是不是？你曉得，我一點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你。讓我們到你的房裏去坐吧，要不然，我們會吵醒羅莉。』

達雅躊躇了。什麼，在深夜裏坐着對談？要是她母親知道了，她會有什麼想頭？然而她不能把這告訴他，否則他會傷心的。他要告訴她的究竟是什麼呢？但是，甚至在 she 這樣想的時候，她還是帶着他走進她的房間裏。

他們坐在陰暗的房間裏，相互是離得這樣近，以至她可以聽見他的呼吸。他用鎮定的聲音說道：

『達雅，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我有時曾經很迷惘——究竟活下去還是不；可是今天，我召集了一次我個人的「政治部會議」，通過一個極端重要的決議案。你別因為我說的這些話吃驚。』

他接着便把他最近幾個月來的全部經歷，以及他坐在城外公園裏時心中所想的大部份事情告訴了她。

『我的情境就是如此，現在我要說到最重要的部份。你的家庭的故事還剛在開始。你應當離開這兒，到空氣新鮮的地方，你要盡可能離開這個沉滯的地洞。讓生活重新開始吧。我既然已捲入這混戰裏面，那麼，就讓我們硬幹到底。你我兩人的個人生活都很空白，我已決心給他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現在你願意做我的伴侶，我的妻子嗎？』

達雅一直非常激動地聽着他的話，到了臨末這一句，完全出她意料之外，使她大吃一驚。他跟着又說：

『我不是要你今天答覆我，達雅。首先，你得好好想牠一想。像我這樣，一點也沒有平常那種求婚的慫恿，就向你提出這個要求，使得你很窘。可是那種花言巧語有什麼用處呢？這兒是我的手，你瞧，在這兒。……要是你這次相信了，那末你就不會受騙了。我有許多你所需要的東西，同樣，你也有許多是我需要的。我已經決定：我們的結合要一直繼續到了你成爲一個真正的人，成爲我們自己的一個，我一定要使你做到這一點，否則我就一錢不值。在這之前，我們應當互相黏結。一到了你長成，你將不受一切的束縛。誰曉得，也許我有一天會變成一個完全的廢人，你應當知道，到了那時候，我決不願意拖死你。』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然後又用一種非常溫和而又親切的聲音繼續說道：

『在此刻，在這兒，我把我的友誼和愛情獻給你。』

他始終握住她的指頭，而且好像她已說了『好的』一樣的鎮定。

『你不會騙我嗎？你不會在你討厭了我的時候把我丟掉嗎？』

『達雅，話語不是保證。你只能相信——相信像我這樣的人

不會對不起他們的朋友？」他還傷心地添着說，「除非他們對不起我。」

「我今天什麼也不說，」她說，「這些都是這樣出我意料之外。」

他站起身來。

「睡吧，達雅；天就快亮了。」

他回到他自己的房裏，不解衣裳的躺下去。他的頭兒一靠着枕頭，立刻就睡熟了。

在他的房間的窗台上，堆着許多由黨圖書館裏借來的書，許多的報紙和記滿筆記的簿子。她的母親給他一張床，兩隻椅子，在通到達雅房間的那扇門上，掛着一幅中國地圖，上面插着許多小的黑旗與紅旗。當地黨委會向保爾保證，他們可以繼續供給他許多的書，不久之後，他就開始收到大槩的書籍。羅莉看見他成天唸着記着，時常覺得驚奇，他從天亮到夜晚。只在吃飯時候停了一會兒。每天晚上，當他和姊妹倆在羅莉房裏吃晚飯時，他時常把他讀過的東西告訴他們。

保爾能有這麼多的閒功夫，沒有担任半項職事，這在八年來還是第一次，他懷着一個初學習者的無畏的渴望，不斷閱讀，一天甚至讀了十八個鐘頭。

他的健康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是很難說的，假如達雅有一天沒有這樣簡潔地對他說：

「我已把我的衣櫃移開，所以連接你我兩間房間的房門已可以打開了。要是你有什麼事情要找我，你可以直接跑進來，不用走着過羅莉的房間。」

保爾的臉現出光彩，達雅給他一個高興的微笑——他們的結合是完成了。

母親已開始注意到達雅的隱秘的快樂了；她的眼睛，雖然因

愛情的火而顯得那樣明亮，但在它們的下面，現在却有着兩塊精緻的更濃的黑跡，這是不眠之夜的結果。同樣，小屋裏也更加時常聽到『吉他』的樂聲和達雅的歌唱。在小屋裏醒來，她覺得煩惱，因為她的愛情好似是偷來的。她時常因為很細微的聲音而吃驚，聽見母親的脚步聲而驚訝。還有一點，也很使她不安：要是她母親問她，為什麼夜裏她不把房門關上，她要怎樣回答。保爾看出她的心理，便溫柔地叫她安心的這樣說：

『你怕什麼呢？要是你能辨別清楚，那麼你我就是這裏的主人。安心的睡吧，誰也沒有權力阻止我們的共同生活的。』

她把面頰緊靠着他的胸口，雙手抱着她的愛人安心地熟睡了。他一動也不動的久久躺在那兒，靜聽着她的呼吸，生怕擾醒她的安睡。他對這個把性命付託給他的少女，是懷着充分的深情的。

最初曉得達雅眼睛之所以那樣明亮的，是她的姊姊，從那天起，他們倆就疏遠了。不久她的母親也知道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猜到了。她立刻表示反對。她沒有料想到保爾，柯察金會這樣。有一天，她對羅莉說：

『他不是我們的達雅的配偶。這會弄出什麼結果來呢？』

她心裏開始充滿着各種不安的思想，然而她沒有決心和保爾談這樁事情。

接着城裏的青年人開始來訪問保爾了，小房間裏有時擠滿着人。那老頭子聽到了像一羣蜂那樣的嗡嗡聲——有時還唱着克里米亞的歌和合唱，以及保爾那得意的調子。這是舉行黨團工人積極份子的小組會議，是保爾寫信要求參加宣傳工作後，黨委交給保爾負責的。

他的日子就這樣過去了。現在他的雙手又再推着輪子了，而生活呢，在走了許多意外的方向之後，又再趨向他的正常的軌道了。保爾現在正夢想着利用研究和文學以恢復他的實際的黨的工

作。

但生活帶來的阻礙，一個接着一個，他完全抵擋了牠們，只有一件事使他惶急——他要多少時候，才能克服這些障礙達到他的目標？有一天，那個名落孫山的大學生喬治·秋昌，帶着一個老婆，從莫斯科回來，他毫不躊躇地站在他爸爸方面，而且還連同他老婆的母家——他們是反蘇維埃的——開始挑起許多麻煩來，不惜以一切代價把保爾趕出去，並使他和達雅隔絕。

在喬治回家二星期之後，羅莉在鄰近的縣份裏找到工作，把她的母親和小孩子帶到那兒去。保爾和達雅接着也搬到相距很遠的一個沿海的小城去。

阿爾青很少接到他弟弟的來信，但是每次，他一看見鏡蘇維埃辦公處裏他的櫃子上，擺着一隻上面有熟習而富有稜角的筆跡的信封，他就要失去平常的安定的心情。這一回，當他撕開信封的時候，他又用溫和的喉音對自己說道：

『啊，保爾，保爾弟弟。但願我們倆能在一起，你對各項事情的意見，我是多麼的歡迎呵！』

保爾在信上這樣寫道：

『親愛的阿爾青哥哥：我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訴你。我想，我給你寫信跟給別的任何人寫信是不同的，你知道我，而且明白我信上的每一個字。這一次，我在健康前線的鬥爭中，不斷地受到生命的强有力的壓迫。打擊接着打擊。在一次打擊之後，我好不容易快要爬起來，但另一記比上一次更無情的又接着來了。最壞的，是我什麼都不能做。開頭，我的左臂不能動彈；這是一個打擊，可是在我快能夠走動之前——只是在我的房間裏——我的兩隻腳又叫我躺下去，現在甚至要下床走到桌邊也萬分的困難。但最糟糕的是，我幾乎準定還要害別的病症。我實在不曉得怎樣才算個了結。』

「現在，我從未離開屋子；我只能從窗子看到海的一角。我軀有不聽我擺佈的背叛的肉體，又有着一顆布爾塞維克的雄心——一種從未停息地拉着我趨向你們全體，趨向勞動，趨向目下正在整個前線邁進的大軍，趨向正在鑄造鋼人的長城的所在等等的意志——世上還有比一個人而兼有這兩者更為可怖的悲劇嗎？」

「我仍然相信我將歸隊，在勇猛奮進的黨中，我的刺刀將和別人的在一起。我不得不相信，而且我沒有不信的權利。十年來青年團和黨已在抵抗的藝術中教育了我，我們的領袖的話語也向我指出：「世上是沒有布爾塞維克所不能克服的堡壘的。」

「現在我過的是研究的生活。書，書，此外還是書。阿爾青，我已經做了許多。我閱讀了我們所有的古典文學的作品，又唸完「共產主義函授大學」的第一學程，而且考試及格。晚上，我舉行黨青年的小組會，我通過那些同志與黨的實際工作取得聯繫。此外，還有我親愛的達雅，她的成長與她的進步，是的，不錯，還有她的愛以及她對我的親切的照顧。我們非常美滿地一起過活。我們的預算表是簡單明瞭的——每星期三十二盧布，這是我的俸金和她的薪水。她正沿着我的路準備入黨，以前她曾經做過女傭，現在在一家餐室裏洗盤碟。（這小鎮上是沒有工廠的。）

「上天，達雅得意地拿她充當婦女部份的第一代表的委任證給我看。這證書對於她，決不僅是一張硬的紙頭。我注意着在她內部一個新人的誕生，並盡我的所能給予幫助。終有一天，一個大的工廠與一個工人的集體，就會決定這新人的外形。只要我們還是留在這兒，她依然沿着那唯一可以實行的路徑走去。……你親愛的弟弟保爾。」

生活循着牠的慣常的路徑，達雅做她的工，保爾讀他的書。但當他剛剛開始黨小組的工作的時候，一個新的不幸悄悄地侵襲了他——癱瘓症完全剝奪了他兩隻腳的作用。現在能活動的只有

右手了。經過長期的和完全無效的努力之後，他曉得他實在再也不能走動了，這時候他緊咬着雙唇，直到牠出血。達雅在掩蓋她的失望以及由於無力救助他而起的苦痛上，現出極大的毅力。保爾像是犯罪一樣的微笑對她說：

『達雅，親愛的，你我除離婚外，別無辦法。這一點在我們的約定中是沒有的。親親，今天我要非常鄭重的考慮牠一下。』

她不願聽他的話。要抑制她的啜泣是很難的。她的頭擠着他的胸脯，強自抑制的啜泣使她渾身戰慄。

不久，阿爾青曉得了他弟弟的病情，寫封信給他們的母親，她老人家立刻拋棄一切，跑來看看保爾。現在母親，保爾和達雅三個住在一起；這老太太跟她的媳婦很合得來。保爾呢，依然繼續他的研究工作。

在陰雨的冬天裏，有一天晚上，達雅帶着新的勝利的消息回家裏來——她被選為鎮蘇維埃的委員。從那天起，保爾就開始不常看見她。達雅時常由她洗着盤碟的療養院的廚房，逕自上蘇維埃的婦女部去，通常大半要到深夜才回家，因此非常疲倦，雖然有着許多的事情可以告訴保爾。她可以成為候補黨員的日子已經越來越近了，爲了這，她正十分興奮地不斷準備着。

接着新的不幸又來了。疾病正繼續着他的工作。保爾的右眼發炎，熱痛難熬，不久又延及左眼。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地明白了什麼叫做盲目——房間裏的一切都已蒙上一層黑紗。現在，一個可怕的障礙——所以可怕，是因爲他似乎是不能克服的——已堵住了他的進路，阻止他繼續的進步。他的母親和妻子都無限失望，但他本人却以冷酷的鎮定對付牠，並且堅決地對他自己說：

『我應當等着看看。如果事實果真是，不管怎樣都沒有繼續進步的可能，如果我直到現在，爲着尋出進行工作的方法所盡的一切努力，都爲盲目所取消，如果我再也無法重歸黨的行列——那末，自殺是唯一的辦法。』

他寫了許多信給他的朋友，他們都回信給他，勸他堅定和繼續奮鬥。就在這些可怖的日子中，有一天晚上，達雅懷着萬分的快樂和興奮，跑回家來，說道：

『保爾，親愛的，我現在是一個候補黨員了！』

當保爾聽着她敘述黨小組如何接受這位新同志的經過的時候，他回想起當初他本人入黨時的情形，他使勁地握着她的手，對她說：

『呵，達雅同志，現在你我兩個終於組成一個黨組了！』

隔天，保爾寫封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看他。當天晚上，一輛滿身泥濘的車子開近來，一個有着大鬍子的中年的拉特人吳默爾，握着保爾的手，說道：

『怎樣，生活好吧？幹什麼躲起來呢？閣下，起來吧，我們要馬上送你到鄉下去。』他說着大聲笑起來。

區委書記和保爾談了兩個鐘頭，甚至忘記了他晚上有着部務會議。他一邊在房間裏來回踱着，一邊聽着保爾的興奮的話語，臨末他說道：

『請你把這關於黨小組的談話收起來吧。你所需要的是休息，把你的眼睛給治好。這毛病也許還可以挽救；說不定你應當到莫斯科一趟；你對這一點有何意見呢？好好考慮一下吧。』

保爾堵住他的話，說道：

『吳默爾同志，我所需要的是人，活潑的人，我不能獨自過活。我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更需要與活人接觸。給我找一個青年人來，越是年青越好。在你們的鄉村裏，他們都變得非常左傾，直接以共產公社為目標；他們嫌集體農場不夠味。要是你不再留神注意這事情，那就難怪青年團員還不會走就想飛了。至於我呢，我還是老樣子。』

吳默爾突然站住：

『你怎會曉得這些事情？奇怪，這消息還剛是今天由區裏傳

勁的呢！』

『同志，你完全忘記了我那年青的妻子嗎？』保爾微笑着說。
○『你們昨天接受她入黨。這是她告訴我的。』

『什麼，柯察金，那個大姐嗎？原來她是你的老婆！哈哈，這在我倒是一個新鮮的新聞……』

吳默爾在想了一會之後，便用手輕拍他的前額，說道：

『呵，有了，我曉得我們可以派誰來，那就是，里奧夫·伯辛尼夫！你怎也找不出一個比他好的同志來。你們兩個的氣質實在是大同小異。你們兩個在一起，就是一隻兩相的高電壓變壓器。你曉得，我曾經是一個電器師，所以我拿這來作比。里奧夫可以給你裝一隻無線電收音機，因為他是無線電專家。信不信由你，我有時歇在他那裏，一直聽到早上兩點鐘，弄到連我的老婆也起了疑心，叫我老混蛋，問我究竟在什麼地方混到那麼晚。』

保爾笑着問道：

『這伯辛尼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吳默爾來回的走累了，就坐下來，說道：

『伯辛尼夫是我們的公證人，可是他做公證人，正如要我做舞妓一樣的外行。不久以前，他是一個出色的工人。他從一九一二年起就參加革命運動，從十月革命起就入黨。內戰時期他在軍團範圍內工作——在第二騎兵軍團負責革命法庭，肅清了高加索地方的「白」蟲與茲洛巴匪幫。接着又到過察里青，到了南部前線，到了遠東，在共和國最高軍事法庭中工作。是一個道地的好勇鬥狠的人。後來肺病使他病倒，因此由遠東到這兒來。就在高加索這兒，做了臨時法庭的主席，後來又做區法院的副主席。不久他的肺病非常沉重，在病足致命的威脅之下，他們送他到這兒來。這就是我們得到這個特別的公證人的經過。公證人的職事十分清閑，而且，不錯，他也還活着。這樣，他們後來就悄悄地讓他參加小組，接着又叫他參加區委，再後又叫他負起政治學校的

職務，再後又叫他參加高加索委員會，以至任何麻煩的或棘手的問題的任何重要的任務，都準定有他參加。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個獵鎗的好手，又是一個熱心的無線電迷，雖然他只有半個肺，可是他一點也不像害肺病的樣子，精力倒非常的飽滿，我相信有一天，他總要在由區委會辦事處趕到法院去的路上死去的。」

保爾聽到這裏，就插嘴提出一個嚴厲的問題：

「你們幹什麼要派這麼多的工作給他做？他在這兒的工作，比起他未來之前，反要繁重得多。」

吳默爾歪着頭，定着眼睛瞪保爾，說道：

「要是我們給你一個小組，派你一些工作，伯辛尼夫一定要說：『你們幹什麼要派這麼多的工作給他做？』而他對他自己呢，倒這樣說：『轟轟烈烈幹他一年，比閒在醫院裏五年要强得多。』顯然的，只有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之後，我們才能夠救下我們的同志的性命。」

「這是對的，」保爾說。「我也贊成活動一年強過養病五年的意見，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未免罪過地揮霍了我們所有的力量。現在我才明白，這是不够英勇的，因為其中還有原始的和不負責任的傾向存在。只有到現在，我才認清了我過去實在沒有那樣忽視我的健康的權利。我已發覺，這是一點也不英勇的。如果我以往不是這麼一個斯巴達派，我很可能再活他幾年。總之，左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情況的基本危險之一。」

吳默爾沉在思索中。接着他說：

「這是你現在說的話，可是如果你明天能下床來，你就把他忘個乾淨……」

保爾一聲不響。

兩天之後的晚上，里奧夫·伯辛尼夫來看保爾。他直到半夜才走。里奧夫離開他的新朋友時，感覺到 he 好像已會到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隔天早上，有幾個人爬到屋頂上去架設天線

同時里奧夫一面在房裏裝設，一面對他講述些他經驗過的有趣的故事。保爾不能看見他，但依照達雅的敘述，他知道里奧夫是一個美鬚的，有淡藍色眼睛的，身體高大和舉動敏捷的人，也就是說，這跟保爾在他們會面的最初的瞬間所想像的一模一樣。

天黑時候，三盞燈紅起來了，里奧夫像舉行開幕禮一樣隆重地把聽筒遞給保爾。大氣中有着一些雜聲，接着是像鳥的囀歌一樣的海港電報的電碼聲，在某一地方——顯然是在附近——又傳來了輪船電訊的電氣火花的聲音。然後，着電器和線圈從雜亂的鬧聲中，尋到了一個越來越清楚響亮的沉着而自信的話聲，說道：

『哈囉，哈囉，這是莫斯科的廣播。……』

這小小的電機及其天線，可以收聽六十個世界電站的播音。保爾長期被隔絕的生活，現在突然從聽筒的鼓膜衝了出來，使他感到牠那巨大的搏動。里奧夫·伯辛尼夫已經十分疲倦，當他看見保爾的眼睛現出喜悅的神情時，他微笑了。

大屋子裏所有的人都睡熟了，達雅不斷說着夢話。她直到很晚才回家，又疲乏又冷顫。保爾很少看到她。她的工作越是積極，她閒空的晚上就越少，這使保爾想起伯辛尼夫某次所說的話：『如果一個布爾塞維克的妻子是個黨的同志，他們相互就很少見面的機會。這有兩點好處：彼此不會互相厭煩，而且又沒有時間吵架。』

他能够表示反對嗎？他早就應該料到這一點。過去，會有許多天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給了他，比現在有了更多的溫存與照顧。但當時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現在她却是他的學生和黨的同志。他明白她越發走上黨的道路，她就越少有自己的時間。他是坦然接受這必然的結果的。

黨准許他加入小組，於是每到晚上，他屋子裏又有着營營的

人聲。保爾與這些青年人接觸的時間，在他是一種新的毅力來源。除此之外，他的母親在任何時候簡直無法叫他放下聽筒。他食物。無線電正把盲目所奪去的一些東西給予他，他已有的可能，而且在不斷的鼓勵之下，他已能夠忘却那不住毀害身體的劇痛，忘却眼睛的炎腫，以及生命所顯示給他的一切厲與殘酷。

當他由天線收聽到由馬尼托斯特洛發出的消息，曉得那替他同代者的崗位的青年同志們，已得到光榮的成就時，他的快樂。他想像到跟大羣的海豹一樣殘酷的大風雪，以及鳥的可怕的嚴寒。狂風徹夜怒吼，青年團員的第二代的派遣隊夜在風雪的窒息之下，藉着弧光燈的紅光，爬到那巨大建築頂上，把世界最大的聯合工廠的第一部份，從風雪之下救了出來，基輔青年團的第一代，冒着風雪而完成的取木的工作，現起來好像是微不足道。祖國已長成了，人民也已長成了。

在聶泊河上，大水衝破了鋼堤，傾瀉而入，淹沒了機器人；迅速出動去堵截大水的，又是青年團員，在經過兩天的，毫無休息與睡眠之後，他們終於驅退反叛的大水，叫牠穿先的鋼甲。在這可怖的鬥爭中，青年團的新的下一代又邁進了。在那些英雄中，保爾喜悅地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潘克

一八

他們到莫斯科了，在政府某部檔庫的庫房裏住了幾天，這檔庫主任正竭力幫忙保爾住進一家特別的療養院。只有到現在，保爾才明白當他有着健康和年青的時候，堅毅是一樁比較簡單和容易的事，但在生命正把你擊傷的時候，那倒是樁光榮的事情。達雅對他說：

『保爾，在我們動身之前，我收到母親一封信，信上說父親已被合作社開除，現在他正在某一建築工程中做個木匠。』

保爾聽了稍微有點驚動。

現在，一年半已過去了，那是十八個難以形容的受苦的月份。療養院裏的奧巴樞教授十分肯定地告訴保爾說，他的視力是無法恢復的。將來眼睛的發炎停止後，他或者要在瞳孔上開刀。爲着使炎腫減退，他提議施用外科手術。他請求保爾的同意，保爾表示醫生們認爲可以做的，他都答應。

當他睡在手術檯上，他的頸子被割開，並將甲狀腺附近的腺管移去的時候，死神曾前後三次以她的黑翼掠掃過他。但保爾的生命是頑強的。每次，經過幾個可怕的焦慮的鐘頭之後，達雅發覺她那可愛的人，面色死白，可是仍然活着，而且跟以前一樣的十分可愛。他對她說：

【親親，你別代我焦急，他們不會這麼容易地結果我。我還要再活一些時候，裝裝傻頭。就我的健康而論，他們這樣做是滿對的，但他們要證實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殘廢，那却大錯特錯。我們往後就會知道的。】

保爾現在已堅決地決定了，他要走上可以使他與那些正在建造新文化的人一道前進的路。

冬天過去了，春天已推開糊上的窗，而貧血的由最末一次的手術恢復過來的保爾·柯察金，感覺到 he 再也不能住在醫院裏了。許多月來，混在活人的受難，病人的呻吟以及討厭者的禱告中間，比之接受他自己的苦痛還要難受。當醫生提議再作一次手術的時候，他冰冷地堅決地回答道：

【不要了。已經够受了。我已把我自己的大部份獻給科學，讓其餘部份留給我自已吧。】

當天保爾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請求幫助他留在莫斯科，因為他的許多好朋友都在當地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沒有再繼續流蕩的理由。他向黨請求幫助，這是第一次，莫斯科蘇維埃答應給他一間房間。他滿懷着一個永遠不再回來的希望離開了醫院。

那矮小的房子，是在克羅波特尼克街附近一條僻靜的齋堂裏，在他看來，這是最高的舒適了，雖然，夜半醒來，他還是不相信 he 已離開了醫院。達雅現在已是正式的黨員。她很努力工作，儘管她對人生活上的全部悲劇，她並未落在別的突擊工人的後頭。她所工作的那一組挑出這個沉默寡言的少婦，信託她，推她出席工廠委員會。這個現在已成為完全的布爾塞維克的同伴的光榮，實在大大地減輕了保爾的苦痛。

伊林娜·巴贊娜芙有一天來看保爾，她是爲了公務到莫斯科來的，他們談了好久。保爾非常熱烈地把他想走的，以便在往後

返歸黨工作者的隊伍的路徑告訴她。她注意到保爾囊上的銀色的髮絲，溫和地對他說：

『我可以看出你已經歷了許許多多，但你仍然沒有失去你那不可熄滅的熱情，自然，還有比這更好的嗎？聽到你決心開始你在這五年來不斷準備着的工作，我實在很高興。可是你打算怎樣着手呢？』

保爾微笑，使她安心的說：

『明天一個同志給我帶來一隻硬紙板做成的框子。我沒有引導是不能寫字的，否則這一行混着那一行。我化了好大的功夫才想出一個辦法，現在辦法已經有了，那就是硬板中間鑿了一些小縫，使我的鉛筆能順直的寫。當你看不見你所寫的字的時侯，寫字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可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對這很有把握。我已長遠做不了事情，現在正開始更緩的寫，每個字都寫得很仔細，結果倒也滿不錯。』

他開始工作了。他的計劃是寫一個關於柯多夫斯蓋的英勇的騎兵師團的故事。題目是從牠本身得來的，那就是『暴風雨的兒子們』。從那天起，他就把全部心神貫注在這本書的創造上面。

緩緩地，一行又一行，有許多頁寫成了。什麼事情都被忘却，而他所描寫的物事，以及創作工作的起首的苦楚，都奴役了他——那些栩栩欲生的，難以忘懷的景象，是這麼清楚地重現出來，以致他感到無法把牠們寫在紙上。字句顯得那樣的死白、呆板 and 欠缺感情。他所寫的每一件事，每一句的每個字，都必須加以回想，而當記憶失去了線索時，工作就中斷了。他的母親惶駭地窺視着他的心神的緊張。在寫作的過程中，他必須背誦每一整頁，或甚至每一章，有許多次，他的母親真的以為她的兒子已經發瘋。她時常等到她進去收拾溜在地板上的紙頭的時候，怯怯地對他說：

『保爾，親愛的，你難道不好做別的事情麼？誰聽說過一個、

人不做別的只是寫？……』

他對她的關心笑了起來，並叫她放心的說，他還沒有到全然發狂的地步。

他計劃的著作已有三章完成了，保爾把他送給柯多夫斯基師團的一些老同志，徵求他們的意見；他不久就得到稱贊的回答，但在寄回來的時候，原稿竟在郵政局遺失了！六個月來的勞作已丟掉了。這對他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非常後悔他當時沒有留下複稿。

當他把遺失的事告訴李定涅夫時，李定涅夫就說：

『你這傢伙，做事幹什麼這樣粗心？牛乳濺了，哭也沒用。重新開始吧。』

『可是，巴夫洛維齊，你曉不曉得，這是把我六個月的勞作偷去啦。我每天緊張的做了八個鐘頭。該死，我們現在還有這種麻木不仁的事情。』

李定涅夫竭力的安慰他。他又被迫開始工作了。李定涅夫拿了他的原稿，完全把他用打字機複打出來，六個星期後，第一章又重新寫成了。

保爾和他母親以及達雅，跟一家姓阿力克賽夫的分租一間統樓。他家的大兒子阿歷山大，是城裏青年團某一分區的書記，他有一個十八歲的妹妹，名字叫嘉莉亞，剛從工廠工人的學校裏畢業。嘉莉亞是一個生氣蓬勃的少女，保爾請他的母親問問她，看她是否答應幫忙保爾，做他的筆記員。嘉莉亞很高興地答應，並且跑過來看他，她聽到保爾正在寫一篇小說，就一面微笑一面表示極願幫忙的說道：

『柯察金同志，我極喜歡幫你忙。這和給我父親寫信告訴房客保持房間乾淨的無聊通知完全不同。』

從這天起，文學工作就以雙倍的速率向前邁進，一個月內，保爾完成之多，連他本人也爲之吃驚。嘉莉亞，由於她本人的同情與自願，也給予他極大的幫助。她的鉛筆在紙上悄悄地滑過。她時時把她最喜歡的一段，給他唸了幾遍，對他的成功表示真摯的歡喜。屋子裏相信他的工作的，差不多只有她一個，別的人們都認爲這是徒勞無功的，這只是他在無所事事之中，想找出一些消磨過日的方法吧了。

接着會因職務外出的李定涅夫，返回莫斯科來。當他讀了第一章的時候，他說：

『幹下去，孩子！你會勝利的！保爾同志，你會獲得偉大的成就。我堅決相信，你想重新參加黨的實際工作的夢，不久就會實現。兒子，千萬別喪氣。』

現在嘉莉亞按時的來，她的鉛筆在紙上簌簌作響；而敘說那些可紀念的過去的字句，堆滿了一張又是一張。當保爾凝神深思，爲那些回憶所感動的時候，嘉莉亞就會窺視着他，看到他的眉毛的顫動，以及那一對現出各樣不同的表情的眼睛，這些正是他的思想的活動的反映。要是說他真的盲目，那是難以相信的，他那對純潔的未被染污的瞳孔，是這麼的生動。當日裏的工作結束的時候，嘉莉亞就把記下來的唸給他聽，他在留神諦聽的時候，總是緊蹙着眉頭。

『同志，你爲什麼皺眉頭呢？』她時常這樣問，『可不是，他寫得頂好呢。』

『呵，不，不是的，嘉莉亞。』他也總是這樣回答。

當他不滿意記下的部份的時候，他就拿起紙頭和紙槌子，自己動手寫，有時因爲紙槌子壓得他抽筋，他痛恨他，把他拋出去。有時，由於他對那剝奪了他的視力的生命，發出極端的憤怒，他就會折斷鉛筆的筆尖，一枝接一枝，並且咬着他的嘴唇，直到他出血。

當工作行將結束，被壓抑的感情，就會更容易地衝毀他那一向小心翼翼的意志。那些被壓抑的感情就是憂鬱以及怨恨，因為他欠缺一連串熱烈而善感的、差不多別的任何一個男女都有權利擁有而獨他沒有的東西。要是他屈服於那些感情中之一種，那麼事情就會得到悲劇的結果。

深夜時候，達雅由工廠裏回家來，她跟保爾的母親交換了幾句耳語之後，就逕自上床去。

最後一章寫成了，嘉莉亞費了幾天，把全篇小說唸給他聽。隔天原稿就寄給列甯格勒的文化宣傳部。如果他們覺得牠有存在的價值，他們就會把它送到印刷所，然後……想到這裏，他的心怦怦急跳起來。然後……那將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這是由長年的緊張而頑強的勞動換得來的。這本書的命運將決定保爾的命運。如果原稿被退回來，那麼，他就完了。如果他只受到批評，如果他失敗的場所，可以由他往後的修改而除去的話，那麼，他就會馬上再度開始他的攻擊工作。

把那沉重的包裹送到郵局去的，是他的母親。保爾一生從未懷着那麼苦痛的緊張心情等着一封信。他從早班的信等到晚班，可是列甯格勒仍然沒有回音。出版者的沉默越來越發迫人，失敗的預兆也就接着一天比一天顯著，而坦率拒絕他的著作，行將毀壞他的生命一點，也越來越發明顯。他將不能活下去，而且也將沒有活下去的理由。

在這時候，郊外海濱公園裏的絕念又復湧上他的心頭，他不斷地問他自己道：

『可是你是否已盡力使你逃出那擊潰你的鐵環，使你能够歸隊並使你的生命能有所作為呢？』

而他每次的回答都是：

『是的，就我所能見到的而論，我已竭盡我的所能了。』

許多天過去了，當期待越來越難耐的時候，跟他一樣激動的他的母親，突然喊道：

『列甯格勒來一封信。』

那不是信，而是電報——由區委員會轉來的，在牠上面，只有幾個分開的字：

『小說大受讚賞，即將出版，祝賀成功。』

他的心震動了。他的最深遠的夢已成為現實。鐵環已被擊毀，他又再拿起新的武器，廝身於活動者的陣營，而且是一個活人了。

再版後記

這本書是由英譯本轉譯的，英譯者的姓名現在已經忘記，原書亦早已在戰火中遺失。英譯者的譯文有時比較大胆，原文被刪削的地方很多，在第九章以上部份，我會參照日譯本加以補充，在第十章以後，則會託人根據俄文本把自認為重要的補進一部份。有兩處顯然是英譯者譯錯的，也已加以改正。

這本書的英日譯本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已從羅稷南先生處借了來，爲了種種關係，時譯時輟，最後二章，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匆忙譯完。當時因譯者急於離開上海，未能把全文仔細校閱一遍，譯筆當有不相連貫的地方，至於誤譯，想更難免。現在雖有意重校一遍，而原書又已遺失，只能將文字略加修飾，這是譯者非常遺憾的。

當我在敵後時，我曾經聽到許多青年智識份子對我談起，他們是如何受了本書的感動，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是在本書的教育與影響之下，走上革命的道路的。由於許多人愛讀這本書，蘇北解放區曾在非常困難的印刷條件下把牠再版，四千本在短時期內就完全銷光。現在神聖的抗日戰爭業已結束，和平雖顯露曙光，但擺在我們每個進步的青年男女面前的，還是一條艱難險阻的道路。爲着和平與民主，爲着完成光榮而偉大的革命事業，我們周圍

還有着強大的敵人，還得進行殘酷的戰鬥，保爾·柯察金那種於革命事業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依然可以作為我們的模範。

因此，我想這本書的再版有着很大的意義，希望每一個在為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鬥爭中，能向保爾看齊！

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校後記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著者 奧斯特洛夫斯基

譯者 梅 益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

5001—15000

